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三册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　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迠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迠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三册 目錄

第五卷 楚漢戰爭史

第七卷　東漢時代

附圖（計五十四幅）

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三冊

第五卷　楚漢戰爭史

第一章　楚漢戰爭全般形勢（附圖三一八一、三一八三、三一八四）

一、楚漢元年（西元前二〇六年）二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並封諸侯王於戲。四月諸侯王各分途就國，天下之政，皆由羽出。

二、是年五月齊相田榮擊走齊王田都。六月，擊殺田市於卽墨。七月，使彭越擊濟北王田安，殺之，遂幷三齊。旋復使越擊楚；並出兵助陳餘，以擊常山王張耳。於是，北方大亂，齊楚之戰首先展開。

三、是年八月，劉邦自南鄭出襲三秦，旋卽掀起楚漢之戰。

第一節　劉邦入咸陽後之動態

劉邦入關，秦王子嬰出降，其事已詳於第四卷末章。茲僅述其入咸陽後之主要動態如次：

一、**收秦檔案**　楚漢元年（西元前二〇六年—註一）冬十月，沛公劉邦進入秦都咸陽時，諸將競逐於爭奪金帛

財物，獨蕭何先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沛公得賴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及强弱之形勢。

二、還軍霸上　劉邦入咸陽後，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以自娛。樊噲、張良諫阻之。噲主沛公安定天下，應還軍霸上。張良則曰：「秦爲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願聽樊噲言。」于是沛公遂封秦重寶財物府庫，于十月率十萬兵號二十萬還軍霸上。

三、收拾人心　十一月，劉邦召秦諸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註二）；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赴各縣鄉邑遍告而撫安之，秦民大悅。

四、派兵拒項羽入關　劉邦還軍霸上後，時有解生勸劉邦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微關中兵以自益，距之。」劉邦恐不得王關中，乃從其計，派兵守函谷關，以拒項羽。按劉邦入咸陽曾數變其計，始則欲據富麗堂皇之秦宮以自娛，繼則還軍霸上以待諸侯，復則遣兵拒關欲自王關中。蓋劉邦之進入關中，其經過之順利與疾速，實非其所預料，故未能製有定策；但關中之得失，甚爲重要，故倉卒中遂不得不數易其計。

註一：秦亡於二世三年（西元前二〇七年）九月。劉邦卽帝位於西元前二〇二年，中間有四年不相連接。漢人以漢元接續二世三年，卽以西元前二〇六年冬十月，爲漢高帝元年之開始。其實此時主盟天下者爲楚霸王

項羽，漢王劉邦不過衆諸侯中之一員耳。但楚霸王爲時甚暫，轉瞬卽逝，故本書兼採楚漢年號，以資醒目。楚漢之曆法，仍採用秦曆，以九月爲歲末，十月爲歲首，卽以楚漢元年十月，接秦二世三年九月。

註二：關於「先入關者王之」之約，史記漢書項羽高祖本紀，各有差異。按當時情勢斷之，懷王與所有反秦之勢力相約：「先入關者王之」，似較近事實。

第二節　項羽入關與鴻門之會

項羽於鉅鹿之戰，破降章邯，其事已詳於第四卷。羽乃于秦二世三年（西元前二〇七年），十月，卽劉邦還軍霸上之時，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號稱百萬，浩浩蕩蕩，向關中挺進。十一月，秦降將長史司馬欣將秦軍二十餘萬爲前導，行到新安（今河南省新安縣）時，秦吏卒因多受諸侯軍之奴役折辱，遂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言，以告項羽，項羽因念秦吏卒尙衆，恐其至關中叛亂，乃密召英布與蒲將軍計議。夜擊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而獨留章邯，長史司馬欣，及都尉董翳與之入秦。（按此次所阬者皆秦卒。至王離所率之蒙恬軍，其中多胡人。就中樓煩騎兵尤强悍，則已爲項羽所收編，故楚漢激戰時，楚兵最强。及楚失勢，樓煩騎兵，又屢爲漢所俘，詳見以後各章）。

項羽西至函谷關，劉邦守關兵拒之不得入，又聞邦欲自王關中，大怒；使英布等攻破關，遂于十二月至于戲西（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北）。時劉邦軍霸上，項羽駐節鴻門（今陝西省長安縣東之白鹿原），相去四十里。沛公左司馬曹無傷密使人言于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欲翌日卽出擊劉邦軍。范

增亦主急擊，以勿使逃逸。時楚之左尹項伯（項羽季父）以其恩人張良（其事見史記卷七項羽本記）從劉邦在霸上，恐同遭難，乃夜密往告之，良因轉告劉邦。邦大驚乃因良而固要項伯相會飲，並約為婚姻以厚結之，然後請伯從中調解。並請其轉告項羽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取，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並囑邦明旦至鴻門拜謝。於是，而有鴻門之會。

項伯是夜回至鴻門，因將劉邦之言轉告項羽，並說羽以劉邦有入關之功，今擊之，將為諸侯所議，不如因而善遇之，使為已所用。項羽許諾。

翌晨，劉邦偕張良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將，及卒百餘人至鴻門見項羽。至即拜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羽曰：「此公之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即日因留劉邦飲宴。但范增又勸羽就席間殺之。是宴也，項伯、范增、張良均在座，飲酒間范增數目視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項羽均默然不應。范增又起，出召項莊（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舞劍，因擊沛公，於座殺之。」莊遂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意常在劉邦。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劉邦，莊不得擊。于是張良至軍門召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告以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於是噲急帶劍擁盾入，至則瞋目視項羽，嚴辭責之。略謂：「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

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而賜噲坐。須臾，劉邦乃急乘騎不辭而走，而留張良辭謝羽。並約曰：「此去霸上二十里，度我至軍中，公乃入謝。」四將則率從卒步行而走。劉邦回至霸上，立誅曹無傷，並即作應變之準備。嗣以張良對項羽方面處置得宜，遂得在霸上暫獲安頓以待後命。

張良度沛公已至軍，乃入謝羽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受璧。范增則將所受之玉斗擲之於地而撞破之。蓋憤彼欲殺劉邦之主張未被採納也。

按劉邦鴻門之宴及逃走，顯然爲與張良預籌之措施。彼始終藉張良之力，以左右項伯；終因項伯在楚之地位，始得免於難。至於范增之主張所以不行者，一因劉邦實有入關之功，尙未得顯著剪除之借口。二因劉邦當時之地位與實力，尙不足以引起嚴重之注意，且已表示俯首臣服。三因秦國已亡，諸侯畢集於關中，如何區處天下之全局？端爲項羽此時迫不容緩之要圖，故實無暇注意沛公之事。

第三節　項羽稱霸天下與分封諸侯（參看附圖三—八二）

項羽以張良項伯之調解，乃置劉邦不論。而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收其寶貨婦女，定建都彭城（今江蘇省銅山縣）之策，並分封諸侯。當時有韓生者對項羽之定都曾進說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已焚燒殘破，又心思東歸；因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報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

怒，乃謂諸將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暴露三年，滅秦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

於是，項羽乃廢置懷王，分封諸侯。其詳情玆分述如左：

一、廢置懷王於江南　楚漢元年（西元前二〇六年），一月，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今湖南省郴縣）。名雖尊為義帝，實廢置之，以便專斷也。

二、自立為西楚霸王　二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九郡，都彭城。所謂梁楚九郡者，即以今徐州為中心，東至海，北至泰山，西至大名、安陽、濮陽、開封、淮陽而南達於江浙之區域也。

三、分封諸王侯　項羽既廢楚懷王，而自立為西楚霸王，乃宰割天下，政由己出，大封諸侯。其分封情形，爰列表如左：

王號	姓名	理由或說明	國都	領地	附註
漢王	劉邦	巴蜀道險，乃秦流入罪人之處，但亦屬關中地	南鄭（今陝西省南鄭縣）	漢中巴蜀（今陝西南部與四川省）	先使王巴蜀，旋張良因項伯請得漢中地，遂盡有漢巴蜀地。
雍王	章邯	秦降將	廢丘（今陝西省興平縣）	咸陽以西（今陝西省中部與甘肅省南部及東部）	章邯，司馬欣與董翳三分關中地，三國合稱三秦。
塞王	司馬欣	章邯部下長史有德于項梁	櫟陽（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北七十里）	咸陽以東至河（今陝西省東部）	

翟王	董翳	章邯部下都尉，曾勸章邯降楚。	高奴（今陝西省延安縣）	上郡（今陝西省北部）
西魏王	魏豹	原東魏王，王魏東地，徙王魏西地。	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	河東（今山西省西南部）
河南王	申陽	申陽張耳之嬖臣，先下河南郡，迎楚軍於河上。	洛陽（今河南省洛陽縣）	今河南省西部及中部
韓王	韓成	原韓王，爲項梁所立，仍王舊地。	陽翟（今河南省禹縣）	今河南省南部
殷王	司馬卬	趙將，定河內數有功。	朝歌（今河南省淇縣）	今河南省北部
代王	趙歇	原趙王，王趙地，徙王代。	代（今察哈爾省蔚縣）	代郡（今山西省北部及察哈爾省南部）
常山王	張耳	原趙將，素賢，又從入關，王趙地。	襄國（今河北省邢台縣西南）	今山西中部及河北省西部
九江王	英布	楚將，常冠諸軍	六（今安徽省六安縣）	九江郡（今安徽省淮河南岸與江西省）
衡山王	吳芮	番君，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	邾（今湖北省黃岡縣）	今湖南省及湖北省東部
臨江王	共敖	義帝柱國，將兵擊南郡，功多。	江陵（今湖北省江陵縣）	今湖北省大部
遼東王	韓廣	原爲燕王，王燕地，徙王遼東地。	無終（今河北省玉田縣）	今河北省東部及遼寧省，熱河省南部
燕王	臧荼	燕將，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王燕地。	薊（今北平）	今河北省中北部
膠東王	田市	原齊王，爲田榮所立，徙王膠東地。	即墨（今山東省平度縣東南）	今膠東地

齊王田都	齊將，從救趙，因從入關，王齊中地。	臨淄（今山東省臨淄縣）	今山東省中北部
濟北王田安	田安爲齊王建之孫，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	博陽（在今山東省博平縣南）	今山東省西北部

項羽除封右表十八王外，又以趙將成安君陳餘與張耳皆有功於趙，聞餘在南皮（今河北省南皮縣東），乃環封其附近三縣爲侯。按陳餘於鉅鹿之戰時，因與張耳反目，棄將印而走居南皮，故不封王而僅封三縣。又以番君將梅鋗從諸侯擊秦功多，封爲十萬戶侯。按項羽之分封諸侯，分析言之，有如次之特點：

一、地域之變更　就新封域與戰國七雄時比較，則多有分割。最顯明者爲：將秦分爲雍、塞、翟，楚分爲西楚、九江、臨江、衡山，齊分爲：膠東、齊、濟北，魏分爲西魏與殷，趙分爲代與常山。

二、人事之安排　第一，原有各諸侯王，除韓王成仍保留原地外，（但項羽始終羈留成於彭城不使就國，嗣並殺害之），其餘西魏王豹、趙王歇、燕王韓廣與齊王田市等均改易疆界，使其僅領有原來國土之一部份。第二，除章邯、司馬欣、董翳爲秦降將外，其餘各王，多爲諸侯中有戰功之將領。第三，齊將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將兵從入關。在敵後游擊之鉅野彭越，亦未將兵從入關，故均未受封。

第四節　諸侯分封後叛亂迭起

時霸王駐節戲下於楚漢元年，（西元前二〇六年）二月封定諸侯，諸侯於同年夏四月即自戲下各率本部兵士分

途就國。然即從此時始，糾紛踵之而起；此不但對項劉初期爭雄，有重大影響；即對於今後整個楚漢戰爭之進行，直接間接亦均有關係。茲將其中較爲重大者分述之。

一、漢王忍忿就國

當項羽封劉邦爲漢王時，本有一項預謀，因諸侯有約，先入關者王之。項羽因慮背約而失人心，乃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宣言巴蜀亦關中地，因封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而另封秦三降將，以塞漢王東歸之路。」

漢王則自認伐秦有功，欲王關中，而被封于放逐罪犯的巴蜀之地，自難接受。一怒之下，即欲與項羽一決雌雄。幸蕭何力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至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蕭何爲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既得蕭何之力，按籍圖以經營天下；又用張良劃策行反間以圖楚。此種措施，實已奠立今後漢興楚亡之基礎。

楚漢元年，夏四月漢王起程就國，霸王使卒三萬人從之。漢王乃從杜南（在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南）入漢中，張良隨行。旋漢王遣良歸韓（二世二年六月，項梁立韓成爲韓王，以張良爲司徒，良以韓司徒身份從漢王），送良至褒中，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項羽無東歸意。於是，漢王乃得在漢中積極準備，伺機而動。

二、田榮稱王，兼併三齊

田榮，相齊王田市，前因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故覇王未予封賞。及田榮聞覇王徙齊王田市于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與田市赴膠東，因以齊反。遂于楚漢元年，五月，迎擊田都，田都走楚。但齊王田市畏覇王，旋仍往膠東就國。田榮怒，遂于同年六月擊殺田市於卽墨（今山東平度東南）而自立爲齊王。七月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田安，遂幷王三齊。乃進而授彭越將軍印，使其擊楚；幷派兵協助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而復以趙歇爲趙王。於是，北方各地形勢立呈嚴重之形勢。

三、彭越附齊反楚

彭越，昌邑（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人，常漁於鉅野澤中（鉅野，古澤藪名，在今山東省鉅野縣），爲羣盜。陳勝、項梁起兵時，越亦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當沛公從碭北之擊昌邑也，彭越以兵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進，彭越則擁衆仍居鉅野澤中。旋收魏散卒，轉戰梁地（今開封一帶），曾予秦兵一重大之打擊。及覇王入關大封王侯，越因未受片土之封，心中甚爲憤懣，而其所將衆萬餘人，又徬徨無依之際，適齊王田榮與彭越將軍印，使之出擊濟北，遂于楚漢元年，七月，擊殺濟北王田安，使田榮得以兼併三齊。爾後彭越于漢王進軍彭城時，又歸附漢王；隨又繼續不斷游擊于楚軍之後方，予覇王以重大打擊，對於整個楚漢戰爭，實有舉足輕重之影響。

四、陳餘驅張耳復趙王歇故地

霸王徙趙王歇王代，而以張耳爲常山王，對陳餘則僅封以南皮附近三縣。陳餘于鉅鹿之戰時，與張耳發生齟齬，彼此反目，及聞張耳王趙消息，乃大爲憤怒。遂密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請其助兵以擊張耳，而復趙王歇。齊王許之。陳餘遂于楚漢二年，十月，悉發三縣兵，與齊軍幷力擊常山，大破之。常山王張耳走歸漢（時漢王已出三秦），漢王厚遇之。陳餘乃迎趙王歇于代，復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陳餘鑑於趙王弱，國初定，不就國，而留傅趙王；以夏說爲相國，守代。於是，霸王北方之形勢，益形嚴重。

五、韓廣拒臧荼而亡

燕王韓廣本於秦二世元年九月，奉武信君之命北略燕地時，自立爲燕王。今霸王徙其爲遼東王，而以燕將臧荼爲燕王。臧荼於楚漢元年夏四月自戲下前往就國，韓廣拒之。臧荼遂于是年 八月，擊殺韓廣于無終，並王其地。

六、申論

綜觀項羽所封之諸侯王，不數月已行動搖，而霸王宰制天下之局，亦因之立呈瓦解之勢。考其所以致此者，實由其恢復封建，而開歷史倒車故耳。

按項羽乃楚之貴族後裔，加以其反秦之心理多爲「彼可取而代之」之影響，故其滿腦海中實充滿貴族封建思想。彼以爲已滅秦而得天下，即可如周初封建相類，與諸侯王相安無事，而號令天下。彼殊不知歷史發展，條件已多不同。周初所封之諸侯，皆在披荊斬棘，篳路藍縷之中，無暇他顧，勢自不能據地自雄，互相爭奪。而羽此時所封

之諸侯，則皆力足以據地自雄，爭權天下。此種事象，觀其以前之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地醜德齊，日事爭併，即已可見；況至秦末，文野更大變更，文化愈高，社會益形複雜，人口日衆，平民勢力突起，在此新環境中，豈能再回至封建諸侯，而呈相安無事之境地？是故項羽失敗之根源（其詳另見本卷第九章），早已伏藏於其封諸侯王之時，固不待滎陽對峙而後見也。此可以其稍後之二事以爲證明。

當劉邦與項羽對峙於滎陽，彼此智勇交困之時，劉邦之智囊酈食其建議分封六國之後，張良基於歷史之教訓，急提醒劉邦；劉邦之勢力，乃得免於瓦解之厄運。其次，劉邦於擊滅項羽與翦除異姓諸王之後，即折衷周所施封建與秦廢封建之得失，而封建宗室子弟，其結果卒招致七國之亂；嗣後歷文景二世大力而艱苦之削封，漢始得免於分崩離析之害。此二史實，所昭示者，豈非甚灼然乎！

第五節　楚漢戰爭之各階段及其形勢之演變（參看附圖三一—八二）

楚漢之全面戰爭，自楚漢元年（西元前二〇六年）八月，漢王劉邦進襲三秦起，至楚漢五年十二月垓下會戰，滅項羽止，共歷三年又五個月。在此三年餘之全面戰爭中，概可分爲三個階段以敍述之（註）

第一階段：爲自楚漢元年八月，漢王劉邦進襲三秦起，至楚漢二年四月，劉邦入彭城與項羽第一次會戰止，前後凡歷九個月。在此九個月中，劉邦襲取三秦後，由於項羽受制於齊趙，無暇西顧，而獲得意外之迅速進展。及於其乘虛進克彭城，經項羽回師一擊而敗潰後，遂進入滎陽對峙之局。

第二階段：自楚漢二年五月，劉邦退守滎陽起，至楚漢四年八月與項羽劃鴻溝（今賈魯河）爲界，中分天下而

休戰爲止，前後凡歷二年零三個月。在此兩年餘時間中，劉邦深知不能以力取勝，乃初則退據滎陽，收拾彭城戰後之殘局，穩定諸侯叛離之危勢。繼則一面堅守滎陽、成皋（卽昔虎牢關，今汜水縣）廣武之線，艱苦支撐；又復在後方則部署關中，鞏固後方，加强補給；在南面則爭取九江王英布；北面則使大將韓信攻取魏趙齊諸地；中則使彭越擾楚，俾項羽疲於奔命，而陷於孤困。劉邦因此遂得化弱爲强，轉敗爲勝。

第三階段：爲自楚漢四年八月，劉邦與項羽約和，中分天下而治起，至楚漢五年十二月垓下會戰滅楚止，前後凡經五個月。在此五個月中，初則劉邦背約擊楚，爲項羽所反擊而大敗，繼則利誘韓信、彭越來援，始獲得垓下會戰之勝利，而楚漢戰爭亦遂告結束焉。

綜觀以上楚漢三年餘之三個階段戰爭中，可窺出其兩個特質：㈠劉邦屢戰屢敗，但始終運用智謀，爭取形勢上之優勢，求得最後會戰之勝利，此可謂以智謀勝。㈡項羽屢戰屢勝，而惟力是恃，與劉邦爭取韓信英布之智戰均告失敗，最後亦竟以力戰而亡。由是足知戰爭專恃武力，實自取敗亡之道也。

第六節　戰略地理形勢與戰爭方略（參看附圖三十八之三、三十八之四）

一、戰略地理形勢

就楚漢戰爭之整個戰略地理言，應予分析者，有如左四點：

一、關中與彭城戰略形勢之比較。

二、河南地區與楚漢戰爭主要戰場戰略形勢之關係。
三、山西山東與楚漢戰爭主要戰場戰略形勢之影響。
四、其他。

茲就以上所列四項，分別言之：

關中與彭城戰略形勢之比較：就地略言，關中乃四塞之區，進可以攻，退足以固，而對敵人，可獲得主動與行動之自由。至於彭城乃四戰之地，無險以爲固，全恃戰力之堅强，始能確保於不敗，但到處仍可遭受敵人之牽制與騷擾。若就交通補給言，自關中沿渭河黃河順流而下，運輸補給頗稱便利，於運輸之人力節省甚多，故蕭何在關中，得使前方戰場之軍資與兵員補給，不虞匱乏。轉觀彭城方面，雖亦有淮泗間之河流可供運輸，但流量甚小，且多季乾枯，又逆流而上，輸運多賴輸卒，耗費人力綦巨，益以彭越之破壞，故項羽後方之補給，常呈中斷之局。就經濟言，關中涇渭河谷沃饒之地，自周以來，即已開發，後經春秋戰國秦長時期對灌溉之建設，故久已成爲「天府之國」。而彭城與淮泗地區，自戰國以後，雖亦已逐漸開發，但其他仍多荒蕪未闢，且屢有黃水之患，故其經濟條件，遠不如關中之優。加以關中之後方毗連饒庶之巴蜀，故在三年餘之長期戰爭中，楚終以經濟不敵，糧食缺乏而告敗滅。

河南地區與楚漢戰爭主要戰場戰略形勢之關係：此地區關係楚漢主要戰場之地略，其最重要者，厥爲由嵩山與黃河所形成之滎陽、成皋（今汜水縣）與鞏縣三大據點。項羽經三年之攻擊，而不能越雷池一步者，全由此地形之險阻。而劉邦憑此等要點作長期拒守，故卒能獲得最後之勝利。

山西地區與楚漢戰爭主要戰場戰略形勢之影響：此地區爲楚漢主要戰場北側之高台地，當時爲殷王卬之封地。若劉邦失此地區，則其主要戰場上北側之威脅將甚形嚴重，且後方交通與安全，亦有被危及之虞，故當劉邦出關時，首先擊降魏殷兩地，及魏王豹叛時，劉邦又立使韓信破降之。且劉邦得此地區後，又可北出井陘而下趙齊，對楚北側形成嚴重之威脅，此亦劉邦所以使用韓信於此路之原因也。總之：劉邦據太行山嵩山，東向以臨彭城，則其進攻退守形勢，均遠勝於項羽。故只就形勢而論，兩者之差異已不可同日而語。

其他：彭越在鉅野澤附近地區，實形成項羽心腹之患。故劉邦得彭越之助，誠無異置一利劍於項羽腹中。至九江王英布所之六及壽春附近地區，乃項羽粮食主要供應之所，劉邦之極力爭取英布，不僅爲削弱項羽之軍力及孤其勢，洵亦破壞楚戰爭資源之產地也。

綜上以觀，項羽在戰略地理形勢上，在在皆處於劣勢，故其兵雖强，然最後亦不能免於覆滅之厄運焉。

二、雙方戰爭方略

項羽方略：項羽始終欲恃力勝，迷信其戰勝攻克之能力，彼以鉅鹿之戰而秦亡之認識，故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彼對劉邦，初則輕視之，故僅用三秦王以阻塞之，使不能東歸；繼則於彭城會戰後，欲在滎陽地區擊滅漢軍，以求解決戰局。

劉邦方略：劉邦始終以弱對强，故常百般設計以謀取勝。入漢中之前，既由蕭何制定與項羽爭天下之方略：「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及既定三秦及彭城會戰後，更處處謀爭取形勢

之優越與諸侯之歸附，以壯大自己。劉邦於彭城敗後，遣派隨何爭取英布之言：「今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可洞知其經緯矣。

以上爲楚漢雙方一般之戰爭方略，至其具體史實，則俱見於以後各章中。

第七節　楚漢戰爭中之主要人物

一、項羽方面

項羽部下之人才，足以一提者，僅范增、英布二人而已。范增乃楚之窮士，時年七十餘歲，乃戰國之遺民，頗知戰國時縱橫捭闔之略。英布爲一勇將，於楚漢戰爭之始，卽已不爲項羽所用，玆略述此二人於下。

范增，居鄛（今安徽巢縣）人，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及項梁渡江，乃進說梁立楚後，以號召天下，因爲項氏之智囊。但實不見有卓越之策謀，可資稱道。

英布，六（今安徽六安縣）人。壯時，坐法黥刑，故又稱黥布。秦時爲驪山徒役，旋與諸徒長交通，乃率彼等逃入江中爲盜。陳勝起事，與番君同時起兵響應，及項梁渡江，卽引兵屬之。項梁死，屬項羽。鉅鹿之戰，數以少勝衆，使楚軍之威名冠於諸侯。及項羽在戲下封諸侯，以布爲九江王，都六。蓋爲當時卓著之勇將也。

二、劉邦方面

劉邦起兵之初，即已着意搜攬人才。及入漢中後，在其爭權天下之方略中，即「以致賢人」爲唯一要圖。故劉邦屬下之人才，遠較項羽爲衆。運籌帷幄，則有蕭何、張良、陳平。統帥大軍，獨當一面，爲劉邦開闢戰勝之局，則有韓信、彭越。從事外交，爭取諸侯，則有酈食其，陸賈、隨何、侯生之徒。衝鋒陷陣，致死效命，則有曹參、樊噲、灌嬰、周勃、夏侯嬰之輩。茲僅介述蕭何、張良、陳平、韓信、彭越數人於下。

蕭何、沛人。具遠見，有識略。秦時爲沛吏，劉邦爲布衣時，常以吏事護之。劉邦爲亭長，又常助之。及劉邦起兵，乃從之。劉邦入咸陽，諸將爭取金玉子女，而蕭何獨取秦之圖籍，因得盡知天下形勢强弱，戶賦衆寡，此爲劉邦以後與項羽爭天下之最大憑藉，蓋策定戰爭方略，端賴此等資料也。及楚漢對峙滎陽而演成長期戰爭時，漢兵員軍資之所以能補充不斷，以維持漢軍之戰力者，皆賴蕭何在關中之功。

張良，字子房，韓國人。其祖父及父皆相韓，凡歷五世。及韓爲秦所滅，良家僮尙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以爲韓報仇，後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不中，乃更姓名，亡匿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楚王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爲廄將。及與沛公俱見項梁，乃建議立韓後，以擴大楚之勢力。梁從之，因立韓成爲韓王，良爲司徒，率千餘人西略韓地，但數爲秦軍所敗，乃游擊於潁川（今河南禹縣）附近地區。此爲中國歷史上，有游擊戰之始。及沛公自洛陽南出轘轅，良又引兵從沛公，略韓十餘城。沛公乃留韓王成守翟陽（今河南省禹縣），而與張良南攻宛，西入武關，破秦，入咸陽。後沛公入漢中，爲畫策燒棧道；及沛公取三秦，良爲沛公說項羽，使北擊齊。以後良屢爲漢畫策，使漢終戰勝楚。沛公於成功後，告諸將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其有功漢氏，從可知矣。蓋良以二世相韓，飽讀史

冊，洞明歷代之得失，故能籌策必中，而爲王者師也。

陳平、陽武（今河南省陽武縣）戶牖鄉人。家貧好讀書，治黃老之術，兄伯力田，使之游學。嗣娶富人女爲妻，資用益饒，游道日廣，故雖居窮巷，而門外多長者車轍。陳勝起兵後，平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及漢王東出關，殷王反楚，霸王使平擊降之，以功拜爲都尉。旋殷爲漢王所攻下，霸王怒，因欲誅定殷者。平懼，乃亡降漢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告以楚之內情，遂拜爲都尉使參乘，以追隨邦之左右，從來策畫。及漢王自彭城敗退據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爲犄角勢以拒楚。其後楚漢在滎陽對峙間，平常畫策，出奇謀，離間楚君臣。漢之終能勝楚，平之功蓋甚偉焉。

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及受胯下之辱。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羽，羽不能用。漢王入漢中，信亡歸之，亦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儕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乃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遂釋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漢王，拜治粟都尉，漢王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旋度何等已數爲進言，漢王不能用，乃亡去，蕭何追還之，因力言欲爭天下，非用信不可，遂拜爲大將。信因獻東向與項羽爭天下之大策，乃舉兵進襲三秦。旋又率軍擊魏，破趙，下齊，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遂成爲名震天下之名將。最後與劉邦會師垓下，破滅項羽，漢之有天下，實以信之軍功爲最。

彭越，字仲，昌邑（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盜。陳勝起兵，越聚澤間少年百餘人略地，

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去，越將其衆仍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羽入關，封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授越將軍印，使下濟陰擊楚，楚使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之。楚漢二年春，漢王與諸侯軍襲彭城，越將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拜爲魏相國，將兵略魏地。漢王於彭城敗走而西，越所下城亦皆亡，而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楚漢三年，越常在楚後往來爲游兵，絕楚糧於梁地。漢王在滎陽與項羽之對峙戰中，越之貢獻最大，蓋使項羽疲於奔命，最後轉强爲弱者，皆越之力也。故越之善於用兵，實可與英布等，與當時傑出之將領，並量齊觀。

註：史記卷二十六歷書載：長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秦正、以十月。漢亦以爲「水德」得天下，故仍襲用秦曆：至漢武帝太初元年，始改夏正。本書計時即準此。

3—0650

第二章　劉邦進襲三秦與項羽伐齊之戰（附圖三—八二、三—八三、三—八四

一、劉邦進襲三秦，始於楚漢元年（西元前二〇六年）八月。一擧襲雍，圍攻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旋卽降服，於是三秦遂定。

二、項羽伐齊，發動於楚漢二年正月，雖旣擊滅齊王田榮，但並不能解決戰局，遂招致爾後彭城之戰。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附圖三—八二）

劉邦進襲三秦之戰，距項羽戲下封諸侯爲時僅四閱月。項羽大擧伐齊之戰，距其封諸侯時，亦僅八個月。而田榮反楚，則於封諸侯之翌月，卽已開始。田榮於楚漢元年五月擊破田都，都走依楚。六月，齊王田市畏楚之勢而就封膠東，田榮怒追殺之；榮又令彭越擊殺濟北王田安，遂併王三齊之地。八月，榮再令彭越南下攻楚，楚以蕭公角迎擊，爲越所敗，齊楚之戰卽已開始。至於作戰之導因，實有表面原因與根本原因兩種。表面原因爲：劉邦不得王關中，故引起其進襲三秦之擧。田都則爲齊將，叛田榮從項羽入關，羽王之於臨淄，而徙田市於膠東，時田榮爲齊王市之相國，遂起而拒之。根本原因，乃在項羽之分封諸侯，將其旣形成之强大力量，自行瓦解，不但因此失去控制天下之能力，而諸侯又皆因於紛亂之局乘時而起，故其聲威與力量遂形成互相頡頏而不相下；尤其項羽廢楚懷王後，中心已失，遂愈興起各自爲謀之念；田榮劉邦特不過領先而已。總言之，全由於項羽入關後，措施錯誤之所致也。由於項羽措施錯誤，故諸侯敢於輕視之，乃敢於各自爲謀焉。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三一八三、三一八四）

劉邦進襲三秦之戰場，爲今陝西省之渭水河谷。但其最關重要者，則爲秦嶺山脈所構成之戰略路線，因劉邦乃自今之南鄭縣揮兵北進也。若此戰略路線之險要不守，則渭水河谷即立遭致命之威脅而難以固守。此戰略路線約如左述：

子午道：劉邦入漢中，書傳所云之「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即係經此道。道北入口處曰子，在今西安南百里，今有子午關。經子午谷，谷長六百六十里，即蝕中。道南入口處曰午，在今洋縣東百六十里，即今腰嶺關附近。

儻駱道：道北入口處曰駱，在今盩厔縣西南百二十里，有駱谷關，經駱谷，谷長四百二十里，其中路屈曲八十里，九十四盤。道南入口處曰儻，在洋縣北三十里。

褒斜道：即北棧道，昔秦惠文王取蜀之通道也，道北入口處曰斜，有斜谷關，在今郿縣西南三十里，經斜谷，即褒水河谷（今太白河谷），谷長四百七十里。道南入口處曰褒，在褒縣北十里。張良歸韓，自此道行，所過輒燒絕棧道即此。

華陽記云：「子午、駱谷、褒谷，並爲漢中北道之險，而駱谷尤近」。又洋州志云：「州之要地有三，置關有八。要地者，褒谷、駱谷、子午谷也。八關者，白椒、水桐、碓水、蒻嶺、三嶺、重陽、華陽、並青雞寨也。」由二書可概知其地理之形勢矣。

劉邦襲章邯於雍之道，乃西向攻克白水北西縣（註），然後溯白水之上游而上，經古故道縣（今雙石舖——以在故道山下而名），沿故道水（源出大散嶺），即經今鳳縣東北草涼驛、東河橋，出大散關越陳倉（今寶鷄縣東北二十里）而襲雍（今鳳翔縣南）以出章邯之不意。

雍城，爲關中西方最重要之戰略要地，若此地不守，則咸陽立告震動。雍城在今陝西省鳳翔縣，春秋時爲故雍地，秦置雍縣於此，雍縣南七里，有故雍城。讀史方輿紀要，謂其爲「居四山之中，五水之會（汧、渭、漆、岐、雍），隴關西阻，益門南扼，當關中之心膂，爲長安之右輔……東收京邑，南固蜀口……制馭梁益，鳳翔爲綰轂之口……控京兆之咽喉，縧大散而北出鳳翔，則絕秦川之要膂。若其西上秦隴，守險阻以攻瑕搗虛；南下梁洋，席富饒而出奇制勝，可耕可屯，宜戰宜守。規關中者，此其先資也」。由是可知此地區之重要矣。項羽封三秦立，以此爲首，殆不爲無因焉。

項羽伐齊之戰場，約在今山東省泰山及沂蒙山脈之北，因齊依此等山脈以爲屏障。故項羽伐齊之路線，計共有三：㈠自彭城指向東北，經莒縣而北以攻臨淄，或即墨。㈡由今萊蕪越博山淄川山隘趨臨淄。㈢經今泰安而北趨歷下（今濟南），然後東指臨淄。但縱觀自春秋戰國以來，攻齊之作戰，皆爲自西向東攻擊。而齊國則常於臨淄已破之後，憑藉膠東豐饒之即墨，爲最後之抵抗據點，且間而轉敗爲勝。項羽鑑於齊、趙、彭越等之聯合反楚，故其作戰路線乃爲以大軍指向城陽（今山東省荷澤縣東北六十里）。然後於城陽向東進擊。

註：史記卷九十五樊噲傳索隱載：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

第三節　作戰方略

劉邦方面：

一、劉邦於送張良歸韓時，即授良以一項任務，使說項羽，故良於歸抵韓時（韓王成被項羽留於彭城，未遣歸國），即說項羽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註一）。及劉邦既襲取三秦，良又遺霸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語見漢書張良傳）

二、劉邦已用蕭何之言，拜韓信為大將（註二），因向之問計。信反以疑問口氣問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劉邦曰「然」。信再問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劉邦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遂獻策曰：「……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刦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

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之擧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韓信此策、其方針與蕭何之方略堪謂完全契合。

項羽方面：羽因前後兩次受張良書疏之影響（見上），又以齊趙彭越聯合威脅之逼切，故決心先行擊齊，而後擊漢。

田榮方略：利用齊民反對田都奪王臨淄而遷齊王市於膠東，及當時諸侯動盪不安之情勢，乃擧而反楚，並相機兼幷全齊而有之。

綜上以觀，劉邦之方略，頗爲卓越完密，計凡關於當時情勢之「敵情判斷」「狀況判斷」與夫「決心之策定」，無不詳爲籌劃。至於項羽則完全居於被動地位。故項羽在初期作戰中，卽旣陷於不利之形勢，於本章方略中，已可灼然見之。

註一：見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註二：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載：韓信以滕公之荐，「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駡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駡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

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第四節　劉邦襲秦及項羽伐齊之作戰經過

一、劉邦襲秦（參看附圖三—八四）

作戰經過：劉邦旣聆聽韓信所陳與霸王爭天下之大計，遂自以爲得信晚，而拜信爲大將（皆見上節）。旋韓信以東方齊楚之戰已啓，三秦王立足未定，而漢之將卒又急切期望東歸，乃促請漢王曰：「……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劉邦用信計，遂卽部署諸將：

一、丞相蕭何留守漢中，鎭撫百姓，並收巴蜀租稅，以給軍食。

二、將軍曹參，率郞中樊噲等爲前鋒，領兵約數萬人。

三、大將軍韓信，率將軍周勃、太僕夏侯嬰、中涓者灌英、右騎將傅寬、騎都尉靳歙等，統兵約十萬，以爲本隊。漢王則居本隊與大將軍同行。

（按劉邦軍霸上時，兵約十萬，入漢中時將卒逃亡甚多。其自漢中出兵時，已徵巴蜀民爲兵，故判斷其進

襲三秦之兵，總共不過十餘萬人）。

楚漢元年（西元前二〇六年）八月（前漢書高帝紀載五月，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載八月，茲從史記），漢軍開始潛軍北進。先鋒軍樊噲進至白水北，遇西縣丞之抵抗，立即擊破之。然後溯故道水北進，經故道縣（今陝西省鳳縣境之雙石舖）兼程疾進，出大散關，渡渭水直趨陳倉。章邯以漢軍出其不意，倉皇出兵迎擊之，以輕車騎布陣。（按其迎擊地點，約在今寶鷄縣東北之汧水北岸），漢軍樊噲首先衝陣破之。此時，章邯以孤軍勢劣，（按章軍約數萬人）乃率軍棄雍城東走，退守廢丘好時（今陝西省乾縣東南四十里）至渭水北岸地區，欲合三秦軍於此地區，以抗禦漢軍。章邯退至此地區後之防禦部署為：以其將章平守好時，自守廢丘（今陝西省興平縣南十里，渭水北岸），以待塞王、翟王之增援。

章邯軍東退時，漢先鋒曹參樊噲跟踪急進，至雍斄城（今武功縣西南），樊噲先登，即攻克之；追章平軍於好時南，再擊破之，章平入好時城據守，漢前軍即施以圍攻。

漢先鋒軍正在圍攻好時之際，塞王司馬欣自櫟陽（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派遣其將軍趙賁（原秦將）與內史保率步騎兵向廢丘急進，增援章邯。此時翟王董翳軍，亦已自高奴（膚施縣東）向涇水地區急進。章邯得趙賁等軍增援後，乃即沿渭水北岸西進，迎擊漢本軍於壤東（壤鄉之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及高櫟（壤鄉附近），於是展開主力戰鬥。此時圍攻好時之曹參樊噲軍，亦自好時前來參加會戰，因予趙賁等軍以夾擊，而大破之。章邯再退守廢丘，趙賁與內史保退守咸陽柳中（即細柳在今咸陽縣西南）。於是，漢軍繼續追擊，曹參樊噲再進圍好時，章平因棄城走。曹等乃復與本軍周勃灌嬰等合勢，擊破趙賁等軍，而進佔柳中咸陽。於是雍地悉告平定。

漢王韓信等既至咸陽，更名曰新城。乃一面使曹參等軍守景陵（失考，似在今乾縣北涇水西岸），以防章平與翟王軍之反擊；一面使本軍樊噲灌嬰等繼續東進渡涇而攻櫟陽之塞王司馬欣，欣不得已，乃降於漢。此時章平與姚卬（似為翟王董翳軍）等，又大舉向曹參軍反攻。曹參守景陵二十日，度敵軍已疲，乃大舉出擊，破之。章平等向漆（今邠縣西）退却，參軍追擊。章平等旋得北地方面章邯別將及翟王之增援，在漆再予參軍以反擊，參軍戰勢不利，情勢甚急，幸韓信遣周勃自咸陽馳援，乃再大破章平姚卬等軍。此時，除雍王章邯仍死守廢丘外，渭水河谷大致皆下。

分兵略定三秦地：塞王已降，韓信乃與漢王率曹參、樊噲、灌嬰等還軍圍攻雍王於廢丘。另使周勃、酈商等略定各地，各軍略地之概況如左：

酈商略上郡（治膚施，今陝北地區）北地（治今甘肅寧縣西北，今甘東地區）：當酈商進軍略地時，章邯別將周類等仍據烏氏（今甘肅省平涼縣西北）、栒邑（今陝西省栒邑縣）、蘇駔仍據泥陽（今甘東寧縣東南）等地。酈商軍至，逐次平定之。然後北至上郡，而翟王翳亦降。

周勃略汧（今陝西省隴縣南）及郿、頻陽（今陝西省富平縣東北五十里）：周勃自櫟陽略頻陽下之。於是南渡渭水，西下郿（今郿縣），北下汧，肅清渭水河谷殘餘未服者，然後再回軍參加廢丘之圍攻戰。於是，三秦大定。

計劉邦進取三秦之戰，為時尚不滿一月，其迅速殊足驚人，此為韓信用兵之初次顯現光芒。

二、項羽伐齊（參看附圖三—八三）

楚漢元年五月，即項羽封諸侯於戲，諸侯各歸本國之次月，田榮迎擊田都，都敗走楚；六月，田市畏項羽之强

，私走，就王膠東，田榮追殺之於即墨。然後還師，拜彭越爲將軍，共擊殺濟北王田安於博陽（今山東省博平縣南），兩三月中，遂盡有三齊之地。田榮既王三齊，反楚之聲勢，突爲顯赫。同年八月，田榮首先展開向楚攻擊，使彭越南下濟陰（今定陶縣西北四里）侵楚，項羽使蕭公角迎擊之，爲越所破敗。此時，陳餘在南皮亦遣夏說說田榮，請助兵以逐常山王張耳，而張良在韓則致項羽書，謂漢王得關中即止，不敢更向東犯。項羽因決計伐齊，但爲防漢計，乃殺韓王成於彭城，而另封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備之。

楚漢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英布，臨江王共敖，追殺義帝於江中。是月，陳餘以已得田榮之援軍，遂並出其三縣之兵，襲擊常山王張耳於襄國（今河北省邢台縣），耳敗走，降漢於關中，是時漢正圍攻章邯於雍丘。陳餘已逐張耳，乃復迎代王歇爲趙王。歇德餘，立餘爲代王。餘以趙國初定，留傅趙王，而遣其相國夏說守代。張良亦於是月，因韓王成已被殺，而自韓潛入關中依漢。漢王亦於是時，乘齊楚情勢緊張，項羽無暇西顧之際，迅速西向隴西，東向河南北各地從事擴張（詳見次章）。

是年春正月，項羽以齊田榮來侵之威脅已迫。（按彭越之根據地，在今山東省鉅野縣至黃河南北兩岸一帶，越已奉田榮命擊殺濟北王安於今博平縣境，復奉命南下濟陰—今定陶縣西北四里—侵楚，擊敗楚將蕭公角，則越此時已威脅今金鄉、城武一帶楚地區，自在意料之中。」於是，項羽乃決計伐齊，親率大軍向城陽（今荷澤縣東北六十里）進擊，並徵兵於九江王英布，但布稱病僅遣五千人助之。當項羽大舉進擊時，彭越似以節節抵抗之姿態，向北撤退。田榮此時既助陳餘逐走張耳，乃亦舉其大軍南下，迎擊項羽於城陽，於是，齊楚城陽之會戰遂以展開。是役，齊楚雙方兵力約十餘萬（此以田榮敗後，其弟橫收合散卒，尚得數萬人爲判斷基礎）。會戰結果，齊軍大敗。彭越

復走入鉅野濟水間。而田榮兵潰之後，向北退走，由於項羽軍之急進，但不能東渡臨淄，不得不退至平原，結果爲平原土民所殺。於是，項羽遂北至平原，燒夷齊城郭室屋，並盡坑田榮降卒，虜其老弱婦女；然後東循齊地，至北海（今山東省昌樂縣東南五十里），所過多所殘滅。因此，各地齊人皆羣起叛之。田榮弟田橫亦乘機收拾田榮之散卒，得數萬人，復崛起於城陽，再聯合彭越，及利用齊民之仇楚心理，而展開全面抗楚的柔性作戰。項羽遂陷入齊人抗戰之泥淖中，而無法結束戰爭以自拔。史所稱之「因留連戰未能下」，即指此而言。在茲情形下，遂予劉邦以乘虛東攻彭城之機，於是彭城之會戰亦隨之而展開焉。

第五節 申論

劉邦方面：劉邦進襲三秦之成功及其影響，歸納言之，約有如左數端：

一、韓信襲秦之策略，據史載其言云：「（漢）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雖寥寥數語，實已洞中當時天下大勢與時機矣。其言前者着重漢兵士氣之運用，因其皆思東歸而用之，則自銳氣百倍。後者着重於大勢與時機之掌握，㈠若漢兵在漢中久安之後，則人皆求自寧苟安，士氣必日趨惰怠；㈡關中經項羽所率諸侯兵數十萬之蹂躪，與項羽火焚咸陽之大破壞，以及二十萬壯丁在新安被坑殺後，關中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至爲慘重，社會人心已極混亂，乘三秦王始就國而情勢尚甚混亂之時起而襲之，自可迅速奏功。㈢天下諸侯已就國，若予項羽以時間，使其穩定宰制天下之局勢，則此局勢已定之後，必不易於動搖，故當乘其各地情勢不安之時而進擊

之。凡此，實爲韓信進軍策略之卓越與劉邦之毅然採納，故漢軍一出襲雍後，即迅速進展，而着着獲得輝煌之成功焉。

二、韓信之進軍，既基於上項策略，故完全採取奇襲戰法，利用棧道已斷所造成之秦人懈怠心理，乃自今南鄭溯漢水西上，至徽縣南再溯白水（古故道水）而向東北之大散關突襲，利用漢水及白水以利運輸補給。一出大散關，渡渭水而臨陳倉，則予章邯以晴天霹靂之打擊。是以章邯在雍南倉皇應戰一敗之後，即不及入保雍城，而向咸陽西方廢丘逃竄，此蓋受不意奇襲之所致也。

其次，韓信襲秦之作戰指導，亦極高明。在雍南陳倉一戰中，逼使章邯無回保雍城之空暇。雍城在關中之形勝，已備述於第二節戰場地理形勢之中。設若章邯能回雍城，則漢軍將頓兵於堅城之下，不僅予塞翟二王以從容應戰之準備時間，且漢軍有進不得前，退將被殲之厄運。及自陳倉向東追擊，至壤東與三秦軍會戰，又善於運用攻好時之有力前鋒軍曹參樊噲等，以攻擊三秦軍之北翼背後，逼使三秦軍迅速崩潰，而贏得會戰之勝利，使劉邦襲取三秦之目的，於以達成。韓信，初試其鋒時，即顯現出其大將卓絕之才智，及井然不紊之指導作戰能力，其後終於成功而爲古今首屈一指之名將者，於此役中實已兆其端矣。

項羽方面：項羽之缺失，其最根本者既詳於前，如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及封諸侯等。至於其伐齊之役，尤充分現示其缺乏政略戰略之眼光。蓋彼於城陽會戰，擊破田榮之後，齊已無抵抗之餘力；及平原人殺田榮來降，更足見齊人對項羽之向背。但彼不知軍事戰勝後，即應以政治安撫之；因此遂深陷於齊人反抗之泥淖而不能自拔。相反方面，則予劉邦以從容收拾關隴及大河南北諸侯之時機，（詳見次章）使其主宰天下之威望頓失，不僅使中原復陷混

亂，而彼亦從此一蹶不振。

綜上以觀，楚漢兩方之得失，已甚明顯，則彼等今後之成敗，亦自不卜可知矣。

第三章　彭城會戰（附圖三—八三、三—八四、三—八五）

一、楚漢二年四月，劉邦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進攻彭城，克之。

二、是月，項羽自齊率精兵三萬回擊劉邦於彭城，殲諸侯軍二十餘萬，劉邦退據滎陽，轉入楚漢相持狀態。

第一節　劉邦之乘勢擴張（參看附圖三—八三、三—八四）

劉邦襲取三秦之時，正爲齊田榮兼并三齊，從事與楚作戰，並助兵陳餘逐張耳而復趙國，聯合以對楚之日。又爲項羽即陷入齊之長期抵抗中而不能自拔之際，此諸狀況，已述於前章。劉邦遂利用此一大好時機，一面鞏固關中，一面擴張。玆分述其事如左：

一、鞏固關中之諸措施：

①楚漢二年冬十一月定都櫟陽，部署關中諸守備。使周勃守備嶢關（今陝西省藍田縣東南一名藍田關）武關；又繕治河上塞。同時使諸將略地，號召「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因此降者接踵而至。

②是年春一月遣周勃率靳歙等，北定北地郡，西擊章平於隴西，破而擒之，遂定隴西六縣，即今天水隴西臨洮一帶地區。

③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開放秦之苑囿園池，令民田之。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擧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者，置以三老鄉一人

；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役。蓋藉以安定地方。

二、東向擴張：

①楚漢元年九月，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取王陵兵（註）自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今江蘇省沛縣東）。項羽聞之，發兵拒之於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不得進。劉邦此舉，名雖爲迎太公呂后，實則乃收王陵兵東向擴張勢力，以接管張良所徇下之韓地（良於翌月歸漢）。

②楚漢二年冬十月，劉邦自將兵至陝（今河南省陝縣，即函谷關），遣使招撫河南王申陽，申陽此時已在劉邦勢力包圍之下，而邦又親在函谷關以兵臨之，申陽遂告降服，置河南郡。同月，使韓太尉韓信擊韓王鄭昌，昌降，遂立信爲韓王。於是，河南悉平。

③是年春三月，劉邦以河南已定，乃進略河北。於是親率曹參、灌嬰等，自臨晉關（在今陝西省朝邑縣東黃河西岸，亦名蒲津關）渡河，西魏王豹迎降。至河內，而殷王卬亦降。於是，河北亦定。

劉邦由於以上之迅速進展，遂乘虛東襲彭城，因與項羽展開彭城之大會戰。

註：漢書卷四十王陵傳載：「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三—八五）

徐州自春秋以來，即爲東方之重鎭，南北東西交通之要衝，中原東方之戰略要地，亦即四戰之地也。方輿紀要

述之云「州岡帶環合，汴泗交流，北走齊魯，西通梁宋，自昔要害地也。」三國呂蒙亦稱云：「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蓋其地為許洛之襟要，蒙以車騎，非步兵所能敵。」二書所言，均確鑿不刊。

彭城，即今銅山縣（徐州）治，城北五里有九嶷山，俗謂九里山；東南十八里有寒山；西二十里有赭土山；東南六十里有呂梁山；東北九十里有盤馬山。因附近踞有諸山，遂益形成其為戰略據點。

城東北有泗水，自沛縣流入境，循城東而東南流。城南六十里有睢水，自蕭縣流入界，即項羽擊漢軍處也。

第三節　作戰方略

劉邦方面：利用項羽伐齊，彭城守備薄弱之機，以討項羽放殺義帝為名，率五諸侯及關中絕對優勢之兵力，一舉襲取彭城，逼使項羽伐齊進不得前，退無所歸，然後予以殲滅之。

項羽方面：貫澈先破齊而後擊漢之初衷，以主力進擊田榮。及彭城被劉邦襲破，乃舉其伐齊之精銳，以疾風迅雷之勢，自西向東先截斷彭城漢軍之後方補給線，接而對彭城之劉邦，採取包圍攻擊，期以一舉殲滅之。然後西進破關中，以平定劉邦之叛亂。

第四節　會戰經過（參看附圖三－八五）

㈠劉邦進襲彭城之準備與部署　劉邦於楚漢二年三月已定河內，降殷王卬，而置河內郡。復徇至脩武（今河南省修武縣），適陳平自楚來降，因獲得楚之重要情報，乃南渡平陰津（今河南省孟縣東）至洛陽新城，以準備東襲

彭城之舉。劉邦在此項準備中，最主要者有如左二事：

1. 發宣言聲討項羽之罪。
2. 調集關中及諸侯之兵。

劉邦赴洛陽新城時，由於三老董公之獻議，至洛陽即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並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而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此眞「名正言順」堅强有力之宣言也。

劉邦已將聲討項羽之宣言，遍告各諸侯，並徵諸侯出兵共同擊楚，同時並增調在關中之漢軍周勃、樊噲、夏侯嬰等部（曹參、灌嬰等部，已自河內隨渡至洛陽），至洛陽集中。其部署概略如左：

①蕭何鎭守櫟陽，並籌給軍資，自渭水黃河順流而下，以補給前方。

②韓信負責繼續圍攻廢丘之章邯。

③曹參、樊噲、周勃、灌嬰、及趙軍等部，爲進攻彭城之北路縱隊。劉邦率夏侯嬰、盧綰、靳歙、司馬欣、董翳，及殷王卬、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信、魏王豹等諸侯軍爲中路縱隊。張良爲軍師，陳平爲參乘。將軍薛歐王吸王陵等爲南路縱隊。

劉邦使者至趙，陳餘提出先殺張耳之條件。劉邦乃殺一與張耳相似者遺陳餘，於是餘遂出兵。

大軍進抵外黃（今河南省杞縣東六十里），彭越率三萬兵來會。

以上兵力，共五十六萬，向彭城進擊。

(二)項羽彭城之守備　時項羽已自率大軍伐齊，爲備漢計，乃北自濟水（今黃河）西岸，迤南亘今河南省杞縣、太康、淮陽之線，佈置守備，其概況如左：

1.定陶重鎭，由魏相項它，將軍龍且守備。

2.曲遇（今河南省中牟縣東），守將不詳。

3.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守將不詳。見薛歐王吸與王陵軍迎太公呂后，被拒於陽夏事中。

4.守彭城之主力軍，似在蕭碭地區，由漢軍會師攻蕭碭可以見之。

(三)劉邦進擊彭城　楚漢二年四月，劉邦大軍開向彭城進擊。在進擊中，(一)南路方面，擊破陽夏後，續向蕭（今蘇北蕭縣）前進，以與中路會師。(二)北路方面，曹參率領樊噲灌英酈商等部，自圍津（今河南省東明縣境）渡濟水後，樊噲攻煑棗（今山東省荷澤縣西南）屠之，擊破楚將王武程處。曹參灌嬰攻定陶，破之，楚將龍且、魏相項它敗走。曹參已克定陶重鎭，遂使樊噲南下與中路會師外黃（今河南省杞縣東），自與灌嬰酈商追擊龍且項它軍，至胡陵（今山東省魚台縣境），由酈商攻下之，遂與中路會師。(三)中路方面，周勃爲前軍，攻曲遇（今河南省中牟縣東）破之；進抵外黃，彭越率三萬兵來會，樊噲亦自北路方面來會，遂向碭蕭地區推進。在碭蕭地區中北南三路皆會師，劉邦將碭蕭地區楚軍之抵抗擊潰後，卽進入彭城。

劉邦進入彭城後，一面令呂后兄周呂侯駐軍於下邑（今蘇北碭山縣東）。同時，拜彭越爲魏相使往定梁地。又令樊噲北攻鄒、魯、瑕丘（今山東省滋陽西二十五里）薛（今山東省滕縣東南四十四里），蓋令樊噲率軍在今之嶧縣棗莊及鄒縣、曲阜、滋陽一帶駐守，以掩護彭城之安全也。一面在楚宮收項羽美人貨賂，日日置酒大會，與高采

烈以慶功績。當時漢與諸侯軍除守備各地及樊噲守鄒魯之兵外，在蕭碭及彭城者，約三十萬人。

(四)項羽還擊劉邦與追擊　正當劉邦在彭城，得意忘形之時，項羽已留其諸將擊齊，而自率精(騎)兵三萬疾馳南下，於擊破樊噲瑕丘之守軍後，即往胡陵至蕭採取包圍閃擊。項羽軍夜間抵蕭，利用拂曉時間向漢軍行猛烈之攻擊，漢軍以不敵敗走。楚軍追至彭城，復與漢軍大戰至日中，再大破漢軍，並擊漢之潰軍於穀、泗水（今徐州近郊），殲漢卒十餘萬。於是，劉邦率潰軍南走，欲利用呂梁山以資抵抗，且收拾殘軍，但復爲項羽所猛烈追擊而不能駐足抵抗。項羽乃壓迫漢軍於靈壁東睢水上而殲之，再殺漢卒十餘萬；漢軍被逼入睢水溺死者甚衆，睢水竟爲之不流。於是，項羽將劉邦圍之三匝，劉邦此時之危厄，實已至瀕死之邊緣。幸當此危急之秋，西北突有狂風吹至，折木毀屋，揚沙飛石，瞬息間將此戰場，攪成天昏地暗；且因風向向楚軍迎面吹打，楚軍因以大亂，劉邦乃得與數十騎逃遁，此誠一大殲滅戰也。

劉邦既逃出重圍，乃欲至沛收其家室而西；此時因審食其亦已護太公呂后，潛離沛亡走欲尋劉邦，故劉邦至沛不能得家室，又因楚軍跟踪追擊，乃急西逃，道遇孝惠（惠帝盈）魯元（惠帝姊），乃載之同走。及楚騎追之急，劉邦推二子下車者三，輒爲夏侯嬰收載救之，因此得脫。太公呂后則在逃走中，反遇楚軍，爲所擄去。劉邦逃至下邑，至周呂侯駐軍之所，乃從事收容其敗散士卒，然後經虞（今河南省商邱縣東）退據滎陽。當劉邦向滎陽退却時，曾利用下邑據點以遲滯楚軍之進展，詳見下。計是役，漢與諸侯軍被殲滅於穀、泗、睢水等二十餘萬，餘皆潰散可謂慘重矣。

翌月（五月）劉邦退至滎陽後，蕭何立發關中民老弱年未傅者（註）皆從軍，使韓信東馳救援，會師滎陽；此

時漢敗散之卒，亦逐漸復集，因此漢之軍勢復振。適當此際，楚軍一部已追至滎陽以東地區；蓋楚欲乘破竹之勢，西向窮追，一舉而解決漢之叛亂也。但在京、索間（京城在今滎陽縣東南三十里。索城在故京城西二十里，亦曰大索城；城北四里有小索城。此二城間爲楚漢作戰處）地區，爲韓信之反擊所擊破，楚軍因此不能西越滎陽。劉邦亦因韓信之救援，擊破楚軍，遂能鞏固此一戰略重鎭，並得以依此一帶戰略地理之優勝，採取持久的決戰防禦，而獲得最後之勝利。此爲韓信襲取三秦以來，第二次對劉邦帝業所作之重大貢獻。亦爲蕭何獻大策入漢中以來，穩定關中發兵使韓信東馳救援之第二次對劉邦帝業所奏之重大貢獻。

註：漢書卷一上高帝記載：「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

第五節　戰後局勢

劉邦在彭城敗潰後，響應擊楚之諸侯，皆相繼背叛。陳餘因知張耳未死，受騙，即背漢，而與楚約和。田橫則於擊破田假，假奔楚，而羽殺之後橫亦與楚盟。彭越則盡放棄所下魏地十餘城，獨將其兵北撤，駐軍河上（今濮陽滑縣等地），以保存實力，並觀望風色。殷王卬戰死，翟王司馬欣，塞王董翳，則相率叛漢而降楚。魏王豹亦借故還國，絕河津反漢。於是，漢之大勢，竟轉入頹勢之境。而不得不於爭取諸侯之戰略中作全力之奮鬥焉。

第六節　申　論

彭城會戰，劉邦之所以慘敗者，其主要原因有二；而項羽之所以能以絕對劣勢兵力取勝者，其主因亦有二。茲略論之於左：

劉邦失敗之主因：㈠劉邦襲取彭城後，以為項羽之根據地—都城已破，則羽已失其憑藉；彼殊不知項羽力量之重心乃在軍隊，而不在彭城，若不能擊毀項羽之軍隊，即不能解決戰爭。㈡由於劉邦對上一原因之認識不清，故入彭城後竟日日置酒高會，略取項羽之美人寶貨而有之。因此，乃產生心理上之懈怠，與備戰上之鬆弛，遂使握有絕對優勢之軍力，竟毀於半日之作戰中。本來彼在河南為義帝發喪以號召諸侯擊楚之舉，其着眼與作法實極為優越；但由此優越之舉所成之優越形勢，竟毀於會戰戰敗之一旦。可知明曉大勢與掌握大勢，而不知戰爭對象及其特質者，亦仍不免招致敗北之厄運。

項羽戰勝之主因：㈠項羽所率之三萬精兵係騎兵，以精銳之騎兵，對劉邦與諸侯軍之步兵，故雖數目寡少，仍能獲得赫赫之戰果。按項羽之所以有如許之精良騎兵，乃因鉅鹿戰時，秦軍中王離所率者，係蒙恬征匈奴三十萬騎兵中之一部份，內中且多樓煩騎兵，精勇異常（以後作戰中屢見）。項羽獲得此項優良馬匹與戰士，故能編成強大之騎兵部隊而獲得大捷。又試觀劉邦敗退滎陽後，即積極建立騎兵部隊（見次章），亦足窺知此中意味。㈡由於項羽所率之精銳三萬騎兵，以最快速之速度，向彭城進發，遠出劉邦與諸侯之意表（劉邦以為樊噲在鄒、魯、瑕丘一帶，足以阻楚軍之南下），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動，切斷漢及諸侯軍之後方補給線，向敵之側背後行拂曉之突擊。漢及諸侯軍在項羽此種意外與迅速而攻勢猛烈之行動，遂驚惶混亂，於是數十萬大軍迅即潰亂迸敗。項羽此項卓越之戰術行動，實可與現代德國閃戰術互相媲美。

第四章　滎陽對峙及劉邦之機動作戰（附圖三一八六）

一、楚漢二年五月劉邦敗據滎陽，楚漢開始競爭戰略之優勢。至是年十二月，英布逃歸漢於滎陽，漢乃獲得時間之餘裕，以鞏固滎陽防線。

二、楚漢三年冬十二月，項羽開始大舉進攻滎陽，劉邦開始使用陳平之離間謀略。是年春五月再用詐降之術，乃得逃出滎陽，而楚亦因而取得成皋。

三、楚漢三年夏五月，劉邦收關中兵向宛葉機動行進，并使彭越開始襲擊楚國後方，以爭取作戰之主動。項羽遂開始陷於疲於奔命。六月，項羽破滎陽再克成皋，劉邦移於脩武，再使彭越等襲擊楚之後方，九月，劉邦再向成皋機動反擊而克復之。

四、楚漢四年冬十月，楚漢廣武對峙。時項羽已數陷於奔命，韓信亦已破齊，項羽戰略上陷於極惡劣之形勢中。

第一節　作戰方略

劉邦大敗於彭城，諸侯皆復叛漢從楚，既如前章所述。劉邦經此一慘重打擊與教訓後，又鑑於田榮之敗滅，深知對楚難以力勝，乃採取如左之方略：

一、鞏固關中及滎陽防線，以消耗及疲困敵人，逼使楚國崩潰。

二、爲爭取戰略部署之時間，急使人說九江王英布叛楚，並爭取彭越以牽制之。俾獲得部署時間之餘裕。

三、爭取魏、趙、齊諸國，孤立項羽，以便最後予楚以毀滅之打擊。

至於霸王亦制定如左之方略：

一、爭取九江王英布。鞏固復行歸從之齊、趙、魏諸侯，以孤漢王。並利用翟王欣、塞王翳，以擾亂劉邦關中之基地。

二、採速戰速決之方策，驅使強大兵力，以迅速擊破漢之滎陽成皐（今河南汜水縣）防線，而直指關中澈底消滅劉邦。

雙方貫澈上項方略之史實，詳見以次各節。

第二節　滎陽對峙及劉邦機動作戰之經過

一、第一階段，楚漢競爭戰局優勢

本階段之經過時間，爲自楚漢二年（西元前二〇五年）四月下旬至楚漢三年十一月共計爲七個月。在此七閱月期間中，楚漢均施用其上節所述之方略，互相競爭，從事部署新戰局，以進行作戰。

劉邦從新整備與部署之情形如左：

一、楚漢二年四月下旬，劉邦潰退至下邑，甫下馬即據鞍而問張良曰：「吾欲捐關已東等地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英布，楚之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之將

，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語見漢書張良傳）於是，劉邦乃遣隨何率二十人南使九江，並囑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叛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語見漢書高帝紀）。同時使人北連彭越於河上。布越二人之事，另詳於後。蓋劉邦此時已有在大河西岸南岸亘滎陽至南陽之線，採取戰略守勢之腹案，其事另詳第二階段作戰中。

二、是年五月初，劉邦退抵滎陽，蕭何發關中民老弱未傅者悉至滎陽，韓信亦收兵至滎陽會師。此時楚之大隊騎兵，乘勝逐北，追至滎陽東南之京、索二城間。劉邦鑑於彭城會戰步兵不敵騎兵之事實，乃用秦之騎士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而拜灌嬰為中大夫，以統轄之。韓信乃指揮此步騎混合兵種出擊楚軍於滎陽東，大破之，因此楚軍不能西進，而被阻於滎陽以東地區。

劉邦已計劃爭取時間，利用滎陽成皐之險隘以拒楚軍，乃於韓信擊破楚軍之後，卽築甬道與大河連接，以輸敖倉粟（敖倉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秦置大倉其中，為積粟之所），藉以鞏固滎陽之據點。

三、六月，劉邦留韓信守滎陽，自率樊噲周勃等還櫟陽，從事鞏固關中之部署，其安排及行程如左：

㈠六月初六立子盈為太子，使蕭何輔之，以固人心。事有不及奏者，何得以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以實兵員，轉漕調兵，以補給軍食。

㈡率樊噲周勃等增强圍攻廢丘之兵力，並引水灌廢丘城，結果廢丘降，章邯自殺。遂定雍州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在扶風）、隴西、上郡。至此，關中方完全平定。

㈢此時，因秦民壯者皆已從軍，軍需耗費又大，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為消弭此一將起之災亂

，乃徙民就食於蜀漢。此亦可見蜀漢對劉邦帝業關係之重要矣。

㈣發關中卒，分守四境邊塞，其主要者爲臨晉關、函谷關、嶢關、武關等之守備。

㈤八月，劉邦以後方部署已定，乃再回至前線滎陽，指揮作戰。此時劉邦至滎陽之首一措施，乃遣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使復附漢。蓋此際南方已有隨何說九江王布，故次一步驟乃進圖北方之魏趙齊也。及魏豹拒附漢，於是乃遣韓信北征，其事另詳次章。

項羽整備與部署之梗概如左：

一、爭取齊趙：當羽還軍擊劉邦於彭城時，羽留諸將使田假續擊田横。羽破劉邦時，田假亦爲田横所擊破敗歸，羽因殺之，遂與齊趙約和，以專力對漢。

二、親用英布：當項羽徵九江兵擊齊時，布稱病不往，僅遣四千人赴之。及劉邦破彭城，布又不救。因此，羽頗怨布。但此時諸侯中，唯布未叛，又多其材勇及善用兵，且爲楚之舊將，故甚欲親用之。因數遣使者責讓召布，但布亦因此而愈恐不敢往，結果反爲劉邦所爭取。

三、準備大舉專力西進擊漢。由羽自攻滎陽成皋函谷關，使英布攻武關，共會師關中。旋以英布附漢，西入武關之圖，遂成泡影。

以上爲劉邦爭取彭越並與楚競爭英布計劃之經過。蓋當時諸侯中最具智勇而善用兵，且其背向最足以影響楚漢之戰局者，厥唯此二人。彭越則因與齊田榮反楚以來，數與項羽爲敵，又因與劉邦有故舊關係（劉邦初起之後，曾與聯兵，見前），故經劉邦使者一說即合。玆將項劉爭取英布之事實，述之於后。

劉邦於楚漢二年四月末，遣隨何使九江。隨何約於五月初中旬率二十人携劉邦之書抵達九江：但布僅使其太宰接待之，而不自接見，蓋布猶在猶豫之間。何候三日，乃說其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强，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其太宰乃言於布，布遂引見之。何因說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强，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强，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强，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隨何此一說詞，完全以楚漢强弱之形勢，從去之利弊得失，並以擴大九江封地爲勸誘，故英布遂欣然接受之，但仍秘而不宣，蓋猶存首鼠兩端之意。適是時，楚使者亦在九江傳舍中，候布急發兵擊漢（項羽似欲使布攻武關），方楚使進見布催促之時；

隨何亦乘間直入，而坐於楚使者之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爲之愕然。楚使者起坐。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在隨何此種突然行動下，乃決心曰：「如使者敎」。於是，殺楚使者，而起兵攻楚。項羽此時因親自指揮攻下邑，乃遣項聲龍且二將擊英布，相戰數月，至楚漢三年冬十一月（共七個月），英布軍爲項聲龍且所擊破，布欲引兵走漢，又恐爲項羽所截擊，乃自與隨何間行歸漢。於是，在本階段楚漢競爭戰略優勢與爭取英布之戰中，劉邦終於爭得時間之餘裕與獲得與國之勝利。故本階段之競爭，關係楚漢爾後之勝敗，實爲重要。劉邦勝楚之四大措施—鞏固關中及蜀漢，部署滎陽南北之戰略防線，爭取諸侯，韓信進破魏趙燕齊等，於此已完成其太半焉。

二、第二階段滎陽攻防戰與謀略戰

劉邦部署滎陽南北地區戰略防線經過（時間爲自楚漢二年四月至三年六月）：劉邦此一防線之編組，乃以滎陽成皋爲核心，北沿大河（當時黃河自武陟經滑縣東北流）西岸，以今汲縣（周初爲南燕）、淇縣（殷都朝歌）爲北翼據點。南則利用嵩山伏牛諸山脈爲屏障，以南陽、武關爲兩翼據點。滎陽成皋（今汜水縣即虎牢關）則由嵩山黃河形成險隘，中間且有廣武山，東連滎陽，西接汜水，劉邦且在敖倉西三皇山（西征記或謂三室山）上築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踞一山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以加强滎陽據點之守備，汲縣淇縣居大河西岸，自春秋以來，已成爲太行山東南麓之戰略據點，因其爲濟水（今黃河）北岸東西南北交通之樞紐，且自殷周以來，此地區（亘今沁陽縣）均已開發，乃糧食生產之地，實爲古代河內富饒之核心。漢保有此等據點，滎陽北側之

安全始能確保。南陽自秦以來，既成爲工商交通之重鎮，戰國時代楚國此地爲秦所奪，遂致郢都不守。此地正當今豫西諸山之南麓，爲武關之屏障，守則可固關中，攻則能東趨淮泗，北捲韓梁。

以上爲劉邦戰略防線之地理概況。

劉邦自睢水潰退至下邑時，即已制定此一戰略防線之腹案，證據見漢書卷一上高帝紀二年謂隨何之語，及同書卷四十張良列傳之文。茲將其編組此戰略防線之經過，略述如左：

(一)當劉邦與張良陳平於楚漢二年四月末，自睢水退至下邑而收容其潰卒時，即與張良籌謀爾後抗楚之策略。其策略爲派遣使者往說彭越及九江王英布（詳已見前章），然後留周呂侯仍扼守下邑，以遲滯楚軍之西進，並掩護其潰兵之西撤；同時平定北自漳水，南至陳韓地區之叛變。

(二)方劉邦自睢水潰敗時，雍丘（今河南省杞縣治）、外黃、燕（今河南省汲縣西）武彊（今河南省陽武縣境）、衍氏（今河南省鄭縣北三十里）、昆陽（今河南省葉縣城）等地守將皆叛漢而附楚。於是，劉邦遣曹參率樊噲灌嬰靳歙等率兵擊討之。

(三)曹參令樊噲擊反將程處於燕，盡破之。自率灌嬰靳歙攻反將王武（原楚降將）、魏公申徒等於雍丘、外黃，破之，王武等敗走。灌嬰乃隨劉邦至滎陽。參另令靳歙北擊反者邢說於菑南（今河南省考城縣）破之，遂略地至漳水之北；自率軍攻昆陽反者，破之，追躡至葉，然後還擊柱天侯於衍氏，克之，再攻武彊，又克之，遂回至滎陽集中。

劉邦已平定梁地諸叛者，乃自與張良韓信等率曹參灌嬰周勃守滎陽；以韓王信與亞將陳平、樊噲守廣武；王陵

守南陽；南燕至漳水之線則似由地方軍駐守。由彭越所率三萬兵駐屯河東（卽今滑縣濮陽一帶）可以判知。劉邦抗楚之戰略防線，從此遂編組完成。

滎陽攻防戰中之謀略戰（時間自楚漢三年十二月至夏四月共五閱月）：當劉邦自楚漢二年六月至八月部署後方關中蜀漢已告完妥，而回至滎陽前線時，正爲項羽親自將兵攻下邑，及項聲、龍且與英布酣戰於九江地區之際。之後，不久英布被擊敗，遂與隨何間行至滎陽；項羽遣使項伯盡殺布妻子收九江兵，於是滎陽之攻防戰隨卽展開。

當英布與隨何至滎陽進見劉邦時，邦方踞床洗足，。布因邦之侮慢無禮，大怒，頗悔歸漢之行，欲自殺；及出就舍，見舍中張設、食飲、從官等，一如漢王所居，因又大喜過望。於是遣使往九江收兵，得數千人至滎陽，劉邦乃益布兵使守成皋。

次月（楚漢三年十二月），項羽開始大舉攻擊滎陽，數襲擊及破壞漢運糧之甬道（用鉅鹿擊章邯之故智），漢軍因漸乏食。劉邦遭此嚴重之威脅，乃圖運用謀略，以解救其困厄。其所用二謀如左：

（一）與酈食其謀　食其獻立六國後以壯大漢勢而孤立項羽之策，其策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劉邦從之，趣使刻印，並準備使食其爲使封六國後。食其未行，張良自外來謁，劉邦方進食，因召良至席前告曰：「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並將上述食其之言告之，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劃此計者，陛下事去矣。」劉邦又問何故？良遂藉席前之箸爲之籌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

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台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惟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劉邦聞張良之分析辯駁，恍然大悟而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語見史記留侯世家）。遂令銷毀所刻印而罷。

張良上項分析議論，無異一次政策之大論戰，酈食其生吞活剝，食古不化之稚見，卒為明鑑古今之張良所打倒，因之劉邦亦得免於總崩潰之厄運。

（二）與陳平謀　劉邦以酈食其之策，荒謬不能施行，乃因陳平深悉楚之內情，而與平謀制楚之策。陳平遂獻離間之計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語見史記陳丞相世家）劉邦用平計，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

於是，陳平以大量黄金，利用其在楚之人事關係，佈置間諜，進行分化離間；並施展謠言攻勢，謂鍾離昧等以功多於楚，不得裂土分封爲王之怨，將與漢勾結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又於楚之來使中，運用詐術，以離間范增，遂使楚之君臣疑忌，演成崩析。陳平此次離間計謀，以後果收極大之效果，其事具見於范增之離楚與周殷之背叛等行動中。

滎陽攻防戰激烈展開：上述之劉邦編組滎陽戰略防線及運用謀略，乃爲楚漢三年春間之事。是年夏四月，項羽開始對滎陽展開猛烈之圍攻戰，劉邦當此甬道被斷，滎陽城危急之際，乃又施用請和緩兵之謀（即今之和平攻勢），向楚求和，約以滎陽爲界以西屬漢，以東屬楚，但范增勸項羽急攻之。適當此滎陽攻防戰緊急之際，陳平離間之謀已收效果，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因稍奪增權。增覺而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項羽竟許之。增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五月，項羽攻滎陽益急，劉邦乃用一欺敵之計以脫逃。其部署與經過如下：㊀留御史大夫周苛樅公與魏王豹、韓王信守滎城。㊁使將軍紀信僞裝漢王，乘黃屋車、傅左纛，以女子及被甲二千人，夜間簇擁出滎陽東門，揚言城中食盡，漢王出降。楚軍四面圍之，及得悉漢王降楚，乃皆呼萬歲，城西楚軍亦紛赴城東觀看。㊂劉邦因得乘間與數十騎出西門逃至成皋。及項羽得紀信，問漢王安在，信答以漢王已出走，於是項羽燒殺紀信以洩憤，並即猛追至成皋而攻克之，劉邦乃西入關收兵再戰。此時周苛樅公等則以魏豹乃「反國之王」而殺之，仍相與堅守於滎陽城中。

是役也，劉邦危如纍卵，其不死者幾希矣。

三、劉邦第一次爭取主動之機動作戰

劉邦經此次嚴重之挫折以後，除滎陽孤城仍由周苛等困守外，成皋已為楚軍在追擊中所擊破。於是，劉邦乃不得不西入關，收兵再戰，以圖挽救滎陽戰局。是役，漢滎陽成皋之核心防禦線，實際已為項羽所突破。劉邦至此，深知固守城池，被動挨打，終仍難免為項羽之猛烈攻勢所破滅；乃收兵再出，採取主動的機動作戰與襲擊敵人後方以困擾敵人之戰法，藉以確保滎陽成皋方面之戰局。

楚漢三年五月，劉邦自成皋入關收集關中之兵，欲復東出以恢復成皋。時有轅生者獻計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語載漢書高帝紀）劉邦得轅生之計，乃立即改取主動與機動作戰，率兵出武關，流動於宛（今河南省南陽縣）葉（葉縣）間；又使英布收九江兵，大有在楚南翼採取攻擊之勢。於是，項羽果使其將終公守成皋，而自率主力轉移於南方，以擊劉邦於宛葉間。此時，劉邦乃一面堅守，一面使彭越突襲彭城附近之睢水地區及下邳，大破項聲薛公軍，殺薛公。楚後方遭此嚴重威脅與打擊，項羽乃不得不又自率兵還擊彭越。劉邦見此時機，遂率大軍並英布所收得之九江兵，急北擊楚將終公，破之遂克復成皋。

六月，項羽擊彭越破走之（越以游擊任務已達，適項羽來擊，乃引兵退回河上。按越此次襲擊之目標為睢水上游與下邳，因睢水上游為楚運淮泗糧之水運末站，下邳則運魯地糧之樞紐，且居彭城之背），聞劉邦復軍成皋，乃即引兵西向，攻滎陽破之，殺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並即以乘勝之威，進圍成皋，再克之。

以上為劉邦第一次採取之機動作戰，在各個戰鬥上雖仍屢遭敗北，但在整個戰局言，則已獲得主動權。而項羽

在此次作戰中，自率精兵東奔西突，在各個戰鬥上雖所當者破，但實際上已開始疲於奔命，而陷於被動之地位。

四、劉邦第二次爭取主動之機動作戰

當項羽自滎陽進圍成皋而城將破陷之時，劉邦乃一面鞏固鞏縣之守備，一面獨與夏侯嬰共車倉惶出成皋玉門（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今河南省修武縣東），諸將亦陸續隨至。項羽遂再拔成皋，與守鞏縣之漢軍對峙，並準備繼續向西突破。

此時，韓信張耳率趙軍駐修武（韓信是年冬十月破趙於井陘，至此已有九月，趙地已定），劉邦晨入韓信營，盡收其兵，一面使韓信準備擊齊，一面使張耳北收趙地兵，以挽救滎陽成皋核心防線之危局。

七月，劉邦因得韓信常勝軍，軍勢復振。八月，劉邦欲率韓信軍自小修武渡河擊楚軍之側背，郎中鄭忠說止之。於是，劉邦在修武高壘深塹以謀固守，一面使彭越襲擊楚之後方，一面使將軍劉賈盧綰將二萬人及灌嬰騎兵數百渡白馬津（今河南省滑縣）佐彭越，以燒楚之積聚及破壞楚軍之補給，對楚後方大舉展開機動之襲擊戰。

彭越等於八月奉命南下攻擊，拔睢陽（今河南省商丘縣南）外黃等十七城。劉賈盧綰等則於白馬津渡河後南下，先破楚軍於燕郭西（今汲縣東境）。越、賈、綰等在楚軍後方，攻城略地，極力搜求楚軍之積聚（倉庫補給站等）而焚燒之。僅一個月後，已造成楚軍後方之嚴重威脅。

九月，項羽留其大司馬曹咎與塞王欣共守成皋，並指示方針曰：「卽漢王來挑戰，愼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語載漢書高祖紀）。於是，項羽自率兵東擊彭越等，收復睢陽外黃等十餘城邑。

此時彭越則將其兵北走，攻穀城（今山東省東阿縣治），殺楚將軍薛公。灌嬰之五百騎兵則援襲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及項羽南攻陽夏時，彭越又引兵攻下昌邑（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四十里）旁二十餘城，所獲粟十餘萬斛，盡輸給漢軍。

楚漢四年冬十月，劉邦以項羽已東擊彭越等於魏地，乃欲乘此時機重整滎陽成皋間之防線，但楚大司馬曹咎據守成皋，因擬退守鞏雒（今鞏縣洛陽）。時韓信方欲進兵擊齊，酈食其乃向劉邦獻策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兵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倉）之粟，塞成皋之險，距飛狐之口（今山西省壺關），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劉邦善其策而從之。遂一面遣其使齊，一面則引軍渡河，向成皋楚軍挑戰，楚大司馬曹咎守城不出，劉邦乃使人辱之。如是者數日，曹咎怒，引兵渡汜水迎戰漢軍，劉邦乘其半渡而擊之，遂大破楚軍，曹咎與司馬欣皆自剄於汜水之上。劉邦遂復取成皋，守廣武，利用敖倉之粟補給軍食，而進圍楚將鍾離眛於滎陽東，欲盡復滎陽成皋之核心防線。是時，項羽於魏地正在收復城邑至睢陽（今商邱縣）之際，忽聞韓信已破齊，且將南向攻楚；又聞大司馬曹咎軍破被殺；乃一面遣龍且救齊，一面急自引兵西向，至滎陽東，適漢軍方在圍

攻鍾離眛，遂進擊之。劉邦聞項羽至，即退守險阻。於是項羽與劉邦遂在廣武相對峙焉。

第三節　申論

劉邦經四次機動作戰後，不僅轉變被動而爲主動；且由劣勢轉爲均勢，再由均勢轉優勢。終於能確保滎陽成皋間之核心防線，而與項羽在廣武形成對峙之局。

項羽則於劉邦向宛葉間機動進展時，即開始陷於被動。及彭越侵擾睢水下邳時，又開始陷於疲於奔命。後當劉邦自宛葉再向成皋機動進擊時，項羽更再度陷於疲於奔命。及至劉邦第三次機動移轉於小脩武，而彭越等再大舉侵入楚軍後方時，項羽則三度陷於奔命。最後劉邦自小脩武渡河破楚大司馬曹咎時，項羽則四度陷於奔命矣。至此遂被逼與劉邦在廣武互相對峙。且此時，由於後方數被侵擾破壞，糧食頗呈缺乏；加以韓信破齊，後方堪虞，項羽遂更陷於劣勢。以前項羽統率精銳，東奔西突，所向無敵，到處採取猛烈攻勢；及至廣武對峙後，則再無採取攻勢之餘力矣。

觀夫楚漢滎陽對峙之戰，可得以下之結論：㈠專求以力勝者，其力雖强，然遇智者之敵，終必挫折。㈡以弱敵强，採取守勢之作戰，最後仍必須爭取主動，陷敵於疲於奔命，方能轉變原來之强弱形勢。㈢優勢之取得，有賴於軍隊戰鬥力之堅强，及戰略形勢之優越。前者爲項羽初期優勢之因素，後者爲劉邦轉劣爲優之原因。二者相較，後者常較前者爲優。㈣大軍作戰必須先求後方策源地之安全。項羽之兵雖强，但後方經敵人數次破壞後，戰力即逐漸衰減；反之，劉邦之兵雖弱，但因蕭何在關中治理有方，使劉邦之作戰根據地，不僅安定，且可以其人力物資，源

源補給前方，遂使漢軍愈戰愈强。故後方安全，實爲戰略之重要條件。㈤劉邦之敵項羽，爲中國古代以弱敵强最後轉敗爲勝最典型之例證，洵足爲後代作戰之楷式焉。

第五章　韓信破魏之戰（附圖三一八七）

楚漢二年八月，韓信率數萬兵擊魏，奇兵渡河襲安邑，擄魏王豹，定魏地。此戰役既排除漢側背之威脅，且又展開戰略上北翼包圍楚國之基礎。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楚漢二年（西元前二〇五年）八月，劉邦遭彭城之慘敗，而將後方關中佈署完竣，回抵滎陽時，以西魏王豹在彭城敗退時，借辭歸視親疾，而渡河即斷絕河津，叛漢附楚，因深感於後方關中，滎陽成皐核心防線，以及河渭之運輸線，皆大受威脅。為解除此一重大威脅，並穩定與鞏固拒楚之形勢，乃即謀所以定魏之方。因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食其往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駡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語見漢書魏豹傳）食其回報，劉邦遂使韓信將兵擊之，於是擊魏之戰以起。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雙方作戰方略

戰場地理形勢：魏都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漢都櫟陽（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北七十里），兩國以黃河為界。自櫟陽東渡河入魏地，必經臨晉關（今陝西省朝邑縣東黃河西岸，亦名蒲津關）之重要渡口。渡臨晉則可至安邑，

安邑爲自戰國以來，河東之重鎭，南有今中條山，北有稷山與汾水以爲屛障。戰國策云：「秦有安邑，則韓必無上黨，三晉之禍，蓋始於失河外，而成於亡安邑」，方輿紀要謂「州面石門而背鳴條，外控底柱之險，內擅鹽池之利，河東奧區也」由二書所言，可知其重要之一般矣。（按石門在今解縣東南，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道，通河南陝縣。鳴條在安邑縣北，一名高侯原。底柱山在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中流，南與陝縣接界）。

平陽「東連上黨，西略黃河，南通汴洛，北阻晉陽」。宰孔所云：「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而子犯所謂「表裏河山者也」。（均見方輿紀要卷四十一）由二地之形勢具見魏國地位，對於漢抗楚之重要性，此劉邦所以佈署滎陽成皋核心防線時，於安定後方關中後，即急欲控制魏國也。

變方作戰方略：㈠魏北聯趙代，西憑黃河天塹，扼守臨晉、茅津、龍門（今山西省河津縣西）等津渡要點，而以安邑爲指揮中樞，以阻拒漢軍之入侵，完全採守勢持久作戰。㈡韓信採速戰速決之方略，免爲魏代聯軍所阻，並爲迅速摧毀魏豹之抗拒，以免爲魏軍遲滯於黃河沿岸，乃採取奇襲策略，一舉將魏軍指揮中樞之安邑襲破之，然後乘破竹之勢以進擊趙代。

第三節　作戰經過

楚漢二年八月，劉邦得酈食其使魏回報，乃決計舉兵進擊之，遂拜韓信爲左丞相，統率步將曹參、騎將灌嬰等步騎兵（兵力無記載，依判斷步騎當不及三萬，因此時滎陽正遭受楚之猛烈攻擊）擊魏。

劉邦遣將時，曾作敵情判斷，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邦曰：「是口尙乳臭，不能當

吾韓信」。又問曰：「騎將誰也」？對曰：「馮敬」。邦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三問曰：「步卒將誰也」？對曰：「項它」。邦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語載漢書高祖紀）

韓信亦問酈食其曰：「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對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

劉邦韓信既作上項敵情判斷，之後，韓信卽率曹參、灌嬰等，自滎陽西入關，選定臨晉、夏陽（今陝西省韓城縣南）間爲渡河攻擊之點。

當時魏軍除守備各城邑外，主力則悉集中以資守禦蒲坂臨晉渡口及要塞，其兵力共不超過三萬人。韓信乃「因敵情」，而在臨晉西岸大事集中船隻，佯作大規模渡河攻擊之狀，以眩惑魏軍之眼目；然後將曹參步兵（按此次作戰皆載於漢書曹參傳中，而嬰傳中則絕無記載，可知担任奇襲作戰者，定爲曹參之步兵。況以木罌渡騎，爲事實所難能者，若此，則韓信使用步兵奇襲，當無可疑）潛移於夏陽，以木罌(註)渡軍，以疾風迅雷之勢南下攻擊臨晉魏軍之側背，在東張（今山西省虞鄉縣西北）擊魏將孫遬大破之（按此處史文甚略，判斷韓信此時必繼卽擊破臨晉魏軍之主力，而灌嬰之騎兵亦完成渡河之行動）。因東攻安邑，魏王豹驚惶於漢軍之猝至，引兵迎戰，韓信又大破之，擒魏將王襄。於是，魏王率殘敗兵向東退卻，漢軍急追至曲陽（按在今山西省安邑垣曲縣間），又破之。漢軍繼續急追，九月，遂擒魏王豹於東垣（今垣曲縣西）以歸。

註：漢書卷三十四韓信傳註云：「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

韓信已擄韓王豹，即將兵北取魏都平陽，並擄豹母妻子送至滎陽，遂盡定河東五十二縣，置河東郡，並將所俘精壯魏兵送滎陽增援守備。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此次戰役，兩方兵力史無記載。依判斷魏軍之總兵力，當遠較韓信軍爲優。，但魏軍備多力分，在兩次主要戰鬥中之兵力，似並不優於韓信。，且因韓信之行動，出於魏軍之意表，故其抵抗迅即瓦解。韓信八月出兵，九月擄韓王，用兵之神速，於此可見。

韓信此次作戰，乃利用「因敵」、「誤敵」與「誘敵」之策略，以造成遂行奇襲之方策。但「誤敵」與「誘敵」，必須根據「因敵」而運用之，如韓信因魏軍集中兵力守臨晉渡口，全神傾注於此渡口之要塞上，乃故爲「陳船欲渡」之「疑兵」以「誤」之「誘」之，使魏軍忽略對夏陽方面之戒備，遂得以遂行其自夏陽潛渡，奇襲之舉。由此吾人對孫子「兵因敵而制勝」之名言，可以得到具體的例證與理解。亦由此而知，戰爭原理必須與戰爭史並讀，始可對戰爭原理獲得更深入之理解，而不致陷於「紙上談兵之誚」。，並可進而獲得新的創見，與更高之理論。研究兵學者，其應注意及之！

第六章　韓信破代、趙及下燕之戰（附圖三—八八、三—八九）

一、楚漢二年後九月，韓信破代兵，擒夏說於閼與。

二、楚漢三年十月，韓信以數萬兵，破趙二十萬衆，斬陳餘於泜水。擒趙王歇。隨即遣使下燕。

三、在兩個月之間，破降代、趙、燕三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韓信於楚漢二年八月出兵擊魏，九月平定。十月乘勝破代、趙。是時爲劉邦於彭城慘敗後，佈署滎陽戰略防線之初期，在英布歸漢（十二月）前兩個月，亦即劉邦自櫟陽回抵滎陽（八月）後之兩個月。

當韓信破魏時，陳餘亦令其相國夏說自代（今察哈爾省蔚縣）率兵南下以守太原，而駐軍於鄔縣（今山西省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以防止韓信軍之北進。旋韓信向劉邦自請下趙齊以包圍楚國，於是破代、趙之戰興起。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三—八八、三—八九）

韓信欲破趙燕，必須取道井陘，而欲穿度井陘則必須先取太原。然太原此時則正爲陳餘相夏說所據守。

太原地理形勢：踞華北之肩背，控帶山河，爲河東之根本，爲華北兵事必爭之地。方輿紀要載胡氏曰：「太原東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嶺，北扼東陘、西陘關，是謂之西塞也」。又云：「周封叔虞於此

，其國日以盛強，狎主齊盟，屏藩周室者，幾二百年。迨後，趙有晉陽，猶足拒秦人，為七國雄。秦莊襄王二年，蒙驁擊趙，定太原，此趙亡之始矣」。

井陘地理形勢：據方輿紀要載：「井陘關在今河北省獲鹿縣西十里，山西省平定縣東九十里」。呂氏春秋載：「天下九塞，井陘其一，亦曰土門關」。又地記云：「太行八陘，其第五陘曰土門關；山勢自西南而東北，層巒疊嶺，參差環列，方數百里，至井陘縣東北五十里曰陘山，其山四面高平，中下如井，故曰井陘。燕趙之間，亦謂山脊為陘」，由此可知井陘之險要矣。今井陘縣境諸山錯列，大約與陘山相連接，俱為太行之支隴，又縣西三十五里有「故關」（今娘子關東），道出井陘，此又為控扼之要隘，故自昔置關於此。

抱犢山，在獲鹿縣西八里，本名萆山，方輿紀要謂：「韓信伐趙井陘，使人持赤幟登萆山」。即係此山。

井陘水，在獲鹿縣西南，自井陘縣境流入，下流注於滹沱，今已枯涸。水經注云：「井陘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經陳餘壘，又東注綿曼水，即泜水也」。方輿紀要云：「泜水在元氏縣南五里，東流入臨城縣境，下流亦合於胡盧河。北有韓台，相傳韓信破趙，斬成安君時，建幕於此，今台在縣南三里」。

按韓信井陘背水陣之處，為今井陘縣冶河東岸，乃據武家莊、皇都、北良都一帶山地，背冶河而為陣也。

第三節　作戰方略

韓信方略：信既擒魏王豹，平定魏地，遂使人請於劉邦曰：「願益（增）兵三萬人，臣請以此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劉邦許之，並與兵三萬人。韓信北取燕趙之戰略路線，亦即秦始皇伐燕趙之

戰略路線，其意爲北下燕趙，東取田齊，對楚形成絕對之戰略優勢，然後實施前後夾攻，會戰滎陽而擊滅之。

陳餘方略：當韓信破魏時，即使其相夏說移兵太原，阻漢軍於太原之南，以鞏固其與井陘間一系列之戰略險要，而坐觀楚漢之成敗。

第四節　作戰經過──破代及井陘之戰（參看附圖三－八八、三－八九）

擊代相夏說：夏說所率之代兵，其兵力史無記載，約不超過四萬人，駐守於太原南方之鄔縣（今山西省介休縣東北）一帶地區。

韓信請增兵，劉邦即許之。蓋劉邦敗據滎陽之後，以力不能敵楚，乃汲汲於籌造整個戰略之優勢以求取最後之勝利，故立遣張耳、張蒼率三萬人詣魏，歸韓信指揮。是時韓信兵力合前之二萬餘，約爲五萬餘人。

楚漢二年（西元前二〇五年）後九月（前九月擒魏王豹定魏地），韓信以曹參步兵爲前軍，（灌嬰之騎兵如何使用，史無記載），自率主力與張耳等繼後。在鄔縣地區遭遇夏說之抵抗，曹參進擊郭東（似採右翼包圍），大破之。於是，夏說大敗東走，韓信立即追擊，追至閼與（今山西省和順縣西北），夏說爲曹參軍擒斬。韓信遂取太原，置太原郡，並準備進擊趙國。此時夏說別將戚公，則仍堅守鄔縣城。

井陘之戰：當韓信擊破代兵，斬殺夏說，將襲取井陘之時，成安君陳餘，即與趙歇廣武君李左車自信都（趙襄國，今河北省邢台縣）率趙軍二十萬馳至井陘口（今獲鹿縣西十里東土門，西土門）築壘以據守之。

當時韓信軍所駐屯之地，概約在今昔陽平定二縣間。韓信得悉陳餘趙軍已據井陘口，乃遣間諜潛入趙軍中蒐探

軍情。是時廣武君李左車說陳餘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鬥，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鬥，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文載史記淮陰侯傳）成安君陳餘，乃一好儒術之士，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弗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伐我。」（文見上同傳）遂不用李左車策。

韓信所遣間諜，得知上情還報，信大喜，乃敢與張耳率灌嬰、張蒼等下陘道，距井陘口三十里止舍。（約在今井陘縣冶河東岸微水鎮南良都一帶）。韓信是夜即作進擊井陘之部署，構想如左：

一、是夜夜半，令（灌嬰）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潛進至萆山（即牛犢山，在今西土門西北）埋伏，而望趙軍營壘。並令之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二、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按乃在今冶河東岸北良都附近高地）。

韓信上項部署已定，時將拂曉，乃令其裨將傳餐（小食）曰：「今日破趙會食（會餐飽食）」。諸將皆憮然（不明），陽應曰「諾」！

平旦（拂曉），韓信自引大軍至井陘口誘敵，又令其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出）擊前行（進），恐吾至阻險而還」。因令建大將旗鼓，向井陘口鼓行而進。趙軍開壁迎擊之，大戰良久；信

與耳引軍佯敗，拋棄旗鼓，向背水陣退却。於是，趙軍空壁而出，爭取漢旗鼓，向前追擊。信耳已退入背水陣中，漢軍皆殊死戰堅守，趙軍不能取勝。此時，埋伏於萆山之二千漢騎兵，已疾馳入趙空壁而據守之，並盡去趙幟，而立漢赤幟。趙軍旣不能攻破韓信背水陣，遂欲還壁，及見壁上皆爲漢赤幟，於是全軍大驚，以爲漢軍已盡破趙王及諸將，遂潰亂逃走，趙將雖斬之弗能止。韓信乃乘趙軍之潰亂，揮軍夾攻之，遂大破趙軍。陳餘與趙王歇率潰敗殘餘之衆，向趙都城退却，韓信又揮軍急追，遂再破趙軍於鄗北（今河北省高邑縣）擒陳餘，而斬之泜水南（見漢書卷三十四韓信傳。泜水在今高邑縣南）。趙王歇逃脫，向其都城奔竄，信又追及之，斬趙王於襄國。遂定趙地。

韓信已斬趙王歇，立下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李左車，有生得者賞千金。於是，軍士縛李左車至，韓信親解其縛，東向坐，西向對，以師禮事之。而向之請教下燕之策。

第五節　兵不血刃下燕

韓信已定趙國，依其方略，次一目標則爲燕國。燕王臧荼爲項羽所封，當楚漢相爭之際，燕王亦不例外，唯力是從，强則附之，弱則叛之。韓信旣欲伐燕，乃向李左車問計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李左車辭以「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悉心歸計，願子勿辭。」於是，李左車始謙辭而獻策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水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

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衆庶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而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信再問曰：「然則何由」？左車曰：「方今爲將軍計，不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欣然從其計曰：「善！敬奉敎」。於是，遣使至燕，燕果從風而靡服。李左車此策，兵不血刃而取燕，齊亦聞風而靡，接受酈食其之說而歸漢（後詳），皆「先聲而後實」之謀之妙用也。

觀李左車之定策，而戰國策士之風，躍然顯於目前。信知策士之智，勝過千軍萬馬，足爲國家干城。按李左車之策，其要點爲：

一、先分析：韓信方面之優劣短長。

二、再分析：對燕齊作戰所需之策略，及其對楚漢相爭形勢之影響。

三、結論：應一面養精蓄銳，休治戰備；一面以大軍進壓燕境（北首燕路）同時遣一使者示其所長於燕，以說降之。燕降，則齊不能單獨抗拒，如是不僅韓信之大功告成，而楚漢相爭之優勢，亦將爲漢所掌握矣。

左車之見解，甚能掌握成敗之關鍵，復以高瞻遠矚之目光，洞察大勢，故所立之策，遂爲一世名將韓信所欣然

接受。

第六節　戰後局勢

信定趙地後，遣使報漢王，並請以張耳爲趙王，劉邦許之。邦又以張蒼爲代相，使守代以備北邊，遂置常山、代郡。是時項羽亦已展開對滎陽之猛烈攻擊，劉邦乃盡徵趙之精兵至滎陽增援，灌嬰之騎兵亦隨之南下。（灌嬰旋與劉賈盧綰襲擊楚後方，詳見前）。

韓信此役之大獲全勝及兵不血刃而下燕，對楚漢滎陽戰局，極關重要。不僅使漢整個戰略上，漸獲絕對之優勢，且使劉邦在數次機動中得賴以將滎陽防線，轉趨穩固。

第七節　申　論

韓信此役戰勝後，諸將校皆趨至帳中致賀，因問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答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敺（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語見史記淮陰侯傳。）

韓信上項論戰係指其背水陣而言，極爲明顯。其實此役，韓信之所以獲勝，除上述法則之運用外，其最重要者

，乃爲採用「因敵」之原則：㈠因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而遂大擧進擊。㈡因趙軍空壁出擊，立使騎兵襲而據之。㈢因陳餘之好勝，而佯爲潰退以引誘之。㈣因趙軍之潰亂而夾擊之。總之，韓信此役所運用之原則，共有以下三種：

一、因敵制勝。

二、奇襲。

三、因地、因人、置背水陣。

設陳餘能用李左車之計，則韓信之奇兵襲趙空壁、誘敵、及背水陣，皆將無法實現，故此役取勝之因素，實以「因敵」爲首。因此，可得一結論：卽運用原則以指導作戰，必須「因敵」；不「因敵」而運用原則，則必將落空。但「因敵」，必須先深悉「敵情」，韓信之使用間諜深入趙軍，以探悉趙軍首腦部作戰之方策，卽爲「因敵」運用之首要根據之明顯例證。世之用兵者，由此可以發其微矣。

尤有進者，韓信之勝，亦由於敵方之愚昧無知。設魏王豹、夏說、陳餘等，皆能明於當時情勢，各能堅守平陽、太原、井陘等重要據點，而不與之野戰，曠日持久以待之，則韓信必難達成速戰速決之目的（此亦爲漢遣韓信北進之戰略目的）。若韓信不能速戰速決，則必不能獲破魏、代、趙之功。如此，則劉項之勝敗，實難判知也。

第七章　韓信襲齊及濰水之戰（附圖三一九〇）

一、楚漢三年六月，韓信以數萬之兵，襲齊二十萬之衆於歷下破之，遂疾襲臨淄，齊國君臣皆鳥獸散。

二、楚漢四年十一月，韓信東擊龍且二十萬衆於濰水，而全殲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楚漢四年（西元二〇三年）冬十月，韓信襲齊。是時劉邦在滎陽成皋之核心防線，正遭受項羽所突破，屢遭慘敗，形勢危殆，而移於小脩武後得韓信張耳所率之趙軍增援，遂繼續艱苦抵抗，及遣彭越等再襲楚之後方。但由於韓信自楚漢二年九月，至楚漢三年十月之兩個月中，連續擊滅魏、代、趙三國及召降燕，進展神速，漸使漢對楚之戰略形勢，轉變爲絕對之優勢。

自楚漢三年冬十一月至秋九月之十一個月中，韓信張耳於定趙降燕後，而楚漢在滎陽成皋之爭奪戰已達高峯，漢滎陽方面情勢甚爲危急，信耳二人此時一面親統趙軍南下駐屯脩武（見漢書卷三十四韓信傳），與滎陽成皋成犄角之勢，並以確保河內之安全。一面則往來救趙，及略定趙地；因此時項羽亦數使奇兵渡河擊趙都城，以牽制信耳之軍。

楚漢三年七月，劉邦自成皋逃至小脩武，奪信耳軍（詳見第四章第二節），深感楚攻勢之猛烈，必須開闢新戰場以分其勢。而此時開闢新戰場之良圖，莫如下齊以威脅楚之後方；且漢若攻齊，楚勢在必救。於是，劉邦乃一面

令張耳守備趙地，並續徵趙地兵增援；一面又拜韓信爲相國，率曹參、灌嬰發趙兵之未發者擊齊。襲齊之戰，遂以興起。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三—八三、三—九〇）

韓信伐齊之戰場，一爲歷下，即今濟南市及歷城，一爲今山東省安邱縣東濰河地區。歷下處泰山北麓，北有濟水，形成一狹隘地帶，自春秋以來，即爲齊都臨淄西境上之門戶，亦即齊與西方諸侯相爭，進攻退守之戰略要地。至於韓信破齊楚聯軍戰場之濰水，其地當在今安邱縣東地區。因秦所置之城陽郡（治今山東省莒縣），琅琊郡（治今諸城縣），漢皆沿因之，及漢初所置之北海郡（治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三郡皆在濰水上中游地帶，故由其地略可知之。此三郡之得失，關繫齊膠東之存亡甚巨；故韓信與龍且之決戰，即擇今安邱以東濰水東西兩岸之地區爲此一決戰場之地形，最重要者爲今安邱縣至濰河間。安邱處今沂山之東北麓，韓信軍經今昌樂縣，越安邱，而指向琅琊，所處地利較齊楚聯軍爲優。至於濰水兩岸，則爲平原地區，濰水成爲本戰役之大障礙，韓信即因善利用此障礙而獲得勝利。

第三節 作戰方略

韓信方略：信仍本其請兵擊趙之方略，東下攻齊，以求貫澈。但當欲進兵時，突有酈食其說齊投降之局勢變化，韓信乃即利用此一時機而奇襲之，以收速戰速決之功。及濰水之戰，韓信以臨時徵發編組之趙軍，以與齊楚軍相

抗衡，不論在數量及質量上，均居劣勢。韓信以此種劣勢之軍隊，深入齊境作戰，故遂利用濰水之地障，以變換數量質量上之優劣，而造成以寡擊衆取勝之罕例。

齊王廣方略：齊自劉邦彭城慘敗之後，即棄漢附楚，但其實際則仍在坐觀成敗。及韓信大軍壓境，經酈食其一說，遂又棄楚附漢。察其用意，不過欲在兩强之間，謀求自存而已。

楚霸王方略：項羽對齊，自彭城擊潰劉邦後，立對齊媾和，以便專力對漢，雖明知其形同中立，亦仍善爲羈縻之。及臨淄爲韓信所襲破，乃急遣龍且往救，蓋齊之得失，於楚之安危，關係極重大也。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三—八三、三—九〇）

一、襲破歷下及臨淄之戰

楚漢三年六月，劉邦在脩武奪取信耳軍後，遂使韓信發趙兵之未發者東擊齊。齊王廣及相國田橫聞之，，乃集全齊二十萬（見酈食其語）之衆準備迎戰，而以華無傷、田解率之駐守歷下。韓信兵至平原準備渡河時，劉邦已另遣酈食其說下之，齊王廣及田橫遂減撤歷下之警備。韓信聞齊既和，因欲還，時有范陽（今河北省大興縣）人蒯通者，乃當時卓越之策士，意欲韓信獨立而與楚漢成三國鼎立之勢，然後進圖天下。遂進說韓信擊齊，其辭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歲餘迺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語載史記淮陰侯傳）信從其計，遂率步騎

數萬（按此時劉邦不斷徵趙兵救援滎陽成皋之急，故判斷其兵數僅數萬人）在平原津渡河。是時，齊歷下軍雖仍屯駐歷下，但已因附漢，而撤除警備。韓信遂輕易而襲破之，灌嬰之騎兵擒獲齊將華無傷及將吏四十六人；繼即疾趨臨淄。田橫與齊王廣以酈食其欺己，乃烹之。於是，齊之君臣上下皆倉惶逃走，各不相屬。齊王廣走高密（今山東省高密縣西南），相國田橫走博陽（今山東省泰安縣東南），守相田光走城陽（今即墨縣西南），將軍田既率敗軍退據膠東（今平度縣東南）。將軍田吸敗退千乘（今高苑縣北）。故韓信此次之奇襲，實已使齊國君臣陷於崩潰之局。

韓信襲破臨淄後，並不停止，而立即遣軍向東追擊。一面使灌嬰騎兵追擊田橫，至博陽擊破橫之騎兵，斬騎將一人，擒獲騎將四人，攻克博陽，田橫敗走嬴下（今萊蕪縣境）。一面遣左丞相曹參取齊北郡（今山東省長淸縣南）及濟北各城。齊王廣不得已向楚求救，楚遣兵援之，雙方遂再展開濰水之戰。

二、濰水之戰

韓信向東追擊之軍，約至今濰縣地區而止。

當信軍襲破臨淄，齊君臣潰散之時，項羽正自滎陽成皋間回擊彭越盧綰劉賈等於魏地，聞悉韓信破齊，且將南下攻楚，乃遣將軍龍且，亞將周蘭與留公（陳留縣令）救齊，軍號二十萬。龍且率軍向城陽（今山東省莒縣）、琅琊（今諸城縣）急進，又因其軍大部爲樓煩騎兵，故行動快速，抵達琅琊即與齊王軍合，準備進擊韓信。韓信聞龍且救齊，亦即調集曹參、灌嬰等部，在濰水以西地區，準備迎擊齊楚聯軍。於是，兩軍遂在濰水東西兩岸地區準備決戰。當時兩軍之態勢約如左：

一、齊楚聯軍，約二十萬以下（號稱二十萬），屯駐於今高密縣南，至諸城縣間，濰水東岸地區。龍且之軍多樓煩騎兵部隊，甚爲精銳。

二、韓信所率曹參、灌嬰等襲齊之軍，不過數萬。破齊後與所獲降卒共編組之軍以參加濰水作戰者，亦不過十萬。因其在歷下臨淄方面，尙須留有守備。以防田橫田吸等之反攻。

當龍且與齊王廣商議進擊韓信時，有人說龍且曰：「漢兵遠鬥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駁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文載史記淮陰侯傳）遂進兵於濰水東岸而陣。韓信之軍，則在濰水西岸而陣，時爲楚漢四年十一月。

韓信爲圖將敵軍分而爲二，以爭取決戰兵力之優勢，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塞濰水之上流，然後引軍涉水擊龍且陣。龍且出軍迎擊，信陽不勝敗還。龍且喜曰：「固知韓信怯」，遂率軍涉水追擊。信俟龍且軍半渡，乃使人決壅囊，於是上流之水奔騰而至，將龍且軍沖隔於東西兩岸，信乃揮其全軍猛烈還擊，遂大破之。曹參斬龍且，灌嬰擒周蘭及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騎將十人。龍且西岸軍已被殲，東岸齊楚聯軍遂聞風潰走。韓信又急驅軍渡水追擊，追至城陽，楚卒皆降，遂擒齊王廣殺之，齊相田光、守相許章等，亦皆被擒。於是，齊楚聯軍全部覆沒。信又隨使曹參進擊田既於膠東，破而斬之。

田橫在嬴下聞齊王廣死，乃自立爲齊王，信又使灌嬰擊破之，橫遂亡走梁依彭越，於是齊地全定。

第五節 戰後之局勢

韓信在數月之間，襲破齊國，殲滅齊楚聯軍於濰水地區，遂名聞天下，雖項羽亦為之震恐。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實已操於信之掌握。於是，信使人請於劉邦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劉邦於滎陽。劉邦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見恐僨事，急躡劉邦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劉邦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眞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事載史記淮陰侯傳）。

項羽聞龍且敗亡，大為震驚，乃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韓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不聽而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

易，幸爲信謝項王」（語見史記淮陰侯傳）。

齊人蒯通（漢書謂范陽人，史記謂齊人），乃當世之策士，知天下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乃僞裝相人進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因說信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胆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鬥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强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仍以漢王厚遇已，不顧向利背義爲辭婉却之。通復擧張耳陳餘之厚交，及大夫文種范蠡於勾踐之忠信，猶遭不測相戒，並說以政治上之現實性：「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

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復不用而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文見史記淮陰侯傳）。韓信終於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劉邦不致黜奪其齊王，遂謝蒯通。通以其說不行，乃去，而佯狂爲巫。

韓信已拒楚使，又婉謝蒯通，遂決計繼續與劉邦合作，乃遣灌嬰將騎兵深入楚地，縱橫掃蕩楚之大後方。灌嬰遂南下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克慮（今山東省沂水縣西南），直趨薛郡（今山東省滕縣東南四十四里），與薛郡長戰又破之。嬰繼南下掃蕩淮水南北，搗項羽之家鄉下相（今江蘇宿遷縣西七里）以東，盡降徐（今安徽符離集）僮（今泗水縣東北）及各城邑，又渡淮至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東北）。是時，項羽亦遣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遂又北渡淮，擊破項聲、郯公於下邳（今江蘇省邳縣東），斬薛公；克下邳，再破楚騎於平陽（今山東省鄒縣）。韓信此次遣灌嬰對楚大後方作此種深入之縱橫掃蕩，實予項羽以一致命之打擊。因慮、鄒、薛等地，爲項羽之北境糧倉，淮南北則爲項羽之南境糧倉。楚經此一大破壞，遂使在滎陽廣武等地之前方軍士，益以糧食缺乏，後方擾攘，而不能堅與劉邦相持，乃不得不劃鴻溝以求和焉。

第六節　申　論

韓信之破魏、趙，襲齊。究其用兵致勝之道，不外「奇」與「速」兩祕訣而已。而爲求達到其「奇」與「速」，則又着眼於一「因」字上。觀其襲安邑破魏豹，全在「因敵之情」，與「因地之宜」，而始奇襲安邑，以達到速戰速決之全勝。其破趙於井陘，亦係「因敵之情」，「因地之宜」，「因人之情」，而用背水、奇襲，以達致速戰速決之全勝。其襲田齊破龍且，亦由「因敵之情」，「因地之宜」而達臻奇襲（濰水之戰因水奇襲）速決之全勝。總此及其遣灌嬰縱橫奔突於楚大後方時，亦「因敵情」，「因地宜」而運用之，逼使項羽不能不俯首爲鴻溝之和。以觀，彼實最善運用孫子之「兵因敵而制勝」，及「戰勝不復」，且能將此運用手法，昇華至於藝術境界。

蒯通對韓信之說辭，充分表現其具有戰國縱橫家策士之器識而尤有過之。其觀察之精密，其分析之透闢，其瞻矚之高遠，其定策之卓邁，實鮮人能與之匹儔。韓信特以不能用其謀，致終死於婦人之手。此乃韓信對現實之政治，缺乏認識歟！

第八章　垓下會戰（附圖三—九一）

楚漢五年十一月，項羽率九萬兵與韓信三十萬兵作最後決戰，楚兵敗，被完全包圍殲滅。項羽逃抵烏江，爲漢騎兵所追，不得脫而自殺。劉邦遂控制天下，天下乃復歸於一統之局。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會戰導因

楚漢四年（西元前二〇三年）十月，項羽已擊走彭越等，收復魏地，軍至睢陽（今河南省商邱縣），聞其大司馬曹咎在成皋爲劉邦所擊滅，乃急還軍西向，遂與劉邦對峙於廣武，事已詳於第四章第二節末。計項劉自是年十月在廣武對峙起，至是年八月楚漢劃鴻溝爲界媾和止，對峙時間共歷十一個月。九月劉邦用張良、陳平之計，背約追擊項羽，遂發生垓下會戰。

楚漢在廣武十一個月之對峙中，其戰鬥經過及一般形勢之變化，約如左述：

一、楚漢四年十月，項羽回軍廣武與劉邦對峙，是時項羽以後方數爲彭越所破壞，絕其糧食，頗陷於窘困之境，乃以殺漢太公爲威脅。爲高俎，置太公於其上，而告劉邦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劉邦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羽怒欲殺之，爲項伯所諫而止。於是，項羽威脅之計不逞。

二、是時，楚漢久相持不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羽復謂劉邦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而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劉邦笑謝曰：「吾寧鬥智，不能鬥力」。項羽令壯士出挑戰，挑戰三次，劉邦輒使樓煩善騎射者射殺之。

三、項羽以挑戰者被射殺，大怒，自出挑戰。樓煩兵欲射，項羽瞋目叱之，樓煩兵懼走入壁，乃與劉邦相對而語。於是，劉邦列數項羽之罪，計爲：負約不王之於關中；殺卿子冠軍自尊；救趙不還報，擅率諸侯入關；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殺降王子嬰；詐阬秦子弟於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並王梁楚，多自予；使人陰弒義帝於江南；爲人臣弒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等十大罪狀。並自謂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不必身自與項羽挑戰云云。項羽聞之，大怒，乃使伏弩射之。劉邦被射中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四、劉邦傷病不起，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軍心，毋爲楚所乘。劉邦從之，出巡行軍中；但傷痛不能支，乃馳入成臯。及傷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以固後方人心。留四日，又率關中增援兵至廣武，以增強廣武之守備。

五、十一月韓信擊滅龍且於濰水，定齊。信自請王齊，劉邦使張良往拜封之。

六、當項羽遣武涉說韓信時，彭越在魏亦中立以觀望，及韓信不聽武涉之說，不用蒯通之謀，越乃復出兵從漢擾楚。

七、七月立英布爲淮南王，使隨何劉賈與俱入楚地，圍攻楚之壽春。

八、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是時，項羽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深陷於窘困之境。劉邦乃遣陸賈說羽，請歸太公，羽弗聽，復使辯士侯公說之。於是，歸太公，劃鴻溝爲界，約中分天下，東歸楚，西屬漢。楚漢數年之戰爭，遂似得告結束。但及項羽引軍東撤時，劉邦竟背約而出軍追擊，於是垓下之會戰遂以展開。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作戰方略：漢之背約追擊楚霸王，乃因楚軍正處於飢疲交逼之際，聯合各方面勢力，作最後之一擊，以澈底破滅之；而收統一天下之功。至於項羽在此役中，則無所謂作戰方略，僅爲被逼應戰而已。

戰場地理形勢：劉邦自廣武追擊項羽至陽夏（今太康縣）南，旋在固陵（今淮陽縣西北）轉取守勢，此一帶地區，均爲平原曠野之地，又爲淮北諸支流之上游，時已入冬季乾涸期間，故雖有河川，亦無障礙之虞。自此而東南至垓下（今安徽省靈壁縣東南），則漸入河川縱橫，及今天井湖、沱湖之沼澤地帶。蓋此時楚軍欲就食於淮北，故亦被逼於此一騎兵運動不便之地區駐紮。

第三節 會戰經過

楚漢四年九月，楚漢劃鴻溝分治之和約已成，項羽乃歸太公呂后於漢，而引軍東撤。是時，劉邦亦欲西歸，張良、陳平前進計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

自遣患也。」劉邦從之，遂一面遣使至齊魏，約韓信，彭越，期會擊楚；一面令樊噲進略楚地，向胡陵（今山東省魚台縣境）進擊。又遣英布與劉賈南下圍攻壽春，更遣使誘楚大司馬周殷叛楚於舒。而劉邦則自率主力約十餘萬偕張良、陳平追擊項羽。

楚漢五年冬十月，劉邦軍追至陽夏南（今太康縣）止軍。項羽率十萬之衆，聞劉邦背約追擊，亦在此地區止軍以待。然劉邦之止軍，其內在原因乃欲待韓信，彭越軍之到達也。及至固陵（今淮陽縣西北），而信、越軍仍未至會師，項羽揮軍反擊，遂大破之。於是，劉邦復入壁，深塹固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良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自睢陽以北至穀城（今河南省商邱縣至山東省東阿縣），皆以王彭越；從陳（今河南省淮陽縣）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劉邦從之，即遣使往。信、越得漢使，亦立報曰：「請今進兵」。於是，垓下會戰遂以展開。

約在是年十月中下旬，項羽擊破劉邦軍後，仍在陳下（今淮陽縣地境）對峙。是時，韓信已許出兵，乃令曹參留守齊國，及略定齊之未服者，而自率將軍孔熙、費將軍陳賀，兵約數萬（史無明文）南下。以灌嬰騎兵爲前軍，首先向彭城進擊，破之，虜楚柱國項佗。然後揮軍向蕭（今蘇北蕭縣）、鄭（今豫東永城縣西南）疾趨，攻譙（今皖北亳縣）、苦（今豫東鹿邑縣東十里）復大破之，虜楚亞將周蘭（灌水之戰，周蘭被俘，似被逸脫）。遂直逼項羽軍之後，與劉邦軍夾擊之，項羽乃向垓下敗退。此役，灌嬰斬楚軍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楚兵死傷者約萬人。

於是，齊、漢兩軍，遂會師於頤鄉（鹿邑縣南）。

是年十一月，項羽率兵九萬（註）已向垓下敗退，韓信遂統帥齊、漢大軍向東追擊。是時，周殷已叛楚附漢，率舒之兵屠六（今安徽六安縣）；然後舉九江之衆，迎英布，遂與劉賈等舉兵北進，屠城父（今安徽省亳縣東南），而與齊、漢軍會師。同時彭越之軍亦至。

漢與諸侯各路大軍既集，（共約三十萬衆），劉邦乃令韓信統帥之，以追擊項羽。及追至垓下時，項羽止軍，揮其九萬之衆準備作最後之決戰。於是，韓信亦佈置陣勢，以行決戰。令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信自居中。劉邦在後，又令周勃、柴將軍，爲劉邦之後衞。韓信佈置已定，乃自引軍向前攻擊，項羽立予迎擊，信軍不利而退。項羽正揮軍追擊時，突遭孔將軍、費將軍左右夾擊，楚兵不利，韓信因回軍乘之，楚軍在三面夾攻下大敗，乃築壁壘以自守。韓信遂將三十萬之衆，將楚軍圍之數重，圖以盡殲之。

項羽軍壁垓下，兵少食盡，外被韓信指揮之諸侯軍圍困數重。韓信爲使楚之軍心崩潰，乃用「攻心」之計，於夜間使漢及諸侯軍皆唱楚歌。項羽聞之因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夜起與虞美人飲帳中，而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之數闋。虞美人亦作歌和之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遂自刎（見楚漢春秋）。項羽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羽乃跨上騅馬，率麾下壯士騎兵八百餘人，乘夜潰圍而出，向南馳走。平明，漢乃覺之，令騎將灌嬰率五千騎追擊。項羽渡淮，所餘者，僅百餘騎。至陰陵（陰陵山在今安徽和縣北八十里，接江浦縣界）迷途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之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爲灌嬰之騎兵所追及。

項羽乃復引兵而北，至東城（今安徽省定遠縣東南），騎兵隨者則僅有二十八騎矣。灌嬰追騎數千人，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隨騎曰：「吾起兵至今八載，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軍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組，在山上爲圓陣四嚮，灌嬰圍之數重。項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騎四面馳下，並約以下山衝擊後，各組騎兵在山東分三處集結。於是，項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騎將。及各組騎兵在山東分三處集結時，漢軍復分軍爲三圍之。項羽復馳騁衝擊，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集其騎，僅亡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兵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乃率騎復南走，欲渡烏江（今安徽省和縣東北四十里）。烏江亭長檥船以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與漢追騎接戰。獨羽所殺漢軍數百人，而自身亦被十餘創。顧謂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視之，指謂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羽屍而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漢郎中騎揚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楚漢之戰，至此告終。此次會戰，漢軍斬首八萬，楚軍全部殲滅，誠一壯烈之殲滅戰也。計項羽於秦二世二年（西元前二〇九）九月與其叔父梁起兵，年方二十四，至楚漢五年（西元前二〇二）十二月敗亡，年僅三十一耳。又綜計楚漢之戰，自楚漢元年八月，漢襲攻三秦起，迄楚漢五年

十二月垓下會戰止，前後共歷四年又五個月。若自楚漢二年四月劉邦入楚都彭城起，迄垓下會戰止，則前後共歷三年又四個月。

註：史記卷八，漢高祖紀五年載垓下會戰斬首八萬，又同書卷九十五灌嬰傳載：降（楚）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合二文所載之數，自當在九萬以上。

第四節　戰後概況

垓下會戰後，魯人猶爲項羽城守（項羽原受封爲魯公，故魯爲其封邑），劉邦遂北擊定之，以項羽葬於穀城（今東阿縣）。封項伯等四人（師古曰：皆項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爲列侯，賜姓劉氏。劉邦自魯還軍至定陶，即馳入齊王韓信壁，奪其軍，是皆楚漢五年十二月之事。是年一月，改立韓信爲楚王，王淮北之地，都下邳。以彭越爲梁王，王故魏東部之地，都定陶。故韓王信仍爲韓王，都翟陽（今河南省禹縣治）。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今長沙縣南）。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趙王敖（張耳子），皆如故。

二月初三日劉邦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都雒陽。五月，用劉敬、張良之議，西都長安。於是，漢之天下大定。

第五節　申　論

垓下會戰爲楚漢最後興廢存亡之決戰。綜察其成敗得失，可得如左數項結論：

一、戰略上陷於絕對劣勢時，雖戰術戰鬥上屢獲勝利，亦不能挽救大局。反之，戰略上能佔絕對優勢時，雖戰術戰鬥上，屢遭挫敗，最後仍可獲得勝利。此於項羽劉邦四年之長期作戰，可以知之。

二、「兵者，詭道也」。楚漢爲鴻溝之約，而張良、陳平教劉邦違背之。蓋此時已至楚漢最後存亡鬥爭之關鍵，漢若乘此時機以擊滅之，實較信守和約爲更有利，晉文公伐原守信而興霸業，劉邦用「詭道」而滅項楚，此乃因彼此內外情勢不同，因而用之亦異。故「詭」與「信」，用兵時皆可施之。

三、對戰鬥力精强之敵作戰，重在智取，而不可以力敵。劉邦對項羽之作戰，卽運用此原則而獲全勝。劉邦軍戰鬥力遠不如項羽，故始終用疲敵、困敵之戰法，以企達戰勝之目的。此戰法，可爲以弱敵强之典型。

四、戰法之運用，貴「因敵而制勝」。韓信用兵深得此種妙訣，觀其襲魏、破趙、襲齊、破龍且，實皆極盡其「因敵制勝」之能事。至垓下會戰，韓信用三十萬之兵力對項羽九萬之兵力，因在平原地區作戰，乃先用誘敵戰法，然後由兩翼包圍擊破之，以達到完全包圍殲滅之目的。韓信用兵之神妙，可謂嘆觀止矣！

五、追擊爲獲取戰勝最後結果之唯一戰法。項羽突圍而走後，韓信使灌嬰率五千騎兵，緊隨尾追，其用意全在窮追而盡殲滅之。設非如此，而使項羽得以率其八百騎南渡江東，重整兵力，以與劉邦鬥爭，則歷史上是否有統一之漢國出現，恐成問題。

六、當機立斷，得策輒行，乃爲創造事功之基本要件。劉邦於下魯及葬項羽之後，回軍至定陶時，立奪韓信之軍，此種勇於決斷，及手段之敏捷，皆足見劉邦之異於常人。

七、項羽臨毀滅之頃，猶逞其武勇，以快一時之心。可知項羽不過一十足勇將之流耳。太史公評曰：「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洵屬洞中肯綮。

第九章　楚漢戰爭總論

第一節　楚漢成敗之歷史原因

項羽於戲下分封諸侯，其宗旨乃欲採用周封建之精神；但因其時代，已歷春秋、戰國、秦三代之悠久間隔，故其分封之大小形態，遂與周不能相同。蓋項羽以爲如周之封建，封植其本國，使本國疆土較諸侯爲大，兵力較諸侯爲强（如周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精神），卽足以控制之。彼殊不知此時之社會形態與支配社會之力量，已大非昔比。周封建時，大地荒蕪未闢，人口稀少，交通阻梗，人民尙停滯於諸氏族獨居形態，生產仍爲自給自足；故其時之封建，乃企圖開疆闢土，亦卽所謂「武裝屯墾」，以建立其貴族統治之國家。但自歷春秋戰國以來，諸侯逐漸强大，人口逐漸增加，工商逐漸發達，交通往來逐漸頻繁，新興都市迭起，城邑各地林立，土地兼併之風甚爲熾烈。原封建之千百小諸侯國，已由吞併降服而演變爲强大之七國。原由貴族支配之社會，已爲工商地主之平民階層起而代之。因之，商鞅廢封建之政治主張，亦遂取封建而代之，而且爲新興工商地主階層之所擁護。（蓋封建領域之割據，足以阻礙工商之發展故也）。秦遂因是而得以統一六國。劉邦與其智囊有見及此，故不採封建之制，而將所得之地一沿秦制立置郡縣，以收當時支配社會階層—工商地主擁戴之效，此爲楚漢成敗之最重要歷史原因。故戰爭以政治爲主，軍事爲次，於此又可得一證明。

第二節　楚漢成敗與人才之得失

劉邦卽皇帝位，統一中國後，其五年五月乃置酒雒陽南宮，而問列侯諸將曰：「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二人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劉邦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但以吾人今日觀之，劉邦得此三傑，固爲得天下之因素，而王陵所言者，實亦其成功重要原因之一；蓋所謂英雄豪傑者，莫不熱中於功名利祿之一途，劉邦能與人同利，故其所屬諸人亦莫不盡死力以求之。

然以上所言者，不過其成功重要原因之一端而已，其他促使劉邦成功之人物，尙有多人。㈠陳平；陳平亦係長於計策之策士，尤其彼乃楚之都尉官，不僅深悉楚之內情，且在楚之諸將中具有相當人事關係。故劉邦用之以從事離間楚君臣與策反，遂收甚大之功效。㈡彭越；彭越在楚漢戰爭中，始終爲楚心腹之患。項羽之所以終於疲於奔命與「食少」而潰者，彭越之功甚偉。㈢英布；英布降漢，不僅使漢在南方得一有力臂助，且益使項羽孤立，及分散項羽擊漢之力量，故其影響於楚漢之成敗亦至大。㈣張耳。劉邦得張耳，使漢在北方亦得一有力臂助。因彼能安趙國，俾韓信得以伐齊也。其餘如酈食其、隨何、陸賈、侯生之徒亦俱有極大之績效。總之；劉邦得此諸人之爲用，

故能在戰略上獲得優勢。反觀項羽，則無一獨當一面之人才，故項羽在三年餘之戰爭中，不得不親自臨陣，而陷疲於奔命之困境中。

至於劉邦所以能得如許人傑爲之臂助，則又不能不歸功於其人事政策與領導之得宜。劉邦在入漢中之時，蕭何已爲其策定「致賢人」之用人方針。故能拔韓信於刑餘之中，用陳平於捕逃之下。又劉邦用人之特點，爲惟才是用，不論品德。蓋才識爲創業之本，至於德與不德，惟在用人者統御之道如何耳。綜觀歷史，用人有如劉邦之魄力者，殊不多覯。故歷史中，人才有如劉邦之盛者，亦遂罕見也。

第三節　楚漢成敗與戰略之運用

楚漢戰爭之成敗，其關於戰略運用之得失至鉅。以漢兵之弱，對楚兵之強，在戰鬥上實不堪爲對手。然劉邦在屢戰屢敗之餘，竟終能勝楚者，乃在戰略運用上獲得絕對優勢之故。反之，項羽在屢戰屢勝之下，所以終於被擊滅者，由於戰略上陷於絕對劣勢之故。劉邦在戰略上獲得絕對優勢之爭取，共有三個時期與三項措施。第一、劉邦自彭城慘敗後，囑隨何說九江王英布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此爲其爭取戰略優勢之第一時期與第一項措施。第二、「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此語雖係酈食其於楚漢三年說劉邦之語，然核其實，則當劉邦退據滎陽時，已依此等天然地理形勢，部署此項戰略矣）。此爲其爭取戰略優勢之第二時期與第二項措施。第三、楚漢二年九月韓信破魏後，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至楚漢四年十月韓信破齊之後，即使灌嬰南襲

楚之廣大後方，逼使楚不能不爲鴻溝之和。此爲劉邦爭取戰略優勢之第三時期與第三項措施。劉邦在上述三時期運用措施逐步成功後，遂使楚漢優劣形勢，由逐漸轉變，而最後乃以絕對優勢之戰略，將項羽澈底毀滅之。此可爲以弱敵强，戰略運用之典範。

第四節　項羽劉邦本質上之比較及項羽之戰略與戰術

項羽乃楚將項燕之孫（秦將王翦滅楚時項燕被殺已見第三卷），爲貴族之遺裔，故其貴族之英雄色彩特爲濃厚。劉邦乃一平民出身，且曾爲秦最基層之地方官（亭長，治理十里之地）；幼時又好與「屠狗之輩」爲伍，喜酒好色，故其「亡命」之本質甚深。因此，項劉二人之德行與作風，大相懸絕。項羽「喑噁叱咤，千人皆廢……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故其用人，「士之廉節好禮節者，多歸之」；惟以其剛愎自用，故深智大謀者多遠去之。劉邦則「慢而少禮」，嫚駡成習，但能「饒人爵邑」，及識計策之得失，與得策輒行，虛心求教，故各類人才，皆樂歸之。又項羽在政治上之作風，仍沿襲貴族之政治思想；而劉邦則一仍秦代之政治思想，此亦二人成敗之主要關鍵也。

項羽在軍事上之英卓，與西方拿破崙頗爲相類。彼常採內線作戰，驅其精銳之樓煩騎兵，進行突破戰法，故所當者無不破滅，經常在戰鬥上，收速戰速決之功。至其所追求打擊之目標，亦惟指向敵人之「重心」（見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第八篇。該篇所敍者爲拿破崙作戰思想），故其在滎陽對峙及劉邦行機動作戰時，彼即始終採取此種作戰思想，企圖求漢之「重心」而粉碎之。此種思想，在純軍事上，頗有其重要價值。但亦由此而知，大戰爭之勝敗，

不可專恃軍事上之得計，此外又須配合政治、經濟、外交，以發揮總體之力量，蓋項羽卽敗於不求配合他事之失也。

第五節　結　論

綜上以觀，戰爭之成敗，首須以政治爲主。而政治之主張，又須順應社會發展之趨勢；順應者成，違逆者敗。其次，則在人才之延用；得人才者勝，失人才者敗。再次，則爲戰爭優劣形勢之爭取；居優者勝，處劣者敗。然，此三者之運用，又須相互連繫而結爲一體，始能發揮宏偉之功效。細一檢討劉邦在楚漢戰爭中，其諸所運用，頗合於此一原則，故終能成功，而統一天下，研究戰爭者，對此其深加注意焉。

第六卷　西漢時代

第一章　西漢時代全般形勢

一、西漢共歷二一〇年，傳十二帝而爲王莽所篡。

二、西漢全時代槪可分爲三期：

1.高帝至景帝共六十二年（西元前二〇二至前一四一年）爲第一期。在此期中其國家政策，主要爲求安內與謀富國强兵。

2.武帝至元帝共一〇八年（西元前一四〇至前三三年）爲第二期。在此期中其國家政策，主要爲攘外——征伐匈奴，及向南越、西南夷、朝鮮、西域四向擴張。漢征匈奴爲漢匈爭東亞霸權之百年大戰，戰爭範圍之大及激烈程度，爲空前所未有。故在此期中，亦爲漢之全盛時代。

3.成帝至孺子嬰共四〇年（西元前三二至西元八年）爲第三期。在此期中爲漢之衰落時期，於初始元年（西元八年）遂爲王莽所篡。

三、漢匈之制度及戰爭型態。

第一節　西漢時代之一般形勢

「漢承秦制」，一言以蔽之：漢代即秦代之延續與發展也。蓋漢代不僅其政治組織社會組織及官制一仍秦制，即如消滅六國舊貴族而將其徙入關中以控制之，以爲鞏固中央政府之統治地位之措施亦如之；且當高帝入關之時，雖曾「約法三章，盡除秦之苛法」，但於其滅項羽而得天下之後，則仍由蕭何恢復秦代之法。至漢初與秦所不同者，秦爲郡縣制，漢爲封建郡縣並行制（郡國制），當漢高祖帝業初定時，曾封異姓諸王，旋又封同姓諸王以代異姓之王而已。但此等措施並非漢當時所眞欲建立之政治制度，而乃在戰爭期中爲爭取强大實力及戰後爲鞏固劉氏之統治權力所行權宜之政治策略；此觀乎文、景、武三世連續執行削弱同姓諸王亟謀中央集權之舉即可知之。故言漢代即秦代之延續與發展者，實爲該時代之客觀寫照。

按漢自高帝五年（西元前二〇二年）冬十月，滅西楚霸王項羽，繼秦而再建大一統之國家後，傳十二帝而迄孺子嬰初始元年（西元八年）冬十二月，爲王莽所篡，凡歷二一〇年而亡。（此二一〇年爲自高祖稱帝始，如自高祖元年西元前二〇六年開始計算，則爲二一四年），漢在此二百餘年中，概可分爲三期，茲分述如次：

第一期：爲自高帝歷惠、高后、文、景五世，共六十二年（西元前二〇二至前一四一年）。在此六十二年中，漢國策之主要措施爲：內則求貫澈與鞏固中央集權，並整軍輕武以增强國力；外則北和匈奴，南羈南越，藉以達致內政上之目的。若細言之，則此一期又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爲高帝時代。在此階段中高帝國政之主要措施，一爲滅項羽後之復員。二爲定都長安。三爲消滅異姓諸王而封子弟諸王。四爲徙六國遺族於關中以除亂萌而實京畿。五爲對匈奴和親，對南越羈縻。六爲依秦軍制整頓軍備。七爲重建秦之各種制度。八爲在獎農抑商政策下之經濟復員。第二階段爲高后時代。在此階段中，高帝

之諸功臣與諸呂發生激烈之權力鬥爭，故此一階段中，漢政治危機至爲嚴重。第三階段爲文、景二代。在此階段中，文、景皆着力於四大國是之策進：一爲削弱諸王土地與權力，貫澈中央集權政策。二爲整頓與增强北邊國防，擴張車騎軍備，以備抗禦匈奴之急需。三爲蓄積國家財富，以備國用。四對匈奴仍保持忍辱負重之和親政策。漢在此一時期中，皆致力於圖强，尤其經文、景二代之努力，國力日以强大，遂完成武帝討伐匈奴的資本。

第二期：爲自武帝歷昭、宣、元四帝，共一〇八年（西元前一四〇年至前三三年）。在此期中，其國家政策主要爲攘外與擴張。武帝爲雪高帝平城之恥與保衞漢族之安全，即位初年即展開與匈奴之鬥爭，經四十餘年之奮戰，在南邊之南越，西南之西南夷，及東北之鮮朝，雖皆已次第征服，擴張國土超於秦代，在北方與强大之匈奴長期作戰，結果雖已恢復秦代之疆域，並開闢河西走廊而西通西域，在西自敦煌東接五原（秦故國防線）建立安全之新國防線，但並未能澈底征服匈奴；且兩國實質上已戰到兩敗俱傷。旋經昭帝十餘年之休息生養，至宣帝始再行大張征伐，並利用武帝結聯烏孫以斷匈奴右臂之戰略，予匈奴以極大打擊。然後趁匈奴連續之災害及內亂，乃復用武帝已行而未收效之「以夷制夷」之策，始將匈奴分裂後予以制服。及至元帝甘延壽陳湯二人將匈奴抗漢之最後勢力——郅支單于，擊滅於康居（建昭三年，西元前三六年），漢伐匈奴之功，始告完成，此亦即爲古代史上，漢匈百年爭奪東亞霸權之大戰。

第三期：爲自成帝歷哀、平三帝，共三七年（合孺子嬰三年，則爲四〇年。即西元前三二至西元八年）。在此

四十年中，外戚王氏專政，帝權旁落，加以成、平二帝之荒亂，此爲西漢末之衰微時期。王氏外戚遂得由專政，至王莽而篡奪劉家之天下，同時已降附之匈奴復又叛亂。

第二節　西漢政治、經濟、社會及學術思想概況

前已言之，「漢承秦制」故漢高政治組織，經濟形態，社會結構等，皆莫不一仍秦之模型；至於學術思想，則因漢武提倡儒術以後，乃爲之丕變，儒家思想藉政治力量之鼓勵而益爲發皇。茲將此種情勢，略述於后。

政治組織及官制：漢初之封建諸王，與其言爲漢制，毋寧言爲漢初政治之權宜政策。蓋當時高帝以平民崛起而得天下，對於已成之時勢，不得不承認之；觀其既得皇權之後，立採剷除異姓而立同姓諸王一事可以見之。及至文、景、武三世又爲削王權而作艱苦之鬥爭，則更可見漢初之兼行封建，乃一時政治上之權宜政策甚屬明顯。由此觀之，故漢之基本政治制度與組織仍爲秦之郡縣制。秦郡三十六，高帝初得其十五，卽內史、河東、太原、三川、東郡、潁川、南陽、蜀、巴、漢中、隴西、北地、上郡、雲中，上黨等十五郡是也（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漢書諸侯王表仍之）。及至武帝北却匈奴，南併南越，西開西南夷，東北併朝鮮，西北取西域，廣擴疆境，而至昭、平，則多至八十二郡。卽：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弘農、河東、太原、上黨、河內、河南、東郡、陳留、潁川、汝南、南陽、南郡、江夏、廬江、九江、濟陰、沛郡、魏郡、鉅鹿、常山、清河、涿郡、勃海、平原、千乘、濟南、泰山、齊郡、北海、東萊、琅玡、東海、臨淮、會稽、丹陽、豫章、武陵、零陵、漢中、廣漢、蜀、犍爲、越嶲、益州、牂柯、巴、武都、隴西、金城、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

、雲中、定襄、雁門、代、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元菟、樂浪、蒼海、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日南、九眞等八十二郡（參看附圖一一四）。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方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此爲漢極盛時之地理與人口概況也。

至於漢之官制，亦皆沿秦制。漢書百官公卿表：「諸侯王掌治其國，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此漢朝卽中央政府）。景帝中元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續漢書百官志：令內史主治民），天子爲置吏（續志：國家惟置丞相，其大夫以下皆自置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宗正、博士官、大夫、郎、謁者諸官皆損其員。武帝改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改太僕曰僕。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又勵功爵自「公士」至「徹侯」（避武帝諱改通侯或曰列侯）二十級，亦皆沿秦制。茲將各項官制，列述如左：

一、相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哀帝更名大司徒。

二、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成帝更名大司空。

三、太尉，秦官。掌四方兵事。武帝更置大司馬。

四、太傅，高后元年初置。位在三公上。

五、前後左右將軍，秦位上卿。漢不常置，武帝征匈奴時設之，皆掌兵事。

六、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

七、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期門，羽林皆屬之。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武帝更中大夫爲光祿大夫。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又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大夫、議郎不値衞，而掌顧問應對之事，故初任武士，後乃改用文學之臣。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武帝有羽林騎，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善騎射之良家子弟充之；又取漢軍死者之子孫養羽林官，敎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又有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另詳見第三節南北軍制）

八、衞尉，秦官。掌宮門衞屯兵。屬官有公車司馬，有令丞。天下上事及四方貢獻，凡所徵召，皆總領之。（同上）

九、大僕，秦官。掌輿馬。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

一〇、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爲廷尉。

一一、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

一二、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並主四方夷狄朝貢侍子。成帝省併大鴻臚。

一三、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更名宗伯。

一四、治粟內史，秦官。掌錢穀，金帛諸貨幣。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管官一鐵市兩長一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之。爲漢經濟、財政之總管也。

一五、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屬官甚多。

一六、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衞尉巡行宫中，執金吾徼所外，相爲表裏，以衞京師。（另詳見第三節南北軍制）

一七、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一八、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屬大司馬，居大司馬府司值。哀帝更名司寇。平帝更名護軍。

一九、司隸校尉，武帝置。持節捕巫蠱，督大姦猾，察三輔、三河、弘農。屬大司空司值。

二〇、武帝置八校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四城。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另詳見第三節南北軍制）

二一、西域都護，宣帝置。有副校尉。戊、已校尉元帝置。護羌校尉主護羌。又有使匈奴中郎將，主護南匈奴單于。護烏桓校尉，主烏桓，皆治外之官也。

二二、太子太傅、少傅、又有詹事、漢置，掌皇后、太子家。

二三、將行，秦官。景帝更名大長秋。掌奉宣中官命。

二四、內史，秦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

二五、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更名都尉。武帝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

二六、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置部刺史，奉詔條察州，員十三人。成帝

更名牧。

三七、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更名太守。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續志云：「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注引古今注云：「建武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

三八、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景帝更名都尉。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隨地廣狹置令、長及丞。

三九、關都尉，秦官。主治守關要之事。武帝又置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者。

四〇、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皆有丞、尉。縣之組織，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長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掌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里魁掌一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事，以告監官。邊郡有障塞尉。皆秦制也。

以上爲漢代之政治組織及官制之概況，亦可見秦漢兩代政治型態之關係也。

經濟及社會型態：自古社會型態，決定於經濟生產的形式。秦漢經濟型式，主要決定於土地型態。自秦廢封建開阡陌，土地轉歸人民私有後，遂原由春秋戰國貴族對土地之兼併，轉爲人民對土地之兼併。秦漢之際，力足以兼併者，概爲原六國之遺孽；秦時之商人地主，及漢新與貴族與大工商。但秦代因時間短促，漢興則以戰爭經過八年之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許多貴族商人地主被戰爭怒濤所捲沒

，因而大多數土地重分配，故皆不成爲社會之嚴重威脅。及至武帝時代，經過六十餘年間，則土地兼併日趨嚴重，形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而致震撼當時之社會，爾後乃產生王莽復封建之改制。

西漢對於農業經濟之發展，頗注意開發水利及改進耕作技術。如文帝時，蜀郡太守文翁「穿煎溲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見通典）至武帝時，此一水利事業，更爲蓬勃發展，如元光六年使齊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引渭穿渠，起長安，至河三百餘里，以備漕運，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得以灌溉。繼此之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陰蒲阪下。」乃發卒數萬作渠田，得五千頃。「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於是發卒數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灌田萬餘頃。元鼎六年左內史倪寬，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鄭國渠見第三卷）傍高仰之地。「後十六年，趙中大夫白公復請穿渠引涇水，首自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以上皆見漢書溝洫志）。又史記河渠書云：「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成國瑋渠引諸川，汝南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及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

至於農業生產技術方面，漢代亦有積極發展，甚且依此以制御異域之不服者。如高后時禁關市售牝牛及鐵與南越，南越趙佗不惜發動攻漢之戰，以爭取此種耕田工具之輸入。大概當時之東亞，以中國發明牛耕及利用鐵製農具爲最早，至漢代已益爲推廣。及「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犂牛。」且因與匈奴長期戰爭，至戰爭後期，因犂牛供軍事運輸及將士食用，消耗極鉅，以致犂牛不敷耕田之供給，武帝乃用趙過爲搜粟都尉（如今之粮食部長），以三犂共一牛教民耕種。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輓轉，皆取備焉，日耕一頃。」

西漢對於工商經濟之發展，亦頗爲可觀。其主要者大概爲鹽、鐵、紡織、造船等手工業。本來鹽鐵工業，在管仲治齊時已極重視，而以之爲富國之根本（見第二卷）。至秦代則益見發達（見第四卷），故有「秦代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之史籍記載。漢興，承秦之舊，繼續發展；在文帝時採自由競爭之放任政策，故史記平準書有：「治鐵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急，黎民重困」之記載。及至武帝時因與匈奴長期戰爭，以「邊防用度不足，故興鹽鐵」「以佐助邊費」，因改取鹽鐵由政府專賣之統制政策。

按西漢時鹽鐵紡織造船等工業，除民營外，政府一沿秦制亦有此等組織。如「少府」屬下，有考工官、左右司空、東織令、西織令、鈎盾令等。「大司農」屬下，有鐵官、鹽官，及「作爲田器」之「工巧奴」與「從事」。此外，漢書地理志載有：「服官」、「工官」、「船司空」、「樓船官」、「木官」、「銅官」、「金官」等記載。大概西漢此等工業產品，除供國內之需外，並用爲對外之主要國外貿易或作貢獻之用。如漢與匈奴之「關市」貿易。即以此種產品交換匈奴之馬牛羊等生畜爲其主要交易。尤以當時漢之絲帛紡織品之美觀適用，極爲匈奴及西域諸國所歡迎，如漢自平城之役後，每年貢獻品中，以「絮繒」爲首。如趙信勸匈奴單于不用漢之繒帛，免爲漢人所制。又如武帝遣張騫使西域，亦携帶大量絲綢，作爲外交饋贈。至於西域各國極爲歡迎漢之繒帛，及當時尚不知鑄鐵技術，而需求於漢，西域傳中亦有記載。

以上所列述爲西漢農工商業之概貌。西漢依此等農工商業而富强，漢匈百年大戰，固以此爲支持作戰之根本力量，亦爲武帝遣使四出之原動力也。伍被稱漢商業之發達時曰：「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此亦可見武帝四向遠征，與商業發展之關係。史記平準書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郡。」漢書武帝記又載：元朔元年（

西元前一二八年）秋，「東夷薉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是可知武帝時四向擴張國威，不僅賴武力以進行，當時之大商人如彭吳者，亦能對落後之蠻夷國，以商務爲手段誘降而滅之。

西漢之學術思想，大別之可分爲三期，且皆適應時代之背景應運而生。第一期爲道家學術思想昌盛時期，此時期以曹參繼蕭何爲相（惠帝二年西元前一九三年）開始而至文景之世。初曹參爲齊相，以齊七十餘城初定，爲安齊計，乃召齊諸儒百數謀之，言人人殊，莫知所從。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遂使命厚幣聘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以蓋公爲政治顧問，「避正堂而舍之」，故相齊九年，齊國大治，大稱賢相。及繼蕭何爲漢相，仍用清靜之術以爲治。蓋漢初天下始定，且蕭何援用秦之法治，制度已備；故應遵守之，不必更張，與民生息，天下自安。故當時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以後歷文、景二帝之世，凡五十餘年，爲道家思想昌盛時期。第二期爲儒家學術思想抬頭時期。按儒家之學，始於孔丘；孔丘祖述周公托言堯舜而成其學派。自春秋末歷戰國秦代及漢初，儒家之學皆不爲世所用；至漢武帝即位，始獲抬頭，而開始其支配社會思想之力量。武帝建元元年（西元前一四〇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衞綰奏：『所學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請罷。』奏可！」（見前漢書武帝紀）此時董仲舒以賢良而被擢舉，儒家之學始爲帝王所表彰。董仲舒又從而排斥百家，從此以後儒家之學，在社會上遂顯冠百家。然武帝仍非獨尊儒家者，蓋以其雄才大略，志在建强大獨尊之帝國；且其時國家之富强，已非漢初可比，因而清靜無爲之思想，已不復爲此一時代背景所需。換言之：此時武帝所需者，爲更張，爲强大，爲擴張國威，故其實際則兼採諸家思想之長，此可於其政治軍事社會諸措施，獲得明證。彼爲擴張國

威，征服四鄰，必先鞏固與安定國內之社會人心，乃獎飾儒學；爲鞏固政治集中帝權及外征匈奴，則用法家、兵家及縱橫家之學，此於其擢用主父偃東方朔之徒，可爲證明。尤有進者，漢武不僅仍沿用秦之法統，而在政治軍事措施上，用法之嚴實較秦尤過之。然儒家之學術思想，從此以後在政治之號召下，在社會上漸起支配作用，則爲事實。由此觀之，可知法學思想始終支配政治之實際領域；兵家、縱橫家之思想，則始終支配戰爭之實際領域；儒家思想，則始終支配社會及教育方面之領域。第三期，爲澈底復古之儒家思想，即王莽所謂之「復古井田聖制」也。而此種復古的儒家思想之產生，亦以「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之時代背景所使然。此種思想，直至東漢之末，猶有倡議之者，如崔寔、仲長統之徒是也。

第三節　漢匈之國防軍備與兵制

一、漢代之國防軍備設施

漢代之國防，最重要而最艱鉅亦最偉大者，即爲北邊各郡與匈奴爲鄰之國防，茲僅就此而述之。

按自秦末大亂，繼而楚漢相爭，匈奴乘亂南侵，不僅遼東至鴨綠江之地，盡入匈奴勢力範圍，尤其嚴重者匈奴在正北方之越長城南侵，今之察南晉北皆爲其鐵騎所侵害。如韓信破魏下代時，夏說所居之代，已自今察南蔚縣而南移於晉中之平遙。又如高帝平城之役後，代國亦移於太原。至於在陝北方面，匈奴之白羊樓煩部落，亦常自今綏遠之伊克昭盟地區南侵，危動關中。及文帝、景帝用晁錯之策，北邊國防乃漸趨固實（詳見本卷第四章）。及至武帝

驅逐匈奴右部，開闢河西六郡，則自今甘肅之玉門，東經寧夏之居延海，而迄綏遠之五原，皆已建立强固之以障塞亭隧所構成之國防線矣。茲略述漢代國防重大措施於后：

一、馬政之建立：文帝時鼂錯爲謀充實北邊國防之車騎軍備，建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至景帝時，則「始造苑馬以廣用」。其規模之大，「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續志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匹。」武帝輪台之詔曰：「當今務在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故漢爲建立馬政，其官府有以下之組織：(一)太僕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苑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屬之。水衡都尉屬官，有六廄令丞。漢舊儀注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及武帝征匈奴時，養馬尤盛，謂「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關中不足，乃調旁郡。又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十一。又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天下牝馬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故武帝時廄馬已擴至四十萬匹。史記平準書述武帝初年之盛曰：「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是故漢匈百年戰爭，用以維持其戰力者，即此馬政之建設是賴也。

二、治交通置郵傳設烽燧：馳道，本爲秦始皇之國防交通重要措施，而修之者耗民力亦最鉅，故黃霸爲京兆尹，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貶秩。成帝爲太子時，不敢絕馳道。武帝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武帝嘉之。此可見秦代之馳道，漢代極爲重視，而常加以修繕。及武帝已開河西六郡，建築障塞西

自玉門關，東連五原長城，亭障之間，則修隧道以通之。又趙充國屯田金城治湟陿（今甘肅西寧縣東二十五里）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過師。武帝元光五年發巴蜀治西南夷道；又發九十萬人治雁門阻險。道路交通，爲用兵之重要措施，故武帝在開擴三邊時，極重視之。「十里一亭」，漢仍秦制，故其郵傳亦依此種政治基層組織編制之，亭置驛傳舍，以利來往，以傳政令，及軍事之緊急傳遞。又按漢之傳遞政令者，大概爲車傳、騎傳，及步傳等三種。此種郵傳，對邊防軍事通訊，尤爲重要。如武帝元光六年所載，特書南夷置郵亭之事。又如元帝永光羌亂，詔書特言其「燔燒置亭」。蓋古代此種制度，猶今電訊之重要也。

其次，烽燧設置，尤爲邊防上軍事預警之重要措施。晝則燔燧舉煙，夜則燃烽舉火。漢此種措施，在北方邊防上，尤爲嚴密。故宣帝時，匈奴游騎寇邊，皆不能有所獲，即以此種警報預防之措施所獲致。

三、置樓船、戈船以建水戰之軍：漢書地理志載：廬江郡有樓船官。武帝元狩三年（西元前一二〇年）爲練水軍又大修昆明池於長安。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樓船將軍楊僕率樓船軍與路博德平南越。元封二年（西元前一〇九年）楊僕率樓船軍與荀彘伐朝鮮。大概漢代之建軍，在東南則建樓船水軍，在北方則建車騎陸軍，在郡國則置材官，以爲國防之需。

二、漢代之兵制

漢踵秦之後，故其兵制亦大體承秦之制。茲將其分爲兵役制度、京師軍、郡國兵、邊防軍屬國兵及教閱六者列

述於次：

兵役制度：秦之兵制，除已詳於第四卷者外，當其與六國作戰時，大率秦民百人中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謂之更卒，復給中都一歲謂之正卒，復屯邊一歲謂之戍卒。至始皇時則以兵役不數，乃發謫卒、贅壻、亡命、商人，閭左等從役。漢興而承秦制，亦以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即京師軍之「南軍」禁衞軍，一歲在郡國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除役。茲綜述漢之兵役，概分爲正常服役，特別服役，及免役三種如左：

一、正常服役。此種服役有三：

㈠更卒：秦漢時，民皆二十而傅。所謂傅者，即著之名籍，供給地方服勞役；如修道路、造橋樑、築城郭、濬溝渠等是。此種服役，直至年五十六衰老止，每歲給郡縣服役一月而更，是謂「更卒」。又此種正身服役者亦謂之「卒更」；富者如不欲服役，當次值時可月出二千錢僱貧者代服之，是謂之「踐更」。

㈡正卒：此項服役，爲漢代之正規兵役，分衞士與郡國兵二役服之。漢舊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水處爲樓船。」衞士乃漢代京師之禁衞軍，爲南軍之主要成員。郡國材官、騎士、樓船諸役，則爲地方軍組成之主力。考材官之名起於秦，受以特別訓練，適於山地作戰。平地或用戰車，或用騎兵，則以騎士任之。水戰則用樓船，各隨其地之所宜。男子一生，須服衞士一年；爲材官、騎士、樓船又一年。兩年期滿，退歸田里；遇有軍事需要，須隨時應徵。

㈢戍卒：亦名徭役，自秦以來爲國家之邊防軍。全國人民皆應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但因道

路遙遠，戍卒之名額有定限，不可使每人皆自行三日戍。又自戍三日者，亦不可隨往隨返，因此規定一歲一更。不自戍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但此種邊防軍，自鼂錯建議文帝獎勵徙民戍邊之議實施後，已大爲改善。及至武帝更擴大採用此策，在新開之河西六郡及天山等地，移民屯田，則邊防軍之制，益爲完善，國防亦日趨鞏固。

二、特別服役：此種服役，有「募兵」、「選募」及「發謫徒」三種。關於募兵者：武帝用兵四夷，京師空虛乃增設八校尉，大抵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是爲募兵之始。八校尉另於北軍述之。自是以後，常有募兵備征之事。如宣帝發應募詣金城。元帝發募士萬人擊西羌等是。關於選募者：選募與招募不同，選募乃選擇「勇敢、奔命、伉健」之屬，其體力、才智，皆較一般人爲超越者充之。如李陵將「勇敢」五千人，皆爲楚之劍客，在張掖、酒泉等郡，敎射移殖之屯田兵民以備胡。當其進擊匈奴時。彼所率者亦此五千銳士。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昭帝時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宣帝時，選郡國吏三百「伉健」習射者皆從軍等是。關於發謫徒者：如高帝征英布，赦免天下之犯死罪者從軍。武帝發七科謫：所謂七科謫，卽吏有罪者、亡命者、贅壻、賈人、故有市籍者、父母有市籍者、大父母有市籍者等七科之罪人，皆使之充兵役。武帝征朝鮮時，發天下之犯死罪者及京師之亡命者，使之從軍。又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大宛貳師取善馬，又發七科謫出朔方等是。但凡此等徵役，非係正式役政，乃權宜之措施。

三、免役：此項免役有兩種，一爲「復身」，一爲「復家」。玆分述如左：

㈠復身：卽免其身之賦役，其應具備之條件爲：㈠縣鄉三老。㈡吏卒從軍至平城者（皆見高帝紀）。㈢孝悌力田者（惠帝紀）。㈣博士弟子。㈤通一經者（儒林傳）。㈥五大夫。㈦出車騎馬者（食貨志鼂錯言）。㈧及齡兵役而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疲癃。

㈡復家：卽免其家之賦役，其應具備之條件爲：㈠高帝家鄉豐沛之人。㈡吏二千石從入蜀者（以上皆世世復）。㈢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者。㈣民產子者（因戰爭八年，戶口虛耗，故以此獎勵人口繁殖。以上皆見高帝紀）。㈤民徙塞下者。㈥宗室有屬籍者（以上見鼂錯傳及文帝紀）。㈦高年九十以上之子及孫（見武帝紀）。㈧高帝功臣絳勃等百三十六家子孫，世世勿絕。㈨流亡歸還者，且勿與事。㈩居喪者（以上見宣帝紀）。

京師軍　卽京師禁衞軍，亦卽南軍，北軍，是爲全國之最精銳者。秦代南、北軍五萬人，漢代至武帝擴充爲六萬伍千餘人。茲誌南、北軍概況如左：

一、南軍：有兵衞（衞士），郎衞之分。漢舊儀云：「殿外門署屬衞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分述如次：

㈠兵衞，由衞尉主之，掌宮門禁衞，及宮中徼巡諸事。其寺在宮內，周垣爲區廬，衞士分居之。衞尉之屬官，有衞司馬、衞侯、主徼巡宿衞。有左右都侯，主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皆與中尉相表裏。有公車司馬令，以受章奏，及徵詣公車者。有衞士令，以領衞士。有旅賁令，主衞士之驍勇者，以備非常。所有衞士，調郡國之正卒充之，一歲一更，迎送常二萬人。來回旅費，由中央供給。初至京師，由丞相迎勞。迨歲終罷遣，天子臨饗，勸以農桑。

㈢郎衛，由光祿勛主之，掌宮殿掖門戶。郎之名號，有議郎、中郎、侍郎、外郎、無常額，多至千人。除議郎外，餘皆更值執戟，宿衞宮殿，出充車騎。

入郎之資格：以吏二千石以上之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上書若賦，皆可應選，而分屬於中郎，郎中等將。由其主官奏免其有罪，而荐舉其高第者。武帝時設期門、羽林。期門千人；羽林左騎八百人，右騎九百人，皆以六郡良家子弟補之。又從軍死事之子孫，養於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父死子代，皆執兵送從。而羽林又有黃頭郎，習水戰。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郎中分車、戶、騎三將，仍有左、右。而期門、羽林，亦皆有將。光祿勛以歲時科第其行能而進退之。

二、北軍：由中尉主之（武帝改稱執金吾），維護京師治安，戒備水火非常之事。類如今之首都衞戍司令。常以緹騎二百巡京師，與南軍相表裏。督捕奸盜，則有宮司馬，都候之屬。其兵多調自三輔之正卒，服役一年。而三輔都郡所屬者，亦歸其統率。武帝時北征匈奴，南擊南越，慮內無重兵，或將生變，乃創置七校。募知胡事者爲胡騎，知越事者爲越騎。又取中尉屬官之中壘，進爲校尉，凡八校尉，各掌兵約七百人。比之期門、羽林，無復更代，京師始有長從坐食之兵。自戾太子事變，又設城門校尉，有司馬及十二城門候，掌京師城門屯兵。

茲將南、北軍編制表，列之於左：

軍別	官職	任務	統轄部隊 官職	統轄部隊 任務	統轄部隊 人數
南	衛尉	掌宮門衛屯兵（衛兵）	公車司馬	主城門兵	
			南宮衛士		五三七
			北宮衛士		四七二
			左都候	主劍戟衛士	四一六
			右都候	仝右	三八三
			南宮南屯司馬	主平城門衛士	七〇二
			北宮門蒼龍司馬	主東門衛士	四〇
			元武司馬	主元武門衛士	三〇
			北屯司馬	主北門衛士	三八
			北門朱雀司馬	主南掖門衛士	一二四
			東明司馬	主東門衛士	一八〇
			朔平司馬	主北門衛士	一一七
	光祿	掌掖殿門戶及郎）	車戶騎三將		
			左中郎將	主左署郎	
			五官中郎將	主五官郎	
			右中郎將	主右署郎	

軍勛	主諸郎殿中宿衛（衛	期門（平帝更名虎賁）	主虎賁宿衛	一、五〇〇
		羽林郎		無常員多至千人
		羽林左監	主羽林左騎	八〇〇
		羽林右監	主羽林右騎	九〇〇
北中軍尉	掌護翼京師	中壘校尉	掌北軍壘門	七〇〇
		越騎校尉	掌越騎	七〇〇
		步兵校尉	掌上林苑門屯兵	七〇〇
		長水校尉	掌長水宣曲胡騎	七三六
		射聲校尉	掌待詔射聲士	七〇〇
		屯騎校尉	掌騎士	七〇〇
		胡騎校尉	掌胡騎之屯池陽者	
		虎賁校尉	掌輕車	

漢制又設有將軍，以掌征伐，其等級爲：第一、大將軍，次爲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衞將軍。又沿秦制有前後左右將，及以戰略目標地名爲號之將軍，如貳師將軍、匈河將軍、祁連將軍、蒲類將軍、因杅將軍等等。又有其他雜號將軍，如牙虎將軍、强弩將軍等。將軍皆領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秩比二千石，軍司馬一秩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秩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有長一秩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之部，但設軍司馬一以領

之。又有軍假司馬、假侯，以爲副貳。別營領屬，則爲別部司馬，兵數多少，各因時宜。

郡國兵（鄉兵）：「秦始皇并天下，列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郡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發。」侯國之兵屬於郡，王國之兵屬天子。「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皆見文獻通考兵考八）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所謂「材官」者，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材官、車騎是一。習射御爲車，習騎馳爲騎。有車騎之地，并徵發其車騎，稱車騎；無車騎之地，徒發其人，則稱材官耳。」大抵漢代巴、蜀、三河、潁川諸郡多材官，上郡、北地、隴西及其他北方諸郡多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多樓船，皆各就其郡，統於郡都尉。

邊防軍（戍軍）：漢之邊防軍，係由邊境之郡與屯田兵及屬國組成之。邊郡之兵制，大體與內地郡相若；惟邊郡之太守，即爲該郡之主將，以親統軍事，捍衛邊境爲主。故漢匈戰爭期間，北方諸郡守常將萬騎行障塞，治亭徼故其所率之軍爲常備軍。屯田兵，係創始於鼂錯獻文帝策，此種移民實邊之屯田政策實施後，北方國防因以强固。至武、昭、宣、元四帝，則隨軍事擴展，而屯田之舉益爲擴大實施。如武帝元鼎年間，置張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六郡，開官田，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開西域，則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昭帝於始元年間發習射戰士，詣朔方，調故將吏，屯田張掖郡。宣帝地節年間，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屯田渠犂，積穀以攻車師。神爵年間趙充國擊羌叛酋楊玉部衆，因獻計言：

「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約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浚溝渠，治湟陿，人二十畝，益積穀，省大費」（見漢書趙充國傳）。並條陳屯田便宜十二事，宣帝乃使充國屯田湟中。未及一年，羌飢、病、降、死者十之八九，羌人遂斬楊玉率部衆四千餘人以降。元帝初元元年置西域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永元年間，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叛羌於隴西，亦留吏士屯田，備要害處。凡以上所舉，屯田兵既能擴張邊疆，又能省國費用，而免戍郊往返之勞，誠爲漢代擴張疆土，鞏固國防之善策。

屬國兵：武帝開闢河西之後，因匈奴軍及其人民多有來降者，武帝乃劃區居之，以爲屬國。蘇武爲典屬國即負責監制此等屬國也。計武帝在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曾置五屬國，以處匈奴降者。宣帝時趙充國破西羌亦置有金城屬國。屬國之兵亦常隨軍出征。

教閱：所謂教閱，即訓練與閱兵講武也。「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見文獻通考兵制九）。又漢儀注云：「立秋之日，斬牲於東門郊外，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習孫吳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又文獻通考兵制九云：「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東郡太守韓延壽都試騎士，治飭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黃袍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車四面營陣，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弓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戰鬥演習）

。及治飭車甲三百萬以上。」此充分表現郡都試敎閱之壯觀景象。霍光傳又載有：「光出都肄郎羽林」，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都者大會試之謂。

由以上記述，可知漢代之訓練敎閱，分爲京師敎閱及各郡敎閱，並皆在秋後擧行。故每歲秋後，自京師而至各郡，皆擧行大閱兵，其盛況可見一般。

又刑法志載：「春秋之後，滅弱呑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武帝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猶今日本之摔角）。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此種角抵，實寓講武於倶樂中，猶今世之體育運動。秦爲倡導奬勵國民尙武精神，故用此種「角抵」運動，以使國民「角技藝射御」，此亦即秦代民兵之初步訓練也。至漢亦沿用其制。由此可知秦漢之敎閱軍隊，有下列之層次與種類：人民平時練習角抵，地方官選出選手參加郡都試，郡選手更參加京師都試。南、北軍又另有都試。

總之，秦所建制度，規模極爲遠大，但歷時未久而亡，漢從而繼之，遂奠定二千年大統一宏模之礎基，而爲後世歷代所遵循。尤其兵制，歷隋、唐、明而皆習其效。

三、匈奴制度及戰法

秦漢所稱之匈奴，即春秋戰國時之北狄。據史記、漢書載，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至冒頓强大，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爲其三姓貴族。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氐、氐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一作將）、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其俗輕老貴壯；送死者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看星月以用兵，月盛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人自爲戰趣利。善用誘敵伏擊及包圍等戰法。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如瓦解雲散。戰而扶與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凡此，乃匈奴制度與戰法之大概也。

第四節　西漢時代之戰爭型態——戰略戰術

西漢戰爭，規模最大，時間最久者，爲對匈奴之戰，因此本節所述者，即將以此爲主要研究之對象。

西漢與匈奴百年大戰，雙方皆以騎兵大集團爲主要作戰兵種，漢則有時輔以戰車步兵，車步騎並用。此種大騎兵集團之作戰特質，爲利用騎兵之速度，發揮主動、機動、衝力與打擊力，形成大規模之運動戰。其作戰之精神，唯在求會戰與殲滅。因此，其作戰方式與戰法，則爲遠程挺進攻勢，因糧於敵；迂迴、包圍、突破、奇襲、側擊等戰法。故其在戰爭中，政略、戰略、戰術等之運用，實有足多者。茲分述如次：

西漢之政略運用：此種政略運用，除內政、國防方面，已另有詳述外，茲僅就漢「以夷制夷」，及「國際聯盟」以孤立匈奴之兩大政略敍述之：

一、以夷制夷之策略運用。此種策略，武帝於太初二年（西元前一〇三年），乘匈奴內部有叛離者，乃開始運用，但事機不密，不果。其事詳本卷第七章。及至宣帝時，匈奴衰耗內亂，漢用此一策略，乃大收宏效，匈奴因以滅亡。其事詳本卷第十章。

二、孤立匈奴之國際聯盟政略。漢代爲貫澈此項政略，曾作極艱鉅之努力，且執行三世不替。武帝使霍去病攻取河西四郡，目的在斬斷奴匈與西羌之連繫，此雖屬於戰略，但其以後張騫使西域，及與烏孫聯盟，卽係從此開始。武帝爲結好烏孫，不惜使公主下嫁烏孫王，此種政略運用，使匈奴背後感受威脅。復經昭、宣、元三帝，終於貫澈之。其事詳本卷第七、十兩章。

西漢之戰略運用：漢征匈奴之戰略，乃配合其政略而運用，茲述其三大戰略如左：

一、孤立及包圍殲滅戰略。此項戰略，除霍去病攻取河西通西域，以斷羌匈之連繫，已如上述者外，如武帝第二階段第一至第四次作戰，均爲對匈奴以初步之打擊，亦卽實施孤立及包圍殲滅戰略之緒戰（見本卷第六章）。及至第二階段之第五次作戰以後，迄第四階段大決戰之歷次作戰，則均爲貫澈孤立匈奴及戰略包圍殲滅之要求而作戰。故在此期間，首先使霍去病，向河西採取絕對攻勢；次使衞靑、霍去病兩大主力，向匈奴左方採取絕對攻勢，將匈奴壓縮於阿爾泰山之北方；次西聯月氐、大夏、烏孫（參看附圖十六），控制今之新疆省諸部落，貫澈斷匈奴右臂之目標；最後之努力，遣李廣利等向阿爾泰山以北採取攻勢，以求

澈底擊滅匈奴——戰略殲滅。（皆見本卷第六——第八章）

二、遠程挺進攻勢：自武帝從第二階段第五次攻勢作戰以後，漢屢對匈奴作遠程挺進之絕對攻勢。故其每次遣將，均以戰略目標而命名，如貳師將軍、因杅將軍、匈河將軍、蒲類將軍等是。是種戰略指導方法，亦爲中國戰史上首次之新發明，而前所未有者。

三、屯田擴張：漢代此一戰略，乃隨軍事攻勢之進展而收其戰果之一種戰略運用。此種戰略極爲重要，如開河西及西域，皆賴此種戰略而收其功。漢河西國防，亦賴此而獲得鞏固。

西漢戰術運用：此種戰術運用亦配合其戰略之要求及與匈奴作戰之兵種、地理之特性而採用各種戰法。綜觀此種慣用之戰法，概如左述：

一、迂迴、包圍、突破、襲擊、埋伏，誘擊側擊：此等戰法，在漢匈戰爭期中，雙方均常用之。如武帝第二階段第二次作戰中，衞青對河南地區之匈奴部落，採取迂迴、包圍及突破並用。在同一階段之第三次作戰中，衞青則用遠程挺進，奇襲匈奴右賢王庭，破之。第五、六兩次作戰中，霍去病對河西四郡之匈奴，則用精銳騎兵，作遠程挺進奇襲及突破等戰法。武帝在第一階段之作戰中，在馬邑所採用者，爲埋伏、誘擊戰法。在第二階段第四次作戰中，匈奴對衞青曾採用側擊戰法，故能將衞青之右軍、前軍數千人殲滅，但凡實施上項各種戰法，皆在利用騎兵速度之運動戰中實施，故能特別顯現其機動與閃擊，及衝力、打擊力之能事。

二、因糧於敵：此種戰法，在漢第二階段第五次作戰以前各次作戰中，均曾收極大效果。但自經該階段第四次

作戰，前軍趙信被俘，信教匈奴將輜重遠撤後方之後，漢之此種戰法，遂漸失效。然每當漢軍遠程挺進，深入匈奴腹地時，騎兵所依之水草，仍須以熟悉匈奴地理上水草地之「匈奴通」爲嚮導，以尋求水草供給馬糧。且其後以霍去病騎兵之精銳，進軍疾如閃電，後方補給亦無法送達，故霍去病軍食之維持，仍多爲捕據匈奴軍之馬牛羊以爲補給。

三、**車步騎並用戰法**：漢初期作戰，以馬匹多，常採純騎兵之機動作戰。但當衛青第一次進擊匈奴單于庭時，則車騎並用，即武剛車是也。因衛青慮在挺進、宿營或佈陣中，遭受匈奴騎兵之突襲，故使用武剛車以爲營陣。及武帝作戰後期，因馬匹耗損太多，不數使用，乃以步兵配合作戰，因而機動性大減。故武帝後期作戰，屢屢失利。

匈奴戰法：匈奴戰法，除奇襲、截擊、包圍、突破、迂迴、側擊等戰法外，其最能制漢軍之死命者，有兩項戰法，茲略述如左：

一、**後退會戰**：此乃趙信所教者。其方法爲：(一)聞漢大軍進攻時，先將輜重及不能參戰之人畜，盡撤至遠後方，使漢軍野無所掠。(二)將主力撤至漠北，選定戰地，嚴陣以待。(三)待漢軍遠越漠北，人馬困疲之時，求與之決戰。匈奴對漢軍之進攻，長期使用此種戰法，使漢軍在後期攻勢中，常遭殲滅。蓋匈奴有廣大之荒漠地理優勢，故此種戰法，極爲有效。

二、**擾襲、擄掠、破壞、截擊等戰法**：此等戰法，曾予漢方以甚大打擊。如匈奴在漢各邊郡，不時擾襲、擄掠，使漢之北邊國防爲之癱瘓，各邊郡爲之虛耗。當武帝自敦煌以東經居延至朔方構築障塞新國防線時，匈

奴亦常予以襲擊破壞，即爲顯著之例證。至於截擊，如漢軍征西域之不服者，或使節往返，沿河西走廊經敦煌至西域之漫長交通線，常遭匈奴截擊。尤其當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年）李廣利等四將進攻天山蒲類海地區之匈奴，當凱旋回軍時，遭到匈奴單于之截擊，幾致全軍覆沒。

綜上以觀，漢匈百年大戰規模之大，與現代大戰較，並無遜色，且或猶將過之。至其運用大騎兵集團機動、衝力與打擊力之大運動戰及其各種戰法，其思想與現代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相參證，正是古今交相輝映。

第二章　漢削平異姓諸王之戰（附圖三—九二、三—九三、三—九四）

一、漢對內政策：外和匈奴，內削諸王。

二、削平諸王：㈠高帝五年（西元前二〇二年）平定燕王臧荼。㈡高帝六年冬擒楚王韓信，並開始分封子弟諸王。㈢高帝七年冬討韓王信，為匈奴圍困於平城。㈣高帝十一年冬討代相陳豨，斬韓王信。春正月斬淮陰侯韓信。㈤高帝十一年春三月斬梁王彭越。㈥高帝十一年七月討淮南王英布斬之，同時斬陳豨定代地。㈦高帝十二年春討燕王盧綰平之。

第一節　統一後之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三—九二）

楚漢五年二月，劉邦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封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其他韓王信，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並定都雒陽，已如上卷第八章所述。又封故粵王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地。

是年七月燕王臧荼首先舉兵叛漢。在此以前五個月中，漢有如左數項重大措施：

五月，開始復員：㈠各故諸侯子弟在關中者，免十二年賦役，其各歸故鄉者，免六年之賦役，此為安撫各故諸侯遺族，並獎勵其留居關中；因關中自秦末荒亂以來，民戶耗損大半，欲借此獎勵方法，以實關中。㈡軍吏卒，帶罪從軍者（謫卒）赦罪；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公大夫—

註）以上，皆令食邑，其非七大夫以下，免戶賦繇役。㊂諸侯子弟及從軍者，甚多高爵（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令各地方官吏尊禮之。又往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者，與令丞抗禮。㊃在戰亂期間，小吏未嘗從軍者，田宅豐盛，復員時各有軍功者反不得；故令吏依法（秦法）有功勞者，授予田宅，以安撫復員軍人。㊄自戰亂以來，民相聚保山澤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依文法教訓勿笞辱，以安定社會。㊅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定都長安：是月，隴西戍卒齊人婁敬過洛陽，言於高帝曰：「……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搤其吭，附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吭而附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邑，倍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問張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入關，都關中。

以上兩大措施，對漢室統御天下所發生之安定力，極爲重大。故以後對異姓諸王之叛亂及同姓諸王之叛亂，均能一一削平之，實皆賴此兩大決策與措施也。

高帝統一後，一切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措施，皆沿秦制，其所以仍封異姓諸王者，蓋因當時故有之情勢使然，其着意並非在恢復封建。至於其分封同姓諸侯，亦因當時故有情勢之發展所致，蓋欲先以劉宗鞏固天下之控制

，而免爲各地羣雄所乘也。

註：資治通鑑卷二周顯王十年注載：秦制爵二十級：「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也。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裊，御四馬者。要裊者古之名馬也。駕駟馬其形似簪，故云簪裊也。四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乘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十二爵爲左更。十三爵爲中更。十四爵爲右更。十五爵爲少上造。十六爵爲大上造。十七爵爲駟車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十九爵爲關內侯。二十爵爲列(徹)侯。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

第二節　漢初之對內政策

漢高帝擊滅項羽而成帝業後，隨即出現一危機，即高祖漸老而子幼；異姓諸王中之韓信、彭越、英布等，又皆能征慣戰而善用兵，尤以韓信在漢之威望極高，對漢統之威脅尤甚。當垓下會戰前，本旣慮此諸人難於控制之危險性，但其時大敵之項羽未滅，故姑且容忍而優予利用之。及項羽已滅，高帝至定陶，則即以敏捷之手段，奪去韓信之軍權，而易王韓信於易制之楚地，奪其齊王易爲楚王；蓋當時之齊國，其形勢之强，有「東秦」之稱故也。至於英布、彭越，亦皆因有約在前，而不能不王之。凡此，皆爲高帝逼於時勢，所不能不暫取之政策。今其自身漸老，

而太子又尚在幼冲之齡，若不乘早消除此種危機，則其去世後，漢統將有移易之危險。高帝爲子孫計，故在對內政策中，宜亟消除此三人。此外，與此形勢有關者，爲韓王信之在陽翟（今河南省禹縣），據河南之心腹，一旦有變，危險殊甚；且此時匈奴冒頓甚强，北邊常遭蹂躪，故乃徙之於太原，一以除心腹之患，一以捍衞北邊。同時，又使陳平、灌嬰統兵十萬，雄據中原戰略要點之滎陽；此擧蓋卽以鞏衞中原，監臨楚、梁與淮南也。

總而言之，高帝此時對內之政策，惟在求如何以鞏固其已得之帝業。因此，隨其消除異姓諸王之決策後，卽繼之以培植同姓諸王而大封子弟。此事，於高帝死時，呂后尤欲大殺諸舊將，尤足以證其於此時期之對內政策之核心而暴露無遺。其詳細事實另詳後節。

第三節　削平異姓諸王之經過（參看附圖十二、十三）

一、平燕王臧荼

高帝五年（西元前二〇二年）秋七月，燕王臧荼於高帝統一後七個月，首擧反漢之旗。高帝乃立卽自率將軍周勃、樊噲、夏侯嬰、灌嬰等往討之，戰於易下（易水附近），大破之。樊噲擒臧荼，遂定燕代地，另以其最親信之太尉長安侯盧綰爲燕王。

二、平楚王韓信

高帝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韓信謀反，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帝具告之。陳平問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於是，陳平又問曰：「陛下精兵孰與楚」？帝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帝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帝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乃從其計。

先是，項羽於垓下敗沒後，其將鍾離眛家在伊廬(今江蘇省東海縣境)，因素與韓信善，乃亡依於信。帝聞之，詔信捕眛。及高帝從陳平計，是年十二月率諸將至楚，信欲發兵拒之；但自度無罪，欲近謁又恐見擒。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亡患。」信乃言於眛，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於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隨罵信曰：「公非長者」，乃自剄。信遂以其首而謁高帝於陳，高帝令武士縛之載於車後以歸。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帝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至洛陽赦之，以爲淮陰侯。信居長安，知帝畏惡其能，乃稱疾不朝從，日以怨望，居常鞅鞅。

高帝已擒楚王韓信，乃於是年春正月開始封同姓諸王。以劉賈爲荆王，王韓信故地。以弟劉交爲楚王，王碭、薛、郯三郡，共三十六縣。以子肥(註)爲齊王，王膠東、膠西、濟北、博陽、城陽等郡七十三縣，曹參爲相國。以兄喜爲代王，王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又徙韓王信，以太原三十一縣爲韓國。以上各項措施，其目的乃在鞏固其帝室與奠定北方及東南地區，而控制內外也。

註：前漢書卷三十八載：「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又載：「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

三、平韓王信、陳豨、斬韓信、彭越

㈠平韓王信及陳豨：高帝六年春正月，已徙韓王信於太原，都晉陽，以備匈奴。旋韓王信上書，以「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今山西省朔縣東北），帝許之。

按高帝所以徙韓王信於太原，其用意有二：㈠以「韓王信材武，其所王地，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又以其自戰國以來，世王其地，民心歸向，實爲漢帝業在中原之隱患。㈡自秦皇朝崩潰後，匈奴冒頓寇邊猖獗，北疆邊防空虛，乃徙之太原，使爲自守，以爲北邊之屏障，蓋一擧兩得之策也。

是年秋，匈奴驅兵入侵，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遣使與匈奴求和解。漢高帝發兵救之，獲悉韓王與匈奴通使，因疑其有二心，乃爲書責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信得書恐誅，乃於是秋九月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匈奴，而引兵南踰句注山攻晉陽，下銅鞮（漢縣，在今山西省沁縣西南）有直趨河南之勢。

翌月，卽高帝七年冬十月，高帝乃自將灌嬰、靳歙等步騎三十萬北擊韓王信；同時，又令樊噲、周勃、夏侯嬰等率騎兵自代越霍人（今山西省繁峙縣）西至雲中（今綏遠省托克托縣）、武泉（今綏遠省武川縣）、驅匈奴之小

[illegible]，然後南旋會師晉陽。

高帝率軍進至銅鞮，即遭遇韓王信軍展開戰鬥而擊破之，斬其將王喜。韓王向晉陽退却，帝率步騎兵追擊，至晉陽，樊噲等軍亦收復馬邑來會師，遂與韓匈聯合軍再展開戰鬥，又大破之，漢軍並乘勝逐北至樓煩（今山西省寧武、苛嵐等縣地）馬邑，高帝則駐節晉陽。

高帝已擊破韓王信軍，繼續北進遂引起與匈奴冒頓之直接衝突。韓王信北退後亦因匈奴之勢而組織反漢之新勢力。於是，其戰爭之實質，遂轉變為漢匈之戰。以後一連串盧綰、陳豨之反，實皆以匈奴為背景也。其事另詳以次各節。

韓王信已敗，退屯廣武（今山西代縣西句注山北）。匈奴冒頓乃使其左右賢王各將萬餘騎援信，冒頓單于則親自統率三十餘萬騎屯於代谷（今察哈爾蔚縣北及懷安一帶），此為漢匈首次準備大決戰之前奏。韓王信已依此種强有力之匈奴優勢，又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共立趙苗裔趙利為趙王，以擴大反漢之勢力。高帝此時率三十二萬大軍（多為步兵）在晉陽，約於是年十一月乃再發動攻勢，將韓王信及左右賢王軍擊破，而進駐平城（今大同縣東五里），遂遭平城之困辱（另詳本卷第四章第一節），討韓王信之戰，亦暫告結束。

是年十二月，高帝得脫平城之圍，乃留樊噲、周勃將兵二十萬守代，然後經趙地，過邯鄲還長安。當經過滎陽時，復仍留陳平、灌嬰將兵十萬屯駐之。是月，至長安，未央宮成，遂自櫟陽徙都之。

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劉喜棄國逃歸洛陽，遂罷之而以子如意為代王。

翌年，即高帝八年十月，高帝以韓王信所立之趙王趙利已進據東垣（今河北省正定縣南），斬斷趙與燕代之連

繫，北方情勢益為急急可危，乃再親至東垣督戰，冀克復之，但無功而還。高帝至此，深患匈奴南侵之勢危急，知非和匈奴，則韓王信，趙王利之患不能解。且此時匈奴右部之河南白羊樓煩王距長安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至。於是，高帝於是年秋九月回至長安，即用劉敬（即婁敬，高帝因用其西都關中之策，賜姓劉）之二策：

一、以長公主妻冒頓，因呂后泣拒乃以家人子偽稱長公主，以妻冒頓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

二、徙六國遺族及豪傑名家十餘萬口以實關中，一面以加強關中之力量備匈奴右部之入侵；一面以防此等人士在關東之變亂，而實現強本弱末之策。

高帝九年正月，又以趙相貫高等陰欲謀弒高帝於柏人事，廢趙王敖，而徙代王如意為趙王，旋使陳豨為代相，監趙代邊兵。凡此，皆為高帝調整北方形勢之決策。

但不幸陳豨竟聯合韓王信及燕王綰，舉趙代兵以反。高帝十年七月，陳豨離長安赴趙代時，過辭於淮陰侯韓信。信挈其手屏左右與之步於庭而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素知其能而諾曰：「謹奉教」，遂相約起事。蓋豨乃高帝之幸臣，深知高帝此時對內之政策，彼之被以方面之任，乃漢一時過度權宜之策，久後必被削除。

是年九月，陳豨自稱代王率趙代兵聯韓王信及其將曼丘臣胡將王黃、趙王利等舉兵叛。韓王信與曼丘臣等南攻馬邑南向。陳豨與趙王利自東垣南下。高帝此時幸已與匈奴冒頓和親，乃亦分兩路進擊。西路使張良、周勃、柴武等自晉陽北擊；東路則高帝自率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靳歙等越邯鄲北進。並一面急進，一面徵發諸侯兵。

東路軍方面：高帝於十一年冬率諸將疾馳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時諸侯兵未到，乃即邯鄲徵趙民從軍。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乃以多金收買之，豨將多降，然後進擊。此時陳豨亦遣其將分路進擊，以其將侯敞將兵萬餘南進攻襄國（今邢台縣）陳豨與趙利將主力在後；以王黃將騎兵守曲逆（今河北省完縣東南）；以張春將萬餘人渡河攻齊之聊城。張春攻聊城爲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所迎擊，大敗。侯敞在襄國柏人（今河北省堯山縣）亦爲樊噲等所擊破。王黃守曲逆爲灌嬰所破。於是，高帝驅諸將疾攻東垣屠之，更名曰眞定；遂連下盧奴（今河北省正定縣）、上曲陽（今河北省曲陽縣西）、安國（今河北省安國縣南）、安平（今河北省安平縣）等地，於是，淸河、常山兩郡大定。陳豨、趙利已敗，乃向代南潰敗與韓王信合軍。樊噲等追擊之；此時西路軍亦得勝北進會師，遂再大戰於參合（今山西省陽高縣東北），再大破之，斬韓王信、將軍趙旣，虜代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及其他將軍、大將各一人，太僕解福等十餘人，定代鄉邑七十三。代地大定。

西路方面：周勃將兵自晉陽攻馬邑屠之，大破韓王信軍。繼續進擊，遂與東路軍會師，以擊韓王信、陳豨、趙利等，斬韓王信，擒豨將宋最及雁門守圂。然後轉兵雁門，定十七縣，雲中十二縣。因復擊陳豨於靈丘（今山西省靈邱縣東）破之，斬豨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等，定代郡九縣。於是，陳豨、韓王信同時平定。

高帝雖已削平陳豨、韓王信之亂，然由於匈奴部落經常在北邊入侵，各邊郡地方政權不能建立。乃於是年春正月還抵雒陽時下詔，放棄常山（恆山）以北之代郡地，而將代國移於山南，以太原之地屬代，另立其子恆（文帝）爲代王，都晉陽。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高帝之此舉，蓋以減少與匈奴之衝突，俾便致力於內政之鞏固也。

㈡**斬淮陰侯韓信**：當高帝親伐陳豨時，淮陰侯韓信稱疾不從。至是年春正月，乃一面陰使人往陳豨處，一面與

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及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適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報信反狀於呂后。后乃與相國蕭何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蕭何則紿信曰：「雖病，强入賀。」於是，信入宮，呂后令武士擒之，即斬於長樂宮室。信臨斬時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呂后已斬信，遂並夷信三族。一世名將，遂在劉氏爲鞏固漢帝業之政策下而犧牲焉。

㈢斬梁王彭越：當高帝自將兵至邯鄲擊陳豨時，自邯鄲遣使徵梁兵。梁王彭越稱病，遣將將兵往。高帝怒彭越之不親將，使人責之。越恐，欲自往謝罪；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彭越不聽，仍稱病。時適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彭越與扈輒謀反。於是，高帝於平定陳豨之亂後還抵洛陽（高帝十一年正月）之第二月，即是年三月，遣使至梁，掩捕彭越至洛陽而囚之。然後使「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時，高帝乃赦之廢爲庶人，令徙蜀之青衣縣（今四川省雅安縣北）。但押解至鄭（今陝西省華縣西北），適值呂后從長安往洛陽途遇之。后見越，越涕泣，自言無罪，願居故昌邑；后許諾，帶之與俱至洛陽。后言於高帝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投廷尉治之，遂夷越三族。又一名將，在漢鞏固帝業之政策下犧牲焉。

綜計以上，高帝與呂后僅在約五個月中，消滅陳豨、韓王信、淮陰侯韓信、及梁王彭越，使漢帝業之威脅，爲之大部削除；尤其對韓信、彭越二人之處置，其手段之明敏與嚴酷，實足驚人。

高帝已滅彭越，乃以其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是時對南越仍鞭長莫及，乃使陸賈爲使封趙佗爲南粤王。漢之帝業，至此又更爲穩固一步。

四、平淮南王英布及燕王盧綰

㈠討英佈：高帝十一年春正月呂后誅淮陰侯韓信時，英布已因之心恐，三月又誅彭越醢（肉醬）之，並以其醢遍賜諸侯。醢送至淮南，英布方獵，見醢，因感帝與后對功臣之殘酷，且又自以與信越同功者，因更爲之大恐，乃暗使人徵集國中兵，以備警急。時適英布之幸姬與中大夫賁赫有私，布知之欲捕赫，赫懼逃奔長安告布謀反。高帝乃議於相國蕭何，何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徵驗淮南王。」帝從之。然布既以赫逃奔長安告變，又見漢使者來，知事已洩，乃於高帝十一年秋七月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韓信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遂舉兵反。帝以布已反，乃釋賁赫使爲將軍。作討布之準備。

高帝爲準備討此一勁敵，乃召諸將計議，諸將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獨汝陰侯滕公夏侯嬰召其客楚故令尹薛公問布何以反，令尹曰：「是固當反……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遂言之於帝，謂「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帝乃召而問之。薛公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帝問其所謂上中下計爲何？薛公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帝問曰：「其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斷其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同時立其子長

為淮南王，遂發兵自將討之。

英布已反，首先舉兵東擊荊王劉賈於臨淮（今安徽盱眙縣西北八十里），劉賈大敗，被追殺於富陵（今盱眙縣東北六十里）。於是，布盡收劉賈兵渡淮北擊楚王交。交發兵迎擊於徐僮間（今安徽省泗縣宿縣間），分軍為三，欲以相救為奇。有說楚將者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皆散走，楚王交乃走保薛。

英布已再破楚王劉交之軍，遂舉軍西向與高帝會戰於蘄西（今安徽省宿縣境）。

當高帝議擊英布時，適有疾，欲使太子將，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註）說建成侯呂澤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帝泣涕而言之如四人意。帝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乃自將兵而東。

高帝十一年七月，帝用張良言徵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使張良傅太子軍於霸上，然後自將酈商、夏侯嬰、灌嬰、靳歙、貴赫等（兵力史無記載，判斷當在十餘萬人以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並徵諸侯兵出關向蘄西縣（今安徽省宿縣）前進。同時令齊王肥與相曹參盡發齊兵南下會師夾攻英布。

參發齊車騎十二萬南馳，擊破布之別將於蘄北至蘄會師。於是，遂在蘄西地區與英布展開主力大決戰。按英布之兵力（史無記載）顯爲劣勢，蓋淮南兵與楚降兵合計，當不過十萬人左右。

高帝進軍時，張良曰：「楚人剽疾，願愼毋與爭鋒」。帝于十二年十月率軍進至蘄西，即遭遇英布軍西進，帝見布軍精甚，乃立營壁於庸城（失考，似在今河南省永城縣東南地區），暫取守勢。布亦立即部署攻勢之陣，準備採取進攻。此時高帝又見布軍所佈之陣，如項羽軍，甚惡之。乃遙謂曰：「何苦而反」？布答曰：「欲爲帝耳」！帝怒駡之。高帝乃使曹參軍軍於蘄北佔領優越地勢（約在今符離集諸高地佈陣），然後令灌嬰率車騎，先攻取相（相山在今宿縣西北九十里）與曹參軍協同，向布軍之北側翼猛烈攻擊，斬布之亞將及樓煩將三人；繼續攻擊，又擊破布之上柱國及其大司馬軍。高帝此時乃使酈商爲前鋒，向布軍之正面亦開始猛烈衝擊，遂大破布軍。布率殘餘敗兵渡淮南走，漢兵亦猛追擊之。布在淮南退却中，數次予追兵以迎擊，又不利，乃與百餘人走江南。旋爲長沙成王臣（吳芮子）誘殺於茲鄉（今江西省鄱陽縣境）。高帝以英布之亂平定，乃以子長爲淮南王。兄子濞爲吳王。同時周勃亦斬陳豨於當城（今察哈爾省蔚縣東），定代。

㈡討燕王盧綰　綰與高帝同里，生同日，幼相愛，壯相隨，高帝布衣時犯罪逃匿，綰常隨上下。及高帝在沛起兵，綰以客從，入漢時爲將軍。楚漢戰爭時，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親幸過於蕭曹。及燕王臧荼之亂削平，高帝即以之爲燕王。當陳豨反時，盧綰亦舉燕兵擊其東北。時豨使胡將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張勝使匈奴言豨等已破，以阻匈奴援豨，但勝反爲故燕王臧荼子衍所說服。因臧衍於亡國時，逃匿於匈奴，故說張勝曰：「公所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

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爲然，乃私使匈奴兵擊燕。綰因疑勝與匈奴反，上書請族勝家。及勝還，具言其所以爲者，綰省悟，乃暗使范齊連陳豨，欲使漢豨間久連兵不決也。及漢已斬豨，豨裨將降漢，因言綰使范齊連豨。高帝乃使人召之，綰果稱病不赴召。高帝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使大夫趙堯往迎綰；綰因愈恐，乃謂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仍固拒不赴召，並決計反。時爲高帝十二年十二月也。

高帝知盧綰已反，乃以其子建爲燕王，並即一面詔燕吏六百石以上，爵加一級，其他肯去綰歸漢者赦之，以散盧綰之衆。一面令樊噲、周勃將兵十餘萬討之。噲旋以黨於呂后之嫌（噲妻爲呂后妹），高帝令周勃代將之。周勃攻薊（今北平南）大破之，擒燕大將抵及丞相偃，盧綰敗退。周勃追擊，再戰於上蘭（失考　，似在今北平北方）又破之。綰退據沮陽（今察哈爾省懷來縣南），周勃再擊破之。於是，綰僅將其宮人家屬及騎數千，逼駐於長城下，旋降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至此，漢削平異姓諸王，遂竟全功。

註：前漢書卷四十張良傳載：「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不能得，呂后恐不知所爲，呂澤劫良爲畫計，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不愛金玉……請來以爲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澤自請得東園公等四人爲太子客，太子得以不易。

第四節　戰後局勢

高帝已連續削平英布、盧綰等，天下大定，乃於是年（高帝十二年）三月下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此爲安撫功臣，以安人心，免功臣不自安；及顯示反叛者必當誅之意，以鎭定人心之詔。

高帝擊布時，嘗爲流矢所中，旋師途中疾甚。呂后引良醫爲之治，帝拒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治疾。呂后問以「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已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是年夏四月二十五日崩於長樂宮。

高帝已死，呂后祕不發喪而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事爲酈商所悉，商乃謂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代燕；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言於呂后，大屠殺因以幸免，漢帝業之存在，亦幾希矣。於是發喪，惠帝即

位，大赦天下。惠帝即位時，年僅十七歲，政權遂落於呂后之手，旋乃有諸呂之亂。

第五節 申論

高帝已削除異姓諸王，大封諸子弟，至此漢之統一大業始告完成；則此後所患者，惟北方匈奴之外患矣。

觀高帝之戰項羽，固艱危百出；然其滅項後對異姓諸王之憂患與削除，則艱危尤甚。蓋戰項羽之時，所領導之諸人才莫不爲之竭誠盡力，故雖以弱擊强，內部團結之力量鞏固；但自擒韓信以後，專爲劉氏一家之私謀，已暴露無遺；且其時自身已老，妻子幼弱，諸功臣之强有力者，皆足以爲其帝業之威脅，故當高帝死時，呂后竟欲盡誅諸功臣（詳見後）可以見之。此時高帝已再不與諸謀臣謀劃削諸異姓王之事，而專與其妻呂后相謀。所幸高帝尚有數年餘年，及同起兵之蕭、曹、樊、灌、周、夏侯等輩之效忠，始獲削平內患。

高帝削除異姓諸王及大封子弟，顯然乃擊滅項羽後之一貫陰謀，蓋其非如是不能鞏固其已得之帝業也。亦唯因是故，故其最親信之盧綰、陳豨等亦相繼叛變以求自保。至於高帝對異姓諸王能一一削平，不僅顯示高帝之手腕歛狠，而亦極具謀謨；要使不然，漢之帝業實危如累卵。

高帝已破英布，內患一一消除，帝業漸趨穩固。然其自蘄凱旋至沛，置酒沛宮，召其鄉人父老子弟飲酒爲樂與慶功時，自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四海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充分表現高帝此時胸中之苦悶。蓋彼已將「猛士」韓信、彭越、英布等一一削除，而匈奴之外患接踵而至，因感邊無良將之苦，此亦可見此時高帝在內外政策矛盾下之憂衷也。

第三章　漢削平同姓諸王之戰（附圖三一—九五）

一、呂后於惠帝七年（西元前一八八年）秋秉政，大封諸呂。呂后八年（西元前一八〇年）死，大臣陳平周勃等誅諸呂，而立文帝。

二、削王之議，始於文帝六年（西元前一七四年），而竟全功於武帝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年）前後共歷約五十年。

三、景帝三年（西元前一五四年）正月吳楚等七國反，至是年十月平定，前後共歷十個月之久，變方動員兵力約四十餘萬。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自高帝十二年（西元前一九五年）盧綰之亂平定，高帝於是年四月崩，至景帝三年（西元前一五四年）春同姓七王之亂，在此四十年間，先有呂氏外戚與諸舊功臣之爭，繼有同姓諸王尾大不掉之禍。故在此期間，漢帝室仍在擾攘不安，帝權亦未達於鞏固與統一。茲略述呂氏之亂及削弱諸王之議二大事如左。

呂氏之亂：高帝死後，太子盈即位是爲惠帝，呂后爲皇太后。時帝年尚未及冠，呂后實已開始操縱皇權，僅以畏憚諸舊功臣，不敢過於專擅而已。及惠帝在位之七年（西元前一八八年）八月崩，太子年幼嗣位，呂后乃自臨朝秉政。按惠帝即位時，呂后立帝姊魯元公主之女張氏（趙王張敖之女）爲皇后，無子，呂后令張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

，而殺其母以爲太子。及惠帝死，太子立，呂后乃自臨朝政。

呂后既已秉政，然猶畏諸舊臣。爲自固權力計，乃以其兄周呂侯子呂台、呂產爲將，將南北軍，並使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旋先後封呂台爲呂王，以濟南郡爲呂國，呂產爲梁王，呂澤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及諸呂六人皆爲列侯。於是，呂后專政之權，益以鞏固。

呂后四年（西元前一八四年）夏，廢少帝而立惠帝後宮子恆山王弘爲帝。七年又以呂產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八年七月，呂后病甚，乃令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以防變，並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不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衞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遂崩。

呂氏已死，呂產、呂祿專兵秉政，但恐爲陳平絳灌諸大臣及諸侯王所誅討，因謀作亂。先是呂后召齊王肥子朱虛侯劉章宿衞京師，以呂祿女妻之，旋又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亦召入宿衞。及諸呂欲謀亂，劉章因其妻而知其謀，乃陰使人告其兄齊王襄，約齊起兵西向長安，彼兄弟二人爲內應，誅諸呂，立齊王襄爲帝。齊王襄乃幷琅琊兵盡起齊國之兵攻呂國濟南，同時遣使致諸侯王書，宣討諸呂之罪。

相國呂產等聞齊起兵，乃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將兵至滎陽，反與齊王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因駐兵滎陽以待變。齊王襄因亦還兵西界待約。於是絳侯周勃與丞相陳平謀，以酈商子寄與呂祿厚善，使往說祿，勸產祿歸相將印，以兵屬太尉勃，而與大臣盟各歸國，如此則齊兵可退，王國可保。呂祿然其計，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諸呂猶豫未決。適郎中令賈壽使齊歸，告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事於產，促產急入宮。於是，周勃矯詔入主北軍，呂祿去。陳平又令朱虛侯劉章佐勃。勃使章擊呂產於未央宮殺之。產已死，周勃乃分兵捕諸呂，無少長

皆斬之，呂氏之亂遂定，齊亦罷兵。於是，陳平、周勃等諸大臣，乃共議迎立代王劉恆爲帝，是爲文帝。

削王國之議：漢諸王之亂，若齊王襄起兵誅討呂氏之亂時實已肇其端；文帝三年夏濟北王興居乘文帝北擊匈奴之際，起兵西向，欲另立其兄齊王襄爲帝，是已屬王亂之第二次；及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令民得自鑄錢，吳王濞因豫章之銅山鑄錢，煑海爲鹽，富甲天下，而有東帝之志，已爲三矣。蓋漢所封之王國，國大民衆，雖諸王之傅、相、內史、中尉皆爲漢廷所置，相且掌兵符，其實難制。故文帝六年，淮南王長亦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相、內史、中尉皆二千石），隱然有獨立之志。故此時漢同姓諸王國，已成爲漢帝業嚴重之威脅。當時首先倡議削王國者，爲梁懷王揖（文帝有四子，啓爲太子，二年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武爲代王）太傅賈誼。文帝六年賈誼上疏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謂淮南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濟北王興居）；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不遵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稍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有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使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

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賈誼此議，誠不失爲安漢甚佳之策，文帝深納其言，然大勢已成，亦難驟付實施。

文帝十一年（西元前一六九年）六月，梁懷王揖卒，無子。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代即指太原王參）。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內憂重於外患）。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今安徽省太和縣北七十里）而北著之河；淮陽包陳而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胆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旨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文帝從其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今河南省杞縣西），大縣四十餘。又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劉章

子，肥之孫）。賈誼此策，以後景帝賴之以平七國之亂。

文帝十五年九月，太子家令鼂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十六年夏，乃從淮南及齊兩國開始削小之。徙淮南王喜爲城陽王，以淮南厲王長子三人分王淮南，阜陵侯安爲淮南王都壽春，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都六，陽周侯賜爲廬江王都江南。以齊悼惠王肥子六人，分齊爲六國王之，楊虛侯將閭爲齊王都臨淄，安都侯志爲濟北王都博陽，武成侯賢爲菑川王都劇，白石侯雄渠爲膠東王都即墨，平昌侯卬爲膠西王都高苑，扐侯辟光爲濟南王都東平。

文帝後七年（西元前一五七年）六月，文帝崩，在位共二十三年，太子啓即位，是爲景帝。以上文帝時代賈誼，鼂錯相繼上策削藩，以及文帝開始分淮南爲三，分齊爲六，凡此實已構成七國之亂之戰爭遠因。

此時北方之匈奴，因景帝續與和親，故無大患。至於南越趙佗雖在呂后五年稱南越武帝，攻長沙；至文帝元年又盡幷閩越、西甌、駱越東西萬餘里，今福建、廣東、廣西、貴州南部及北越等地皆屬之。但不爲中國患。

第二節　戰略形勢與作戰方略（參看附圖三一九五）

七國之亂，初以吳王濞爲首，聯合楚王戊、膠西王卬、齊王將閭、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濟北王志、趙王遂共九國，旋齊王將閭悔約背盟，濟北王爲其郎中令所刦，不得發兵，故實際參與反漢帝之戰者爲七國。七國之外，趙又遣使聯匈奴，故七國所居之戰略形勢，頗爲壯大。設趙聯合匈奴之兵以下晉陽，趨安邑，直逼關中；諸齊溯河濟，吳、楚溯淮泗睢，集攻滎陽；吳又另以有力之一部溯江淮西上而入武關，則漢之命運極爲危殆。但吳王計不及此（見下），故遭慘敗。景帝之戰略形勢，則南北固守晉陽、武關、中據滎陽三大戰略要點，主力沿

河渭順流而下，腰斬諸國之連繫，先出主力擊破吳、楚，然後轉兵以破齊、趙，而各個擊破之。

第三節　作戰近因與作戰準備

作戰近因：文帝時代削藩之議與行動，實已成為七國之亂之遠因，已如前面所述。自景帝即位，以鼂錯之才能卓博，累遷而至御史大夫，又屢與帝密謀國家大事，言聽計從，寵幸傾九卿，並積極進行鼂錯削藩之策。如景帝二年（西元前一五五年）春，封諸皇子，德為河間王都樂成，彭祖為廣川王都信都，餘為淮陽王都陳，非為汝南王都平輿，閼為臨江王都江陵，發為長沙王都長沙（長沙王吳芮四傳至吳著，著於文帝後七年九月卒，無子國除）。景帝此項措施，亦為削藩之另一行動，蓋志在增強帝室之控制權，以控制疏族之諸王也。鼂錯又上言：「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註一），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煑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於是，削藩之行動，益趨積極。景帝三年春，首先削楚、趙及膠西。是時楚王戊入朝，鼂錯以戊往年為薄太后（文帝母）服私姦服舍，削其東海郡（秦郯郡）。以前年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以膠西王卬與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是時，朝廷又方議削吳會稽、豫章二郡，吳王濞恐削地，遂聯合七王舉兵反。於是，平七國之亂之戰以起。

作戰準備及作戰構想：七國方面，景帝三年春正月，吳王已聞削地之議，乃謀聯合東方八王以擊漢。又以膠西王卬勇而好兵，為諸侯所畏憚，乃首與謀之，相約事成共分天下。膠西王允諾，乃又遣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

、濟北五王。楚、趙以有削地之怨，亦發兵響應。

吳王合從諸王已成，乃以誅鼂錯爲名，先誅漢所置吏二千石以下，而集其諸臣謀議進兵之策，並以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建策曰：「兵屯聚而西（集中於一路），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欲從之，其太子私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於是吳王不敢用田策。有少年將桓將軍又建策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吳王又不用桓將軍計，而自統大軍攻城略邑而進。

漢廷方面，聞吳楚齊趙八國反，乃拜中尉周亞夫（周勃子）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拜竇嬰（文皇后從兄之子）爲大將軍，軍滎陽而監欒布酈寄之兵。遣將軍欒布擊齊，曲周侯酈寄擊趙。嗣以前吳相袁盎之譖而族御史大夫鼂錯（註二），並使盎等使吳楚，言已斬鼂錯，請退兵；吳王謂其已爲東帝，拒受詔，漢遂進擊之。

漢軍之作戰構想，是以大將軍竇嬰駐重兵於滎陽之戰略要點，爲進攻退守之策源。主力進擊吳、楚，另遣有力之軍擊趙、齊。周亞夫出軍時已有作戰指導腹案，故其臨行時請於景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帝許之，遂進軍。

註一：前漢書卷三十五吳王濞傳載：「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此怨望，稍失臣禮，稱疾不朝。」

註二：資治通鑑卷十六景帝三年載：「（鼂）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及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錯謂……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人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盎入見（帝）……曰：吳楚相遺書，……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景帝從之，遂斬錯。

第四節　作戰經過

一、漢與吳楚方面戰鬥

景帝三年（西元前一五四年）春正月，吳王濞聯合齊趙等八國已告成功，乃卽發國中之民凡年十四歲至六十二歲者皆從軍，又使人發閩及東越之兵，共二十餘萬，於吳都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東北）集中後，西渡淮至楚，再合楚國之兵約共三十餘萬（楚之兵數，史無記載），西北進以攻梁，破梁之棘壁（今河南省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斬數萬人。於是，吳楚兵乘勝疾前，軍鋒銳甚；梁孝王武（景帝同母弟）遣韓安國張羽二將軍迎擊之，大敗，退守都城睢陽（今河南省商丘縣南），吳楚兵遂進而圍攻之。是時吳將周丘至下邳，下邳降，發兵三萬北略地，至城陽（山東省濮縣東南），兵已十餘萬。吳王進軍時，又遣兵至殽澠間埋伏，以伏擊漢將之東出者。

周亞夫已奉命爲將擊吳楚，乃乘六乘傳（傳車六乘）出關，將會兵滎陽。亞夫至霸上（長安東），趙涉遮道說

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洛陽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從之，遂自武關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乃使將搜索殽澠間，果得吳伏兵，因請趙涉爲護軍。

周亞夫帥三十六將軍，兵約三十餘萬，自滎陽東出，疾趨昌邑（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四十里），而遣弓高侯韓頹當（韓王信子自匈奴歸漢封）等將輕騎兵襲淮泗口，絕吳楚兵後，斷其餉道。是時，吳、楚、攻梁甚急，數遣使請救於亞夫，亞夫不許；梁王又遣使入長安，以亞夫不發救兵言於景帝，帝使人轉告亞夫，亞夫亦不奉詔，堅壁不出。蓋亞夫此時正防阻吳將周丘之西進，並欲依其原計劃，待吳楚糧盡，然後進擊之。於是，吳楚軍膠着於梁都城睢陽堅城之下，周丘軍亦被阻於昌邑東北，不得西進；相持匝月，吳王轉兵攻亞夫軍，亞夫軍又在下邑堅壁不戰；旋吳王欲用計攻，以一部兵佯攻亞夫軍之東南壁，暗移其主力襲攻西北壁，但又爲亞夫識破，亦以主力守備西北壁，因此吳王此一最後之攻擊，又告失敗。此時吳楚軍以絕糧已久，卒多飢死叛散，乃不得不撤兵退走；時約在二月之末，亞夫乃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僅率壯士數千人，乘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周丘亦引兵退下邳，未至疽發背死。於是，吳楚兵皆爲所虜。

吳王率壯士數千人渡江，保丹徒（今江蘇省鎭江縣）猶欲憑江以自守。漢兵追至，又走東越，收聚亡卒，兵萬餘人，蓋猶欲死灰復燃也。漢乃使人以千金誘東越，月餘東越人誘吳王出勞軍而殺之，吳太子駒亡走閩越。於是，吳楚之亂悉定。綜計吳楚反凡三個月，至此盡皆破滅。

二、齊、趙方面戰鬥

當吳王起兵渡淮時，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諸王亦發兵。此時，齊王忽反悔背約，不出兵而城守；濟北王則以城壞，修葺未竣，而其郎中令刼衆守之，王不得發兵。於是，實際舉兵反者，祇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五王。

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四王已起兵，以齊王背約，乃以膠西、膠東二王爲將，四國之兵自東西兩面攻齊王圍臨菑。趙王則發兵軍於西境之上，北遣使與匈奴連兵，企圖進擊晉陽、安邑，自臨晉渡河入關。

當將軍欒布、酈寄等進軍齊、趙時，以兵力不大（兵數史無記載，約各將數萬人），故依漢之作戰方略，兵至齊、趙境上頓兵，採取監視的守勢態勢；及吳、楚已破，周亞夫遣弓高侯韓頹當等增援，欒布乃於景帝三年約四月間，開始對圍臨菑之膠西王等四國之軍轉採攻勢。此時，膠西等四國之兵已頓兵於臨菑堅城之下數月，及欒布兵至，被漢、齊軍內外夾攻之下，遂大敗各解圍引兵歸國。布乃分兵逼菑川、濟南、膠東三王，三王皆伏誅。弓高侯則趨兵膠西，膠西王亦自殺。於是，全齊悉定。

當酈寄將兵至趙境時，趙王卽引兵還守邯鄲，寄率軍攻之不能下。及吳、楚敗，匈奴亦不敢發兵入侵。欒布已定全齊，乃轉兵西向，與酈寄合兵攻邯鄲，並引水淹之；邯鄲城壞，趙王遂自殺。於是，趙國亦定。時約在是年十月也。

第五節　戰後局勢

景帝削平七國之亂，西漢帝業始臻於鞏固。嚴格言之，漢統一的中央集權，始爲開始。且從此以後，諸侯懾服，又屢加强實施削弱地方鞏固中央之策，漢澈底的專制帝權始底完成。如景帝中三年（西元前一四七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實即抑損其權。中六年夏四月分梁爲五國，此亦繼續實施鼂錯之策也。及至武帝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年），武帝又用主父偃二策，其一、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土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其二、曰：「茂陵（邑）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即各地方有支配社會力量之豪强），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武帝皆從之。此二策一經實施，於是削諸侯之政策乃告澈底成功，京師根本亦益固。此時，武帝正用武於匈奴，故主父偃此二策對漢帝國之貢獻，益顯其重要。

第六節　申　論

綜計漢平定七國之亂，自正月至十月，共歷十個月，誠亦艱鉅之戰也。景帝所以不惜犧牲其最重要之鼂錯，固因袁盎之譖，實亦懼於反叛形勢之嚴重，此亦景帝當時判斷之錯誤。

七國之敗，敗於軍事之無統一計劃與指揮；加以諸國軍事行動皆陷於錯誤，故遭各個擊破。吳王若能採納田祿伯與桓將軍進軍之計；膠西等四國不頓兵於臨菑堅城之下，趨兵西向疾進；如此，則趙兵亦不致退守邯鄲。如此則

漢之形勢危殆，諸侯亦必有相繼風從者。蓋七國利在迅速控制形勢，造成大勢之有利乃可有爲。觀夫周亞夫間道趨洛陽，迅速集兵而東進，亦可知當此緊急關頭，雙方之勝敗，全繫之於爭取時間以控制有利之形勢。七國已失之於此，則天下皆視其爲叛逆而共誅之勢成，故乃終遭破滅。

漢之勝，則勝於其計劃正與七國相反。第一、對全般戰略形勢，有全般整然之計劃。第二、周亞夫迅速馳至洛陽滎陽，集兵東進，已造成極爲有利之形勢。第三、戰略計劃與進行步驟井然；先以主力破吳楚，然後轉兵擊齊趙，予强大之敵，以各個擊破。而周亞夫壁昌邑，據淮泗口，始終堅持其方針，尤爲難能可貴。

由此觀之，戰爭之勝敗，在於將帥之才略；由才略以爭取優勢之形勢，戰爭勝敗之關鍵，即從此定矣。

第四章　漢初對匈奴之戰（附圖三一九三、三一九六）

一、文帝三年（西元前一七七）夏五月，匈奴大舉入侵河南，使灌嬰將車騎八萬擊之，旋以濟北王反而罷兵。

二、文帝十四年（西元前一六六）匈奴十四萬騎大舉入侵關中，以張相如爲大將軍擊之，無功而返。

三、文帝後六年（西前一五八年）多，匈奴大舉入侵雲中、上郡，乃遣周亞夫等守備長安及各邊郡以備之，對匈奴不能有所反擊。

第一節　高帝平城被圍之戰（參看附圖三一九三）

高帝七年（西元前二〇〇年）十月，高帝自將三十萬衆擊破韓王信於銅鞮（在今山西省沁縣西南），再破韓、匈聯合軍於晉陽後，高帝駐於晉陽。此時匈奴單于冒頓，一面遣其左右賢王各將萬騎馳援韓王信，一面自將三十萬騎屯於代谷（今察哈爾省懷安山西天鎮縣間），遂展開漢匈之直接衝突，已如本卷第二章第三節所述。

韓王信得匈奴左右賢王增援後，其聯合軍乃在廣武（今山西省代縣西句注山北）至晉陽北地區，採取守勢。漢軍復擊破之，並乘勝追擊，但適天寒大雪，士卒墜指者十二三，遂克復馬邑、樓煩等地，即今山陰、朔、寧武、苛嵐等縣地。高帝此際以在屢勝之餘，遂有內憂外患在此一戰以解決之企圖，乃連續遣間人往窺冒頓軍。冒頓知漢使人窺探其軍，爲誘漢軍深入計，乃匿其壯士肥牛馬，而以老弱及羸畜示之於外。因此，漢軍使者十輩連續回報，皆言匈奴人馬老弱可擊；高帝最後又使劉敬往使匈奴以窺探之。高帝此際，竟急不及待劉敬之回報而即欲驅兵北進，

御史成諫曰：「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不聽，而即悉兵三十二萬北進，並自率騎兵（兵數史無記載，按漢當時之狀況，騎兵約爲十萬左右）先馳，留步卒在後繼進。及踰句注，得劉敬回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高帝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遂械繫劉敬於廣武，而仍自驅騎兵疾進，及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縣東）步卒遠懸在後。高帝至平城，即登白登山上之白登台（平城東北三十里），以窺望匈奴軍，冒頓乃縱其精騎三十萬四面圍攻而至，漢軍被圍七日，糧餉不繼，人馬俱困，乃遣使與冒頓約和：漢匈劃界而治，漢歲奉公主爲單于妻，及錦帛絲絮等物。和約成，冒頓遂解圍而去。

高帝八年九月，帝以宗室女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送往結和親約。自此以後，漢對匈奴乃採委屈求全之策，而積極專意於內治。此一政策，歷惠帝、呂后、文、景及武帝初年共凡六十六年（自高帝八年西元前一九九年至武帝元光元年西元前一三四年）而未變。蓋此期間，匈奴之強大，漢實非其敵也。

按漢匈和約，前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及漢惠帝至武帝本紀屢見不鮮。如高帝八年「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猶中國之皇后），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見匈奴傳）。惠帝三年，西元前一九二年，「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與匈奴單于」（見惠帝本紀）。「文帝三年（西元前一七七年）夏，詔曰：『漢與匈奴約爲兄弟，無侵害邊境，所以遺匈奴甚厚……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明年，冒頓單于致漢書，亦有「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及「復故約」之語。文帝六年致匈奴書，又有「復故約」之議及奉贈「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冒頓單于死，老上單于繼立，「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

爲單于閼氏」。文帝後二年，西元前一六二年，文帝致匈奴書有：「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景帝即位「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公主如故約」。武帝即位亦「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以上均見匈奴傳)。

以上列舉，爲漢匈平城之戰開始之和約，及其以後屢次履約記載。關於此事，台灣大學歷史教授姚從吾先生在其「漢匈爭奪東西霸權的檢討」一文中，論證更詳。

第二節　文帝禦匈奴之戰（參看附圖三——九六）

一、戰前一般形勢

高帝平城被圍，雖以屈辱之和約而得脫，且此後漢雖奉行和約，而匈奴仍不斷作小型之入侵，如陳豨、盧綰等叛漢，皆莫不直接受其兵力之援助。高帝十一年（西元前一九六年）春立子恆爲代王時，竟已被逼徙代都於晉陽，可知當時長城以內，匈奴鐵騎已經常馳騁其間。

惠帝三年（西元前一九二年）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於匈奴冒頓單于時，冒頓致高后書，「辭極褻嫚」，漢無可奈何，不得不以「深自謙遜以謝之」之書報之，並奉以車馬，此又可見當時漢匈兩國之關係爲如何？及至呂后秉政，諸呂與劉宗室及舊大臣爭權，內政杌隉不安，呂后五年（西元前一八三年）春，南越王佗稱帝，且進兵攻長沙。六年夏匈奴侵狄道攻阿陽（今甘肅省靜寧天水一帶），七年冬再侵入狄道。以上時期，實爲漢內憂外患交相煎逼之

秋。

二、首次大規模禦擊匈奴之經過

文帝三年（西元前一七七年）夏五月，匈奴大舉入侵，其右賢王率其種落，渡河入居河南地（今綏遠省伊克昭盟）並驅騎入侵上郡（今陝北地區），其勢撼動漢都長安。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敺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此乃一宣告匈奴暴戾之宣言，以便大舉出兵擊之也。

於是，遣丞相灌嬰發邊吏率騎八萬五千赴高奴（今陝北延安縣東）擊右賢王；又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衛長安。灌嬰擊右賢王，右賢王率其種落渡河北歸。於是，文帝自甘泉宮（今陝西省淳化縣西北甘泉山），親詣高奴（今陝北膚施縣東），因轉赴太原，在太原十餘日，蓋巡視邊防也。適濟北王反（已見前），文帝乃罷灌嬰之軍，自亦趕返長安。此爲漢首次大規模禦擊匈奴之戰，卒以內亂而止。

文帝六年，冒頓單于已滅月氏（國於今甘肅酒泉亘新疆省一帶地區），又見漢內亂已平，乃以戰勝月氏之威，致書於漢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月氏從此西徙），樓蘭、烏孫、呼揭（註一）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匈奴從此，西并西域諸國，勢益強大）。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

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云云。此書實已極威脅之能事。漢以書答之，旋冒頓死，老上單于立，文帝遂遣燕人中行說送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復和親。

三、籌邊防及二次大規模襲擊匈奴之戰

籌邊防：自上次內憂外患之後，中行說奉公主使匈奴，而又降於匈奴；固雖和親，而匈奴之患不減。於是，梁王太傅賈誼上書，陳國家大計。誼所言最重要者有二：一言諸侯王之國過大，內亂危機隨時潛伏；一言匈奴之患嚴重。誼對前者主張削弱諸侯王，以除內患。對後者，因其主意在內政，故未提及具體辦法。後五年，即文帝十一年（西元前一六九年），匈奴入侵之患益亟，隴西搖動，太子家令鼂錯乃上書論漢匈之軍事及邊防形勢，此書對漢匈之戰具有極大貢獻，茲摘其要點如下：

甲、論漢匈軍事及制匈奴之策。

㈠論選將之重要：「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兵，古時民即兵）。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㈡論用兵之原則：「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盾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習服，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

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㈢論攻匈奴戰略：「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㈣論漢匈軍事上之短長：「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計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㈤論制匈奴之術：「兵凶器，戰危事……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車騎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乙、論充實邊防以禦匈奴之策。鼂錯前策因得文帝之嘉許，乃再上書論充實邊防以制匈奴之策。

㈠論當時邊防之弊害：「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

，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㈡論徙民實邊之策：

1.「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多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懸）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

2.「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之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㈢論組織人民以實邊防：

1.「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習服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2.「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丙、論充實國家經濟及邊防軍需：明年，即文帝十二年春，鼂錯又上書言國家經濟政策及充實邊防軍需之議，其要點如左：

(一)國家經濟政策之大意謂：

(1)薄稅斂、廣蓄積、薄貸息、實倉廩以蓄積國家財富。

(2)墾闢土地山澤，開水利，使地盡其利，民盡其力。

(二)充實邊防軍需：

(1)「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註二）。車騎者，天下之武備也。故爲復卒。……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2)「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民入粟郡縣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

鼂錯以上所建策，文帝皆爲嘉納而一一付諸實施，於是國家財富益厚，人民富足，國力益強，邊防益固。

二次大規模禦擊匈奴之經過：文帝十四年（西元前一六六年），冬，匈奴老上單于以漢絕和親，驅騎十四萬南侵，入朝那（今甘肅省平涼縣西北）、蕭關（今甘肅省固原縣東南），殺北地（今甘肅省寧縣西北爲北地郡治）都尉印，虜去人民畜產甚多，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在固原縣境），遂長驅入彭陽（今甘肅省鎮原縣東八十里），其候騎直至雍（今陝西省鳳翔縣南）及甘泉（今陝西省淳化縣東北），有直脅長安之勢，漢之京師爲之震動。

於是，文帝大發兵以禦之，其部署如左：

一、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率車千乘，騎十萬，駐於長安近郊，以守長安。

二、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守上郡（治今陝西綏德縣東南五十里）。寧侯魏遬爲北地將軍，守北地。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守隴西（治今甘肅臨洮縣東北）。每郡兵力史無記載，概約郡數萬人。

三、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爲將軍，以車騎爲主組成機動迎擊部隊，兵力史無記載，約十餘萬。

匈奴侵入以上各地，侵掠月餘，以漢大舉發兵迎擊，乃撤退出塞；漢軍亦逐出塞即還，並不能有所獲，蓋漢軍尙不敢窮迫之也。

自此以後數年，匈奴入侵益甚，每歲向漢之各邊郡東自遼東，西至隴西乘虛入侵，擄掠而去。蓋匈奴志在破壞

漢實施鼂錯鞏固邊防之策。故在文帝十五年至後元年之三年中，匈奴每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而遼東、雲中爲尤甚，每郡被殺略者萬餘人。漢因被逼，於文帝後二年（西元前一六二年）復遣使至匈奴求和親。

按漢此時，經文帝之勵精圖強，國力雖已漸強，因騎兵尙少，不足以與匈奴爲敵；加以國無良將，故仍不能不屈辱求和也。當時文帝感於無良將之苦，下擧一事足以證明之。當此次文帝正在大擧出兵迎擊匈奴，匈奴自行退去，漢軍竟無奈之何之後，在長安問郎署長趙人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文帝聞唐之言，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乎？」此爲文帝外憂匈奴，內懷良將溢於言表之苦衷。

四、三次大規模禦擊匈奴之戰

文帝後二年，已被逼屈辱求和，歲奉匈奴如故約，並與和親，相約邊境吏民，互不侵犯。文帝後四年，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文帝復與和親。但軍臣單于立歲餘，用中行說之說，與漢絕和親之約，並即於文帝後六年（西元前一五八年）冬，各以三萬騎大擧入侵雲中（治今綏遠省托克托縣）及上郡，所殺略吏民甚衆，烽火之警，直通於甘泉、長安，漢之京師再陷於震撼之狀態。於是，文帝再大擧如左之防禦部署：

一、以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駐軍於長安西北之細柳原。祝茲侯徐屬駐軍於長安北之棘門。宗正劉禮駐軍於霸上。以上三軍沿渭水以防守長安。

二、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駐軍於飛狐（今河北省淶源縣北），以固趙之邊防。

三、以故楚相蘇意爲將軍，駐軍於句注（今山西省代縣神池縣間）以固代之邊防。

四、以將軍張武，駐軍於北地（今甘肅省寧縣）以固京師之邊防。

漢此次防禦戰，與上次大有不同之點，上次除防禦外尚有出擊部隊，此次則純爲防禦，蓋已知力不如也。漢此項防守部署，調兵遣將，經月餘而告成，當漢軍此項部署告竣之時，匈奴則又撤去矣。文帝經此役之後，明年夏六月崩，子啓即位，是爲景帝。

按文帝用鼂錯之策，積極加強部署北邊國防，但遭匈奴以上三次大舉進襲之打擊，鞏固邊防之設施，實未能完成。加以騎兵缺乏，國無良將，實又陷於疲於奔命之困境。故至景、武二帝，乃積極展開畜馬及練將之措施焉。

註一：資治通鑑十四文帝六年載註：「樓蘭國在西域之東垂，後曰鄯善……烏孫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是其類也。……呼揭國在瓜州西北……班史匈奴北服丁零呼揭之國……西域傳呼揭不在三十六國之數，而烏孫國東與匈奴接，則呼揭蓋在烏孫之東匈奴之西北也。」

註二：資治通鑑卷十五文帝十二年載注：「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

第三節　景帝禦匈奴之戰

文帝於其後七年（西元前一五七年）六月崩，子啓即位是爲景帝，景帝即位之後，重用才氣卓越之鼂錯，首先

致力於內政，謀國家之澈底統一，鞏固中央之集權，以增强國家戰力，爲斬除匈奴外患作準備。但此項重大而適切之內政措施，竟引起七國之亂，其經過已詳於本卷第三章。

景帝二年夏四月，即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與匈奴和親，至明年秋七月，又與匈奴和親。蓋此時景帝用鼂錯策，積極於內政之整治，故頻與匈奴和親，以減輕外患之憂顧。是時七國之亂謀亦亟，趙王遂北聯匈奴；幸景帝與匈奴和親成功，又能迅速擊破吳楚，內憂外患，乃得消除。景帝五年（西元前一五三年）夏，又遣公主與匈奴和親，是爲漢以來以眞公主嫁匈奴單于之始。是時適七國之亂告平兩年，蓋此時景帝猶致力與內政與整軍經武之時也。景帝此種積極之圖，可於中元六年（西元前一四四年）夏分梁地爲五國，及畜苑馬三十萬匹兩大事見之。由於景帝採外和匈奴，內蓄國力之國策，故在景帝之世（景帝後三年西元前一四一年崩），匈奴無大舉入犯，僅有如左數次之小規模侵擾：

一、中元二年（西元前一四八年）二月，小股竄擾燕邊。

二、中元六年夏六月，匈奴自武泉（今綏遠省武川縣）入雁門（今山西省右玉縣）而竄入上郡，刼略漢之苑馬。按景帝初年，以隴西騎士李廣爲上郡太守，開始在上郡地區建苑三十六所，分佈北邊及西邊，以太僕牧師諸苑，以郎爲苑監官，及奴婢三萬人，共養馬三十萬匹，以謀積極擴編騎兵，爲廣大北邊國防之需。匈奴此次刼略苑馬，實有破壞漢建軍之企圖。

三、景帝後二年（西元前一四二年）三月，匈奴再入侵雁門，太守馮敬戰死，景帝乃增發車騎材官，以加强雁門邊境之防守。此時，漢之邊防似已大爲充實，自晉陽推進至雁門，漸已恢復長城之國境。

景帝後三年（西元前一四一年）崩，太子徹卽位，是爲武帝。武帝以雄才大略，英武有爲，遂展開有史以來，中國與匈奴長期而激烈之大戰，詳見以次各章。

第五章　漢武帝第一階段征匈奴之戰——誘擊戰（參看附圖三一九七、三一九八、三一九九）

一、元光二年（西元前一三三年）夏，漢於馬邑伏兵誘擊匈奴無功。
二、元光六年秋，漢使衞青等，分四起襲擊匈奴來邊邑關市北者，獨衞青一路有功。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三一九七）

漢武大舉征匈奴時之國力，正當文景盛世之後，且自高帝平城被圍屈辱（高帝七年，西元前二〇〇年）以來，歷惠、呂后、文、景四世，至武帝元光二年（西元前一三三年武帝即位第八年）馬邑誘擊匈奴止，前後已經六十八年。在此六十八年中，漢每年遣送子女玉帛供奉匈奴。在此種長期屈辱下，幸賴國內安定，尤其經文景二氏之盛世，人民物產豐富，國力已達登峯造極之時。又全國馬畜已有四十萬之衆，可以編成强大之騎兵，以與匈奴周旋。於是武帝奮然躍起，欲盡雪累世之恥，並謀重建始皇時大帝國之雄圖，遂擧數十萬鐵騎，長驅漠北，而對匈奴作空前大擧之進擊。

此時之匈奴，正當軍臣單于。軍臣單于乃冒頓單于之孫，其國力亦極强盛之際，其國境東達遼河，西迄今蘇聯之中亞細亞大部份地區，康居（今蘇聯境中亞細亞）大宛（新疆省西境外），皆役屬之。當時之烏孫（今新疆省西北至巴勒哈什湖）及今新疆省之西域諸國，皆屬其勢力範圍，匈奴日逐王置僮僕都尉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又富給焉。其貿易西達今之地中海，大月氏（今鹹海以南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伊拉克），大秦（今土耳其

、敘利亞、約旦、埃及東部及蘇聯一部份地區），條支（今伊拉克、阿剌伯），皆與其通使貿易。漢之西北，則祁連山及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及賀蘭山；漢之北，則今之綏遠省、察哈爾、熱河、皆爲其游牧生息之地，且其鐵騎常進出於陜北、甘東、晉北、冀北等地區。實爲古代世界最大之游牧帝國。漢武征匈奴之對手，爲軍臣單于，伊稺斜單于，烏維單于，詹師盧單于、兒單于、句黎湖單于，且鞮侯單于，及狐鹿姑單于。皆有冒頓之遺風。

因此，漢武畢生與匈奴奮戰，凡四十餘年，（武帝於西元前八十七年崩），大戰十五次，漢軍深入窮追二十餘年，但仍未能竟其功，直至宣帝匈奴分裂大衰，始予降服之。（見第三章）故漢武征匈奴之戰，實爲中國歷史上與匈奴空前最艱鉅之大戰。由此，可以回憶秦始皇之所以修築長城者，其意義爲如何深遠與需要。

第二節　第一次誘擊匈奴之戰—馬邑埋伏戰（參看附圖三—九八）

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一三五年，武帝即位之第七年），匈奴請和親，帝下其議，使諸朝臣謀之。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熟習胡事，以爲和親僅能維持數年邊境之安寧，匈奴無不旋即背約入侵者，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與匈奴千里而戰，難以獲利。且匈奴遷徙不定，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強；而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匈奴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不如和親便。朝臣亦多附安國之議。於是，再與匈奴和親。

元光二年，（西元前一三三年）有馬邑土豪聶壹者，因王恢而獻計，謂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能破之。帝又召問公卿，於是王恢復與韓安國爭議。安國仍以爲匈奴輕疾悍亟之兵，至如疾風，去如收電，畜

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若使邊郡久廢耕織，以與匈奴爭鬥，則漢於勢不利。且用兵者，以飽待饑，以治待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墜城，常坐而役敵國。今若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故未見深入之利，云云。王恢以爲：以今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即足以制勝。況今擊之，乃用誘敵之計，而非深入；若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設伏以待之，遮其險阻，以爲戒備，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如此則單于可擒，云云。時武帝亦以「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不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擧兵攻之。」（見前漢書卷六武帝本紀）。蓋欲謀一勞永逸之計，故遂用王恢之謀，決誘致匈奴單于於馬邑（今山西省朔縣）而伏擊之。是爲漢建國以來，大擧攻擊匈奴之始。是年六月，漢之伏擊軍隊編組及部署，概略如左：

軍隊編組：

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統轄諸將。

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

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

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

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

以上共車騎材官兵三十餘萬。

部署：五路大軍，以韓、李、公孫三將分別埋伏於馬邑旁山谷中（今句注山北麓），王恢李息則伏軍於代（上

代縣西北），以截擊匈奴輜重及追擊爲任務。

上項準備已定，漢武帝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以誘致匈奴。聶壹至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貪馬邑財物，信而許之。壹乃斬死罪囚，縣其頭於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又使馬邑民將馬牛羊盡放牧於野，以誘之。於是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塞（今左雲縣東），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牲畜布野，而無人牧者，疑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巡行徼塞（註），見匈奴兵，乃欲據保此亭，因爲所擒，單于欲殺之，尉史竟將漢伏兵待敵狀告單于以求活。於是，單于大驚，急引兵北走。漢兵追至塞，不及而還。

是役，漢以謀泄無功，又以王恢在代，不敢追擊殺之。從此，匈奴乃屢犯塞寇邊。於是，漢匈以後四十餘年之攻戰以起。

註：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載註：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

第三節　第二次誘擊匈奴之戰—關市誘擊戰（參看附圖三—九九）

自馬邑之役後，漢匈關係雖甚惡化，匈奴又常以小股犯漢邊塞，及侵掠邊民；然猶不斷與漢在各邊地關市通商，匈奴尤好漢之錦帛等物質商品，漢亦利用關市通商以中其意而誘之。於是後五年，漢乃展開對上谷（今察哈爾懷來縣南）、代（今察哈爾蔚縣東）、雁門（今山西省右玉縣）、雲中（今綏遠省托克托縣）諸地匈奴之來關市通商

者，予以大規模之襲擊。

元光六年（西元前一二九年），武帝以自馬邑之役後，匈奴兵不斷擾犯邊塞，乃決計予其來關市者，以大舉之襲擊以打擊之。乃於是年秋，分遣四路大軍進擊匈奴於關市下。四路軍編組及行動如左：

車騎將軍衛青將萬騎出上谷，追擊至龍城（今察省多倫縣地區）斬匈奴騎首虜七百而還。

騎將軍公孫敖將萬騎出代郡，反爲匈奴所擊敗，亡卒七千。

驍騎將軍李廣將萬騎出雁門，以寡不敵衆，亦爲匈奴所敗，全軍皆潰，李廣被俘後逃歸。

輕車將軍公孫賀將萬餘出雲中，擊無所獲而還。

漢以上四路軍，獨衛青有功，封關內侯。敖與廣皆慘敗，下獄當斬，贖爲庶人。

第四節　申論

馬邑誘擊之失敗，由於尉史之洩密；而尉史之洩密，則由雁門郡是項處置之失當。蓋雁門郡已知馬邑伏擊之謀，則不應遣尉史巡邊；旣遣矣，則應囑其見敵卽應逃逸，免爲所捕獲。祇因一小尉史被俘之細故，而敗馬邑誘擊之大謀，可見軍事行動與措施，必須細密而兼籌並顧，始可免小失而敗大計也。

漢四路軍擊匈奴於關市下，乃一種奇襲行動，有利則進，無利則退。況上谷以西至雲中地區之陰山山脈諸山谷中，乃匈奴本部當時生息之地，而其軍之主力，亦在此一地區出入。漢各路軍若以萬騎之軍力，遇優勢之敵，其情勢乃極危殆之事，公孫敖與李廣之所以大敗者以此。至於在此役中，衛青所以能獨勝者，靑之智勇或較他將爲優，

但要之實爲當時狀况所使然。因靑所出擊之地，正當匈奴本部與其左賢王兩地區之接界處，且敖與廣已將匈奴本部之主力吸住，此實衞靑致勝主要之緣由也。

第六章　漢武帝第二階段征匈奴之戰

——陰山祁連山脈兩大戰略地區漢匈爭奪戰

（附圖三－一〇〇、三－一〇一、三－一〇二、三－一〇三、三－一〇四、三－一〇五、三－一〇六、三－一〇七）

一、第一次作戰：元朔元年（西元前一二八年）秋，匈奴二萬騎寇遼西、漁陽、雁門，漢使衛青等將三萬騎擊破之。

二、第二次作戰：元朔二年春，匈奴再侵上谷、漁陽，漢使衛青等將數萬騎包圍河南地樓煩白羊種落而殲之。盡復秦之故地。

三、第三次作戰：元朔三年夏，匈奴侵代、雁門；四年，九萬騎分侵代、定襄、上郡、朔方等郡，五年春漢使衛青等將十餘萬騎，遠襲右賢王庭於幕北而殲之。

四、第四次作戰：元朔五年秋，匈奴萬騎侵代郡，元朔六年漢使衛青等將十餘萬騎尋單于主力擊破之。

五、第五次作戰：元狩元年（西元前一二二年）匈奴數萬騎侵上谷。明年三月漢使霍去病將萬騎進擊西河匈奴諸種落，大破之。是年夏，再使霍去病等掃蕩西河，遂盡有河西走廊之地。

六、第六次作戰：元狩三年秋，匈奴數萬騎侵右北平、定襄郡。明年春，漢使衛青、霍去病各將精騎五萬，分兩縱隊對匈奴作犁庭掃穴之舉，大破之，直攻至今外蒙古北方之庫倫等地而還。

第一節　一般形勢與戰略

漢匈爭奪陰山祁連山脈兩大戰略地區，自武帝元朔元年（西元前一二八年）至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一九年），共歷十年之久，大戰役凡七次，主力大會戰一次。結果，漢勝匈敗，漢盡據陰山祁連山脈地區而有之，國防因以鞏固，匈奴遠遁。

陰山山脈之戰略形勢：此龐大山脈，橫亘於今綏遠省之南及西部，其諸山谷則爲匈奴生息繁衍之地，史稱匈奴失陰山後，過之者未嘗不哭也。此可見陰山對匈奴生存之重要性。匈奴據有此山脈，則漢北邊郡縣無安寧之日；漢得之，則爲北方之重大屏障。中國北方形勢，以後歷代，亦莫不如此。可知此山脈之形勢，關係漢匈强弱之重要性。

祁連山脈：此山脈綿延於今甘肅省張掖縣之西及南，西連酒泉（原爲月氐之地），南連武威，爲匈奴右部之地。匈奴右部以五原、狼山（陰山西脈）山脈賀蘭山脈及焉支山（今甘肅省山丹縣東）、祁連山諸地區山谷水草，爲其繁衍生息之地。史稱，焉支山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番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不僅如此而已，且在漢匈之國防上，亦極重要。匈奴據其地，則南連西羌，爲漢西北之患，隔河以西無寧歲；漢得其地，則西北國防安固，而斷匈奴之右臂，且爲通往西域惟一之孔道（河西走廊）。是亦可知此地區關係漢匈形勢强弱之重要性。

由於上項二地域在國防上、戰略上、經濟上及交通上，均處如此重要之地位，故漢匈在此等地域，展開空前之激戰，而作生死之搏鬥焉。

漢匈之戰略：匈奴在此期中所採之戰略，爲在漢北邊廣大之邊境上採相機乘虛襲擾之策，尤其在漢之遼東北方——遼西右北平上谷，採牽制戰略，圖以困擾疲勞漢軍，而以主力進出於晉北地區。漢軍在此期中，則在非決戰地區，以少數兵力取守勢，而集結主力於決戰方面，予匈奴以澈底之打擊。其具體方案爲：在上谷以東燕山地區，以少數兵力防禦；以主力之有力一部，先擊破匈奴之右部，然後合主力在陰山地區與匈奴單于本部之主力求決戰；而予以澈底擊滅之。

以上漢匈之作戰，東起遼河，西迄祁連居延，東西四五千華里，實兩國生死搏鬥之大戰也。

第二節　作戰經過

第一次作戰（附圖三一一〇〇）：上次漢四路軍襲擊匈奴於各關市下之元狩六年多，匈奴又使其左部向漢之東北邊郡展開攻擊，其中匈奴一股數千騎，攻漁陽（今河北省密雲縣）尤甚，漢使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以禦之。明年元朔元年（西元前一二八年），秋，匈奴再發動二萬騎對漢之遼東方遼西郡治（今河北省盧龍縣東）大舉攻擊，殺遼西太守並擄二千餘人。又擊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攻韓安國；安國千餘騎，幾盡戰死，幸燕救兵至，漁陽得以不陷。後安國徙屯右北平，不久而死。同時，匈奴本部兵又入雁門郡（今山西省右玉縣南）敗雁門都尉，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靑將三萬騎，救雁門；李息將兵出代郡擊援漁陽（均似以馬邑爲策源。）。衛靑軍至雁門擊匈奴，匈奴敗走，斬首虜數千而還。

第二次作戰（附圖三一一〇一）：雁門之戰明年，即元朔二年春正月，匈奴再在漢遼東方之上谷漁陽兩郡，發動

攻擊。漢此時爲鞏固長安準備與匈奴大戰並爭取主動計，乃策定以主力打擊匈奴之右部，而採取大迂迴作戰戰略，於匈奴攻擊上谷漁陽之頃，立即使衛青李息（約三五萬騎之兵力），西出雲中（以雲中爲策源），包圍匈奴右部樓煩白羊王於今晉西北及綏遠伊克昭盟地區（此地區爲樓煩白羊王遊牧地）而擊破之，獲首虜五千餘級，牛羊百餘萬，白羊樓煩王北遁，青追至高闕（今綏遠省狼山縣北）而還。遂盡克復秦蒙恬所獲之故地，凱旋軍自隴西（今甘肅臨洮縣東北）而還。由於是役之大獲全勝，漢之法家大臣主父偃因建議：「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武帝從之，置五原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發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黃河南岸）並復繕蒙恬所築塞，因河爲固（見第四卷第五章）。

青以是役顯赫之功，封三千八百戶長平侯，其校尉蘇建封平陵侯，張次公封岸頭侯。按青此役，純用大迂迴奇襲，截白羊樓煩王之後路，故能迅速將其衆擊潰，而盡據其生畜，誠空前之大迂迴奇襲作戰也。

上谷漁陽方面，漢軍因寡不敵衆，韓安國棄上谷漁陽而東守右北平（今熱河省平泉縣）以牽制之。是亦卓越之牽制戰略也。

衛青是役全勝，鹵獲甚豐，武帝乃發表宣言，略謂「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溪舊塞，絕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匈奴二王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匈奴所派遣之斥候，潛伏隱處，以探聽漢軍虛實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敺馬牛羊百餘萬，全甲兵而還。」武帝是項宣言，在炫耀漢軍之大勝，以服儒臣中之反對征匈奴者，並以振奮漢人之心。

第三次作戰（附圖三一一〇二）：元朔二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稺斜，逐軍臣單于太子於單而自立爲單于，於單亡降漢，漢封爲陟安侯，數月死。

伊稺斜既立，遂一連兩年，對漢展開大攻勢。元朔三年（西元前一二六年）夏，遣數萬騎侵代郡，斬漢太守恭，略千餘人。秋，又攻雁門郡，殺略千餘人。元朔四年夏，更大舉進犯，出九萬騎，分爲三個縱隊，每縱隊三萬騎攻代郡、定襄郡（今綏遠省和林格爾縣以南地區），及上郡（今陝西省綏德縣東南五十里）；同時其右賢王欲奪回河南地，亦向朔方郡進攻。以上四路大舉進犯，漢邊郡被殺略者各數千人。

元朔五年春，漢亦大舉反擊，使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將軍出右北平，攻匈奴之左部；而主力以衞靑爲統帥，進襲右賢王。此主力軍之編組如左：

衞尉蘇建爲游擊將軍。

左內史李沮爲强弩將軍。

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

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

以上連李息張次公共爲六將軍，皆統屬於衞靑。而衞靑本部三萬騎，合六將軍所統率者，共十餘萬騎，以擊匈奴。此役漢軍大概以朔方爲策源，李息張次公之任務，似爲牽制作戰，其作戰經過，史無詳載。至於衞靑所率之四將軍，出朔方、高闕，又是一次大奇襲作戰，以襲擊匈奴右賢王爲目標。當時匈奴右賢王庭，大概居於今綏遠省狼山之北數百里，衞靑得悉右賢王不備，乃祕密自朔方渡河，至五原郡。又於夜間潛軍出高闕塞（今狼山縣北），疾

襲右賢王幕。當時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故飲酒作樂，醉臥幕中。衛青是夜率軍潛出高闕塞，馳襲匈奴之營幕，圍右賢王。右賢王於醉中不意漢騎突至，乃在驚恐中與其愛妾一人及親騎數百，突圍北遁。於是，衛青遣輕騎校尉郭成等，乘夜追擊，追至數百里而還。是役，青等擄獲右賢王裨王十餘人，男女萬五千餘人，生畜數十萬。又一次奇襲殲滅戰也。

衛青於是役，再建赫赫之功，當其軍凱旋至塞時，武帝即遣使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北邊諸將，皆屬其麾下，增封青八千七百戶，並封其三子皆為侯。又諸將有擒王之功者，如護軍校尉公孫敖，都尉韓說，騎將軍公孫賀，輕騎將軍李蔡，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等，皆封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竇如意，中郎將綰等，亦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三百戶。是役衛青竟能指導遠東方之作戰，是為中國史上戰略指導之又一大躍進。

第四次作戰（附圖三—一○三）：元朔五年秋，匈奴亦驅萬騎攻代郡，斬漢都尉朱英，略千餘人，以為報復。明年，元朔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乃將其兵鋒東指，以擊匈奴之本部單于庭，出定襄數百里（按當為今綏遠省大青山地區）。此次衛青之軍隊編組如左：

公孫敖為中將軍。

公孫賀為左將軍。

衛尉蘇建為右將軍。

翕侯趙信為前將軍。

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

李沮爲强弩將軍（似屬大將軍本部）。

以上六將軍及衞靑大將軍本部，合兵亦十餘萬騎，此役漢軍大概以定襄爲策源。惟以上三次作戰，均屬一種奇襲行動，故軍隊編組，皆不似此次編組之嚴整。而此次之進擊，既以單于主力軍爲目標，又非奇襲作戰，故集中兵力，作中前右左後之編組。蓋此種陣形既適於行軍與宿營，亦適宜與强大之敵人戰鬥，而不虞爲敵騎所襲擾。是役，初出定襄，遭遇單于軍，即將其擊破，斬首數千級而還。衞靑休軍月餘，再出定襄進擊，而將抵抗之匈奴軍擊破之。此時漢軍已出定襄數百里，大概已抵達今綏遠省歸綏以北之陰山主脈地區，與逐次抵抗之單于尙在戰鬥中。突然左賢王所率之軍，自東北方攻來，前軍趙信，右軍蘇建，正當其衝。因衞靑在進擊中，獲悉東北方有一股强有力之匈奴軍，故改令前軍趙信與右軍合勢，以掩護本軍之右側，但此前右兩軍共三千餘騎，雖鏖戰竟日，漢兵死傷殆盡；趙信原係匈奴小裨王，降漢封爲翕侯，此時其軍死傷過半，而單于又從而利誘之，信遂率其餘騎八百，奔降於匈奴。右軍蘇建則因所部騎兵，死亡殆盡，棄軍而獨自退回大將軍本部。於是，靑本部軍又將單于擊破之。漢軍斬首虜萬九千餘級，但亦折損前右二軍。

是役霍去病之戰功最偉，武帝封爲冠軍侯。按去病此時年十八爲侍中，此次從大將軍衞靑出征，以爲票姚校尉。票姚者勁疾之意，言其强勁疾捷也。此次率輕勇騎八百，離大將軍本部數百里赴利（擊破單于後之追擊），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擒匈奴單于相國當戶，單于季父羅姑比，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去病以此次之大功，故武帝以二千五百戶封其爲冠軍侯。武帝亦從此而識拔二大將，爾後遂以之完成斷匈奴右臂之功。是役張騫以校尉從大

將軍出征，以過去使西域嘗困於匈奴十餘年，善知水草處，導軍征進，得以不乏，封博望侯。

武帝於此役獲得勝利後，復下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法家之言），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註一），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因令有司奏議，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此詔亦為對當時儒臣之反對伐匈奴者而發，故舉孔子因時、因事、因人不同而異之史例，以諭之，令彼等勿以一得之言保殘守缺而拘執也，因令議置武功爵，凡十一級，一曰造士，二曰閑輿衛，三曰良士，四曰元戎士，五曰官首，六曰秉鐸，七曰千夫，八曰樂卿，九曰執戎，十曰政戾庶長，十一曰軍衛。至十七級。第一級十七萬錢，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令民買之。

第五次作戰（附圖三一一〇四）：此次戰役，漢匈皆以其主力指向其預定之戰略目標，互相進行猛烈之進擊。漢以政治、經濟、軍事之中心在西方——長安，故以匈奴之右部為主力之打擊目標。以斷匈奴之右臂，然後再進擊匈奴之重心——單于本部。匈奴則以政治、經濟、軍事之中心在東方之單于庭——今綏遠省集寧陶林縣西北（註二），故以上谷右北平為打擊目標，並以牽制漢主力出其右部之行動。在上次作戰中，單于獲趙信而寵信之，「以為自次王」（尊之僅次於單于又築趙信城以封之）。彼因獲趙信而知漢軍將連續大舉進行深入攻勢，乃用信計，遠撤漢北，誘漢軍深入困缺罷極之時，而擊之。

元狩元年（西元前一二二年）匈奴以數萬騎侵入上谷，殺數百人而去。明年春三月漢開始其打通河西走廊之大進軍，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今甘肅省臨洮縣東北）挺進，過焉耆山（今甘肅省山丹縣東）千餘里。按去病此役之任務，在打通河西走廊，通西域（見張騫使西域），絕匈羌之連繫，斷匈奴之右臂。其作戰及經過路線，為

自長安沿渭水河谷西進，掃蕩天水隴西，至臯蘭下（匈奴右部之重要關塞——在今甘肅臯蘭縣），與匈奴大戰，短兵相接，匈奴騎大部被殲。去病遂率軍長驅追擊，轉戰六日，幾擒單于子，斬匈奴折蘭王及盧侯王，擒渾邪王（居今張掖縣地區）子，及休屠王（居今武威縣地區）祭天金人與相國都尉等，獲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匈奴軍死者十之七。去病軍至敦煌凱旋（過焉耆山千餘里，即酒泉地區）。計轉戰數千里，一戰完成斷匈奴右臂之任務，厥功至偉。

武帝於此役大勝之後，下詔頌揚其戰功曰：「票騎將軍，率戎士，倫烏盭(山)，討遬濮（匈奴部落名），涉狐奴（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降服者不擒虜），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耆)山千餘里，合短兵，鏖戰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抵抗者誅之）。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註三）。師率減什七（古師曰：匈奴之師，十減其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此種長驅深入之機動閃擊攻勢，又開中國戰史上空前之例。

是年夏（附圖三－一〇五），漢再遣霍去病與合騎侯公孫敖共數萬騎，分兩縱隊，霍去病為右縱隊出北地（今甘肅省寧縣西北）公孫敖為左縱隊出隴西（今甘肅省臨洮縣東北），均以祁連山地區為會師目標。蓋此次去病等之作戰目的，一為掃蕩河西地區之匈奴，一為殲滅祁連山之匈奴部落並驅逐西羌。漢為牽制單于不能轉用其主力以救援右部之危機，乃同時遣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分兩縱隊進擊匈奴左賢王。是時匈奴單于亦率軍入侵代及雁門兩郡。故此時漢匈之戰，實已至高潮，展開東西數千里之作戰。

霍去病軍出北地後渡黃河，過今甘肅省青玉湖，至居延海（以上二地皆水草豐盛之地）。然後轉兵沿額濟納河南下，至小月氏（今酒泉）耀兵於張掖，遂進擊祁連山之匈奴而殲之。同時西逐諸羌，遂打通河西走廊之路。是役，去

病擒獲匈奴單桓、酋涂、稽且、遫濮、呼子耆、等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及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其相國都尉率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又一次大殲滅戰也。去病以此役之功，增封五千四百戶。其從屬將，趙破奴封從票侯；僕多封輝渠侯；其他校尉從者，皆賜爵左庶長。合騎侯公孫敖失道，不能與去病會師於祈連山，坐行留罪，當斬，贖爲庶人。

右北平方面，李廣率四千騎先擊左賢王，反爲左賢王數萬騎所包圍，激戰二日，廣軍死傷殆盡，幸張騫將萬騎至而救之，左賢王始引兵退，李廣得脫。騫坐行留罪，當斬，贖爲庶人。是役，李廣亦殺匈奴兵數千人。

是役中，匈奴入代、雁門郡者，僅殺略數百人。

按霍去病兩次遠征河西走廊，深入數千里作戰，所以皆能致勝，消滅匈奴右部强大之部落者，一以去病勇敢善戰，「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前進」；二以去病善能因水草，因糧於敵之作戰；三以去病所率之軍皆漢騎之最精良者。故能遂行遠距離之機動迂迴、包圍、奇襲與突破，而常以寡勝衆也。去病以此赫赫之功，武帝日以親貴之，而比大將軍。

是役戰後，局勢之變化：是年秋伊稚斜單于怒渾（亦作「昆」）邪王、休屠王在西方之慘敗，損失慘重，爲霍去病所擄數萬人，因欲召而誅之。渾邪王恐，與休屠王合謀降漢，遣使至河上（按當在五原朔方之河上），時適漢將大行李息守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報漢廷。武帝猶慮其詐降而襲邊地，乃遣去病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去病旣渡河，與渾邪王之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恐被掩覆，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往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一面獨遣渾邪王先詣行在所，一面盡率其衆四萬餘人渡河，號稱十萬。降衆已至長安，武帝卽封渾邪王萬戶漯陰侯，其餘裨王三人，大當戶一人，亦皆封侯。武帝遂三下詔嘉去病之功曰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畔，咸奔於率，以軍糧接食，並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乃增封去病千七百戶。

武帝以河西已定，於是減隴西、北地，上郡三郡戍卒之半，轉用於西南，以穿昆明池（詳第九章第一節）。又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河西走廊五郡），而皆居之於河南地，因其故俗爲五屬國，即不改其國號，而屬於漢也。從此漢通西域之道通。並置其地爲武威、酒泉郡。

第六次作戰——漢匈漠北大決戰（附圖三一一〇六）：元狩三年秋。單于憤於右部之失敗，各遣數萬騎大侵右北平及定襄郡，殺略漢千餘人。元狩四年春，武帝以河西已定，遂欲予匈奴單于本部（活動於上谷雲中地區間）以澈底之打擊，驅之遠遁，以安北邊諸郡。乃與諸將議，以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以爲漢軍不能輕入漠北而久留。今因其計大舉兵深入擊之，必能達所望之目的，諸將皆從之。於是，武帝將漢軍騎兵主力，分爲兩個大縱隊，由大將軍衛青及票騎將軍霍去病二人統率，分向漠北進擊，其編組如左：

右縱隊：

主帥　大將軍衛青。

前軍將軍　郎中令李廣

左軍將軍　太僕公孫敖。

右軍將軍　主爵趙食其。

後軍將軍　平陽侯曹襄。

西河太守　常惠
雲中太守　遂成 } 似右縱隊改爲左縱隊時始編入者。

左縱隊：

主帥　票騎將軍霍去病。所率諸將爲：

從票侯趙破奴。

昌武侯安　稽。

北地都尉衛山。

校尉　李　敢。

匈奴降將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文。

匈奴降將樓剸王伊即軒。

右北平太守路博德
漁陽太守解…… } 似左縱隊改爲右縱時始編入者。

左縱隊編組與右縱隊同，分爲中前左右後五軍。

左、右兩縱隊，各率精騎五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將軍。又在兩縱隊之後，負轉輸輜重以補給軍資之步兵尚數十萬。當兩縱隊出塞時，塞閱官及私從馬又十四萬匹（匈奴及霍去病傳均謂十四萬匹，而通鑑謂四萬匹

。今從霍去病傳。此等馬匹，係邊地軍民自動提出以從征，爲運粮食衣裝者，即後方補給部隊），此役誠乃空前之大舉。盡武帝之志，企圖以此一擊而將匈奴單于擊滅之也。

當武帝遣此兩縱隊大舉北征時，判斷匈奴單于所率之主力軍必在西，故以票騎將軍霍去病所率最精勇騎兵編成之軍爲左縱隊出定襄（今綏遠省和林格爾縣地區）以擊單于，以大將軍衞靑爲右縱隊出代郡（今察哈爾省蔚縣東北）。但當霍去病出定襄，捕得俘虜，言單于在東。武帝乃改霍去病爲右縱隊出代，而令衞靑出定襄。

匈奴單于聞漢軍大舉北征，亦召集諸將謀對敵之策。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漠，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其意，即漢軍遠渡漠北，人馬困乏；可因其疲而擊之，必可全勝而盡擒之。單于從其計，一面調集其右部精兵集中於漠北以待敵（約在今外蒙古庫倫東南地區），一面將其輜重遠置北方，以準備大決戰。玆將漢匈此次大決戰作戰經過分述於后。

左縱隊大將軍衞靑進擊之戰鬥經過（附圖三—一〇七）：由於武帝得霍去病所獲俘擄之報告，謂「單于在東」，乃令兩縱隊變更部署，以左縱隊霍去病改爲右縱隊出代擊單于；以右縱隊衞靑改爲左縱隊出定襄。

衞靑所率之縱隊，按上述中前左右後之部署前進。當衞靑率軍前進中，捕虜因知單于所居，乃自率精兵趨進，而改令前軍李廣與右軍出東道以爲掩護。靑已出定襄塞千餘里，約在今外蒙古車臣汗部西南地區，即見匈奴大軍在當面嚴陣以待。於是，衞靑先令武剛車（兵車）環繞爲營，以防敵軍之突襲。及車營已成，乃縱五千騎進擊，以探匈奴實力；匈奴縱萬騎迎擊，緒戰於以展開。是時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兩軍因無鄉導迷失道路，又以東道迴遠而水草少，故尙未抵達。

是項緒戰，竟戰至是日日沒。正在激戰之中，會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能相見。於是，衞青卽將主力軍分爲左右兩翼以包圍態勢進擊。因此匈奴軍被包圍攻擊之後，單于見漢軍甚衆，而士馬甚强，又在黃昏時際被包圍，因唯恐軍敗被擒，遂乘六贏（驢種馬，堅忍善走），並率壯騎數百，突圍向西北遁走。單于已走，漢軍猶不知，仍在圍攻衝殺中。因兩軍在能見度不佳中互相衝擊混戰，故均死傷甚衆；及漢軍左校捕獲俘虜，始悉單于於未昏時，已突圍去。青乃急使輕騎乘夜追之，而自率主力隨後。匈奴兵在混戰後，亦乘夜潰散敗走。衞青追擊至天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遂至寘顏山趙信城（按在今外蒙古庫倫東西叨南、蒙古特間），得匈奴積粟（卽匈奴遠其輜重處）食軍，休軍一日悉燒其餘粟凱旋而還。

此役左縱隊斬首虜萬九千級。青所率主力軍還至漢南，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兩軍，始由東道來會師，廣因失道被罪自殺，食其當斬，贖爲庶人。

匈奴單于於突圍後，夜間向西北方遁走，又遭漢軍輕騎之追擊，故失踪十餘日。因此其右谷蠡王權稱單于，以統其衆者，亦十餘日。設若漢此役不爲俘虜之言所誤，而仍以最精銳之霍去病軍當此路，則單于或已被擒矣。

右縱隊票騎將軍霍去病進擊之戰鬥經過（附圖三—一〇六）：霍去病所率之五萬精騎北出代郡（今察哈爾蔚縣東北）不帶粮食，輕騎急進，至與城（似在今察哈爾多倫地區）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及漁陽太守解，均率師來會。軍進抵檮余山（約今達里湖北方之山），遂與匈奴左賢王展開激戰。左賢王軍大敗，漢軍斬獲甚衆，隨卽猛烈窮追，歷度難侯山，濟弓廬之水，追至狼居胥山（按在今察哈爾省阿哈納爾左翼旗），祭於姑衍，登臨翰海，然後凱旋而還。計此路漢軍出代郡北征二千餘里，斬單于近臣，及北車耆王，擒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

十三人，斬首虜七萬餘人，左賢王率其十之一二殘餘遁走。又一次機動會戰的大殲滅戰也。

第三節 戰後狀況

戰後之賞罰：是役武帝以衞青不能達成殲滅單于軍之目的，無益封，吏卒亦無封者。惟從大將軍北征之西河大守常惠，賜爵關內侯，及雲中太守遂成秩同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

票騎將軍霍去病，則以此役之功，大受封賞。武帝爲頌揚去病之功而下詔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葷允卽熏鬻——匈奴）。約輕齎（不用輜重），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近臣），以誅北車耆（王號），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山名），濟弓盧（水名），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殲匈奴十分之八），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云云。遂置大司馬位，以大將軍與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益封去病五千八百戶。又大封從去病出征有功之士：封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衞山爲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爲杜侯；樓剸王伊卽靬爲衆利侯；從票侯趙破奴，昌武侯安稽，各益封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李敢，皆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其他校尉賜爵左庶長，軍吏卒爲官者甚多。武帝賞功罰罪，至爲嚴明。

漢匈經此役大決戰之後，匈奴左部大半被殲，除少數殘餘部落外，左賢王已率部遠遁，大致今之熱河察哈爾兩省地區之匈奴部落，皆已隨左賢王遁去。匈奴單于伊穉斜與衞青會戰雖未被殲滅，但已死傷慘重，故亦已向漠北遠遁，漠南再無匈奴之王庭。而漢經此大決戰之後，士卒死者數萬，馬死者十餘萬匹。此後，漢因馬少，不能編組大

騎兵集團；而元狩六年九月票騎將軍霍去病又卒，故自元狩五年至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之七年間，漢匈遂成休戰狀態。

漢匈休戰狀態期間，除漢利用此一時機，南平南越（另詳第九章第二節）外，漢匈之間遂展開類如今世之和平攻勢與謀略戰，茲述其概要於下節。

第四節　戰後武帝之措施

元狩四年，即漢匈大決戰之當年，匈奴已遠遁漠北，漢乃開始開拓今綏西寧夏及甘肅北部地區。遣人築光祿、居延、令居三城；光祿城在今綏遠省烏拉特中旗，居延城在今寧夏省居延縣西南，令居城在今甘肅省民勤縣。又開溝渠，置田官。更遣吏卒五六萬人向北發展蠶食匈奴地。按武帝此舉，即武裝殖民也。築三城以掩護漢民開發今五原、居延、民勤等水草豐饒適於耕稼之地，並移關東之貧民以充實之，以爲爾後向西域發展之策源地。武帝此項措施，亦其展拓雄圖之一貫政策也。

匈奴單于於大決戰慘敗之後，偪於所處形勢已劣，乃用趙信之計，遣使向漢以好辭求和親。武帝下其議，公卿或言和親，或言乘戰勝之威，遂臣服之。武帝用後者，乃使丞相長史任敞使匈奴。任敞至單于庭要求單于稱臣事漢，單于怒，因拘留之。漢亦拘留其使。於是，武帝欲再收集士馬，作進擊之舉，會霍去病死，其事遂寢，以後遂陷於不和不戰之休戰狀態。武帝在此期間，爲準備再大舉北征匈奴，乃「平牡馬匹二十萬」，以鼓勵人民競畜馬匹；又遣博士分循郡縣，以安撫人民；及調劑各地糧食，以裕民食；又整理貨幣，以裕財政。同時，並經營其他邊地，

擴張國力：其重要之措施，有如左述：

一、元鼎二年（西元前一一五年），用張騫之議，利用匈奴與烏孫（今新疆省北部）之矛盾，欲招烏孫之民，東徙居匈奴故渾邪王之地（今甘肅省張掖縣地區），以斷匈奴之右臂。張騫之建議曰：「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強，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而故渾邪王地，空無一人（為霍去病所驅逐後，其地遂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渾邪王之地，則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武帝從其計，遂拜張騫為中郎將，率三百人，馬各二匹，攜牛羊萬數，及金幣帛巨萬，先至烏孫。烏孫以與漢遠而畏匈奴，不欲移徙，騫因無成就，乃分遣其從者使西域諸國，大宛（今新疆省以西），康居（今中亞細亞地），大月氐（今鹹海東南至阿富汗地區），大夏（今阿富汗西部），安息（今伊朗至波斯海），于闐（今新疆省和闐縣），身毒（今印度）。旋騫歸漢，烏孫亦遣使數十人隨歸報謝；其他各使至大夏等國者，亦均能得各國之使節隨歸通使。但此種通使，尚未能對匈奴之戰，獲得直接之效果。

二、平南越：南越地區及越族，自秦亡以來，迄為獨立之國，雖景帝以後，稱臣通使，實則獨據一方自為國也。及元鼎五年四月，南越丞相呂嘉以漢遣使名安國少季者，謀因南越王太后（中國人——註四）以圖越，遂舉兵抗漢。武帝因大發兵討平之。西南夷亦同時平定。遂以其地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等郡，恢復秦始皇時中國之領土。征南越之詳情，見次章。

三、元鼎五年冬，西羌衆擧十萬，北聯匈奴，圖奪回其前所居之地。西羌向今甘肅蘭州進犯，匈奴則攻五原。明年冬，武帝乃發隴西天水安定等地騎士，及河南、河內之卒十萬，以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擊西羌，平之。確保河西走廊戰略要地之安全，並於故武威酒泉兩郡地闢置張掖、敦煌二郡，是爲「河西四郡」。

註一：前漢書卷六武帝紀，元鼎六年載註云：(一)臣贊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二)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三)如淳曰：韓非云齊景公問政仲尼，曰政在節儉。

註二：見歐陽纓著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兩漢四裔圖。

註三：前漢書卷五十五霍去病傳載註云：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爲王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也。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載注云：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註四：前漢書卷九十五南粤傳載：王太后南越王興之母。武帝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王胡（趙佗孫）報漢，武帝遣軍討平之，南越王胡因遣其太子嬰齊入質於漢。嬰齊在長安娶邯鄲摎氏女，生子興。及興即位，遂立其母爲王太后。當摎氏女未爲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姓安國）私通。元鼎四年，漢乃使安國少季爲使赴南越，因王太后謀使南越內屬，因復與王太后私通。丞相呂嘉乃擧兵反。

第七章　漢武帝第三階段征匈奴之戰——政治軍事並用戰

（附圖三一一〇八、三一一〇九）

一、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冬，漢遣公孫賀趙破奴等各將萬餘騎出幕北掃蕩，以浮沮井、匈河水爲目標。並設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西聯月氐、大夏、烏孫、以脅使匈奴降服。幾經圖謀無功。

二、太初二年（西元前一〇三年）夏，遣趙破奴至浚稽山迎降，反爲匈奴所殲滅。

漢匈本階段作戰之特質，一爲雙方自上次決戰（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一九年，夏）之後，皆因戰力耗竭，積極從事休養生息，充實戰備，爲未來再作戰之準備；二爲和戰並用。至於漢此次作戰之戰略，則特着重於西域諸國之聯繫，以期於削弱匈奴後，以兵威逼之臣服。匈奴亦採相對之對策，一面謀確保西域諸國之聯盟，一面集中兵力於遠北方，採取守勢；一面休養生息，一面遣游擊騎兵以擾漢。

第一節　廓清河西走廊之掃蕩戰

（參閱附圖三一一〇八）

漢武於上次大決戰後，自元鼎二年至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五——一一一年)之五年間，既用張騫通西域之建議，西域三十六國（今新疆省內）皆與漢通使，又南平南越。至此，漢匈休戰已歷八載，再大舉作戰之準備已就緒，於是雙方躍躍欲試。元鼎五年武帝自率騎兵數萬，出巡西北邊防，經雍（今陝西省鳳翔縣南）過隴西，登崆峒，出蕭關，獵於新秦中（今綏遠省伊克昭盟），然後耀兵於境上而還。武帝此次巡察，以見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因誅

北地太守以下官吏，蓋以彼等懈於邊防也。是年，匈奴亦南連西羌，以夾擊漢之西北邊郡，欲斷漢河西走廊通西域之道，旋西羌即為漢所平定。

元鼎六年冬十月（夏曆為上年冬十月），漢遣李息等討平西羌後，又以匈奴游騎常遮擊通西域之道，乃遣公孫賀為浮沮將軍將萬五千騎，出九原（即五原，參看附圖二十七），以浮沮井（按今蒙古庫倫西南地區）為進擊目標；以趙破奴為匈河將軍，將萬餘騎出令居（今甘肅省民勤縣境），以匈河水（匈河，即匈奴河今蒙古金翁河）為進擊目標。公孫賀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趙破奴出令居千餘里至匈河水，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蓋此時匈奴對漢河西走廊之通道，乃採用騎兵游擊戰；而漢此二路軍之進擊，目的則在掃蕩匈奴之游騎也。漢武於此役掃蕩之後，乃分武威酒泉二郡，增置張掖敦煌郡，並又徙民以實之，而使李陵率五千士，教民以騎射，此亦漢武確保通西域之交通與反游擊之措施也。此時伊稚斜單于已死，其子烏維單于即位之三年。

第二節　漢武脅降單于與離間之謀略戰（參閱附圖三—一〇九）

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〇年冬十月，武帝親帥大軍巡邊，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台，至朔方，臨北河，耀兵十八萬騎於邊境上，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蓋漢武此舉，欲以兵威逼單于降服也。但單于聞漢使者言而大怒，即斬主客見者，而拘留郭吉居於北海上（今蒙古烏布薩泊）。然單于亦懾於漢之兵威，一

而積極休養士馬，習射獵；一面數遣使至漢，好言甘辭求和親。漢亦一面實酒泉之民，以斷匈奴與西羌交通之路；又遣趙破奴將七百騎擊樓蘭王於鄯善，虜之以還，以開展使西域之道。同時遣使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昆莫，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但匈奴單于亦以女妻昆莫，以爭取之（後詳）。一面遣使還報匈奴以窺其動靜，並脅其以太子入質於漢爲和親條件。單于對漢之要求則答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因拒漢之要求。並數遣奇兵（即游擊騎兵）侵犯朔方以東之邊境。漢乃使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奴分駐朔方以東，專以打擊匈奴之游騎。以上爲自元封二年至元封五年之四年間，漢匈雙方活動之狀況。漢則欲爭取西域之優勢以脅匈奴偪之臣服；匈奴亦與之爭取西域，並要漢如故約以事之，而展開針鋒相對之政治戰。元封五年衛青卒。

元封六年（西元前一〇五年）烏維單于卒，子詹師廬立，以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時，匈奴以單于年少，國勢益不振，故將其國更西北徙。左方兵撤至雲中以北，右方兵撤至酒泉敦煌以北。武帝當此匈奴主幼，內部不安之時，乃展開一項離間之謀略戰，同時遣二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以離間之。但二使者入匈奴境後，悉被導致於單于，因此謀洩，單于怒皆拘留之。於是漢離間之計失敗。

是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不安。於是其左大都尉欲殺單于，而密使人告漢，請出兵接應。漢乃於明年（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年）夏，令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在今綏遠省烏拉特中旗北）以應之，於是引起一次不意之戰鬥。

太初二年夏，武帝以受降城距匈奴猶遠，乃一面遣趙破奴爲浚稽將軍（附圖三－一〇九）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

北二千餘里，深入浚稽山（按今蒙古阿爾泰山北阿利山），一面約匈奴左大都尉，事成之後至浚稽山會浚稽將軍歸漢。浞野侯（趙破奴）既至，乃期約左大都尉；左大都尉將欲發動而事洩，反被單于所誅戮。當單于誅左大都尉時，一面令其左方兵擊趙破奴；破奴被擊，知事已洩，乃即率軍南撤，且戰且退，在退却戰鬥中，捕斬首虜尙數千人。但破奴軍退至受降城北四百里處時，單于所率八萬騎之强大追擊軍追至，遂圍破奴軍。破奴軍在被圍中不得脫走，破奴夜間自出求水，又爲匈奴斥候所擒獲。單于既得破奴，遂因急擊其軍。漢軍吏畏亡將而誅（漢之連坐法），因莫肯相勸歸者，於是趙破奴全軍覆沒。單于既盡沒破奴軍，因又即遣奇兵襲擊受降城，不能克，乃寇掠五原邊郡而去。此役，匈奴左大都尉以事機不密被誅，漢軍亦因遭全軍敗覆，事機保密關係於國家與軍事之成敗，其如此之巨大。於是，漢第二次之離間計，又告失敗。

第三節 申論

漢匈經過上次漠北之大決戰，雙方國力疲竭，戰力衰弱，於是漢匈乃轉入互派使節之政治戰，及匈奴之游擊戰與漢之反游擊戰的局部軍事戰。在此期間，漢武曾採用耀兵境上脅降之舉不果，乃轉而兩次採用離間之謀略戰，又告失敗。

按武帝兩次離間匈奴失敗，第一次由於爲謀不臧，右賢王之使者，不能達成任務而失敗。第二次則由於左大都尉謀事不密，反遭慘敗。由此而知，凡欲運用謀略戰者，籌謀必須精密；否則用之不當，則反遭挫敗；甚之者，喪師辱國，爲害至大，武帝兩次失敗，可以鑑之。

第八章　武帝第四階段征匈奴之戰——後期大決戰

（附圖三一一一〇、三一一一一、三一一一二、三一一一三）

一、第一次決戰：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年）夏，漢遣李廣利等四將軍進攻天山，先勝後敗而還。

二、第二次決戰：天漢四年（西元前九七年）春，漢再遣李廣利等四將軍進攻匈奴於涿邪山，無功而還。

三、第三次決戰：征和三年（西元前九〇年）春，匈奴入侵五原、酒泉，漢遂遣李廣利等三將軍，兵十餘萬，向匈奴行深遠之攻擊，李廣利軍被殲於燕然山。

第一節　大決戰之前奏（參看附圖三一一一〇）

漢武鑑於上次趙破奴之全軍覆沒，匈奴並乘機侵邊，乃於太初三年（西元前一〇二年）夏四月，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至盧朐（今陝西省神木縣南），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率兵駐守之。同時，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發戍甲卒十八萬於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二部都尉，築塞居延澤上以衛酒泉。是時，匈奴詹師盧兒單于卒，，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犂湖爲單于。

呴犂湖單于爲破壞漢所增築之障塞計，乃於是年秋遣兩路大軍南侵，東路軍入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並破壞光祿勳徐自爲所築城列亭障，殺略漢數千人，斬二千石數人。西路軍由右賢王率領入酒泉張掖，破壞漢之屯戍，擄數千人，以牽制李廣利伐大宛之師（後詳），漢派救兵擊走之，並奪回匈奴所俘獲。

是年冬，單于聞李廣利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又欲出軍遮擊之；以廣利之軍盛，不敢。單于旋卽病卒，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是時漢已破大宛國，獲良馬數千匹，威震西域，諸國皆使子弟從廣利軍來漢入貢，並爲質而臣服於漢。於是匈奴之勢益孤，而漢之勢益大。明年（太初四年）冬，武帝乃欲乘此優越形勢，以困匈奴。因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此詔之下，乃欲大擧進擊之也。時且鞮侯單于初立，又見漢破大宛後之優勢，恐漢擊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遣使來獻。武帝因感單于之義，乃於天漢元年（西元前一〇〇年）遣蘇武爲使，張勝爲副，常惠爲假吏俱往，厚賂單于。旣至，副使張勝因密與漢降者，謀刼單于閼氏歸漢，事洩，皆爲單于所拘留。於是，武帝乃決計再大擧擊匈奴，期欲以擊滅之也。按自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一九年）漢匈大決戰，至是年天漢元年（西元前一〇〇年），歷時已十七年，雙方國力已漸復，於是乃展開後期大決戰。

第二節　後期大決戰（參閱附圖三一一一、三一一二、三一一三）

第一次決戰：（附圖三一一一）此次決戰，乃由於漢大擧向匈奴進攻。漢此次之戰略主目標，在選定匈奴右賢王所據之天山（今新疆省鎭西縣北）。天山在伊吾盧（今新疆省伊吾、哈密等縣地）西北，爲控制今新疆省東部，斷匈奴右臂，及威脅涿邪山（今蒙古阿爾泰山南脈）西側翼之戰略要地。且當時之伊吾盧地，又最適於農稼饒沃之地，漢得此地爲策源，西可控制西域三十六國，東可制匈奴之右側翼。當時匈奴單于居於涿邪山以北地區，其左賢王居於今綏遠省歸綏以北及蒙古土謝圖汗部之東部；其右賢王則居於今甘肅省酒泉、敦煌以北至新疆東部之地。其

部落之游騎，則經常出沒於今寧夏綏西地區。故漢此次採取攻勢之主戰略目標，即選定伊吾盧及天山。對涿邪山單于本部方面，則以有力之一部兵力進擊，以牽制之。漢軍此次進擊軍編組及作戰經過，概述於次。

天漢二年（西元前九十九年）五月，武帝詔令三路軍進擊匈奴，其編組爲：

一、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指向天山。擊匈奴右賢王。令騎都尉李陵（廣之孫）率所部銳士五千人，爲貳師將軍監護輜重。

二、因杅將軍公孫敖（約萬餘騎）出西河（今綏遠省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指向涿邪山，與路博德會師。

三、彊弩都尉路博德（約萬餘騎）出居延，指向涿邪山與公孫敖會師。

當以上三路軍派遣時，李陵所率五千銳士原教射於酒泉張掖間，及奉令爲貳師將軍監護輜重，羞之。乃請自爲一軍進擊單于，其詞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按今蒙古阿爾泰山南眞思台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貳師軍」（爲李廣利左側翼之掩護）。武帝謂以無馬匹遣撥，陵曰：「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接應李陵軍。博德亦羞爲李陵後，上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先擊西河之匈奴（在今寧夏省地區之匈奴游騎），詔陵以九月出發遮虜障（居延附近之障塞），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按今蒙古阿爾泰北之圖音河），偵察匈奴動靜，若不見敵，則歸還受降城休士。此乃武帝於三軍未出擊前，先使李陵以偵察任務，作大舉進攻之準備也。於是，李陵孤軍戰匈奴之役開始。

李陵偵察戰鬥：陵已奉命限是年九月出發，乃率步卒五千及少數從騎，以車載矢百餘萬，出居延北，行三十日

至浚稽山，遂駐營於此，並從事繪製所過山川地形圖，遣麾下騎陳步樂還報於帝。正在此時，單于率三萬騎突然而至，圍李陵軍。單于軍據兩山之間，陵軍據山谷中，乃以大車爲營。陵列營已畢，即率其步卒出營列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準備戰鬥。匈奴見陵兵少，即直前攻，陵軍千弩俱發，匈奴兵無不應弦而倒，還走上山，陵軍追擊，殺數千人。陵以衆寡不敵，遂且戰且退南走，匈奴緊跟追擊。陵軍在撤退戰鬥中，凡三次與追兵激戰，由於陵軍之精銳，而陵又得士死力，故雖以寡擊衆，無不裹傷復戰。且陵軍士衆，皆係劍客而又善射，在急迫之際，則發連弩（註一）以却敵，故每次戰鬥，殺傷匈奴輒以數千計。蓋匈奴已畏陵軍之精於射藝，又恐中漢誘伏之計，故雖尾追，不敢大進。及陵之軍候（斥候）管敢爲校尉所辱而亡降匈奴，單于因知陵孤軍無援，乃敢窮追。最後追至約今寧夏省居延海北方之羣山中，遂截住陵軍之歸路而圍攻之。是時陵軍尚有三千餘人，但在長途退却戰鬥中，士力已疲，而矢又盡，在山谷中又爲匈奴壘石擊死甚多。陵在窮困之餘，乃於夜半用化整爲零之計，令軍士各持二升糒一片冰，各自分散脫圍，指定至居延遮虜障集中。而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脫圍南走，匈奴數千騎追及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此時距塞僅百餘里。其散卒脫至塞者四百餘人。時路博德已出兵西河，掃蕩匈奴之游騎，故李陵終無救兵救援。李陵已降，單于甚貴重陵，而以其女妻之。

李陵已敗降，羣臣皆欲罪陵，帝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擧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意欲得當以報漢也。」帝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因下遷宮刑。一代大史學家，竟遭言禍，一嘆！按武帝遣李陵率步卒深入匈

奴戎馬之地，以步戰騎，實難辭其咎。

三路進軍作戰經過：㈠因杅將軍公孫敖軍出西河，至涿邪山，未遇戰鬥，無所得而還。㈡強弩都尉路博德，於掃蕩西河之匈奴游騎後，亦向北挺進，至涿邪與公孫敖會師，亦未遇戰鬥，無所得而還。蓋此兩路軍所以未遇戰鬥者，因單于於擊破李陵後，即集其主力西向，以增援右賢王於天山之戰鬥之故。㈢貳師將軍李廣利軍，至天山擊匈奴右賢王破之，斬首虜萬餘級，大勝而還。但廣利還軍，大約抵達今伊吾縣東南地區時，突遭受匈奴單于大軍之截擊，由於漢兵力劣勢，完全被圍，不能脫走。遂在被圍攻之下，死傷已多，又已數日乏食；因此廣利令假司馬趙充國簡選壯士數百人在前突圍，廣利自率主力隨之，乃得潰圍脫走。是役，廣利軍在突圍與被追擊之慘烈戰鬥過程中，死傷十之六七，充國被二十餘傷，殘餘之漢軍始得脫歸，誠一次慘敗也。

趙充國以此役突圍之功，武帝詔徵至行在所，親視其傷，並拜升充國爲中郎。

第二次決戰（附圖三一一二）：漢於上次廣利軍慘敗後，乃休軍一年，明年即天漢四年（西元前九十七年）決予匈奴單于以決定性之打擊，遂於是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讁（註二）及勇敢士編成四路軍再擊匈奴。其軍隊編組與戰略行動及作戰經過於次：

一、編組與戰略行動：

1.貳師將軍李廣利（似爲統帥），將騎兵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

2.強弩都尉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似仍自居延往，負監護貳師輜重之責，且步多騎少。

3.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出五原。

4.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兵一萬，步兵三萬，出雁門。

漢軍此次所選定之攻勢戰略目標，史無記載，按判斷似爲涿邪山（今阿爾泰山東脈），因當時匈奴單于本部，按係活動於涿邪山北麓水草地帶。

二、作戰經過：

漢之四路大舉進擊，已爲匈奴單于所探悉，彼亦決計與漢決戰，乃將老少婦孺及輜重，遠撤至余吾水（按係今蒙古鄂渾河）北方，而集其本部與左部兵十萬，待於水南，求與漢軍決戰。貳師將軍等既會師涿邪山，知匈奴軍待於余吾水南，乃進而決戰。在連日之戰鬥中，公孫敖與左賢王之戰亦不利，於是漢軍即乘大勢尙佳之時南撤。故是役雙方皆無所得，亦無所謂勝敗。

按是役，漢匈兵力比較，漢總兵力雖優勢，但騎兵劣勢，祗有七萬騎，對匈奴之十萬騎。此一方面顯示漢之馬匹缺少，且募集罪人爲兵，國力已遠不如前；一方面顯示對匈奴作戰，須以騎兵而主，步兵雖居優勢，仍不能取勝。

第三次決戰（附圖三一一一三）：征和三年（西元前九十年），距上次作戰已七年。是時匈奴且鞮侯單于已死，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在位已經六年。乃於是年一月發動兩路侵漢，一路入侵五原，一路入侵酒泉，殺漢都尉各一人。於是，武帝即於是年三月大舉三路軍向匈奴進攻，其經過於次。

一、軍隊編組與戰略行動：

1.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

2.御史大夫商丘城，將三萬餘人，出西河。

3.重合侯馬通（漢書匈奴傳作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

以上三路軍，一二兩路似爲步騎混合編成，而仍以李廣利軍爲主力軍。此次各軍進擊，似皆以今西庫倫西北方地區爲目標，蓋直搗匈奴單于所留輜重之大後方也。

二、作戰經過：

匈奴單于探悉漢軍大舉來攻，乃仍用其過去戰略，悉徙其輜重於趙信城北之郅居水（按爲今蒙古哈內音河），其左賢王亦將其人民渡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然後，單于亦分軍爲二以進擊漢軍。自率精騎及左賢王軍五萬五千騎，南渡姑且水（按在今蒙古翁金河西），以待漢軍；另使大將與李陵率三萬騎，迎擊馬通。

漢馬通所率之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約抵達今蒙古阿爾泰山上之達林圖魯以西地區，李陵等率匈奴騎迎至，不及；而馬通騎兵既向北方浚稽山（今蒙古烏里雅蘇台北方）挺進；於是，李陵等轉兵向北尾追馬通軍，至浚稽山，兩軍展開大戰。馬通軍突陳陷陣，殺傷敵甚衆，李陵等終於以三萬騎敵馬通之四萬騎而不支，向蒲奴水（今蒙古西庫倫西南鄂爾渾河）邊戰邊退，馬通追擊，如是在今杭愛山六百里地區輾轉戰鬥凡九日，李陵等乃大敗遁去。此役，馬通似另有西擊左賢王於天山（今新疆孚遠奇台等縣地）之任務，故此時馬通即轉兵西向，進擊左賢王。

李廣利進軍方面，彼所率軍七萬，出五原後向夫羊句山（今蒙古古里精呼都克）突進，匈奴單于在姑且水西岸聞夫羊句山方面有漢軍，尚不知是漢軍主力，乃遣其右部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邀擊廣利軍於夫羊句山峽，廣利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殺傷敵數百人，廣利乃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約在今蒙古喀爾喀土謝圖汗部之魯斯附近—註

三）。是時，適貳師將軍李廣利妻子在長安以巫蠱罪收獄（註四），廣利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因說廣利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乃欲深入要功以贖罪，遂驅軍至郅居水上（今蒙古哈內音河），匈奴輜重人物，皆已聞風遁走。於是，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渡郅居水追擊，適追及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迎戰（似爲掩護輜重撤退者），激戰一日，護軍斬左大將，並殺傷其騎甚衆。時匈奴單于所率精兵在姑且水西久候漢軍不至，又聞郅居水大後方被襲，遂撤軍回救。而此時貳師之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註五）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知之，斬長史，引兵而還，至速邪烏燕然山（今蒙古西庫倫西客里圖地區），適單于亦回軍至此，兩軍遭遇，單于知廣利軍疲勞，乃縱其五萬精騎遮擊之，兩軍相殺傷甚衆。單于恐廣利軍脫走，乃卽於夜間在廣利軍前，掘塹溝深數尺，然後從後急擊之。於是，廣利軍大亂敗潰，貳師在途窮末路之下，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重之，在衞律之上。

馬通自蒲奴水西擊左賢王軍，至天山（今新疆省鎮西縣北），左賢王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騎迎擊之，但三人見馬通兵强，乃與左賢王遁走，通追之不及，無所得。是時，武帝恐車師（今新疆省孚遠奇台等縣地，當時爲匈奴屬國）遮擊馬通後路，乃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今新疆省鄯善縣東）、尉犂（今新疆尉犂縣）、危須（今新疆焉耆縣東北）等六國兵，共進擊車師，圍而攻之，盡俘其王及民衆而還。

此次大決戰，凡歷二閱月，自三月初開始，至四月末告終。

註一：資治通鑑卷三十一天漢二年載註：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也。貢父曰：皆無此理。蓋如今之令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

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爲之。……十餘臂（矢）共一弦。

註二：前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天漢四年載註，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註三：資治通鑑卷二十二征和三年載註，「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何時所築無記載。按漢軍祇有衛青與單于大決戰時，曾深入至此地區。

註四：同註三書載，貳師將軍出師時，丞相劉屈氂爲祖道（祭山川道路之神），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之妹李夫人子。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詞，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殉，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繫獄。

註五：同註三書載註，晉灼曰：決眭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朋子雷電以擊匈奴功，封煇渠侯。煇渠，魯陽縣也。

第三節　戰後局勢

武帝自李廣利全軍覆沒後，頗悔此次用兵，乃決計不再從事征伐，講求發展耕稼與畜馬，重整武備。因此，用趙過爲搜粟都尉，爲代田（註），改良農器，使民用力少而得穀多。郡國二千石以上，各進畜馬方略及邊防計策，武帝又召各二千石以上問對以研討之。武帝此種措施，以今日術語言之，即重整國防，獎勵生產也。

匈奴單于以此次戰勝之威，遂向漢提出和平條件，其遣使致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十斗為斛），雜繒萬疋。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云云。匈奴据然以戰勝者之姿態臨漢，但漢並不以為忤，遣使者報之。蓋漢雖遭李廣利敗降之辱，但國力並不弱於匈奴，故直至後元二年（西元前八十七年）武帝崩，在此期間，漢匈遂再形成休戰相持之狀態。

註：資治通鑑卷二十二征和四年載註，「班志：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師古曰：代易也。余謂此即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之類」。

第四節 中論

漢匈之戰，自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一九年），衛青、霍去病予匈奴以嚴重之打擊後，雙方由於人員馬匹與物資之傷亡耗損，均已瀕精疲力竭之境。於是，雙方積極從事休養生息，整備戰力。在此期間，漢武曾以南併南越之威，耀兵朔方境上，促匈奴臣服；而匈奴自冒頓以來，累代强盛，四方畏服，雖屢受漢之打擊，猶以天子（單于自謂「胡者天之驕子也」）自尊，而不肯屈事漢，且常提及漢高祖與冒頓在平城之「故約」，則其自持自大可知。故在此期間，常遣使求和親，以緩和漢之進逼。而漢亦正利用此一時間，向西南，東南及東北擴展國威，充備戰力，故亦遣使要逼之。於是，兩者之間，使節互往，談判無成就，旋互留使節以相脅，遂演成休戰期間之政治戰。旋漢又

積極展開對西北疆土之擴展與實邊政策，並連年遣使西域諸國，聯烏孫以孤立匈奴。其間且曾使用向西北逐步增築障塞政策，步步進逼匈奴。匈奴乃於太和三年（西元前一〇二年）秋，兩路大舉南犯，以破壞漢所築之障塞，是乃本次大決戰之前奏也。

此最後之決戰，匈奴方面，仍採用趙信以來之戰略，將其輜重遠送後方，集中主力，待漢軍遠道深入疲憊之時，與之決戰。漢在此期間，初期則積極經營西北與西域，此項企圖有二：㈠斷匈奴之右臂，孤立匈奴。㈡漢擊匈奴，最急需者為馬匹，開西域志在求取西域之良馬。但因此漢之戰略，遂產生兩個重要目標，一為西域之控制權，一為打擊匈奴單于本部。漢在此兩大戰略目標之下，不僅兵力有不集中之弊，且通西域之綿長作戰線，常暴露於匈奴威脅之下。因兵力不集中，故有李廣利之敗降；因西域之作戰線暴露於敵之下，李廣利先曾自天山回軍，幾遭攻沒之失。此亦漢武在此次最後決戰中，失敗之主因。

按李廣利之戰敗，與衞青、霍去病之常勝，其間在戰術上有一顯著之不同。衞青、霍去病，常以擒獲俘虜，得以明瞭敵情，故不為敵所眩惑，常能捕捉敵主力予以打擊。李廣利則否，彼在廣大漠北之地區中運動，有如捉迷藏者然，故常遭意外之失。又此次李廣利之敗降，武帝應負其重要之責。一彼不應在此次戰略指導上，馬通未與廣利會師完成對單于之打擊，即轉兵西向天山，以致決戰兵力分散；二李廣利妻巫蠱之事，在廣利出征期間，應祕而不宜，免致影響前方之軍心士氣。按廣利之敗降，不僅士卒疲勞，亦軍心士氣已潰也。

此役單于以有生之主力擊廣利疲乏之衆，並非單于預定之計，不得謂其為高明。但在燕然山將數量上尚佔優勢之廣利軍截住，然後築長壕以圍阻漢軍補助其兵力之不足，次即集中兵力從漢軍之後猛攻，逼使漢軍退不能越壕塹

，遂以敗降，則單于此項作戰指導實又可稱高明。

第九章　漢武帝開西南夷及滅南越朝鮮之戰（附圖三一一一四）

一、建元六年（西元前一三五年）始用唐蒙策開西南夷，至元光五年（西元前一三〇年），遂盡有今川西康東及川南貴北之地，置犍爲郡，至元鼎五年（西元前一一二年），南越平定後，又盡有今甘南及雲南省之地，置武都、益州等五郡。

二、元鼎五年秋路博德等征南越，至元鼎六年冬平之，置南海、交趾等九郡。

三、元封二年（西元前一〇九年）夏，朝鮮寇遼東，漢遣荀彘、楊僕等征討之，至元封三年夏平定，置眞番、樂浪等四郡。

第一節　開西南夷

一、西南夷之族類及地理概況

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載。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今貴州桐梓縣東二十里，今貴州西北皆其地）最大。其西靡莫之夷，亦十數，滇（今雲南省昆明）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今西康省西昌縣東南）最大；此皆魋結（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失考）以東，北至楪榆（今雲南省大理縣。其區域即今雲南省西部及緬甸北部），名爲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地方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

都（徙，今西康省天全縣東。筰都，今西康省漢源縣東南）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今四川省茂縣。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括地志：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皆屬氐類。總言之：今中國西南全域及緬甸北部，皆爲當時諸原始部族散居之地，我古人則統稱之爲「西南夷」，因其種族繁多，又不詳明其狀況，不能一一區別之。

此一區域，皆爲山嶺重疊之原始山林，即最原始之交通，亦極蔽塞，故武帝開西南夷，必先闢交通道路以達之

二、開西南夷之發端及其經過概況

當漢武即位之後，漢之國力已達鼎盛時代，加以漢武之英武與雄圖大略，積極對四鄰謀擴張，展拓領土，使才智之士，通使四方，如張騫之使西域，莊助、終軍等之使南方諸蠻夷等，皆爲武帝一貫擴張國威之遠圖。

當建元六年（西元前一三五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奉告於漢，漢遣大行王恢等擊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之時，恢即因兵威命番陽（今江西省鄱陽縣）令唐蒙使南越曉諭之。南越食蒙以蜀之枸醬，蒙問所從來，因得知南越與蜀交通之水道牂牁江（發源於貴州省定番縣，東南流合北盤江，經廣西入廣東西江），江廣數里，抵南越首府番禺城下。因建策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今貴州省桐梓縣東二十里）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亦制越一奇

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武帝從之，遂鑿開西南夷之始焉。

武帝已用唐蒙之策，乃以蒙爲郎中將，將千人，另以萬餘人驅輜車滿載食糧及繒帛往。蒙從巴屬作關（今西康省漢源縣，古作都國，其東北有大關山，即邛笮坂—作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之，喻以漢之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其地，皆聽蒙約。蒙還報，漢遂於元光五年（西元前一三〇年）置爲犍爲郡（治僰道，在今四川省宜賓縣西南與慶符交界處）。乃更令犍爲郡太守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時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今西康省西昌縣東南）可置郡，乃使相如往，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於是，武帝更動員漢中、巴（治今四川江北縣）、廣漢（治今四川梓潼縣）、蜀（治今四川成都縣）四郡，治西南夷道及城廓。戍轉相饟數歲，道仍不通，士罷餓暑濕死者甚衆，夷又數反，發兵進擊，耗費無功。至元朔三年（西元前一二六年），方建朔方，爲專力對匈奴計，乃罷西夷之役，獨置南夷（今貴州省平越縣）、夜郎兩縣，令一都尉守之，又令犍爲郡自守。及元狩元年（西元前一二二年）張騫使大夏還，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今印度），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再掀起武帝對西南擴展之雄圖，而遣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爲使，間出西夷西指，以求身毒國，使者至滇，滇王留之；嗣後使者十餘輩，皆爲所留不得往。及使者自滇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武帝乃爲之注意焉。

至元鼎五年（西元前一一二年）南越反，漢使馳義侯（越人）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今貴州平越縣）君恐發兵後國內空虛爲旁國所寇掠，乃拒命舉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以下

南越。時適南越已破，八校尉還兵因誅且蘭，遂平南夷，置爲牂牁郡（治今平越縣）。時夜郎侯亦以南越已滅（夜郎原依附南越），且蘭被誅，懼而入朝，武帝封爲夜郎王。漢因乘勝進擊邛、筰，而誅其君，冉駹等皆因而震懼，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治今西康省西昌縣東南），西夷筰都爲沈黎郡（治今西康省漢源縣東南），冉駹爲汶山郡治汶江縣（今四川省茂縣北），白馬氐爲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肅省成縣西八十里）。於是，武帝又乘滅越及西南夷兵威，遣王然于使滇，諭滇王入朝，滇與其同姓二國勞浸、靡莫聯合以抗命。武帝乃於元封二年（西元前一〇九年）使郭昌爲將，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二國，驅兵以臨滇，滇王遂首降，仍封爲滇王，以其地爲益州郡（治滇池。今四川省晉寧縣東）。於是，西南悉平。

第二節　平南越之戰

一、戰前一般形勢

南越族類，及秦始皇征南越，皆已載於第四卷第六章，及至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乃召龍川（今廣東省龍川縣西北）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邦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遂授佗以政，行南海尉事。佗乃一面書告橫浦、陽山、湟谿三關（橫浦關在今廣東省南雄縣北大庾嶺。陽山關在今湖南省宜章縣西北騎田嶺。湟谿關在今廣東省連縣北北東）守將，急斷絕

道路，聚兵自守，以防盜兵；一面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以鞏固其南越政權。及秦已亡，佗乃擊幷桂林、象郡（今廣西省及廣東西南部與越南等地區），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十一年遣陸賈拜佗爲南越王。及高后時與之交惡，佗乃於呂后五年（西元前一八三年）自尊爲南越武帝，並發兵攻長沙邊縣，至文帝元年（西元前一七九年）復遣陸賈與之交好，佗乃去帝號入貢。景帝時佗乃稱臣使人入朝。

武帝建元四年（西元前一三七年）趙佗卒，孫胡立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胡上書於漢，漢舉兵擊閩越平之。漢因遣莊助使南越，胡乃遣其太子嬰齊入侍，並準備親自朝漢，其大臣皆諫遂罷。後十餘歲胡卒，其太子嬰齊自漢歸即位。嬰齊在長安時，娶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歸即位，乃以樛氏爲后，與爲太子。及嬰齊卒，子興立，母樛氏爲太后。旋漢乃利用樛氏之關係，欲使南越內屬，如內諸侯；南越因而內亂叛漢，於是征南越之戰遂起。

二、地理形勢

百越之族，至漢代今江浙贛皖南，尙多爲越王勾踐族系所散居，唯人數稀少。在福建浙南者爲東越、東甌、閩越所散居（皆屬勾踐族系）在貴州廣西越北者爲西甌駱越所散居，在廣東者爲南越所散居，皆爲人數最多之越族。在湖南長沙之越族，賈誼謂其共僅二萬五千戶，此爲南越族系，抑爲越王勾踐族系（東越族系），史不可考。當時南越王領導之區域，爲今廣東、貴州、廣西及越北之全境。其與漢戰爭有關之地理形勢，爲粵贛間之九連山脈、大庾山脈，粵湘間之騎田山脈、九嶷山脈，及粵桂間之都龐山脈、越城山脈。漢向南越首府番禺進攻，祇有上述三條山

徑，卽橫浦，陽山，湟谿三關。若向桂林進攻，亦只有自零陵越今之全縣沿漓水而進。以上四徑皆曾爲秦始皇征南越之進兵路線。漢此次進兵未採用湘桂一路，而改自牂牁江下西江迂迴遙遠之道，但此路因且蘭之阻（已見前節），並未成功。

三、作戰導因及作戰構想

作戰導因：元鼎四年（西元前一一三年）武帝使安國少季往說越王太后樛氏，使其國內屬如內諸侯；輔以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勇士魏臣等；又遣衞尉路博德將兵以臨南越境，駐兵桂陽（今廣東省連縣），蓋欲以情動之，以辭說之，以武脅之也。按南越太后樛氏自未嫁南越太子嬰齊時，已常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姦，今樛氏爲南越太后，故武帝乃利用此種特殊關係而遣安國少季。及少季至南越，又與太后通姦，南越人頗知之，因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依漢威，數勸王及羣臣內屬漢，因卽使者上書於漢，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武帝許之，賜南越相呂嘉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官得自置之。又令其除黥劓刑，用漢法；漢使者皆留南越鎭撫之。於是南越太后整飭行裝，準備入朝漢。

按南越相呂嘉，累相三王，宗族勢力極盛，子女皆與王族聯姻，又與蒼梧王交好，在國中位尊望重，越人信之，得衆心在王之上。嘉數諫其王勿內附，王不聽，乃有叛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漢使者注意之，但勢不能誅。越太后置酒謀誅嘉亦未果。此時呂嘉等以王無意誅嘉，欲叛亦未發。如是者數月，武帝以使者怯乃再遣韓千秋與越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入越。因此，呂嘉等乃反，殺越太后及漢使者，更立明王（嬰齊）越妻所生之長男建德爲王；並將

韓千秋進至番禺之兵擊滅之，然後發兵扼守各要害。漢武帝聞訊乃大舉兵以伐之，戰爭遂起。

作戰構想：漢征南越之最感困難者，爲道途遙遠，大江以南交通不便，運輸補給耗費浩繁。武帝爲克服此種艱難，乃利用三江水道進兵，一自鄱陽湖沿贛江，一自洞庭湖溯湘水，一自牂牁江而下西江，會兵番禺。南越方面，則利用今大庾嶺，騎田嶺，及越城嶺（今廣西省全縣）諸關隘以扼守。

四、作戰經過

武帝以南越相呂嘉等已反，乃發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之師及夜郎兵攻之。於元鼎五年（西元前一一二年。此時正是衞青霍去病征伐匈奴屢勝之後，漢兵威登峯造極之時）秋，發遣三路大軍南進，其部署如左：

一、衞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主帥）出桂陽下湟水。

二、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與路博德會師。

三、故歸義侯越侯二人（故越人降，封爲侯）爲戈船下厲（一作瀨）將軍，主力出零陵與路博德會師，一部下漓水至蒼梧與馳義侯會師。

四、馳義侯（越人）自犍爲郡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師蒼梧，沿西江而下。

以上四路兵，第四路因且蘭之反，未能參與番禺會戰（已見前）。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精兵數萬人，先攻陷尋陝（今曲江縣境），沿北江而下，破石門（今番禺縣北二十里），擄得越船粟而食之，遂繼續向前攻擊，再破越鋒；於是駐兵以待伏波。

伏波將軍率罪人兵，又陸道遠，故未能如期會師，乃僅率千餘人疾馳與樓船會，遂併兵進擊，樓船在前（此樓船似掠或降得越人者，因漢之樓船自贛江不能至粵之北江），至番禺城下，呂嘉、建德等閉城堅守。此時伏波之後軍，亦陸續抵達。於是，伏波將軍使樓船在番禺城之東南，伏波所率之軍在西北，發動黃昏攻擊。樓船首先攻破越兵，縱火燒城；伏波則一面爲營壁圍攻，一面遣使招降賜印，得降者復令之相招。如是，戰鬥竟夜，樓船兵攻破越城，呂嘉等與所屬數百人乘夜以船入海亡去。伏波因令降者復相招降，至黎明，越城中皆已降服。

伏波將軍在越降者之貴人中，因得知呂嘉等逃亡處，乃遣樓船兵與越故校尉司馬蘇弘等追捕之，得越王建德封爲海常侯，呂嘉封爲臨蔡侯。番禺悉定。

越蒼梧王趙光，越揭陽令定，越桂林監居翁等，則皆聞漢兵將至而自定屬漢；居翁又遣使諭甌駱（今河內三十餘萬口）皆降，皆封爲侯。於是全越悉平，漢遂分其地置爲儋耳（治今廣東省儋縣西）、珠崖（治今廣東省瓊山縣東南）、南海（治今廣東省番禺縣）、蒼梧（治今廣西省蒼梧縣）、九眞（今越南河內以南順化以北）、鬱林（治今廣西省貴縣東）、日南（今越南中南部）、合浦（治今廣東省海康縣）、交阯（治安南東京州即河內）等九郡。於是，漢之疆域，南至海即如今日之版圖；西南盡有今四川全省、西康省東部，及雲南、廣西兩省，而南包今南北越。

第三節　征朝鮮之戰

一、朝鮮民族概況

朝鮮民族爲東夷之族類，周滅殷時，殷臣箕子建國於朝鮮，即可證明。此方面之東夷族，在戰國及秦代其分佈區域，概如左述：

一、濊貊族散佈於今瀋陽北附近地區。

二、肅（息）愼族散布於今吉（林）、安（東）、韓間鴨綠江上游地區。漢爲挹婁。

三、朝鮮國在今北韓（都王險城——今平壤）及瀋陽以南與安東省之大部。

四、辰韓族散布於朝鮮南部。

戰國時，燕曾略有眞番（今安東省東北部）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及漢興，以其遼遠，鞭長莫及，乃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今鴨綠江）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當時之朝鮮王滿（燕人）遂亡命，聚衆千餘人，魋結（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虛地上下障，乃漸役屬眞番、朝鮮蠻夷，以及齊人之亡命者，王滿，都王險城。

至孝惠高后時，漢遼東太守約朝鮮王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侵掠邊境。滿因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等地遂皆屬之。於是，滿所王之地，方數千里。

以上朝鮮諸種族，除居於朝鮮南部之辰韓諸部族似爲漁獵與耕種者外，其他諸種族爲游牧，而燕齊亡命者則開闢耕地從事農業。

二、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當武帝元朔年（西元前一二八年）春，漢將軍衛青、李息擊匈奴，立威於雁門及代等地之際，武帝所遣之彭吳利用通商之關係，取得濊貉、朝鮮諸族之內向，濊（薉）君南閭等共率種落二十八萬（此數恐誇大之詞）降漢，武帝乃以其地置爲蒼海郡。按服虔曰：「薉貊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則武帝所置蒼海郡之地，似即今吉林省南部，安東省東北部及北韓之東部地區。

至元封初年漢之國威，正如主父偃所云：「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羌僰（今蘭州西南及四川西南部種族），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威力四展而遠播之時。申言之：霍去病已橫掃河西走廊，踰居延，過小月氏（今酒泉敦煌），盡驅祁連山之匈奴，打通與西域交通之商路（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北面則衛青、霍去病已攻至今蒙古之庫倫及察哈爾之北部（元狩四年）。東則置蒼海郡於朝鮮。南滅南越置九郡（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西南盡服西南之夷，降滇王，置益州、犍爲等郡。漢之聲威，盛極空前。

元封二年武帝遣使者涉何誘諭朝鮮王右渠（朝鮮王滿之孫）欲以說降之，右渠拒不奉詔。何去，右渠遣其裨王長送至界上，臨浿水，何使其御者刺殺之，以其首歸報，謂殺朝鮮將。武帝實知之，以利其名美而不責詰，並以何爲遼東郡都尉。朝鮮怒其殺裨王長，乃發兵攻襲何而殺之。於是，戰爭遂起。

三、地理形勢與作戰方略

朝鮮國當時以浿水與漢爲界，東臨大海，但此時漢之樓船軍已能渡海作戰，故朝鮮除在浿水佈防外，並堅守王險城，以防漢樓船軍渡海攻擊。

漢對朝鮮之攻擊，因樓船軍已甚精强，能渡海作戰，故採海陸夾攻之進軍方略。陸軍自遼東指向浿水南岸，樓船自膠東之罘（今煙台縣）橫渡東海，海陸均以王險城爲作戰目標而夾攻之。

四、作戰經過

元封二年（西元前一〇九年）夏四月，朝鮮王右渠已襲殺遼東都尉涉何，武帝乃募天下罪人爲兵，準備討伐朝鮮。至是年秋徵集攻朝鮮之兵完畢，乃部署陸海兩路大軍進擊如左：

一、樓船將軍楊僕將樓船軍五萬，自齊之膠東之罘橫渡渤海指向王險城。

二、左將軍荀彘將陸軍約五六萬（兵力史無記載）出遼東，亦以王險城爲目標，攻浿水南岸之朝鮮軍。

樓船將軍楊僕所率之前軍七千人，皆爲齊兵，首先抵達列口（今韓國鎭南浦縣境之河口），未待左將軍到達浿水北岸，卽疾趨王險城展開攻擊。朝鮮王右渠初不知漢兵多寡，閉城固守，及見楊僕兵少，乃卽出城攻擊，樓船軍因大敗，陸續後至者亦遭擊破，敗散。乃退入山中十餘日收集散卒，準備左將軍到達，再興攻勢。

左將軍荀彘所率之兵，亦以其前軍卒正多遼東兵，不待主力集結，卽先展開攻擊，致爲朝鮮所擊破敗散；多還走，左將軍荀彘乃斬之，以明軍法。及荀彘率軍抵達浿水北岸，卽攻朝鮮浿水西之軍，大概所攻之地點，卽爲今北韓之新義州，但此次渡水攻擊又告失敗。

此時，武帝以兩將軍之戰皆不利，乃於元封三年十二月遣衞山將兵增援，並利用大軍壓境之勢，衞山至王險城見朝鮮王右渠，勸諭降漢。右渠見衞山，頓首謝罪願降，乃遣其太子隨衞山至漢謝罪，並獻馬五千匹（漢征匈奴急

需馬匹）及饋軍糧而以兵萬餘送之。及渡浿水，左將軍荀彘以其送太子者萬餘人持兵渡水，疑其爲變，因要求謂：「太子已降服，宜命人毋持兵。」朝鮮太子亦因此疑慮衛山及荀彘，遂不渡水復行引歸，朝鮮降漢之約因而破壞。衛山以此歸報，武帝乃誅之。

朝鮮太子已拒渡引歸，漢左將軍荀彘乃舉兵攻水南朝鮮軍破之，遂進攻王險城。此時樓船將軍楊僕亦已收集散卒，至城下與左將軍會師，左將軍兵圍城之西北，樓船兵則據城南以圍攻之。但此種圍攻，因海陸兩將各不相屬，兩軍又各懷異志，故一連數月不能攻破。蓋左將軍荀彘素侍中幸，又所將燕代卒悍，乘勝而驕，對挫敗之樓船兵有輕慢之意；而樓船兵因先爲朝鮮所敗，卒多敗散，因而將士心慚，卒懷恐懼；因是之故，荀彘主張攻破王險城而滅之，楊僕則主張約降，故在此數月之圍攻中，荀彘數與楊僕約期攻城，僕則謀與城中約降而不與之協力。

朝鮮王右渠在圍城中，因窺知漢兩將既不相屬，又不相和協，乃採離間之計，欲延緩待變。乃暗使人私約降於楊僕。又故爲拖延時間，遣使者往來，折衝不決。及荀彘遣使約降，則又拒之，示其心附楊僕，因此，兩將積不相能。荀彘此時既疑楊僕前有失軍之罪，今又與朝鮮私善，朝鮮則久在圍城之中不降，遂疑楊僕有反計而密報於武帝。此時，武帝鑑於衛山爲使不能專決，爲荀彘計所誤，致破壞降約；今兩將圍城不和，又久而無功；乃遣濟南太守公孫遂往統帥兩軍。遂抵達左將軍荀彘營中，荀彘告以：「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因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楊僕來左將軍營計事，至則令左將軍麾下執而囚之，並併其軍以報漢廷。武帝聞之，立遣使者誅遂。蓋武帝之意，原欲使遂協和兩軍，並力攻城以速其功者，而遂至則囚楊僕併其軍，敵前易將，將招致樓船軍益怨，則危機益大

，故斬遂以明其處置失當之罪。是年夏荀彘乃指揮兩軍急攻朝鮮城。王險城被攻危急，朝鮮王右渠之相路人、韓陰、尼谿相參及將軍王唊，乃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因此，陰、唊、路人三人亡降漢，而路人死於道。元封三年夏，朝鮮尼谿相參乃使人殺右渠來降，但王險城仍爲右渠之大臣成已所堅守。於是，左將軍荀彘乃使右渠子長，路人之子最，告諭城中之民，誅成已，朝鮮遂定。

第四節　戰後概況及申論

朝鮮已定，漢乃將其地置爲眞番（今安東省東北部及遼寧省新賓一帶地區）、樂浪（治王險城——今平壤）、玄兎（安東省東部及朝鮮東北部）、臨屯（失考。按似在玄兎郡南，即今朝鮮東部之地）四郡。並封朝鮮相參於齊爲澅清侯，封韓陰於勃海爲荻苴侯，封王唊於齊爲平州侯，封右渠子長於河東爲幾侯，封路人子最於齊爲溫陽侯。

武帝既置四郡，乃行賞罰，以左將軍荀彘爭功相嫉而誤大計，斬首棄市。樓船將軍楊僕則兵至列口，不待左將軍兵到會攻，致戰敗，卒多亡散，當誅贖爲庶人。

武帝此次征朝鮮之戰，歷時一年用兵十餘萬，實屬一次艱鉅征戰之役。綜觀漢在此役中，其失計者有三：

（一）武帝遣海陸兩軍進攻，而此兩將軍各不相屬，亦無一統帥以總之，以致兩將不相協力，各懷異志爭功，終於幾乎互相殘殺，遂使朝鮮離間之計得逞，漢之不敗者幾希。

（二）衞山爲使，不能專決，以致敗約。

（三）公孫遂爲統帥，不能上適武帝之意圖，下和兩將之矛盾，身被誅戮，旋荀彘雖統兩軍進軍，實亦僥倖。

武帝在此役中，先後誅衞山、公孫遂、荀彘等三大員。而黜楊僕，其運用紀律可謂嚴明之至。當時漢四向擴張猛將如雲，所以皆能如臂使指者，此實爲二大關鍵（賞罰）之一。

同年，武帝遣趙破奴，擊樓蘭、車師，遂控有今新疆省東部地區。故此時漢疆土之廣，國威之盛，較諸秦始皇猶過之，實空前所未有也。

第十章　漢宣、元二帝征匈奴之戰（附圖三一一一五、三一一一六）

一、本始三年（西元前七一年）春，宣帝起五路大軍聯合烏孫兵共二十餘萬騎大舉進擊匈奴，匈奴先期撤退，五路大軍無大擄獲，獨烏孫斬獲甚衆。

二、建昭三年（西元前三六年）冬，陳湯發西域兵四萬餘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滅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武帝後元二年（西元前八七年）崩，太子弗陵立是爲昭帝。武帝自元光二年（西元前一三三年）在馬邑伏擊匈奴起，至征和三年（西元前九〇年）李廣利降於匈奴止，前後共歷四十四年，其戰爭詳細經過，已詳以上各章中。按漢匈經此四十餘年之戰爭後，兩國皆已陷於精疲力竭之境。誠中夏民族與大漢游牧民族有史以來，空前激烈之生死博鬥也。因此，昭帝在位十三年中，與匈奴或和或戰，實已陷入僵持狀態。玆略述漢匈在此時期中之狀況如左：

一、昭帝始元元年（西元前八六年），匈奴狐鹿姑單于欲與漢和親，適病重將卒，乃遺命謂其子少不能治國，立其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顓渠閼氏遂與大臣衞律謀，矯單于命，立其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時爲始元二年（西元前八五年）。先是，狐鹿姑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能國人向之，閼氏因此恐單于不立其子而立左大都尉，乃使人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因是怨憤，不肯復會單于庭。加以此時壺衍鞮單于年少，母閼氏不正，人心乖離。於是，匈奴內部開始離亂。以後此種離亂且愈演愈劇，終至陷於分崩離析之境。此事另詳於本章第二節。

二、當此之時，匈奴內部乖離，外懼漢兵來襲。於是，初則用衞律計，欲效漢築要塞採取守勢，穿井築城，治樓藏粟與秦降人共守之。旋以匈奴人不利於守城塞而罷，乃謀歸漢使之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欲藉此以和親。但又不願主動謀和，致失匈奴之威信，遂於明年發動侵漢之舉，欲藉兵威以脅和。

三、元鳳元年（西元前八〇年），匈奴欲試圖僥倖，發左右部二萬騎分爲四隊，入侵漢之邊塞，但爲漢兵所擊破，被斬首虜九千人，其甌脫王亦爲漢所擒獲。匈奴經此大敗之後，又恐甌脫王導漢兵來襲，乃作如下之戰略措施：（一）遠徙西北，不再向南逐水草；同時遣騎九千屯受降城，稍北則遣其人民游牧其間，以爲斥堠，以戒備漢兵之進襲。（二）在余吾水築橋，以備其騎兵進襲或退却之機動（參看附圖）。

四、匈奴上次挫敗之後，又欲謀和親，但恐爲漢所拒而不肯先發，乃常使左右諷漢使者，欲由漢先倡之。但漢亦僅有羈縻之意而已，並不言和親之事。於是，單于使其犂汙王窺伺漢邊，以爲酒泉、張掖守備之兵益弱，欲出兵試擊之，倖而成功則可收復祁連山水草肥美之地，且可阻過漢對西域諸國之連繫與控制，乃使左賢王犂汙王率四千騎分三隊入侵日勒、屋蘭、番和、（皆在今張掖縣）。漢張掖太守與屬國都尉先得降者言，乃發兵迎擊大破之，殺犂汙王，匈奴得脫者僅數百人。

五、明年，元鳳三年，匈奴又發三千騎侵五原，殺略數千人以洩憤。旋又大舉數萬騎逼漢邊塞行獵，但以漢邊備嚴謹無所擄掠，乃轉發兵二萬東擊烏桓，又聞漢使范明友出兵邀截退去。匈奴對漢之行動，皆爲漢所困，乃轉兵擊烏孫，欲得漢公主（武帝爲聯盟烏孫，而以公主嫁給之，見前）爲要脅，圖以折漢與烏孫之聯盟。公主上書請救於漢，遂展開宣帝初年大舉進擊匈奴之戰。

第二節　宣帝征匈奴之戰（附圖三一一一五）

一、作戰經過

昭帝於元平元年(西元前七四年)夏四月崩，無嗣，霍光立昌邑王賀(武帝孫)爲帝二十七日，以帝淫亂廢之，而立武帝曾孫病已（戾太子孫，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年，戾太子以巫蠱事被誅），是爲宣帝。宣帝卽位年十八，英明有大略。是時，烏孫昆彌（烏孫王號稱昆彌），正爲匈奴聯合車師所侵逼，乃因漢使者上書求救於漢，並願發其國精兵之半五萬騎，與漢夾擊匈奴。於是，宣帝乃於本始二年（西元前七二年）秋，大發關東輕銳之士及郡國吏三百石強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命五將軍率精騎十餘萬，大舉進擊匈奴，其進軍部署如左：

一、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率四萬餘騎出河西。

二、度遼將軍范明友，率三萬餘騎出張掖。

三、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率三萬餘騎出酒泉。

四、前將軍韓增，率三萬餘騎出雲中。

五、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率三萬騎出五原。

另遣校尉常惠爲使至烏孫，發烏孫兵五萬騎從西向東進擊，行戰略大包圍之攻勢。以上各路大軍皆以出塞二千餘里之地區爲目標。其進擊之狀況，概如左述：

本始三年（西元前七一年）春正月十八日，五將軍自長安出發，各向預定之作戰目標進擊。祁連將軍田廣明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失考，按似在今酒泉縣南），匈奴皆遁走，故僅斬首虜十九級，獲馬牛羊百餘。適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田廣明不欲進兵，遂戒弘等言無虜衆，乃即引兵還。度遼將軍范明友自張掖出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失考。約在今阿爾泰山南），虜衆亦皆遁走，故僅斬首捕虜七百級，鹵獲馬牛羊萬餘而還。後將軍趙充國自酒泉出塞千餘里，本當與烏孫等西域兵合擊匈奴於蒲類海（今新疆省鎮西縣西北）地區者，因烏孫等兵先期至，未會師而去，於是趙充國進擊至候山（失考。約在蒲類海之天山附近），斬首虜及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虜馬牛羊七千餘而還。前將軍韓增自雲中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失考。約在今蒙古土謝圖汗南部），追匈奴之遁逃者至候山（按當在烏員西北），斬首虜百餘級，獲馬牛羊二千而還。虎牙將軍田順自五原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約在今蒙古古爾班察汗嶺之北），即駐兵不進，詐增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獲馬牛羊七萬餘而還。

校尉常惠與烏孫等兵，自西向東進擊，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匈奴女號，猶言公主）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驘駝七十餘萬而還。

以上各路軍至是年夏五月而罷，共歷時三月餘。

綜觀以上漢與烏孫等大舉進擊，以烏孫之功最多，而漢之五路大軍，皆未至作戰預定目標而還；尤以田廣明之畏戰不前，田順之詐增鹵獲，宣帝詔下獄治之，而畏罪自殺，餘皆寬而不罪，獨常惠以監烏孫功封為長羅侯。

二、戰後概況

此次戰役，漢之五路大軍雖皆欠缺攻擊精神，未至預定作戰目標而還，但匈奴部衆因逃遁及畜產遠移而死亡者，不可勝數，故匈奴經此次戰役之後衰耗實甚，國力益弱。其後又數經災患及內部爭權分裂，遂致陷入分崩離析之境，匈奴之爲漢患，亦暫以告終。茲述其概況如左：

一、匈奴經此次漢烏（孫）聯合打擊後，對烏孫益憤，乃於是年冬，單于自將萬騎進擊烏孫，頗掠得老弱。但當旋師時，適天降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馬凍死者十之九，得還者十之一。於是，丁零、烏桓、烏孫三國又乘其衰弱而環攻之，丁零攻其北，烏桓攻其東，烏孫攻其西，三國所殺匈奴又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再加以因飢餓而死亡者，人民十之三，畜產十之五，因此其國益弱，屬國瓦解，互相攻盜而不能理治。旋漢亦出三千餘騎侵掠其南，虜數千人還，匈奴亦不敢謀報復，而急圖和親矣。

二、地節二年（西元前六八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虛閭權渠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於是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內部益形離貳。是年匈奴復遭飢荒，人民畜產死者十之六七。秋，匈奴前所控制之西嗕（匈奴種落）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千人，脫離單于驅畜產而走，爲甌脫所殺傷甚衆乃南降於漢（在此前後匈奴降漢者常有之）。

三、地節三年，西域城郭諸國又共擊匈奴之屬國車師，擄其王及人衆而去。匈奴單于乃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王，收其餘民東徙。漢乃使鄭吉遣屯田士分田車師地以充實漢在西域之國力。其後三年匈奴謀收復車師國，並侵略烏孫及西域諸國，但又告失敗。於是，漢在西域之勢力益臻鞏固。

四、神爵二年（西元前六〇年）虛閭權渠單于死，顓渠閼氏乃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聯右賢王屠耆堂（烏維單于耳孫）以打擊單于之族，而立右賢王爲握衍朐鞮單于，於是又引起匈奴內部之殺戮與分裂。以後三年，匈奴益爲分裂而爲五單于。匈奴五單于又相互攻殺三年，至甘露元年（西元前五三年）呼韓邪單于南降漢，居於光祿塞下，爲漢之附庸，與其兄左賢王呼屠吾斯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者相對抗，遂分裂爲南北匈奴。而北單于都于單于庭，但北單于分裂如故。旋南北匈奴皆謀爭取漢助，各遣侍子入漢朝獻，至甘露四年，郅支單于恐呼韓邪單于與漢攻之，乃欲西定右地，遂擊自立於右地之伊利目單于，破而殺之，并其兵五萬餘，因留居右地。至黃龍元年（西元前四九年）郅支單于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徙近烏孫，欲與聯結，乃遣使見烏孫小昆彌烏就屠。小昆彌見呼韓邪爲漢所親，而郅支率衆逃亡，乃殺其使而以兵迎擊之。郅支擊破小昆彌烏孫兵，因北擊烏揭降之，然後西破堅昆，北降丁零，郅支乃留堅昆而都之。

以上爲匈奴分裂與衰敗之概況。在神爵二年時，匈奴控制西域西部之日逐王先賢撣爲單于所逼叛降於漢，宣帝因置西域都護而以鄭吉爲都護，而詔「西域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者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於西域矣。」由是觀之，武帝西聯西域，北滅匈奴之國策，至宣帝始完全達成之，前後共達八十餘年之久，實中國有史以來，夏匈兩族空前之大戰，亦當時世界史上空前之大戰也。

第三節　元帝征匈奴——陳湯滅郅支單于之戰（附圖三—一一六）

一、戰前一般形勢

匈奴郅支骨都侯單于，自居堅昆後，數與烏孫爲敵。是時漢元帝初即位（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太子奭立是爲元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助呼韓邪單于，乃於初元五年（西元前四四年）因漢使者求歸侍子（神爵年間郅支遣侍子入漢），漢乃遣谷吉等送之，郅支殺吉等。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恐見襲擊，乃欲遠走。是時適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謀迎郅支居其東境，合兵取烏孫而立之，乃遣使至堅昆見郅支。郅支聞其計大悅，遂與康居相結，引兵而西。但郅支部衆，中寒道死者甚衆，及至康居纔餘三千人。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妻康居王，互相結納。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近鄰諸國。郅支因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烏孫西疆）殺略烏孫民人畜產而去，烏孫畏之不敢追，其西疆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永光元年（西元前四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在漢塞下經十年之生息，人民畜產益盛，力足以自衛，不患郅支單于，乃北歸單于庭，其民漸歸之，國中遂定，以後匈奴遂復興焉。

二、滅郅支單于經過

郅支單于已至康居，康居王以其東南疆之地使居之，其地東鄰烏孫，南鄰大宛，西鄰大月氐。郅支以屢勝烏孫，乘勝而驕，又自以匈奴大國，威名尊重，乃對康居王漸不爲禮，又殺康居王女及人民數百投入賴水中（按即今蘇俄哥薩克斯坦章布魯城西之水）。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每歲向其貢獻，並大發民築郅支城。因此內外惡之。

漢元帝建昭三年（西元前三六年）西域都護騎都尉副校尉陳湯與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謀滅郅支，湯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凌烏孫、大宛，常爲康居劃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氐、山離、烏戈，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郅支）其人剽悍，好戰伐，數

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但陳湯素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勇決斷，乃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一力主獨斷行之，延壽猶豫不聽。是時適延壽久病，湯乃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及屯田士等，集中大軍，準備征進，延壽阻之不得乃聽之。於是，陳湯增置揚威、白虎、合騎等校，合漢胡兵編成四萬餘人。乃於是年冬，將六校兵分爲兩路，陳湯率三校之兵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餘三校兵延壽自將之，自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城、過烏孫、至闐池西，兩路均以郅支城爲目標，採取鉗形攻擊。

是時，康居副王抱闐正將數千騎侵烏孫之赤谷城東，殺略烏孫千餘人及畜產甚多，及聞漢兵已過烏孫，乃自後追擊漢軍輜重；漢使西域兵擊破之，並擒獲抱闐貴人，以所獲馬牛羊給軍食，遂入康居界。旋漢兩路軍俱在距郅支單于城六十里之地會師，軍無侵掠，又得當地康居之貴人怨郅支者相助爲嚮導，因盡悉郅支之情。陳湯等至城下一里佈陣，郅支單于亦發兵守城，並遣步騎出城迎戰。於是，陳湯等乃以短兵在前，長兵居後，乘夜攻城，先燒土城外之木城，戰至黎明，康居援兵萬餘亦被擊退，郅支城遂被攻破，郅支單于重傷而死，斬郅支閼氏、太子及名王以下千五百餘級，生虜百四十餘，降者千餘人。至此，唯一反漢之匈奴單于，遂告消滅。漢匈百年大戰，亦於此告終。漢經三代之奮戰，始獲得最後之全勝，而完成武帝滅匈奴之國策焉。

第四節　戰後局勢及申論

漢自武帝而迄宣、元二帝時代，經百餘年之擴展國威，東北至今之遼、吉、朝鮮；北至漠北；西北至新疆全域，其勢力範圍則遠達今之鹹海地域，烏孫、康居、大宛、大月氐皆畏服之；西南則今康東、貴州、雲南諸夷皆服屬之；南至今海南島及越南之大部，皆爲漢之疆域，國威之遠播爲亘古所未有。

至於漢至宣帝時代，所以終能制匈奴之死命者，其主要原因有八：

一、匈奴經漢武帝四十餘年不斷之征伐與打擊，其國力大大衰耗。

二、匈奴由於國力衰耗，國內人民日臨艱苦之境，遂產生親漢與反漢之兩派，更加以其貴族之權力鬥爭，乃漸至分崩離析之境，漢又從而打擊之，其內部因益乖離。

三、武帝之聯烏孫政策獲致效果，遂逼使匈奴陷於孤弱。此卽所謂「斷匈奴右臂」之戰略也。

四、自武帝以來，漢已制定「以夷制夷」之策略，此項策略在匈奴强盛時雖不能收得顯著效果；但至宣帝時代匈奴災害與內亂頻仍之下，此項策略之運用，卽見宏效，遂達征服之目的。

五、漢經文、景二帝之積極圖强，以及削藩政策告成，漢國因以富强，政府權力鞏固。故能支持百餘年之戰爭，中央權力始終鞏固。

六、中國民族自秦統一之後，民氣方興未艾，上下振奮，奮發進取之心理，充溢於新統一之全民族，是以人才輩出，四使各國之使者冒險犯難不絕於途。

七、政治制度與兵制，自秦已建立完善，漢又從而改良，故國力乃臻於强大與鞏固，雖經百戰而不撼搖。

八、中國民族生活文化，自秦統一後歷漢文、景、武三世之不斷提高，已遠非當時之匈奴所可比擬。文野懸殊

，故匈奴終於失敗而服屬於漢。

由於以上八大原因，所以漢匈在東亞經百餘年之爭霸戰中，漢終於獲得最後之勝利。由此觀之，大戰爭之勝敗，實非單純之事，故漢匈戰爭，可供大戰爭指導思想之啓發甚大也。

第七卷　東漢時代

第一章　東漢時代全般形勢（附圖三－一一七）

第一節　東漢時代之形成

東漢建國在中國進入大一統後二百五十餘年之時，光武以劉氏裔胄，兼雄才大略遂於建武十二年（西元三六年）最後破蜀，平定宇內。而成爲東漢帝國。子孫相繼，綿延不絕，若計至漢靈帝中平六年（西元一八九年），董卓廢立時，則享祚一百三十三年；如計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〇年）獻帝被曹丕廢立時，則爲治凡一百八十四年。在此百餘年之演變中，東漢以前部份，已備見於第四第五及第六諸卷中，茲僅略述東漢時代形成之一般演變，而顯示此一時代之特質焉。

秦自廢井田建郡縣，而建立大一統之帝國後，未幾始皇即歿於出巡途中，遂致羣龍無首天下大亂。繼之者，爲劉邦所建立之西漢帝國。西漢政治措施，皆因秦制，經歷百餘年貴族官僚及地方豪右對土地之强取豪奪，以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窮無立錐之地」，政治與社會病態百出，謀國之士，競思有以救之。始則有董仲舒、仲長統、師丹孔光之徒，倡復井田於前；繼則有王莽恢復「井田聖制」於后。但王莽改制，不僅其根本思想與時代潮流違背，即其復井田制度之措施，亦復弊端百出，加以對內對外諸政策之錯誤，及適遭靑徐荆等州之天災饑饉，於是「井田

聖制」之新政體，遂爲亂民摧毀無遺。繼莽而起者，爲以復漢作號召之更始皇朝。更始更形無能，且羣臣擅自行動，遂又成形羣雄割據之局。光武在此種割據混亂之局而下，因漁陽上谷二郡之精騎，及銅馬之衆，遂得以邯鄲河內爲基地，而削平羣雄，統一全國。光武在羣雄中，實一頗具遠見，又能延攬英雄之君主，故能撥亂反治，而復歸於統一。建國之初，人民因在累歲飢荒與二十餘年戰亂之摧毀下，已由西漢盛時之全國五千餘萬人口，而減削至二千餘萬（註）。由於人少地多，故西漢末由土地問題所釀成之政治社會諸嚴重問題，因此而行消失。此種事實，於建武六年春光武平定東方羣雄後，卽於是年六月「并省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一事，可以證明。此東漢時代形成之概觀也。

註：後漢書卷二十九劉昭郡國志載：前漢極盛時，民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至中元二年（光武崩之年），民口則僅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八人。

第二節　東漢盛衰之概況

東漢自光武稱帝，傳至獻帝爲曹丕所簒，共歷十二君。其帝系如左：

(一)光武（劉秀）——(二)明帝（莊）——(三)章帝（炟）——(四)和帝（肇）——(五)殤帝（隆）——(六)安帝（祜）——(七)順帝（保）——(八)冲帝（炳）——(九)質帝（纘）——(十)桓帝（志）——(十一)靈帝（宏）——(十二)獻帝（協）

東漢諸帝在位年歲表：

光武二九歲即位，六二歲崩，在位三三年。
明帝三一歲即位，四八歲崩，在位一八年。
章帝一八歲即位，三一歲崩，在位一三年。
和帝一〇歲即位，二七歲崩，在位一七年。
殤帝一歲即位，二歲崩，在位一年。
安帝一三歲即位，三二歲崩，在位一九年。
順帝一二歲即位，三一歲崩，在位一九年。
冲帝二歲即位，三歲崩，在位一年。
質帝八歲即位，九歲崩，在位一年。
桓帝一五歲即位，三六歲崩，在位二一年。
靈帝一二歲即位，三四歲崩，在位二二年。
獻帝二三歲即位，五四歲崩，在位三一年。

東漢盛衰就大勢推演說，約可分爲下列兩個時期：(一)興盛時期。此時期約在明章二帝及和帝初年。在此時期中光武二十年勵精圖治之緒餘，尙賡續未歇，故明章二帝及諸功臣嗣裔仍能襲其父祖之雄風，奮發有爲，而北破匈奴，西定西域，南通蠻獠，以臻一時之盛。其詳情，將見於以下各章。(二)衰亂時期。東漢衰亂時期遠較其盛世爲長，凡歷百餘年之久，可謂在長期衰亂中，苟延殘喘者也。幸在此長期衰亂期時，外則匈奴亦告衰亂，內則光武中

央集權制度仍奏膚功；否則東漢之亡，或不待獻帝而已見矣。

按東漢之衰亂，實起源於帝權與后權之爭，繼則演化爲外戚與宦官之爭，最後更演化爲外戚聯合士大夫與宦官之混戰；亦卽外戚與宦官之水火，復加上黨錮之禍患也。但若進而推究此種政柄爭奪之禍源，實又導於光武開國之初，因鑒於西漢諸王之亂，而制定之抑制宗親政策（宗親受封者皆無地方政治權力，僅收賦稅以供生養而已），以及歷屆皇帝多愚庸而年齡幼稚之故。至於多患之羌亂，猶其餘事；蓋先由內政不臧，然後始有不息之羌患。否則以東漢文化之崇高與國家之强大，羌患實不足平也。玆分別列述外戚宦官與黨錮之禍之梗概於次。

外戚宦官之禍亂：溯外戚宦官之禍亂，和帝初年卽已啓其端倪。蓋此時竇皇太后專政，竇后兄弟憲等總攬朝政，此情形早已遭司空第五倫，司徒袁安、丁鴻等大臣之疾忌。及至竇憲北滅北匈奴，威震中外之時，和帝已年事稍長（十歲卽位，此時爲十四歲），漸感其帝位之孤危，卽史稱「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又知其生母爲竇皇太后所害（見第八章），於是和帝乃用宦官鄭衆主謀，以誅竇氏外戚。故在此初期之政治鬥爭中，其實質乃爲帝權與后權外戚之爭；亦卽和帝聯合反對外戚之大臣及宦官，以削除外戚與皇太后之大權也。及和帝以後數世，此種鬥爭愈演愈烈，如和帝之鄧后及兄鄧隲，雖以節儉謙遜著稱，猶不免遭宦官李閏之毒害。安帝之閻后及兄弟閻顯等，則遭宦官孫程之殘殺。順帝之梁后及兄弟梁冀，則遭宦官單超等之誅戮。最後桓帝之竇后及父竇武，因欲誅宦官，而反爲宦官所誅夷。凡此，皆爲和帝以來，東漢朝廷外戚與宦官政治鬥爭顯著者。蓋東漢自和帝以後，皆以嗣帝幼冲，母后臨朝，任用外戚，而招致外戚專權；由於外戚專權，遂爲宦官所忌，而發生政權之不斷爭奪與殘殺。故東漢中樞之政爭，可謂自秦以來政爭之最惡劣者。

黨錮之禍亂：桓帝延熹二年（西元一五九年），帝忿於外戚梁冀擅權，遂與宦官單超等定謀，誅戮冀及其宗親黨與，桓帝以超等誅冀有功，遂將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四宦官皆封列侯，稱爲五侯。寵幸之餘，五侯又擅作威作福，「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後漢書宦者傳語）。於是，不僅又引起與竇氏外戚之爭權，且更激起當時士大夫之普遍厭惡，因此，史所稱之黨錮之禍於以興起。

東漢士風之盛，實肇始於光武。光武開國之初，鑒於王莽時羣儒降節臣服，深爲痛疾，乃欲獎勵名節，改易風尚，遂對名儒持節者，如嚴子陵之徒，特加崇重，士亦因此而彌礪風節。漢史論之云：「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時，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見後漢書黨錮傳序）。不僅此也，且從此結黨營系，或則互相標榜以鳴高，或則彼此譏抨以相斥。其首倡者爲甘陵人周福，與福同郡人房植。福因曾授學桓帝，植則爲京師大官——河南尹，皆因有名當朝相持不下，故「二家賓客，遂互相譏揣」。此風所及，於是，太學生三萬餘人，羣起慕效。郭林宗、賈偉節爲之領導，與當朝大臣李膺、陳蕃、王暢等互相標榜。而對當時操縱朝政之宦官豪吏，抨擊不遺餘力。史稱其「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旋李膺等，又擴而抑制宦官黨與在地方之爲非者。於是，宦官乃上書誣告膺等，以「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等罪嫌。桓帝因下令郡國逮捕黨人，收捕膺等，於是，黨錮之獄以興。此種黨錮之禍亂，延至靈帝而益烈，上自朝官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下及七郡太守皆下獄

治罪之，其中死於獄中者百餘人，連及致死與徙禁者約六七百人。亦可見當時局勢之紛亂，與朝政敗壞之一般矣。

第三節　東漢政治、經濟及社會概況

東漢政治措施，大體皆沿承西漢，僅稍加斟酌損益而已。但皇帝之權力，則較西漢更爲集中。玆略述其梗概如次：

一、中央政府仍以三公九卿爲核心。所謂三公，卽太尉、司徒、司空是也。太尉掌軍事，司徒掌民政，司空掌四方水土功課。在西漢設置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上公；至東漢則僅設有太傅，而不設太師、太保二官。

二、西漢時，以太常、光祿勛、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馬、少府爲九卿。東漢時亦置有九卿，其職掌全與西漢相同。惟東漢九卿，則分屬三公，通考職官考註云：「太常、光祿勛、衞尉三卿，並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但光武帝鑒於西漢末帝權旁落，致使王莽得以篡漢，爲集權於皇帝一身，乃設尙書台，以總中央之政。後漢書卷七十九仲長統傳標述之云：「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强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按尙書本爲秦官；但秦代尙書，乃少府屬史，任知書之士人爲之，僅掌殿中傳達詔令而已。至武帝改尙書爲中書，任以宦官；成帝時，又復尙書故名，但仍僅掌宮廷之收發職任。至光武乃設尙書台，置尙書令一人，尙書僕射(副)一人。其中分六曹，一曰三公曹，二曰吏曹，三曰民曹，四曰二千石曹，五曰南主客曹，六曰北主客曹。每曹各置尙書一人，左右丞各一人，侍郞六人，令吏三人，其實際大權，綰於三公

之上，誠如通考職官考所云：「至後漢則（以尙書）爲尤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宜，選擧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六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換言之，即一切國家大政，皆通過其左右侍從之尙書，而由光武自己總攬之，以收澈底集權之效。且不僅此也，光武初政又恐地方官員把持地方，妨害帝權集中，遂對各地方官員，頻加更調。同時爲免除西漢宗室諸王割據自雄，搖撼中央之弊，乃將其所封宗室王侯之國政，改由中央所派之王侯傅相主持，使傅相掌地方行政之實權。故後漢書百官志述之云：「王國之傅，同於太守，侯國之相，同於縣令」，明言其不從屬於王侯，而乃直接對中央負責。如此，則王侯不過僅具虛名，坐領封地之賦稅而已。

三、東漢除三公九卿尙書台外，尙有各級將軍，皆爲中央大員。後漢書百官志云：「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衞將軍，又有左右將軍。」至中葉以後，母后臨朝，外戚執政，每假兵權以自重，而大將軍遂爲最高之官，權力亦最大，合太傅三公而稱爲五府。

四、東漢地方政府，最初亦爲郡、縣二級制，同於西漢。及至建武十八年復設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首都所屬之一州，則不設刺史，而置司隸校尉一人。首都所在之郡，其郡守亦不稱太守而稱尹。按刺史在西漢時，爲中央派遣之視察官員，其任務爲周行郡國，刺探政情，並非固定之行政官吏。至東漢時，則刺史既有一定治所及衙門；及靈帝時，又改刺史爲州牧（西漢成帝時曾改刺史爲牧），自是以後，刺史遂由中央派遣之視察官員，一變而爲地方行政長官。因而原先之郡、縣兩級制，遂變爲州、郡、縣之三級制。

五、東漢地方官之權，遠較西漢爲大。如首都地區之司隸校尉，不僅轄其所屬郡縣，且除不察三公外，其餘無所不

糾。據後漢書卷五十七宣秉傳：「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此足明示三八出席中央廷議時，其坐位乃在九卿之上。又後漢書百官志載，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並職太守。」按西漢舊制，都尉治郡兵，太守治郡政。而東漢則將都尉並於太守，是郡太守總綰軍政二者之大權，故其太守，又曰郡將。至其地方基層組織，如縣、邑、道、鄉、亭、里、什長、及伍長，則一仍前代之舊。

東漢時之地方政制，由於州牧與太守之權甚大，故至末季中央帝權在外戚、宦官爭奪而帝權旁落時，地方州郡之割據，亦仿照西漢初諸王割據形態而出現，最後歸爲魏蜀吳三國，斯實由東漢政治制度之所使然。

東漢各州各部所監郡國一覽表

州部名	所轄郡國	治所	今所在地名	備考
司隸校尉部治雒陽今河陽洛陽	河南尹	雒陽	河南洛陽東二十里	三國魏司隸校尉部改爲河南、河內、汲、河東、平陽、弘農、京兆、馮翊、扶風、新平十個郡
	河內郡	懷	河南武陟西南沁陽東南	
	河東郡	安邑	山西安邑東北夏縣北	
	弘農郡	弘農	河南靈寶南故函谷關	
	京兆尹	長安	陝西西安市北十三里	
	左馮翊	高陵	陝西高陵西南	
	右扶風	槐里	陝西興平東南十里	
豫州刺史部治譙縣今安徽亳縣治	潁川郡	陽翟	河南禹縣治	三國魏改爲潁川、襄城、汝南、弋陽、譙五郡，與梁、沛、陳、魯四國。計九郡國
	汝南郡	平輿	河南汝南東南六十	
	梁國	下邑	江蘇碭山東	
	沛國	相	安徽宿縣西北	
	陳國	陳	河南淮陽縣治	
	魯國	魯	山東曲阜縣治	

州刺史部	郡國	治所	今地	三國
冀州刺史部　治高邑今河北高邑，皇甫嵩為冀州牧改治鄴城今河南臨漳。	魏郡	鄴	河南臨漳西	三國魏改為魏、廣平、陽平、鉅鹿、常山、安平、河間、清河、渤海、章武十郡、中山國、趙國計十二郡國。
	鉅鹿郡	廮陶	河北寧晉南二十五里舊縣城	
	常山國	元氏	河北元氏西北	
	中山國	盧奴	河北定縣治	
	安平國	信都	河北冀縣治	
	河間國	樂成	河北獻縣東南	
	清河國	甘陵	河北清平南	
	勃海郡	南皮	河北南皮東北	
	趙國	邯鄲	河北邯鄲南十里故城	
兗州刺史部　治昌邑今山東金鄉西北四十里，曹操為刺史會移治濮陽，濮城及鄄城。	陳留郡	陳留	河南陳留北	三國魏仍東漢郡國，惟更劃屬縣若干。
	東郡	濮陽	河北濮陽西南	
	東平國	無鹽	山東東平東二十里	
	任城國	任城	山東濟寧縣治	
	泰山郡	奉高	山東泰安東北十七里	
	濟北國	盧	山東長清南二十五里	
	山陽郡	昌邑	山東金鄉西北四十里	
	濟陰郡	定陶	山東定陶縣治	
徐州刺史部　治郯今山東郯城西南三十里。	東海郡	郯	山東郯城西南三十里	三國魏曾置東莞郡旋廢。改東海為國，下邳為郡，餘仍舊。惟屬縣有廢有割有析置。 三國吳置有廣陵郡。
	琅邪國	開陽	山東臨沂北	
	彭城國	彭城	江蘇銅山南	
	廣陵郡	廣陵	江蘇揚州城東北	
	下邳國	下邳	江蘇宿遷西北百里邳縣以南	
青州刺史部	濟南郡	東平陵	山東濟南東七十五里	三國魏改為濟南國、平原郡、樂陵郡、樂安郡、北海國、城陽郡、東萊郡、齊郡。
	平原郡	平原	山東平原西南五十里	
	樂安國	臨濟	山東高苑西北	
	北海國	劇	山東昌樂西五十五里之紀台	
	東萊郡	黃	山東黃縣東南	
	齊國	臨菑	山東臨淄北八里	

荊州刺史部治漢壽，今湖南常德東北六十里舊城，劉表爲刺史移襄陽。	南陽郡	宛	河南南陽縣治	劉琮降、曹操析南郡置臨江郡，赤壁戰後三分荊州，曹有南陽及南郡，吳有江夏郡，餘歸劉備。後曹失南郡，乃設襄陽郡，三國後魏荊州改爲南陽、襄陽、江夏、義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八郡。吳荊州爲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宜都、蘄春、衡陽、湘東、建平、始安、昭陵、始興、營陽、天門、江夏計十五郡。
	南郡	江陵	湖北江陵縣治	
	江夏郡	西陵	湖北黃岡西北	
	零陵郡	泉陵	湖南零陵縣治北二里	
	桂陽郡	郴	湖南郴縣治	
	武陵郡	臨沅	湖南常德西南七十里舊武陵城	
	長沙郡	臨湘	湖南長沙南	
揚州刺史部治歷陽，今安徽和縣，劉繇移治曲阿，今江蘇丹陽縣治。	九江郡	陰陵	安徽定遠西北六十五里	三國魏揚州有九江、廬江二郡，吳揚州改爲丹陽、會稽、吳、豫章、廬江、廣陵、新都、臨海、建安、東陽、吳興、鄱陽、臨川、廬陵、安城十五郡及廬陵南部一部。
	丹陽郡	宛陵	安徽宣城縣治	
	廬江郡	舒	安徽廬江縣西	
	會稽郡	山陰	浙江紹興縣治	
	吳郡	吳	江蘇吳縣治	
	豫章郡	南昌	江西南昌縣治	
益州刺史部治雒，今四川廣漢北、劉焉爲州牧移治成都。	漢中郡	南鄭	陝西南鄭東	三國魏割漢中郡東部五縣，割武都郡入益州。更析益州爲漢中，巴郡、巴西、巴東、涪陵、廣漢、梓潼、蜀郡、汶山、漢嘉、陰平、武都、犍爲、江陽、南廣、朱提、牂牁、興古、梁水、越雋、建寧、雲南、永昌二十三
	巴郡	江州	四川重慶市	
	廣漢郡	雒	四川廣漢北	
	蜀郡	成都	四川成都市	
	犍爲郡	武陽	四川彭山東十里	
	牂牁郡	故且蘭	貴州鎮寧西南永寧鎮南	
	越雋郡	邛都	西康西昌西北百四十里鴉礱江東岸	
	益州郡	滇池	雲南昆明市	

	永昌郡	不韋	雲南保山北三十里鳳溪山下	個郡。
	廣漢屬國	陰平道	四川平武西北	
	蜀郡屬國	漢嘉	西康雅安北	
	犍爲屬國	朱提	雲南伊通縣治	
涼州刺史部 治隴縣今甘肅清水縣北	隴西郡	狄道	甘肅臨洮西南	三國蜀割武都郡，魏改隴西、天水、南安、廣武、安定、北地六郡爲雍州，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酒泉、敦煌、西海八郡爲涼州。
	漢陽郡	冀	甘肅甘谷西南天水西	
	武都郡	武都道	甘肅成縣西八十里	
	金城郡	允吾	甘肅皋蘭北	
	安定郡	臨涇	甘肅鎮原南五十里	
	北地郡	富平	甘肅慶陽西南	
	武威郡	姑臧	甘肅武威縣治	
	張掖郡	觻得	甘肅張掖西北	
	酒泉郡	福祿	甘肅酒泉縣治	
	敦煌郡	敦煌	甘肅敦煌縣治	
	張掖屬國	候官	寧夏龍首山北	
	居延屬國	居延	寧夏居延海西北	
并州刺史部 治晉陽今山西陽曲縣治	上黨郡	長子	山西長子西一里	三國魏改爲上黨、樂平、太原、西河、新興、雁門六郡，省上郡，五原、雲中、定襄、朔方五郡爲匈奴屬國地。
	太原郡	晉陽	山西陽曲縣治	
	上郡	膚施	陝西膚施縣治	
	西河郡	離石	山西離石縣治	
	五原郡	九原	綏遠五原東南	
	雲中郡	雲中	綏遠托克托城	
	定襄郡	善無	山西右玉南	
	雁門郡	陰館	山西代縣西北四十里	
	朔方郡	臨戎	寧夏寧夏縣東北黃河東岸	
幽州刺史部 治薊今北平市	涿郡	涿	河北涿縣治	三國時公孫度據遼東，設遼東、遼西、中遼、玄菟、樂
	廣陽郡	薊	北平市西南	

西南大興	代郡	高柳	山西陽高西北	浪、帶方六郡。魏有涿郡、燕國、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七郡國。司馬懿平遼東，後幽州各郡國始完全歸魏，旋入於晉。
	上谷郡	沮陽	察哈爾懷來南	
	漁陽郡	漁陽	河北密雲西南二十里	
	右北平郡	土垠	河北豐潤東十里南關城	
	遼西郡	陽樂	熱河朝陽東北晉移河北撫寧西	
	遼東郡	襄平	遼寧遼陽西北	
	玄菟郡	高句驪	遼寧新賓西五里	
	樂浪郡	朝鮮	韓國平壤城	
	遼東屬國	昌遼	遼北通遼	
交州刺史部治廣信今廣西蒼梧縣治後移治番禺今廣州市	南海郡	番禺	廣東廣州市治	三國吳改爲廣州交州。以南海、蒼梧、臨賀、鬱林、桂林、合浦、高涼、高興八郡及合浦北部爲廣州；以交趾，新昌、武平、九眞、九德、日南六郡爲交州。
	蒼梧郡	廣信	廣西蒼梧縣治	
	鬱林郡	布山	廣西貴縣東北	
	合浦郡	合浦	廣東合浦東北	
	交趾郡	龍編	越南河內	
	九眞郡	胥浦	越南清化	
	日南郡	西卷	越南占城東北	
護羌校尉部		西都	青海西寧縣治	三國魏設西平郡。
護匈奴中郎將部		高柳	山西陽高西北	三國魏南移至西河郡
護烏桓校尉部		天遼	遼北通遼	袁紹承制使移石城今熱河赤峯南，曹操又使移於柳城今熱河朝陽西。

東漢官秩月俸表

秩名	月俸(斛)	月實支數 錢	月實支數 米(斛)	相當今官	食其祿者
萬石	三五〇			特任官	太傅上公、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大將軍
中二千石	一八〇	九、〇〇〇	七二	簡任一級	太常卿、光祿勳卿、衞尉卿、太僕卿、廷尉卿、大鴻臚卿、宗正卿、大司農卿、少府卿、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衞將軍、前後左右四將軍、執金吾、太子太傅、河南尹。
眞二千石	一二〇	六、五〇〇	三六	簡任二級	將大匠作、各將軍、太子少傅、大長秋、各郡太守、各王國相、京兆尹、左馮翊太守、右扶風太守。
比二千石	一〇〇	五、〇〇〇	三四	簡任三級	各中郎將、各都尉、各校尉、光祿大夫、侍中、增秩中常侍。
千石	八〇	四、〇〇〇	三〇	簡任四五級	三公府長史、大將軍府長史、城門司馬、太中大夫、御史中丞、尚書令、中宮僕、太子率更令、太子家令、中常侍、各司馬、太子僕、北軍各司馬、大縣縣令。
比千石	七五			簡任六七級	各中二千石之丞、謁者僕射、宮掖門司馬、軍司馬、軍假司馬、邊疆千石縣令之尉或長史。
六百石	七〇	三、五〇〇	二一	簡任八九級	九卿及將大匠作與執金吾所轄之各令、太子少傅下各令、中侯、各門門侯、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議郎、尚書僕射、尚書、博士祭酒、中宮尚書、侍御史、太子中庶子、諸公主、家令、部丞、廷尉府左右監、廷尉府左平、祕書監、都侯、大將軍府從事中郎、各州刺史、邊郡長史、縣令、

					眞二千石太丞與長史。
比六百石	五〇			薦任 一 二級	博士、中郎，虎賁左右僕射、虎賁中郎、五官中郎、中郎、中署郎、左右署郎、常侍謁者、太子洗馬、比二千石之丞與長史各軍候。
四百石	四五	二、五〇〇	一五	薦任 三 四 五級	侍郎、給事謁者、太子庶子、太子中盾、太子衞率、黃門畫室各署長、各監、中言謁者、尙書左右丞、尙書侍郎、中宮藥長、太子廐長、洛陽市長、千石令相之丞尉、縣長。
比四百石	四〇			薦任 六 七 八級	三公府東西曹掾、三署侍郎、五官侍郎、虎賁侍郎、九卿府曹掾、軍候、假軍候、四百石縣尉。
三百石	四〇	二、〇〇〇	一二	薦任 九 十 十一 十二級	各六百石令之丞、郎、宮苑大者之丞、三公曹掾、九卿諸掾、刺史別駕從事、各郡諸曹掾、縣長。
比三百石	三七			委任 一 二 三級	三署郎中、虎賁郎中、涖謁者郎中、羽林郎、三公九卿諸郡縣諸曹掾、增秩中黃門、別屯屯長、三百石縣尉。
二百石	三〇	一、〇〇〇	九	委任 四 五 六 七級	三公府令史、尙書令史、九卿各令之高級員吏、宮苑各丞、四百石令之丞、三百石令之丞、符節令史、諸陵之尉、諸苑林校長、邊郡縣各障塞之尉、太子舍人、洛陽市丞、刺史從事。
比二百石	二七			委任 八 九 十 十一級	三公府掾屬、九卿各令各縣令佐掾、軍各屯屯長

百石	一六	八〇〇	四斛八斗	委任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級	各令史、掾史、各令員吏、刺史從事假佐員吏、軍中卒伯、卒吏，各郡員吏、鄉三老。
比百石	一四			同委任	三公府御屬、中黃門、諸公主家丞、軍卒正、什長、九卿府書吏佐、各佐屬之吏。
斗食	一一				各御屬、佐幹、書佐、軍伍長、鄉嗇夫、鄉游徼
	八				御屬、鄉佐屬。

備考

1. 漢一斛合今五一、八公升；斗食者以斗計俸本表仍以斛計之。
2. 凡中二千石之丞皆比千石；眞二千石之丞與長史皆六百石，比二千石之丞皆比六百石；千石令相監之丞尉皆四百石；六百石令相之丞尉皆三百石；四百石與三百石令相之丞尉皆二百石。
3. 本表相當今官係比照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九日　總統公布之公務員俸給法本俸俸額製定者。

東漢之經濟、社會，則可由東漢之土地問題上瞭解其梗概，玆分別簡述如次：

土地分配與開闢。關於土地問題，自秦廢井田，建阡陌，土地歸私人所有後，卽已開始萌芽。以後中國二千餘年之社會及經濟問題，率以土地問題爲中心，而在作不斷之演變。此問題至東漢，大別之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爲劉邦代秦而興之時。在此階段之初期，土地問題並不嚴重，土地獨佔之勢力亦不甚强大，故劉邦戰後復員，並不困難。第二個階段爲王莽改制之際。此種改制，由於西漢土地問題至武帝時，已演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之嚴重社會問題，後復經昭、宣、元、成、哀、平六朝，百年之豪强兼併，情形益加嚴重，故遂有王莽恢復「井田聖制」之改制。但此一改制，旣違反社會進化發展之潮流，更爲當時社會勢力骨幹之各地豪强所反對，因而竟告失敗。第三個階段爲光武滅王莽而興。其於戰爭復員及解決土地方策，大不同於西漢及王莽，玆爰扼要述之。

一、王莽末年，羣雄並起。此時各地之大地主及豪右，並不如秦末時大地主之棄其土地家園，避亂山寨；而或據其鄉土，以保境安民；或起而與叛亂者結合，以推翻王莽；或擁立當地郡吏以獨立割據。故光武平定羣雄後，除各大功臣分配以肥饒之土地外，至於兵民之復員則無土地可資隨意分配。是以光武於擊隗囂時，中原方面叛亂仍行迭起。此種史實，具見於鉅鹿劉植、耿純、南陽樊宏、李通、隴西馬援等人，彼等莫不初則聯合宗族，招納流亡，組織地方武力以自衞；繼則結合羣雄以圖功效（皆見後漢書諸人傳）。又如建武十六年光武之詔令州郡淸丈天下田土，然此詔令之結果，則陳留吏牘載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之建武十六年後，「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所在殺害長史，討之則解

，去又屯結，尤以青徐幽冀四州爲甚。凡此足見東漢初復員之困難及土地問題之嚴重矣。東漢爲解決此嚴重之土地問題，乃大興水利，及開墾荒地，如鮑永、何敞爲汝南太守，修水利，墾田增至三萬餘頃。其他如馬稜墾殖廣陵，張禹墾殖下邳，馬臻墾殖會稽，王景墾殖廬江，杜詩墾殖南陽，秦彭墾殖山陽等更史不絕書，（皆見後漢書諸人列傳）。據東漢會要田制篇，東漢墾闢之田數，有如左列：

1.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三二〇、一七〇頃，八五畝，一四〇步。

2.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九四二、八九二頃，三三畝，八五步。

3.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八九、六二七頃，一九四步。

4.冲帝永憙元年，墾田六九五、七六七頃，二〇畝，一〇八步。

5.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九三〇、一二三頃，三八畝。

二、然東漢此種墾闢土地，以謀解決土地問題之方法，並不能澈底解決問題，故至桓帝、靈帝時，復有崔寔「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及仲長統「齊民財之豐寡，……非井田實莫由也」之主張。且從此以後，東漢政治由於外戚、宦官之爭奪，及黨錮之禍患，中央政府已瀕於總崩潰之境地，再加以天災人禍之薦臻，於是更激起遍地騷亂，而東漢宗社因以傾覆。

第四節　東漢之國防軍備

東漢之國防軍備，遠較西漢爲脆弱，故至中葉以後，邊患遂告頻仍。考其原因，約有數端：㈠政治影響。㈡郡

國之兵役制度。㈢人民大量南移。玆分析如左：

一、**政治影響國防軍備者**：光武見於其在南陽起兵時，欲與李通利用南陽都試郡兵之時，刼都試之兵以舉事；又鑑於王莽時各地羣雄利用郡國兵起以攻莽或獨立割據者甚衆。於是，稱帝號後，卽於建武六年（西元三〇年）詔罷郡國都尉，而並職於太守，又廢棄都試之法。次年復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使悉還民伍。二十四年，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郡國之兵不練；邊防遂愈爲薄弱。其次，光武爲減弱朝外政府權力，而總集於內朝皇室之手，遂改由尙書台總攬庶政。因此，中葉以後，母后擅權，外戚專政及宦官當位，率假兵權以身重；於是在長期之政爭中，國防軍備益不堪聞問。

二、**郡國兵制廢替影響於國防軍備者**：由於郡國兵制及都試制度之廢替，於是自明帝以後，每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而聽其妻子隨往自占邊縣以爲常；凡徙者給以弓弩衣糧。如此之戍卒，自難以當邊寇。於是，北胡有警，則置度遼營（明帝時）；南蠻告變，則置象林營（和帝時）；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時）；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時）。後內地盜作（順帝時），則於魏郡、趙國、常山、中山設六百一十六塢；河內衝要建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立三百塢，每塢皆置屯兵。此種舉措顯已陷入「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之狼狽狀態。當明、和等帝時，猶賴光武時諸老將及其子弟，尙有開拓天下之雄威與武略，故兵威仍能遠播；及至和帝以後，內則朝政紛爭，外則郡兵荒怠，有事時，惟有乞靈於臨時招募，將懦兵衰，國防軍備遂呈瓦解之象。至末葉，以國內多亂，乃改刺史爲州牧，由之兵柄遂爲地方所據；及靈帝之世，宗親劉焉建策改置州伯，鎭安方夏，淸選重臣，以居其任，於是州郡政治、軍事、財政皆

集於州伯一人之身，遂釀成互相攻伐割據之局，而國防軍備更掃地盡矣。

三、人民大量南移，影響於國防軍備者：按西漢平帝時全國人口最盛時，爲五九、五九四、九七八口，至光武中元二年（西元五七年），全國人口竟減至二一、○○七、八二○口。換言之，即自新莽天鳳五年（西元一八年）赤眉亂起，至光武建武十二年（西元三六年）止，此二十年間，全國人口幾乎減去五分之四，其數率可謂至堪驚人。但東漢人口總數雖銳減，而在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省，則反較西漢時增多，例如荊州人口，在西漢時爲三五九萬餘口，東漢則增至六二○萬餘口；揚州人口，在西漢時爲三二○萬餘口，東漢則增至四三三萬餘口；益州人口，在西漢時爲四七八萬餘口，東漢則增爲七二四萬餘口。至於在北方各州郡，則適與上述情形相反，例如在西漢時，右扶風人口爲八三萬，至東漢則減爲九萬；西漢時幷州人口爲三三○餘萬口，東漢則減爲六九萬口；西漢時涼州人口爲一二八萬口，至東漢雖將武威郡幷入，而人口反減爲四一萬，若除去武威郡之八萬餘口，則減至三三萬口；西漢時幽州人口爲三九九萬餘口，東漢則減爲二○○萬口。此外，豫兗青徐四州人口，亦皆有減少。試從減少人口主要原因之戰爭情形觀之，豫兗青徐四州皆經受赤眉銅馬之蹂躪，西北之涼州則歷經平隗囂之戰，右扶風則遭經新莽及更始之亂，其人口之減少，自屬必然；但北方之幷州，東北之幽州，則並無大戰，而人口亦告銳減；又荊州、益州、揚州亦經戰亂，但人口反爲增加。凡此正足說明東漢人口之大量南徙於長江流域，與東北、正北、及西北廣大國防線上之空虛嚴重程度。當東漢時代，北方各外族，雖皆衰弱，但彼等爲尋覓較溫暖而易於生活之環境，常大量率部族南徙，此不僅使漢族北方國防爲之瓦解，實亦種下以後五胡亂華之禍根也。

由以上東漢之國防軍備數事觀之，足知東漢之建國規模，及人民奮發踔厲之氣，遜於秦代及西漢遠甚。自更可由此以衡量此三代當政人才之高下氣魄之大小及制度之臧否矣。

由於東漢廢棄郡國兵制，故自光武建武二十年（西元四四年）以後，終東漢之世，外患踵繼不絕。茲綜述東漢外患情形之梗概如左（參看附圖三—一七）

一、烏桓、鮮卑（**註**）：自建武二十一年連兵入寇，直至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年）黃巾起止，前後百餘年間此二種族不斷爲東北邊郡之患。計自建武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而幕南空虛之時，秉以光武復詔罷北邊諸郡亭堠，於是二族之患漸烈。中間幸有遼東太守祭彤擊破赤山烏桓，使東漢國威遠播於「西自武威，東至元菟（今安東通化、吉林伊通等地之廣表地區。」及明、章二帝用「以夷制夷」之策，使南匈奴擊北匈奴（明帝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年），及章帝元和二年西元八五年皆曾用此策），又使鮮卑擊北匈奴（章帝章和元年西元八七年），同時竇固、竇憲亦連續率兵襲擊北匈奴（詳見本卷第八章），於是北匈奴之患得告解除，但自此以後，烏桓、鮮卑與南匈奴，則不斷進寇邊界。鮮卑於和帝永元五年（西元九三年）漢擊滅北匈奴後，舉族西徙，盡據北匈奴之地而歸并其殘餘種落，於是國力大盛，而爲患益烈。如於安帝永初三年（西元一〇九年）與南匈奴烏桓連兵進攻五原而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今綏遠省托克托縣南），又於元初二年（西元一一五年）以後，連年寇犯遼東、上谷、雲中、並斬雲中太守。至延光元年（西元一二二年），且以數萬騎破雁門、定襄而攻犯太原。桓帝即位後，則北邊九郡皆被其寇掠，而爲患益烈。

二、西羌：西羌之患，自建武末年卽已開始，迄黃巾起止，前後凡百餘年，爲患之烈較鮮卑匈奴爲尤甚。建武末年燒當羌反後，繼之者爲迷唐羌安定羌，歷明、章、和三帝數十年間，爲患不息。至安帝（西元一〇七）時，諸羌皆叛。永初二年（西元一〇八年）滇零羌自稱天子入寇三輔，永初五年，羌人且直寇河內，威脅洛陽，安帝遣兵屯孟津以自衞，又徙沿邊郡縣以避之。嗣後數年，則號多羌、零昌羌、先零羌，相繼攻掠漢中、武都、益州；至元初五年（西元一一八年）時，則羌患遍及幷、涼、三輔、益州（今山西、陝西甘肅、四川），尤以幷、涼二州虛耗尤甚。至順帝永和年間（西元一三六至一四一），羌人寇金城（今蘭州），攻三輔，燒陵園，漢之征西將軍馬賢爲之敗死，漢安二年（西元一四三年）漢之護羌校尉趙冲，亦以擊羌而戰沒。至桓、靈二帝時，雖有段熲、董卓等出擊，然三輔羌患仍未止息。

三、其他：巫蠻、武陵蠻、高句驪、交阯、九眞等邊疆蠻夷，自和帝以後，亦常爲患，尤以順、桓二帝時爲甚。

總上以觀，東漢中葉以後，外患之頻仍及劇烈，實爲中國歷史上自戰國、以迄秦、西漢之所未有。考其所以招患之由，廢郡國之兵制度，實爲其主因也。

註：後漢書卷一百二十烏桓傳載：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

第五節　東漢之軍制

東漢軍制，大體因襲西漢規制（請參看西漢軍制章，茲不複）光武統一後，亦設禁衞軍；但內地郡國軍，及邊防則相繼撤廢。禁衞軍駐京師，分爲南北軍。南軍，卽宮府衞兵，專掌宮府警衞之責。北軍，卽京師衞戍兵，掌鞏衞京師之責。據考，南北軍總共不過四萬人。其制已見西漢軍制中。光武又以五官（光祿勛之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左、右、虎賁郎將，并將中郎、侍郎、郎中，而廢車、戶、騎三將。

再者光武以幽冀兵平定羣雄，故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號黎陽兵。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護衞陵園，故號稱雍營。

以後靈帝中平五年（西元一八八年），何進以黃巾之亂，勸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於是添置西園八校，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二人以夏牟、淳于蘷爲之，謂之西園八校；復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因任爲元帥，使督大將及司隸校尉以下諸員，此爲在南北軍外之所設置者。

此外又有邊防軍，卽屯田兵，亦因襲西漢之制，爲防羌胡，則在金城（今蘭州）屯田戍守；爲開拓西域，則在伊吾盧屯田戍守。但此種邊防軍，較之西漢則不及遠甚。

東漢郡國之兵制，其變遷之迹，大概有三：㈠光武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並職太守；同時廢都試法。七年，又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而更賦如故。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而郡國之兵不練，於是邊防爲之虛弱。㈡明帝以後，邊界有警則募郡國中刑徒或壯勇出戍，并其妻子徙屯之。於是，在北則置度遼營

（明帝時）；在南則置象林營（和帝時以防南蠻）；在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時以防羌）；在東北則置漁陽營（安帝時以防鮮卑）。㈢東漢末，四方多亂，因改刺史爲州牧；又爲加强州牧鎭撫地方之力量，復將州中政治、軍事、財政、皆統於州牧之手，因而演成以後割據之局。

以上爲東漢郡國兵制，演變之概況。由於東漢廢棄郡國兵制及邊防，故其以後內政混亂之時，四境外患亦並作起，而益促成其國運之衰頽焉。

第六節　東漢之戰爭型態——戰略戰術

東漢戰爭型態，若與秦末及西漢時代之戰爭作一比較，則其性質與型態上，有左列數項之異同：

一、秦末，爲平民揭竿而起，此爲中國歷史上平民起兵之始。新莽時，亦由平民起兵，此爲中國歷史上平民起兵之續。秦末之平民起兵，與新莽時之平民起兵，皆係聯合舊貴族以推翻現政府，故性質實爲類同。秦末平民起兵思想有二：一爲恢復舊割據形態之封建，一爲建立新中央集權之皇朝；新莽末平民起兵之思想亦然。前者以陳勝、項羽隗囂爲代表，後者以劉邦、更始、劉秀爲代表。但秦末曾爲社會力量骨幹之各地豪强，率紛紛拋棄田園，進入山林以避變亂；而新莽末之各地豪强，則據地自守，「保境安民」，成爲左右戰爭之形勢。

二、西漢時對匈奴之戰略，曾運用「以夷制夷」之策，東漢時對匈奴亦然。西漢征匈奴運用大騎兵集團，深入挺進，東漢亦復如此。但西漢征匈奴，乃以强擊强，故設法聯合西域諸國，而形成國際之聯盟作戰；東漢

征匈奴，則以强擊弱，故無須此國際之聯合作戰。

三、秦末之楚漢相爭，乃東西各據一方，而對壘中原，結果佔戰略優勢之劉邦獲勝，項羽則以戰略陷於劣勢而告失敗。東漢初羣雄割據，劉秀以佔有優越之中央位置，予離析羣雄以各個擊破。是劉邦劉秀雖皆賴戰略優勢以獲勝，但戰爭型態則頗不同。

四、西漢以國防與軍備堅强，故對四鄰始終操執掌握控制之權；東漢則以國防軍備俱較西漢脆弱，故中葉以後，四鄰即相繼叛變入寇。是故西漢之亡，爲亡於內政；而東漢之亡則內政、外寇兼促成之。

五、西漢初劉邦以戰後復員措施，迅速適當，遂獲得國內迅速之安定。東漢時馮異亦曾以復員措施適當而平定關中；但光武對戰爭整個復員措施未能達成，致開國之初，各地即叛亂頻起，此起彼落，不暇寧居，信如後漢書建武十六年所載：「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刼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靑徐幽冀四州尤甚。」推究其由，實土地分配與戰後復員措施，未能盡善之所致也。

六、在戰術上，秦末有項梁製造敵後游擊，以配合正規作戰，又有劉邦乘虛蹈瑕，避實擊虛之游擊攻勢。新莽末則赤眉入關，更始攻長安，來歙攻隗囂，岑彭攻公孫述等戰役，亦皆用乘虛蹈瑕，避實擊虛而制勝。用奇制勝，前後如出一轍。

第二章　更始滅新莽之戰（附圖三一一一八）

更始滅新莽之戰，共有三次戰役。

一、宛及昆陽之戰：　地皇四年（西元二十三年）正月，更始進圍宛，至五月末克之。主持是一戰役之主將，新莽方面爲岑彭；更始方面，爲更始帝。昆陽之戰，繼起於同年五月末，主持是一戰役之主將，王莽方面爲王尋、王邑；更始方面爲王鳳。漢軍勝，莽軍敗。

二、洛陽之戰：　同年九月更始軍攻洛陽，拔之。主持是一戰役之主將，漢軍爲定國上公王匡；新莽爲太師王匡。漢軍克洛陽，斬王匡及哀章。

三、長安之戰：　同年九月，漢軍自武關西攻長安，克之。主持是役之主將，新莽爲王尋；漢軍爲李松、申屠建、隗囂等，漢軍勝，新莽亡。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

西漢自高祖五年（西元前二〇二年）滅項羽建國以來，一切設施，皆仍秦制；其中土地問題，由於貴族官僚及地方豪右之強佔豪奪，歷高、惠、文、景而至武帝之一百二十年間，遂產生嚴重之政治、經濟各項社會問題。故武帝時一代大儒董仲舒對此一新問題即有新議論。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邑有君人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此種嚴重之政治經濟的社會問題，幸歷

武宣二帝九十餘年間之積極向外擴張（西元前一四〇至西元四九年），於是貴族官僚及豪强之資本，將大量投入於國際開發，與對外戰爭而稍呈緩和。及宣帝以後，歷元、成、哀、平四帝之五十餘年間，（西元前四八至西元五年），則由於政治腐敗，王氏外戚專權，國勢日削，而致國際經營轉爲內縮；於是大量資本，一變而爲向國內爭奪土地之資金，因此土地問題，遂益形嚴重。如成帝時之張禹，「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見漢書八十一卷張禹傳）。文獻通考卷一亦云：「孝成帝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併者類此，而人稱困」。漢書卷十成帝紀云：「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又云：「今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含冤失職者衆。」漢書七十二卷龔舍傳云：「竊見孝成皇帝時，外戚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漢書九十卷元后傳亦云：「五侯秉政，天下輻輳自效。（王）根行貪邪，藏累鉅萬，縱橫恣意。」由以上記載觀之，可見西漢末葉，政治經濟及社會病態之一斑。

由於針對西漢末期土地問題爲主導而引起之政治經濟及社會之嚴重問題，於是迷信復古，「井田聖制」之書蠱王莽思想，遂應運而生。當時之儒者，亦翕然從而和之。諸如以孔光、劉歆爲首之當時大儒，竟皆擁莽，竭求復古「井田聖制」，以求解決此嚴重之土地問題。當時臣民因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竟達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之多。蓋儒者自戰國以來，即爲復興固制之理想而號呼，今得王莽大力倡導，遂羣起響應，以爲此一「聖制」今可得而實現矣。

王莽於哀帝元壽二年（西元前一年），復秉朝政，至初始元年（西元八年）簒漢，建國號曰新；迄更始帝元年，西

一、國內形勢

一、新莽建國

(1)初始元年十二月，莽自稱新朝皇帝，更號元帝后王氏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明年——始建國元年，廢宣帝元孫嬰孺子為定安公；改官制，一切皆仿周官王制，建四輔位上公：以王舜為太師安新公；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劉秀為國師嘉新公；哀章為國將美新公；廢漢諸侯王制為公侯伯子男五等；四夷屬國稱王者，亦皆更為侯。又改郡縣，置萬國。當改制之時，「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遂「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供給」，於是莽之改官制，因以失敗。

(2)實行井田聖制：始建國元年，詔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併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民臣，顓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但此項詔令，行之四年扞格不通。故於始建國四年，復下詔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於是井田之令廢。（皆見前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

（3）立五均六筦之制：始建國二年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於四時仲月，定物價，分為上中下三等；當時定價之主要物品，為五穀，布帛絲緜等物；有因定價不售者，均官得依其本價收取之；有不依平價售者，則強制依平價售之。錢府對貧民有不給欲賒貸者，錢府貸予之，月息百分之三。又強迫生產，凡有「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者，出夫布一疋。其他取金、銀、連（銅）、錫、鳥、獸、魚鱉、於山林水澤，及業畜牧、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祝、方技、商販賈者，皆各自占，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一為貢；敢不自占，或自占不實者，盡沒收其所得，入於縣官。」又「榷酒酤」，政府專其利。新莽此項新經濟政策，行之七年無效，乃於天鳳四年，西元十七年「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鹽、酒、鐵、名山大澤，五均賒貸，鐵布銅冶等）」每郡拔用富賈數人為之協辦。因此，「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庫不實，百姓愈病。」是年「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然仍「姦民猾吏并侵，衆庶各不安生。」新莽是項新經濟政策，遂告失敗。（上所引皆前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

（4）改革幣制：始建國元年，莽廢漢錯刀（值一千），契刀（值五百）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值一）與漢大錢五十者為二品并行。明年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共二十八品之多。時百姓皆便五銖錢，而嫌棄新幣；且人民盜鑄者多，犯者累累。至天鳳二年（西元十五年），又將金銀龜貝之貨，各增減其價值，罷大小錢改作貨布

貨泉（註），每一易錢，民用破業。於是新莽之幣制改革，又告失敗，以致「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二）國內亂起

王莽居攝以後，由於改革不當，更張頻繁，於是民不聊生，而變亂迭起，其著者有如下諸項：

(1)居攝元年（西元六年）四月，漢宗室安衆侯劉崇率宗族起兵於宛西，攻宛（今河南省南陽縣）不克而敗。

(2)居攝二年九月，東郡大守翟義，擁漢宗室嚴鄉侯劉信爲帝，舉兵反莽，宣言「莽鴆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以示聲討；兵進至山陽（今河南省修武縣西），衆增至十餘萬。莽自長安發兵東討，是年冬破翟義於考城，追至固始斬翟義，劉信逃匿得免。

當翟義起兵時，三輔民自茂陵（今陝西省興平縣）至汧（今陝西省隴縣）二十三縣羣起響應，槐里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衆至十餘萬，西攻長安。莽亦發大軍擊之，明年滅趙朋等，諸縣悉平。

以上二次叛亂已平，莽篡漢之圖，遂日亟。以叛亂者，不足置意也。

(3)天鳳二年，（西元十五年），防匈奴之邊兵二十餘萬，以缺衣食，起爲盜賊者甚衆；數千人爲一股，抄掠旁郡，五原代郡尤甚，勦撫歲餘乃定。

(4)天鳳四年，臨淮人瓜田儀起兵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起兵數千，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衆至數萬。是年荊州盜賊亦叢起。其詳見下節。

(5)天鳳五年，琅邪人樊崇（即後來之赤眉）起兵於莒，衆僅百餘人，及轉入泰山，一歲之間，衆至萬餘。是時，崇之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等亦各起兵，合數萬人，皆附樊崇。於是共還攻莒，不克，轉掠青

徐間。東海人刁子都，亦起兵抄掠徐兗二州，莽發郡兵擊之，不能克。於是山東盜盛，遂成不可收拾之勢。

地皇二年（西元二十一年），莽以山東盜賊勢盛，乃遣其更始將軍王黨擊之，又無功。明年莽再遣其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將銳兵十餘萬，再大擧東討。時樊崇等爲準備激戰計，恐混戰中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資識別，由是號稱赤眉。是年秋，王匡等與赤眉前軍董憲戰於成昌（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匡敗走，廉丹戰死，赤眉軍遂增至數十萬之衆。

(6)地皇元年，九月，鉅鹿（今河北省平鄉縣）人馬適求等欲起燕趙兵反；事覺，莽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

(7)地皇二年，南郡（今湖北省江陵縣）人秦豐起兵萬人。平原女遲昭平，亦聚衆數千人爲亂。

(8)地皇三年春，蝗虫東來，蜚飛蔽天，流民因災無食而入關者數十萬人。

以上乃王莽對內對外政策不當，施政混亂，所引起叛亂之概況。

註：通鑑卷三十七，天鳳元年篇末註云：「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文直一。孔穎達曰：余按古所謂泉布者，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無不徧，則布之義。

二、邊疆形勢

始建國元年，莽遣使四夷，降其王爲侯：東出者，至玄菟（今吉林省南部及朝鮮東北部），樂浪（今朝鮮北部治平壤），高句驪（今安東省通化縣至吉林省伊通縣地區），扶餘（今松江省雙城縣至遼北省昌圖縣地區）。南出者，歷益州（今四川省），改句町王爲侯（西南夷國，在今雲南省蒙自縣及其以北地區）。西出者，至西域（今新疆省天山南北三十六國），亦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約在今綏遠省布魯圖附近），改單于璽爲章。於是遂發生與邊疆各民族連綿不絕之戰爭，玆略分述如左：

（1）北伐匈奴：匈奴自武宣二帝大張撻伐之後，臣服於漢巳久，莽欲遵周聖制，削單于名號，改璽爲章，因而新匈之怨隙起；又復遏阻烏桓(在今熱河省赤峯附近地區)向匈奴納稅，於是匈奴於始建國二年（西元十年），遣將十餘，兵萬騎，開始在朔方塞下（今綏遠省五原縣西）入侵。莽乃於是年十二月，以其立國將軍孫建爲統帥，擬出兵三十萬，分六路：自張掖（在今甘肅省張掖縣西北），西河（在今寧夏省平羅縣地區），五原（今綏遠省五原縣），雲中（在今綏遠省托克托縣），代郡（在今察哈爾省蔚縣），漁陽（在今河北省密雲縣），沿整個北方，大舉北征。但此六路大軍，以募集天下囚徒丁男，爲組成甲卒；又擬待各路集中完畢，同時出擊。蓋莽此舉，圖將匈奴一舉平定之，逐其種落遠徙於丁令（卽今貝加爾湖以西附近地區），然後分其國土人民爲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爲單于。謀採「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之策，將匈奴澈底消滅之也。

但此一大擧，至次年兵猶未集，而由沿海江淮轉輸衣裘兵器糧食至北邊者，又不繼；乃一面在五原、北假（在五原西）發戍卒屯田，以助軍糧，一面遣將率兵萬騎，携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圖以次拜爲十五單于。前者長年累月轉運兵糧器物，各地騷動，而猶不繼；而已集之兵，則依邊地郡縣以爲食；加以匈奴寇掠朔方雁門

甚劇，於是五原代郡等地民，起爲盜寇，數千人爲一股者甚多，侵掠旁郡，數年之間，北邊空虛。後者「以夷制夷」之策，以呼韓邪子孫皆逃匿，亦終告無成。至天鳳元年（西元十四年），莽不得已乃召還北邊諸將，罷四關鎮諸屯兵，北伐匈奴之舉，於是又告失敗。計伐匈奴之役，始於始建國二年十二月，終於天鳳三年六月，及至幷州牧宋弘最後一次擊匈奴爲止，前後達四年之久，新莽之國力，消耗殆盡。

(2)西域叛亂：西域即今新疆省天山南北地區，此地區之部族三十六國，在漢宣帝時，曾置西域都護以統攝之。漢元帝又置戊已校尉，以加强都護之統攝力量。始建國二年，莽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將出撫西域；車師後王（註）須置離聞之，憚於供給，煩費不貲，乃謀奔匈奴以避之；都護但欽獲悉，即召須置離斬之。於是須置離之族衆二千餘，亡降匈奴，幷與匈奴共擊車師後王城都護府。時適戊已校尉刁護病，校尉屬官陳良終帶等，以西域諸國多叛，乃於是年九月相率殺戊已校尉，自稱廢漢大將軍，降匈奴。至天鳳三年(西元十六年)，冬，莽又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戊已校尉郭欽等，率兵征伐西域諸國，但仍無功而返，王駿戰死。於是討西域之戰，亦告失敗。

(3)高句驪等部反叛：高句驪、朝鮮、夫餘諸東北部族，自武宣二帝以來，爲漢之屬國。當始建國二年，莽大發兵擊匈奴時，因徵高句驪兵，高句驪不從，遂起叛亂，而爲東北邊疆之患。

(4)西南夷反叛：西南夷諸部族國，自武宣二帝以來，爲漢之屬國。是時西南夷諸國中，以句町爲最强，都於今雲南省蒙自縣。當莽於始建國元年遣使至句町，改句町王爲侯時，句町王不服，莽乃使牂柯（漢牂柯郡治在今貴州省遵義縣境）大尹周歆誘殺之。於是句町起兵攻殺周歆；附近州郡擊之無功。天鳳三年秋，莽又遣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之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因之益州虛耗，而不能克。是年冬再遣廉丹等發天水隴西騎士

，及廣漢巴蜀犍為等地兵十萬，吏民轉輸者十萬（補給部隊），大舉進擊，但終以軍糧前後不相及，故又無功而返。計擊句町，自天鳳三年七月始，終於地皇二年春，以曹放助郭興最後擊句町為止，前後達七年之久，其損耗之慘重，與擊匈奴相埒。

按王莽思想，迷信周制，「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作禮樂，講合六經之說」（見前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數年之間，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同上）。改官制，劃郡縣，置萬國，則遣五威將帥七十二人，四出監督，「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見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始建國二年篇）。改井田，革幣制，則遣「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以上均見前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 。莽由於以上對內對外政策之失誤，又益以行政之紊亂，故內外騷動，盜賊紛起，國家社稷已陷於支離破碎總崩潰之厄境；加以新市下江諸兵北進，威脅河洛及三輔之安全，遂導致宛及昆陽之戰。而此二戰又告慘敗，於是此新創之大新皇朝，遂宣告滅亡焉。

註：前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

第二節　荊州亂起及其諸人物

王莽之改制，既已肴肴失敗，加以青徐荊各州蝗旱特甚，盜賊蜂起因亦特熾。青徐方面者，除赤眉已略述於前

外，其他部份當另詳於次章，茲獨言荊州方面者。

劉玄即後來之更始皇帝，舂陵人，字聖公，據後漢書劉玄傳所云，乃劉秀（即後來之光武帝）之族兄。弟為人所殺，謀結亡命以報之，客犯法，玄避吏於平林（今湖北省隨縣東北）。及平林賊起，遂往投之，因以起事反莽。

天鳳四年（西元十七年），荊州飢饉，民眾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民因爭食，更相侵奪，新市（今湖北省京山縣北）人王匡，王鳳因平理諍訟，遂被推為渠帥，眾至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投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今湖北省安陸縣西北），數月之間，眾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今湖北省雲夢縣東南）羊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

至地皇二年（西元二十一年），新莽正困擾於征討匈奴、西南夷及青徐賊之際，時其荊州牧亦發兵二萬討綠林賊，王匡等迎擊於雲杜（今湖北省應城縣境），大破之殺荊州軍數千人。荊州軍欲北歸，馬武等復截擊之，遂拔竟陵（今湖北省天門縣西北），還而侵掠雲杜安陸，多略婦女入綠林山中，於是眾至五萬餘，州郡不能制。

地皇三年，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自分散引去。王常、成丹等西入南郡，藍口（今湖北省荊門縣北）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印等，北入南陽境，號新市兵（新市在今湖北省京山縣北），皆稱將軍。是年七月新市兵攻隨（今湖北省隨縣），平林人陳牧，廖湛等聚眾千餘，號平林兵以應之。是時劉玄往投平林兵，遂為平林兵安集掾（官名，職務在安集人眾）。

當新市兵北進，平林兵應之，而聲勢頗赫之際，適當南陽亦飢荒。於是，南陽舂陵（今湖北省棗陽縣）之劉姓兄弟劉縯劉秀，及宛（今河南省南陽縣）之豪強李通李軼等，亦起兵響應之，因是，荊州反莽之兵，遂成燎原之勢。

劉縯劉秀兄弟二人，縯居長，字伯升，好結交亡命，實當地黑社會之首領也。當新市平林兵北進時，縯以時機可乘，遂有滅新復漢之志，因召集亡命，分遣鄧晨（劉秀姊夫）起新野，劉秀與李通李軼起於宛，縯自發舂陵。劉秀，字文叔，勤於耕稼，天鳳年間，曾學尙書於長安，略通大義，乃一純良之民也。當南陽飢饉時，縯之諸賓客多爲小盜，秀遂避吏於新野姊丈鄧晨家，因販穀於宛。宛之豪强李通與從弟軼，見新室大亂，荆州盜賊蠭起，劉縯已起兵舂陵，遂欲以復興劉漢爲號召；因劉秀在宛，乃遣軼與秀歸舂陵，協縯起兵，已則起兵於宛。但事機不密，宗人皆遭擒戮，通遂亦逃舂陵。

地皇三年夏，當新市平林兵北進，而威脅南陽時，王莽卽部署豫荆二州軍事：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署豫州，以甄阜、梁丘賜守南陽；又遣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至江陵募兵，擊下江兵。尤茂二人至江陵，擊下江兵破之並繼續追剿。下江兵帥成丹王常張卬等，收散卒入蔞谿，略鍾龍間（今湖北省應山隨縣間），衆復振；遂引兵西北走，與荆州牧戰於上唐（今湖北省隨縣西北唐縣鎭），大破之。

時劉縯已起兵舂陵，得七八千人，遂自稱柱天都部；又得秀軼等自宛來報，乃卽使其族人劉嘉招說新市平林兵，以宛爲目標，合兵北進。於是，劉縯首先率本部兵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今河南省唐河縣南湖陽鎭西南），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今河南省新野縣東南），李通鄧晨將賓客來會。縯在所向皆捷之下，遂於是年十一月，率兵向宛城挺進，因與甄阜梁丘賜戰於小長安聚（今南陽縣南三十里），大敗。縯等經此一敗，乃收集散卒，退保棘陽阜賜二人亦卽留輜重於藍鄉（今河南省新野東），率精兵十萬，向南急追，渡潢淳，破釜甑，毀廬舍，至於沘水（今河南省沘源縣境），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時下江兵五千餘亦已至宜秋（今沘源縣東南），於是

荆州諸軍合勢，軍心復振。縯等乃於十二月晦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襲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軍急追之，阜賜軍却迫潢淳水，被斬首及溺死者，二萬餘人，斬阜賜。於是，縯等與下江兵再向宛城進軍，遂展開圍攻宛城之戰。

第三節　宛及昆陽之戰

地理形勢　宛，自春秋以來，已爲要地。「南蔽荆襄，北控汝洛」，楚圖霸中原，以此爲基地。「戰國時，南陽入秦，而楚遂不復振……司馬遷曰：「南陽西通武關、鄖關（今湖北省鄖出縣），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張衡賦曰：爾其地勢，則武關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爲隍（滄浪即漢水），廓方城以爲墉，湯谷涌其後（南陽北紫山有湯谷），溝水盪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以上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一南陽府條）。

宛，尤其是自秦以來，已成爲工商業之大都會，爲南北交通及經濟之重鎭。因其爲交通樞紐，北出洛陽，南通荆襄，西入武關而達長安，遂成爲荆州之戰略重地。新莽確保此地，即足以控制荆豫形勢。反莽之兵奪得此地，則北進可以取潁洛，西進可以脅長安。故荆州亂起，新莽即急急以此地爲基點，而積極部署荆州之軍事焉。

昆陽，即今河南省葉縣，爲自宛通達潁川（今禹縣）及入伊洛必經之要點。南可以衞宛城，北可以衞潁川伊洛，故遂爲新莽與荆州叛軍爭奪要地之一。

作戰方略　根據此兩戰役之經過及有關史料，可得雙方作戰方略如左：

(1)新莽方面：確保宛城，進則以掃蕩荊州叛亂，安定荊州。退則藉以確保洛陽長安之安全；并以阻絕荊州叛軍與東山赤眉之合勢，爾後各個蕩平之。

(2)荊州軍方面：取宛城以爲根據。得之，則即分兵急趨潁川洛陽，以與赤眉合勢；一面自武關進破長安，共滅新莽。

作戰經過　茲將宛及昆陽之戰，分別述之如左：

(1)圍攻宛城之戰：當地皇四年（西元二十三年），正月，荊州諸軍擊破新莽軍，并斬其將甄阜梁丘賜後，即進兵宛城。是時，嚴尤陳茂及其所部尾追下江兵（見上節），亦將到達，及聞阜賜二人戰死，乃急急向宛城疾馳，欲先荊州軍到達宛城，以增强此一戰略重鎮之守備。但竟與荊州諸軍遭遇於淯陽（在今南陽縣東南）城下，并且遭受擊敗，被斬首三千餘級，因不得入宛，遂轉向北退，欲守潁川以待機。

荊州諸軍已擊敗嚴尤陳茂軍後，兵衆增至十餘萬，　遂進圍宛城。是時守宛城者，爲新莽棗陽守長岑彭，及前隊副將嚴說二將。

正當圍攻宛城之際，荊州諸軍，突分成二派。以李通兄弟及新市下江平林諸軍之多數派，欲即擁劉玄爲皇帝，以爲號召；而以劉縯爲首，所謂南陽諸豪傑之少數派，則欲先聯赤眉，後稱尊號，即劉縯所稱「恐赤眉復有所立，宗室相攻，不能合勢。」故主張「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均見後漢書卷四十四齊武王劉縯傳）。實則此一少數派之次級首要如劉稷等，則欲擁立劉縯。因此，兩派互相爭立，少數派終以勢弱，爭之不得，劉玄遂於是年二月初一日被擁爲更始皇帝，即位於淯水沙壩之上。封其族父劉良爲國三老，新市兵帥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

公，朱鮪爲大司馬，平林兵帥陳牧爲大司空，劉縯爲大司徒，其餘諸將皆封九卿，將軍，由是二派遂起暗門。

劉玄已被擁爲皇帝，遂以滅新復漢爲號召，一面以主力約十萬圍攻宛城，另一部平林兵攻新野；一面於是年三月分遣約二萬餘人，由王鳳率領，及廷尉大將軍王常（奉命略汝南沛郡），五威將軍李軼，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向潁川，洛陽進擊。是月王鳳等即連克昆陽（今河南省葉縣）、定陵（今郾城縣西北）及郾（今郾城縣）諸城。

堅守宛城之新莽軍，被圍至是年五月二十八日，以外救不至，城中乏糧，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及諸將欲斬岑彭，劉縯諫阻，遂封彭爲歸德侯。以後彭遂爲光武所大用。

漢軍已克宛城，內部兩派暗門亦益烈。是年六月初新市平林諸將，開始勸更始斬除劉縯。縯知之，在猶豫之間，更始突先擒縯之勇將劉稷斬之，即日幷誅縯。以後遂有劉秀稱帝河北之事。

（2）昆陽之戰：地皇四年三月，當王鳳軍連克昆陽定陵郾等城之際，靑徐方面之赤眉諸軍，聞劉玄稱號，遂亦紛紛自稱將軍，聲威益壯。於是，新莽一面再遣其太師王匡，國將哀章等，進討靑徐；一面遣其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等赴洛陽，徵發各州郡精兵，成立討伐軍，進討荆州。此一討伐軍之組成，除各州郡牧守自將外，幷徵諸明兵法者，六十三家，以備軍吏。又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幷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類，以助軍威，蓋謀大舉施以澈底之征討也。

約至是年夏初，各州郡到達洛陽集中之精兵，已達四十三萬之衆，號稱百萬，幷即開始南進。五月，進抵潁川，又與嚴尤陳茂軍會合（嚴尤陳茂於淯陽戰敗，退據潁川）。此時漢軍王鳳所部劉秀所率之數千人，亦已進抵陽關（今河南省禹縣西北），似欲進窺洛陽。及聞王尋等大軍南下，乃聞風而退。

王尋等大軍自潁川南進，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約經二日行程，其先頭已進抵昆陽城郊。漢軍王鳳見新莽軍衆盛，乃將其八九千人偕王常入昆陽據守；另遣大將軍李軼、宗佻，偏將軍劉秀等三將率十三騎，至郾定陵兩地發諸營兵赴援。當軼秀等行動時，新莽軍陸續抵昆陽城下者，將達十萬之衆，軼等幾不得出城。

王尋王邑等已抵達昆陽，嚴尤獻策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時漢軍尚未克宛城），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王邑恃衆，以爲漢軍不足平；且曰：「今將百萬之衆，遇賊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不用尤策，而將數十萬大軍，擁塞於昆陽小城之下，圍之數十重，列營數百，鉦鼓之聲，聞於數十里，并爲地道及衝車撞城，積弩亂發，矢如雨下；王鳳等請降，又不許。蓋尋邑二人，以牛刀搏鷄之力，以爲功在目前，不以軍事爲肅矣。於是，嚴尤又建議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去，以怖宛下（宛城下之敵）。」尋邑又不用其良策，遂使被圍數月之宛城，在乏食之下而降敵。尋邑驕妄及不知兵，由此可見。

李軼劉秀已馳至郾及定陵，遂悉起兩地諸營兵赴援昆陽。六月初一日（宛城已降漢三日）抵達昆陽境，劉秀爲前鋒，所將步騎千餘，距尋邑軍四五里而陣，李軼宗佻率主力在後。劉秀首先以「宛下兵到」之僞書，使使者持報城中，而佯墜於尋邑軍中，以誤尋邑之判斷，然後進擊之。尋邑亦即遣兵數千迎戰，但爲漢軍所衝擊，大敗，被斬者近千人。漢軍士氣，爲之昂揚。於是，劉秀續率敢死士三千人，繞從城西水上，因居高臨下之地勢，以衝襲尋邑之司令部。此時，尋邑二人仍輕敵如故；僅自將萬餘人列陣迎戰；而飭諸營按兵，無令不得輕動。旋尋邑之陣，被劉秀三千敢死士衝擊，而即潰亂，其各營兵又不敢擅自赴援；於是，劉秀乘銳衝殺，遂斬王尋。時城中王鳳等亦乘

勢殺出，內外夾攻；因此，擁塞於狹小地區之尋邑數十萬大軍，又以爲「宛下兵到」，風聲鶴唳，自相潰亂，相踐踏而死者，伏尸百餘里；又會大雷風驟至，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似即今河南省葉縣北沙河）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等，輕騎乘死人渡水，得以逃脫；各州郡兵遂各自潰去。

此役，漢軍所獲軍實輜重，不可勝算，取之數月不盡，軍力益壯。而新莽方面，則因尋邑二人愚妄，致已瀕於崩潰之國勢，立卽陷於危殆。因此，羣雄四起，遂致滅亡。

第四節　破長安滅新莽之戰

地理形勢　長安居渭水之南，爲關中之核心，亦爲當世之政治中心，自漢高祖滅項羽後，卽定都於此。東有崤函之險，南有武關之固，西有雍岐之塞，中有渭涇平原之饒。自周以來，向稱關中爲天府之國，周依之以滅殷紂，秦據之以滅六國，漢得之以勝項羽。當時形勢之優，無過於此者。

作戰經過　新莽大軍已潰敗於昆陽，於是天下震動，豪傑倂起，殺郡守而自稱將軍者，不可勝數。其中之著者，如隗囂起兵於隴西天水（今甘肅省隴西天水等縣地區），公孫述起兵於成都，漢宗室劉望稱帝於汝南（今河南省東南地區）。

新莽鞏衛關中之部署：王莽於昆陽大敗之後，卽爲固守關中部署之計，乃召還王邑（時王邑已退據洛陽）爲大司馬，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苗訢爲國將。又令其進討靑徐之太師王匡，國將哀章軍退守洛陽。以都尉朱萌，右隊大夫宋綱守武關。又發北軍精兵數萬，守華陰回谿之隘（今河南省洛寧縣之東崤山坂），以固關中。

更始及隗囂進攻長安：更始於是年六月昆陽大獲全勝之後，又旣淸除爭奪帝位之劉縯，於是，休兵三月，遂於是年八月開始分兩路向洛陽長安兩地進軍。以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以西屛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進趨長安。隗囂此時，亦響應更始，自隴西向長安進軍。

攻洛陽之戰：是年九月，更始定國上公王匡攻拔洛陽，幷生擒王莽太師王匡，國將哀章等，皆斬之。更始遂自宛移都洛陽，幷卽作如次之行動：

一、**進擊劉望**：是年十月，命奮威大將軍劉信，擊劉望於汝南，殺之。幷誅其大司馬嚴尤及丞相陳茂，於是河南郡縣悉降。

（按嚴尤陳茂二人於昆陽大敗之後，卽往投劉望於汝南。劉望於是年八月稱帝，遂任用尤茂二人）。

二、**遣使招降赤眉**：當更始已克洛陽而定都時，赤眉首領樊崇等，得漢使來告以漢室復興，遂卽留其兵於山東，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爲列侯，但未有國邑。因此，樊崇等逃歸，復叛。

三、**定河北郡縣**：命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鎭撫河北郡縣。朱鮪勸更始，恐劉秀據河北叛，不可遣；更始以秀恭順，不聽，仍遣之。

四、**部署入都長安**：是年九月，李松等克長安，更始遂命丞相劉賜（更始族叔）先入關，修宗廟宮室，作入都長安之準備。

攻長安之戰：是年八月，申屠建李松等向武關進擊時，南陽析縣（今河南省內鄉縣西北）人鄧曄于匡等起兵於析縣之南鄉應之。於是，漢軍分爲二路向長安進擊：申屠建率本部軍攻武關，經藍田關攻長安；李松率本部軍及鄧

嘩于匡之兵，避實擊虛奇襲函谷關及回谿隘之背，繞道襲長安。申屠建攻武關，朱萌降；又攻右隊大夫宋綱，斬之。李松約自今西峽口北進，首先襲擊守回谿隘之新莽北軍，破之；繼即疾襲湖（今河南相閿鄉縣東），又破之。於是新莽敗殘之卒，退保渭口京師倉（今陝西省渭水入河之口），李松等攻之不克，乃越京師倉西進；一面以降將弘農（今河南省靈寶縣南及函谷關地）掾王憲率數百人，北渡渭水，入左馮翊界，直趨頻陽（今陝西省富平縣西北），拊長安之背，所過皆迎降。一面以偏將軍韓臣等，西越新豐（今陝西省臨潼縣新豐鎮），擊王莽之波水將軍，敗之，追至長門宮（在今西安市北），時天水隗囂之兵亦到。莽發城中囚徒出戰，囚徒皆散走焚掠。九月初一日，王憲軍遂從宣平門（東出北頭第一門，亦曰東城門）入城，新莽之大司徒張邯戰死，大司馬王邑與王林王巡，猶將兵抗拒於未央宮北闕下。初二日，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內應，攻未央宮（在今長安城西），焚殿門，莽猶坐於未央宮（莽改名王路堂）之前殿而言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初三日晨，莽之羣臣扶莽至未央宮滄池中之漸台，欲依池以爲固，公卿從官尙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督戰，士卒死傷略盡，王邑等皆戰死，王莽遂被殺，新室亡。計莽年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建新室皇朝，六十八被殺，經營之時間共十餘年。特以不識時宜，執迷古制，措置乖方，故終致敗亡。

（按隗囂於昆陽戰後之次月，與其季父崔義及隴西人周宗，同起兵於天水以應漢，自稱上將軍。率兵十萬擊殺新莽之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又遣諸將略定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地。遂據有今甘肅及陝西之西部。當更始軍進攻長安時，囂亦率軍東進，協攻長安）。

第五節 中論

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改朝換代之紛爭，多由土地問題而起。春秋時代之爭奪土地者爲諸侯，此種諸侯爭奪土地，演進至戰國，遂形成國家與國家間之爭奪形態；此種爭奪形態，至秦始皇統一六國，而告停息。但秦亡後，西漢代之而興，一面仍採秦制，一面又局部恢復政治封建；因此，土地爭奪之角逐者，遂有王室貴族、官僚、及各地豪强，四者併起。故至漢武帝時，此一問題，遂益趨嚴重，董仲舒曾倡議局部復封建土地制於前，成帝丞相師丹更力倡復封建土地制於後，至王莽攝政，此一思想遂付諸實施。故王莽思想，實爲西漢以來，土地問題嚴重演化之結果。又因此時，法家政治思想，已趨衰落，儒家政治思想，方興未艾；於是，在中國政治發展史上，遂有復古「井田聖制」之反動主張。彼等不知漢時之人口與土地問題，及經濟與社會形態，已迥非昔比，而徒讀古書，迷信聖制，致構成此誤。是故王莽之失敗，由歷史發展之趨勢中，已注定其失敗之命運，況益以製訂政策之錯誤，步驟之混亂，與所用之非人，更寗能不速其敗亡？由此可知，王莽之歿，固不僅在於宛及昆陽之敗北蓋另有政治因素存焉。

宛及昆陽之戰加緊新莽之速亡：王尋王邑帥四十餘萬之衆，平南陽十萬之寇，可謂牛刀割鷄；乃尋邑等不明軍略之要，拒用嚴尤之策，以致戰略目標選擇錯誤，誤用兵力，而招致敗亡。設當時尋邑能用嚴尤二策中之一策，則宛城或不致陷落。宛城不陷落，當亦不致有昆陽之慘敗。尤有進者倘若此役莽軍不敗而獲勝，則暫爲緩和王莽政治上失敗之厄運，自可斷言。

在此數次戰役中，戰術上值得贊揚者，厥惟漢軍破梁丘賜甄阜之殲滅戰。因在此一役中，漢軍善於運用戰術機

動，將優勢之軍施以擊滅也。

至梁丘賜甄阜以優勢之兵，於小長安戰勝之後，若即以精騎迅速窮追，則南陽流寇，必遭潰滅。而賜阜不此之圖，竟以絕對優勢兵力，作破釜甑毀廬舍及斷後橋之舉，自置其軍於危險之地位，實屬愚妄之極。同時又將後方補給基地，暴露於敵人襲擊之下（作戰線暴露於敵人），其不知兵如此，安得不被殲滅？

攻長安之戰：攻長安之戰，所以能迅速奏功，雖王莽之大勢已去，兵無鬥志爲其主因；但李松鄧曄等軍，能蹈虛擊瑕，由「敵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是爲此役速勝之關鍵。故王莽軍所守冈谿之隘及崤函之險，均告不戰而陷。李松等此一出敵意表之巧妙戰術機動，實堪贊揚。

第三章　光武開國戰役之一——略定河北之戰（附圖三—一一九、三—一二〇、三—一二一）

劉秀奉更始之命，北徇河北，約可分爲三個階段：

一　第一階段秀徇撫河北初期經過——更始元年（西元二十三年）十月秀北渡河，至邯鄲之戰前。

二　邯鄲之戰。是戰發生於更始二年五月。主持此戰役者，攻方爲劉秀謝躬等，守方爲劉子輿（王郎）李育。結果劉子輿敗滅。

三　劉秀統一河北之戰：襲殺幽州牧苗曾及謝躬，破銅馬五幡等，併河內；均於是年逐一完成之，劉秀遂奠定其帝業之基礎。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三—一一九）

更始元年九月，漢軍於宛及昆陽兩戰役大獲全勝後，遂連克洛陽長安。十月，更始自宛移都洛陽，即分遣使者循撫天下郡國，并宣言：「先降者，復爵位」。同時以劉秀行大將軍事，持節北渡河，鎭撫州郡。

更始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西都長安；於是，四方響應，天下大有復趨統一之勢。

更始已定都長安，乃大封宗室功臣，同姓封王者，有劉賜等六人；異姓功臣封王者，有王匡等十四人。以劉賜爲前大司馬，朱鮪爲左大司馬，趙萌爲右大司馬，李松爲丞相與趙萌同秉朝政。其他重要軍國部署，則以王匡、張

卬駐軍三輔；李通、王常駐軍荊州；李軼、朱鮪駐軍洛陽。徵上黨鮑永（父宣，哀帝時司隸校尉，為莽所殺）安集河東、并州；徵盧芳（註）鎮撫安定（今甘肅省涇川縣）以西；以隗囂鎮撫隴西州郡；遣李寶忠將兵略蜀。

但旋以趙萌擅政，更始昏庸，政治紊亂，遂失四方之心。因而四方起而稱雄割據者，有如下述：一　公孫述擊破李寶忠，稱王巴蜀。二　劉子輿（王郎）稱帝邯鄲。三　劉永稱帝睢陽。四　李憲自立為淮南王於廬江。五　秦豐自號楚黎王於黎丘。六　張步起兵琅邪。七　董憲起兵東海。八　延岑起兵漢中。九　田戎起兵夷陵。此外各地農民因災荒飢饉突起為亂者，除赤眉外有銅馬、大肜、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衆合數十萬人；散佈於今之蘇北、山東、冀南、豫北、晉南等廣大地區，以後流竄地區，尤為廣泛。於是，轉瞬間，四方復紛紛擾攘，赤眉亦乘之西入關。未幾，更始皇朝，卽因此而滅亡。

註：通鑑卷四十，建武元年載：安定人盧芳，當王莽之世，「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云：曾祖母，匈奴渾邪王之姊也，常以是言詐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今甘肅省固原縣北）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以後遂於建武年初，常與匈奴為北邊之患。後漢漢書卷四十二盧芳傳尤詳。

第二節　輔弼劉秀定河北之諸人物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幼年受學長安，與劉秀同學，二人甚相得。及秀受命徇河北，禹卽自新野杖策北行追秀，謁於鄴，卽以「定天下之策」（見次節）說秀。秀任使諸將，多訪於禹，而禹每有所舉，亦皆當其任。如舉寇

恂守河內，即其最顯著者，秀深以爲知人。曾破銅馬於淸陽，生擒其大將。嗣又率兵西入關。禹在光武初期之發展，貢獻頗多。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乃一靑年將校也。其父况爲王莽上谷太守，當更始至洛陽時，使人循上谷，復以况爲上谷太守。時弇年二十一，奉使長安，至宋子適王郎稱帝於邯鄲，從吏叛附王郎；弇遂北還，從劉秀於盧奴。秀因深相結納，相偕北循薊；時適薊響應王郎，二人倉卒逃走，遂相失；而弇還上谷，秀則南逃信都。嗣秀略定河北期間，上谷漁陽二郡始終援助秀，又得二郡突騎，爲平定河北之最精銳部隊，皆弇之功也。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家貧，爲縣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於漁陽，以販馬爲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結交豪傑；及更始立,使人循河北，遂受拜爲安樂令。王郎稱帝時,乃說漁陽太守彭寵（南陽人）歸附劉秀；秀攻邯鄲時,漢率漁陽突騎五千助秀，因得重信。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詞自達,而立功甚多，乃秀極忠誠之將。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世爲上谷豪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郎稱帝時，恂勸况附劉秀，因往約漁陽彭寵。及弇耿自薊歸，乃與弇率上谷突騎二千，步兵千人南馳，助秀破邯鄲；劉秀巳定河內，任以爲太守。鄧禹所謂文武兼資之將也。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當劉秀於昆陽戰後，而東北略父城時，異適爲王莽潁川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因巡視屬縣，爲秀游兵所擒獲，遂歸附之。既而從秀定河北，以後代鄧禹定關中。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今河北省趙縣北）人，鉅鹿之豪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因爲莽納言

士之官。更始立，艾降，拜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東方，游說者甚衆，純亦進說軼，軼以其鉅鹿大姓遂拜爲騎都尉，使安集趙魏。及劉秀北渡河至邯鄲，純趨謁，秀深結納之，後破邯鄲，得其力獲多。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初爲鄉嗇夫郡縣吏。更始破宛時，爲所俘獲，士卒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服，將殺而奪之，爲更始族叔劉賜所救獲免。光遂率黨與歸賜，爲安集掾，拜偏將軍。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太守。王郎稱帝時，河北郡縣皆附之，獨光與和戎太守邳彤不降。劉秀北徇，至薊南逃，勢窮已極之時，賴光得以復起，而克破邯鄲，滅王郎焉。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王莽時，父吉爲遼西太守；彤爲和戎（今河北省晉縣西）卒正（太守）。劉秀循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秀復命爲太守。及秀自薊南逃時，至信都欲因信都兵自送歸長安，彤力排衆議，建大策（見本節），秀賴之以復起。嗣秀破邯鄲，降赤眉，奄有河北，實出彤之計也。

第三節　邯鄲之戰（參看附圖三—一二〇、三—一二一）

一、劉秀徇河北初期經過

劉秀於更始元年十月，奉更始命鎭慰河北州郡，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之政，復漢官名。至鄴（今河南省臨漳縣），南陽人鄧禹杖策追及之，相隨謀畫。禹因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靑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

智，深謀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異方興；以人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劉秀聆聽鄧禹此一宏圖大計，爲之大悅，遂隱然有天下自爲之志。亦由此可見自劉縯被殺後，劉秀所領導反更始之暗潮，甚爲明顯，故鄧禹得而說之。此亦即爾後劉秀稱帝河北之伏案。

劉秀至邯鄲，宋子（今河北趙縣北）豪强耿純歸之，秀即以其留守邯鄲。是時，漢故趙繆王子劉林，亦說秀決列人（今河北省肥鄉縣東北）河水，以灌赤眉（註一），秀以先定郡國爲急務，遂不用劉林之說，而北至眞定（今正定縣）。是年十二月，劉林以秀不用其說，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共立劉子輿（註二）爲帝於邯鄲，耿純逃回宋子，河北州郡翕然風從。秀以劉子輿勢盛，乃偕耿弇北至薊（今北平），欲因上谷郡，以圖後舉也。

更始二年春，上谷太守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赴長安。至宋子，從吏孫倉衞包等，皆棄弇降劉子輿，而投往邯鄲。弇此時以不能前赴長安，又聞劉秀在盧奴（今定縣），乃北返謁之，秀即拜弇爲長史。秀議欲南歸，弇以可得上谷漁陽二郡相助勸止之，遂與弇深相結納，相偕北上。至薊，適漢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邯鄲劉子輿，因此，秀倉皇逃出薊城南走，遂與耿弇相失。與弇起兵之計劃，遂成畫餅。

秀逃出薊城南走，經蕪蔞亭（今河北省饒陽縣東北）、饒陽，渡滹沱河至南宮（今南宮縣西北），沿途飢寒交迫，汲汲如喪家之犬，猶恐不能繼續南行，乃復折而東北走，至下博城西（今河北省深縣東）。秀及其屬官等至此，窮途末路，竟惶惑不知所之。時幸路旁有一老父指曰：「努力！信都郡（今河北省冀縣東北）爲長安城守，去此八

十里。」於是，秀率從官急馳赴之。是時河北郡縣皆已降附邯鄲劉子輿，獨信都太守南陽人任光，及和戎太守（和戎在今河北省晉縣西）信都人邳彤，二人不肯降附。秀等至信都，得此二人之助，遂獲得立足點，爾後并賴此二郡之兵爲基礎，與上谷漁陽兵及更始所遣之謝躬等軍合勢，始能進破邯鄲。故信都實爲劉秀在河北機運之轉捩點也。

註一：通鑑卷三十九更始元年註載：「劉秀至邯鄲，漢故趙繆王子林說秀曰：赤眉可破。秀問其故？對曰：赤眉今在河東，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可令爲魚。」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亦載。

註二：同上書更始元年載：「王莽時，長安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見黃氣從上下，遂任身，趙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趙繆王子說劉秀不從，乃赴眞定）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郎。會民間傳赤眉將渡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進擊邯鄲經過

劉秀進擊邯鄲之籌謀與部署　更始二年二月，劉秀至信都境，獲得信都太守任光及和戎太守邳彤之助，乃得有停足之地。遂召集諸將會議，謀其今後進退之策，在會議中，劉秀所屬諸將，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秀將從之。但邳彤則力排衆議，其言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淸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

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見後漢書邳彤傳及通鑑）邳彤以當地之人，分析當地人心，極為確當，劉秀在此種進退維谷之處境下，聞彤之言，遂即從之，蓋作困獸之鬥也。但秀仍以此二郡兵弱，恐不足成事，欲赴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因是時東平人爰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今山東省長淸縣南），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因號「城頭子路軍」，更始會拜其為東萊太守；刁子都亦有衆六七萬，更始會拜其為徐州牧，是時亦在河濟間，故劉秀欲往投之，欲借其衆以有所作為。但任光以為不可，蓋任光之意，以本身無強大力量為基礎，而欲依人之力為援，則徒為他人所挾持耳；故於秀復以兵少勢弱為問時，光即曰：「可募發奔命，出攻旁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以掠刼財物聚兵），秀從之。遂即作如下處置：（一）發二郡旁縣兵，得精兵四千人。（二）拜任光為左將軍，信都都尉；信都都尉李忠為右大將軍；邳彤為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為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宗廣（南陽人）領信都太守事。然後以邳彤將兵數千為先鋒，秀自率任光李忠萬脩等主力約萬人繼進。先向小縣進擊，以募集士卒，壯大兵力為目的。

進擊王郎及破邯鄲　邯鄲地理形勢：讀史方輿紀要云：「州控據太行，襟帶橫漳，南出則道邢洺，而收相魏；東指則包深冀，而問幽滄。」其實尚不僅此也，漳河滏陽河地區饒沃膏腴，人民殷盛富厚，而邯鄲適位於其間，洵為河北戰局成敗之關鍵。故邯鄲自春秋戰國以來，均為河北戰略之重地。

鉅鹿邯鄲作戰經過：當劉秀等開始進擊時，任光先多作檄文，遣騎馳赴各旁縣散布；以虛張聲勢。其檄文云：「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當是項檄文馳至鉅鹿郡（今河北省平鄉縣）

界中，吏民紛傳相告，秀所率之軍隨之。至堂陽縣（今新河縣西）界，日暮，乃多張騎火，瀰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貰縣（今束鹿縣西南）降之。於是，昌城人劉植聚衆數千，據昌城（今晉縣南）迎秀；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亦迎秀於育（今趙縣境），遂拜純爲前將軍，攻下曲陽（今晉縣西）又降之。至是劉秀遂有衆數萬，再北擊中山盧奴（今定縣）克之。時漢故眞定王遺裔劉楊起兵附王郎，有衆十餘萬，據眞定（今正定縣），秀使劉植往說降之。秀因留眞定，納楊甥郭氏（後爲郭皇后）爲夫人以結之。於是，遂南擊元氏（今元氏縣西北）、防子（今高邑縣西），皆下之。至柏人（今邢台縣西北），爲王郎大將李育所阻擊，不能下，遂移兵東擊鉅鹿，至廣阿（今隆平縣）攻克之，時約爲是年三月也。

當劉秀自盧奴南下，降劉楊於眞定，而連克元氏防子時，上谷漁陽二郡及更始亦遣兵擊王郎，皆正向邯鄲地區前進。

先是，上谷太守耿况子弇，自與劉秀在薊相失後，遂還上谷（事見上文），因勸其父况使寇恂東約漁陽太守彭寵，共起兵助秀擊王郎。於是，彭寵遣其長史吳漢與蓋延王梁等，將步騎五千南攻薊，克之，殺王郎大將趙閎。耿况亦遣其長史景丹與寇恂耿弇將突騎二千，步兵千人至薊。遂合兵南下，所過郡縣，無不戰捷，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三萬級，定涿郡、中山、河間等郡，凡二十餘縣。至廣阿遂與劉秀合兵攻鉅鹿。彭寵在漁陽，則轉運糧食，前後不絕，以濟軍需。

當時更始則遣其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兵數萬，擊王郎，亦至。於是，諸軍合勢，開始展開圍攻鉅鹿之戰。但圍攻月餘不能下，王郎又遣將攻劉秀軍後方信都，陷之；及謝躬遣兵克復信都時，王郎再遣其將倪宏劉奉等，率

兵數萬救鉅鹿。劉秀此時爲免遭王郎軍內外夾攻計，乃迎擊之於𨻳縣（今任縣境）；當秀軍迎擊正在不利之際，幸景丹等所率之上谷漁陽突騎到達，並立即展開攻擊，倪宏等遂大敗。至是，耿純乃建議：與其頓兵於鉅鹿城之下，士衆疲弊，不如乘大軍精銳之時，進擊邯鄲；若邯鄲破，則鉅鹿不戰自克。秀立即採用此一優良戰略，遂於是年四月留兵一部，使將軍鄧滿監視鉅鹿，而以主力向邯鄲進擊；因連戰破之。王郎請降，不許；攻之二十餘日，至五月初一日夜，王郎少傅李立內應遂克之，王郎爲王霸所追斬。

克邯鄲之善後策略　劉秀已克邯鄲，收得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秀者數千章；秀不省視，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按秀之此舉，殊屬明智；否則王郎雖死，軍破，河北郡縣將仍不能安靖也。

第四節　統一河北之戰及稱帝（參看附圖三一一一〇）

一、河北一般形勢

更始二年五月初一日劉秀謝躬等已破邯鄲，滅王郎，更始此時終於慮劉秀在河北勢大難制，而劉秀屬下之將朱祐亦開始勸秀自立。於是，更始乃遣使立秀爲蕭王，并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悉還長安。又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謝躬駐軍邯鄲。

劉秀在更始此種布置下，遂成進退兩難之勢。不得不思以應付之。青年將校耿弇於私謁而勸進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制也，敗必不久。……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

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劉秀之計遂決，乃拒更始之命而獨立。

此時河北情形，概略如下：苗曾已至無終（幽州治所，今河北省密雲縣），號令郡縣。謝躬仍據邯鄲，與劉秀分城而居，形成對立之勢。韋順蔡充在上谷正準備赴任，接收上谷漁陽二郡政權。銅馬數十萬據鄗（今河北省束鹿縣以南地區）。大形、青犢、上江、尤來、鉄脛、五幡等十餘萬，盤踞山陽（今河南省修武縣），射犬（今河南省武陟縣東北）等地區。此時劉秀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而漁陽彭寵上谷耿况，因苗曾之到任，則在觀望中注視劉秀之動向與局勢之變化。故劉秀此時之處境，實甚困難也。

二、劉秀統一河北之方略及行動

劉秀在上項情勢下，似已確定如下之統一河北方略（根據其爾後之行動史實）：首先肅清更始在河北之勢力，次則次第掃除境內諸賊，南定河內（漢河內郡包括今河南省漳河以南，濬、滑、新鄉、武陟等縣以西，及沁陽濟源等縣地區）。然後以邯鄲河內地區爲基地，相機進取兩京——洛陽長安，以成帝業。此項決策，以後證明甚爲確當，而逐步獲得完成。

劉秀在上項決策確定之後，乃逐次展開如次之行動：

北定幽州　以討銅馬、青犢、五幡等諸賊爲名，使吳漢耿弇北赴幽州，徵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亦陰勅兵，并令諸郡不得應調。及吳漢至無終，苗曾出迎於路，漢即乘曾不備收斬之而奪其軍。耿弇至上谷，亦收韋順蔡

充斬之。於是，幽州諸郡悉定，秀遂以偏將軍沛國人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以鎮撫之。

擊降銅馬　劉秀已定幽州，又獲幽州突騎增援，乃即自邯鄲鉅鹿地區進擊銅馬於鄡。按銅馬數十萬軍，當時駐屯於鄡之地區，即今束鹿縣南之滏陽河以南，清河縣以北；即當時之黃河以北，平鄉以東地區。蓋劉秀利用此兩大河流，以圍困銅馬也。是時，吳漢所發之幽州突騎五千，亦已馳至清陽（今河北省清河縣），會秀軍以堵擊銅馬。秀當時以銅馬兵盛，以寡擊衆，乃用絕糧之策，欲待其糧盡而退時，追擊破之。故銅馬數挑戰，秀軍只堅營自守，一面斷絕銅馬之糧道，銅馬有出而鹵掠者，則即截擊之。銅馬因此被困月餘食盡，乃夜遁南走，秀追擊至館陶（今山東省館陶縣西南），遂大破之；此時受降者未盡，而高湖重連諸賊自東南來援銅馬，秀復與大戰於蒲陽（按當在今大名縣地區），又悉破之。於是，秀悉封其渠帥為列侯，盡將降卒改編配屬諸將，秀之兵衆，遂因而突增至數十萬，故有銅馬帝之稱。

擊青犢尤來五幡諸賊襲謝躬定河內　劉秀已破銅馬，遂即進兵擊山陽、射犬（今河南省武陟縣東北）地區之青犢等諸賊，并藉此舉襲殺謝躬於鄴，而定河內。

先是，當秀等於破邯鄲後，秀已決心抗拒更始之命，故與謝躬形成貌合神離狀態；雖均駐兵邯鄲，但却分城而居，儼如對壘形勢。然秀初則以幽州苗曾未除，繼則憚謝躬兵強，故常虛與委蛇并以鬆懈謝躬戒懼之心，以便伺機圖之。未幾，謝躬將其數萬衆，南移駐鄴；此時躬軍南移，似與秀在某種條件上取得默契。及秀於破降銅馬後進兵擊青犢等諸賊時，秀乃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秀此項意圖，乃在利用尤來北竄鄴境時，令躬出兵堵勦，為「調虎離山」之計，以便襲取鄴城。躬不知

其計，遂即應允之。及秀擊破青犢等賊衆於射犬而南下河內時，尤來果北走隆慮山（今河南省林縣西）；躬乃留其大將軍劉慶及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而自率諸將西擊尤來。當謝躬軍西擊尤來時，秀乃暗使吳漢岑彭潛師襲鄴。吳漢先使人說陳康，康允為內應；及漢彭兵到，康乃收捕劉慶及躬妻子，開門迎漢等入城。及謝躬自隆慮山還，猶不知康已反已，即與數百騎坦然入城，吳漢等伏兵於城內，突起擊之，遂殺躬，并降其衆。

按劉秀襲鄴之圖謀，堪稱嚴密週到，故不費吹灰之力，即能斬除謝躬，收得魏郡——鄴城。

劉秀已破青犢等十餘萬於射犬，諸賊沿太行山東麓北遁，秀乃乘機南略河內（治今河南省沁陽縣），河內太守韓歆降。秀已佔據河內，遂即於是年冬作兩項重大戰略措施：(一)使鄧禹進兵河東（山西東南地區及安邑），以圖長安（另詳下章）。(二)鞏固河內戰略基地，以為爾後向各方面進擊之策源。

劉秀因河內郡險要富實，故以之為進攻退守，奠定帝業之戰略基地，并選寇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而授以方略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又以馮異為孟津將軍，據守孟津渡口，以防更始洛陽諸軍之北渡，而加强河內之守備。蓋河內對劉秀帝業之成敗，其關係至為重要故也。

追擊及掃蕩青犢等諸賊及稱帝　劉秀已破青犢等諸賊於射犬撫定河內，諸賊衆已循太行山東麓北遁。明年——建武元年（西元二十五年）正月，秀乃率軍北擊諸賊於元氏，追至右北平（今河北省滿城縣北），連破之。又戰於順水（今徐水）北，秀因乘勝輕追，為諸賊反擊所敗；并被尾追甚急，短兵相接，秀敗逃至高岸，幸因突騎之馬，乘而得脫，因而失踪者數日，士卒死者數千人，全軍惶恐。秀經此意外之失，乃北退而保范陽（今大興縣南），蓋

仍在企圖阻截諸賊之北遁也。由此可見劉秀雖遭受意外之挫失，其貫徹追擊之方針，仍未稍變。諸賊以北遁之道被絕，乃東竄安次（今河北省安次縣），秀又率軍追至，連戰破之。諸賊遂北退漁陽（今密雲縣）沿途虜掠以爲食。至此，秀乃用陳俊堅壁清野及遣突騎行超越追擊之策，一面令百姓堅壁清野，一面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率突騎追擊，遂在潞東（今通縣東）平谷（今通縣北）地區，將全部賊衆擊破而殲之，斬首萬三千餘級，餘寇北遁，窮追至漁陽北而還。寇散入遼東遼西，爲烏桓貊人所抄擊殆盡，諸寇遂滅。

按劉秀此次進擊諸賊，遂行二千餘里之猛烈追擊戰，顯爲貫徹預定計劃之行動。

劉秀已平定青犢等諸流寇，河北大定。於是年六月二十二日回軍至鄗（今河北省高邑縣），遂稱帝。計秀自更始元年（西元二十三年）十月，奉更始命北徇河北，至建武元年（西元二十五年）六月，稱帝於鄗，前後征戰於河北者，凡二年有奇。其中最艱苦者，爲自薊南逃信都之一段，旋得上谷耿況，漁陽彭寵，及任光，邳彤，吳漢，耿弇，寇恂，耿純等之竭力輔助，遂得以滅王郎，斬苗曾，降銅馬，襲謝躬，定河內，平諸賊，着着進展，而底定河北之帝業基地。

第五節 中論

劉秀定河北，建基業，其成功因素有三：(一)善於運用人事與攏攬英雄。(二)決策穩當，工於智術。(三)善於勦撫流寇，收編寇卒。除此三者外，在鉅鹿邯鄲戰役中，其戰術之運用，亦有足多者。茲次第分別論列如左：

一、善於運用人事與攏攬英雄：當其北渡河至邯鄲時，因耿純乃趙國有力人士，且具野心而不甚得志，因即結

納之，付以駐守邯鄲之重任，以後遂得其領族相助。至和戎又因邳彤乃信都豪族，且原官於和戎，因任爲和戎太守，後在危厄中遂得其極大之援助。至盧奴耿弇來謁，以其乃上谷太守耿況之子；而上谷漁陽之突騎，乃名聞天下之精兵，故即深相結納，其以後在河北各戰役之戰勝，多賴此項力量。尤有進者，因與上谷郡建立關係，遂并獲漁陽郡彭寵之助。此二郡在劉秀勢孤力弱及局勢動盪中，始終聲援劉秀，此於劉秀，貢獻尤鉅。及降銅馬時，其渠帥皆封列侯；此種舉措，對爾後諸寇逐一敉平，影響力亦大。凡上種種，皆劉秀善於運用人事與延攬英雄之明效也。

二、決策穩當，工於智術：上述運用人事關係，及撫攬英雄，固爲其首要之一項決策，亦即鄧禹所稱「延攬英雄，務悅人心」建議之實施也。

次一項決策，則爲於決定拒更始之命時，立即迅速襲殺苗曾等，以穩定與扭轉幽州動盪之局勢，其此種迅斷之決策，實極明智。至於謝躬之在鄴，亦爲秀之一大勁敵，彼乃對躬陽示之以友善，陰則圖所以除之之計；故其取鄴城滅謝躬，能不費吹灰之力即攫取之，不工於智術之運用者，曷能至此？

再次，秀之另一項重要決策，乃係定河內以爲其平河北定帝業之基，此項決策，眼光最爲遠大。蓋其以後之進取兩京——洛陽長安，全賴此一戰略基地爲之依據。至於其得河內之後，對洛陽採取守勢，而致力於其河北內部之統一與穩定，亦屬至當之決策。

三、善於勦撫流寇，收編降卒：破銅馬，而盡編其降卒，秀之兵力因以壯大，其以後進勦諸寇，亦皆收編其降卒。河北此數十萬之寇卒，一變而爲秀軍，不僅爲其爾後進取兩京及平定羣雄之資本，且在長期戰爭中，

不必再徵民丁擾民。至於其自射犬北追諸流寇，窮追二千餘里，遂滅諸寇，以貫澈其預定之決策，亦足以顯現其明智與果決。再觀劉秀一降銅馬，再平諸寇，其戰法皆足稱道，實甚得剿撫流寇之術也。

至於在鉅鹿邯鄲之戰中，於擊破王郎之援軍後，用耿純之建議，立即將主力疾趨邯鄲，此種戰術機動與着眼，實深合戰術原則運用之要也。

第四章　光武開國戰役之二——進取兩京（長安洛陽）之戰

（附圖三一一一九、三一一二二、三一一二三）

一、鄧禹於更始二年（西元二十四年）冬西進，進窺長安，至建武二年（西元二十五年）十一月無功東歸。馮異代之，至建武三年四月，始平定關中。

二、建武元年春，馮異在孟津開始與洛陽發生初期相互攻擊戰。是年七月光武開始總攻洛陽，圍攻至十月初旬，洛陽朱鮪始降，遂都洛陽。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三一一一九）

在光武進取兩京之戰期間，全國各地一般形勢，與前章第一節所述者無大差異，特較前更爲混亂而已。如更始二年冬，梁王劉永以更始政亂，在睢陽招攬諸郡縣豪傑，以擴展其勢力；及更始敗乃自稱天子，命沛人周建等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二十八城（概爲今豫東南、皖北、蘇西北、及豫東北故黃河以南地區）。又命西防（今山東省單縣）帥佼强爲橫行將軍；東海董憲爲翼漢大將軍；琅邪張步爲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專據東方。建武元年春，方望（註）與弓林共立漢前定安公嬰爲天子，聚數千人，都臨涇（今甘肅省鎭原縣）。在是時期中，以劉姓與更始光武幷稱帝者，已有四人，而稍前之劉子輿，及稍後之劉盆子，尙不在此數內。他姓更有公孫述在成都稱帝，號成家；孫登在上郡亦稱天子。由之可見當時英雄幷起，紛亂狀況之一斑。

註：通鑑卷四十載：建武元年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共立漢前定安公嬰爲天子，聚黨數千人於臨涇，更始遣丞相李松等擊破皆斬之。按方望平陵（今陝西省咸陽縣西北）人。隗囂興起時，延聘望爲軍師；及囂歸附更始，望以更始成敗未定，固阻之，囂不從，乃離去而謀立劉嬰。

第二節　兩京形勢及光武進取方略

兩京形勢　長安，自西漢以來，爲中國政治之核心。關中，則自周秦以來，即爲東爭中原之戰略基地，關東無機可乘，則閉關息民，講武强兵，一旦有釁可尋，則進兵以俯臨中原，進攻退守，得以自如。是時更始在長安，趙萌擅政，諸將驕橫，情勢混亂，已有岌岌不能自保之勢。

洛陽居中原之中，自其周圍之關山河川言，即足稱爲四塞之地。自周以來，嘗爲東都，有近制中原諸侯之便。是時盤據洛陽者，爲更始之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等，名雖隸制長安，實則各自爲政。

長安洛陽，對中原形勢，已具形制之勝，故凡意圖奪取中原控制權者，必以先奪取此二地爲目標，光武自亦不能例外也。

光武進取兩京方略　光武進取兩京方略，於定河內後開始訂定，先以寇恂鞏固河內，爲總戰略基地，繼則乘赤眉西入長安之釁，藉收漁人之利，以窺取長安。另則以馮異據孟津，相機進取洛陽。

第三節　進取長安之戰（參看附圖三—一二一）

赤眉與鄧禹競爭關中　赤眉已自潁川進軍關中，光武在河內即以鄧禹將精兵二萬，自河內西進，使相機竊取關中，其經過如次：

赤眉向西進軍：更始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今河南省禹縣）所向皆捷；然兵疲厭戰，皆欲東歸。樊崇等慮其衆東歸必散，乃決計西攻長安，挾劉盆子以爲號召，蓋亦欲挾劉氏爲帝以自尊也。於是，遂將其衆分爲二部，樊崇與逢安爲一部，自武關入；徐宣等爲一部，自陸渾關（今河南省嵩縣境）入，以會師關中攻長安。此時更始之兵，爲鞏衞關中，亦分爲二部：一部由其討難將軍蘇茂統率，據弘農（函谷關），以拒赤眉；一部由其比陽王王匡，淮陽王張卬統率，守河東以拒鄧禹。而赤眉軍二路得自陸渾武關入，乃係乘更始軍部署之虛也。

鄧禹進擊河東：當光武在河內時，已悉赤眉西入關之息。唯當時以河北未定，乃一面以寇恂守河內，而自回河北，掃蕩羣賊；更一面遣鄧禹率精兵二萬西進，奪取河東安邑，相機竊取長安，此即史册所稱光武「欲乘釁幷關中」也。鄧禹軍之編組，概如下述：以韓歆(原河內太守，以河內降光武)爲軍師，以李文李春爲祭酒（官名—僚屬），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更始三年（即光武建武元年）正月，鄧禹軍進攻箕關（今河南省濟源縣西王屋山南），更始河東都尉守關拒之。禹軍攻之十日，關破，獲輜重千餘乘，遂進圍安邑。但禹圍攻安邑數月不下（時馮異在孟津致洛陽李軼書，勸令歸附光武—詳見下節）更始乃遣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渡大陽（今山西省平陸縣南茅津渡口）救安邑，禹遣諸將迎擊於解南（今解縣南），大破之，斬樊參。於是，王匡率成丹劉均等十餘萬（此數不確，應爲三至五萬人），復馳救安邑，進擊禹軍，禹軍大敗，禹將樊崇戰死。是日（按六月二十五日）會日暮戰罷，禹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挫，

皆勸禹乘夜撤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六月二十六日），王匡等，以六甲窮日，休兵不戰，禹因得整頓所部，準備再戰。明旦，王匡復悉軍進擊，禹令軍中無得妄動；及王匡軍已至營下，禹乃令諸將突然出其不意，并進攻擊，因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遂擒匡將劉均，河東太守楊寶，及中郎將弭強等皆斬之，所獲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禹乃以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資鎮撫。王匡張卬等奔還長安。

赤眉進攻更始軍於弘農之戰：當鄧禹與更始軍戰於安邑時，即是年二月，更始守弘農之蘇茂軍，為赤眉徐宣軍擊破於枯樅山下(今河南省靈寶縣境)。三月，赤眉樊崇軍亦至務鄉(今河南省閿鄉縣東南)，會師於函谷關之西。於是，更始再遣丞相李松阻擊之，又令洛陽朱鮪擊赤眉之後。但松等復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至此，赤眉南北二路已全部會合，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共三十萬大軍繼續向西進擊。至華陰遂立劉盆子為帝，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逢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其餘赤眉將校，皆為列卿將軍。時為是年六月也。

更始內亂與滅亡：當赤眉軍進抵華陰時，張卬等在長安見大勢已去，乃召集諸將謀議，欲自長安撤歸南陽，收宛王劉賜鄧王王常軍再圖恢復，申屠建等贊成之，但更始不聽。同時更始令王匡陳牧成丹趙萌等，悉長安之衆，東出守新豐（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北），以拒赤眉（是時光武已稱帝於鄗，已詳前章）。張卬申屠建及御史大夫隗囂復合議，欲以立秋日劫更始，以成前計。但事洩，申屠建被斬，張卬乃率兵攻更始於宮中，更始大敗，偕妻子車騎百餘，東走趙萌於新豐。隗囂亦為鄧曄所圍攻，乘亂逃歸天水，復聚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將軍。八月更始又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而斬牧丹二人；王匡於倖免之後率軍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更始竟置當面兩大敵—赤眉鄧禹於不顧，反率李松趙萌軍還攻長安，與匡卬戰於長安城內；連戰月餘，匡卬敗走，更始乃復入居長信宮。時赤眉

軍已進至高陵（今陝西省高陵縣），南臨長安，王匡等遂奔降之，幷與赤眉合兵攻長安。是年九月長安城破，更始單騎逃走（是月朱鮪以洛陽降光武，詳見下節），十月更始降赤眉（是月光武定都洛陽—詳見下節，幷遣岑彭擊荊州—詳見次章）。更始皇朝，未及三年至此而遂告終，蓋更始昏庸自亂，有以致之也。

鄧禹避與赤眉爭鋒北定三郡：當赤眉軍進至華陰，張卬等謀刼更始之際，鄧禹亦於是年七月率軍自汾陰（今山西省榮河縣北）渡河，入夏陽（今陝西省郃陽縣東），欲進窺長安。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率衆十萬（此數亦屬誇大），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今陝西省白水縣東北），禹擊破之。禹是時，所至迎降，名震關西，衆號百萬。適是時赤眉已至高陵，阻禹軍南臨長安之路；禹諸將豪傑，皆勸禹乘勢與赤眉爭長安，禹不聽。十月禹改取北定三郡以待機之策。其定此策之言曰：「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即今陝西省西北甘東地區），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禹引兵北至栒邑，旋又略定三郡。及是年十二月竇融據河西（今甘肅省河西走廊地區），盧芳據三水（今甘肅固原縣北）時，光武飭其迅速進軍長安，禹猶持其前策。蓋以禹當時之軍，實非赤眉敵也。

赤眉棄長安西走，鄧禹延岑爭長安：建武二年（西元二十六年）正月，赤眉果不出鄧禹所料，以長安糧盡，乃於大施焚掠之後，引兵西走，衆號百萬。自扶風轉掠城邑，而北入安定北地二郡。鄧禹當赤眉離長安西走時，即引兵南趨長安（是時彭寵反於漁陽，四月光武東擊劉永於睢陽，幷南擊宛—詳見下章），蓋乘長安空虛之時，入而據之也。九月，延岑亦自陳倉（今陝西省寶鷄縣東）趨長安（註），與禹戰於藍田，禹軍敗，退據雲陽（今陝西省三原

縣西），長安竟入延岑之手。是月，赤眉欲引軍西上隴地，爲隗囂將楊廣所阻擊，破之；繼又爲廣追敗於烏氏涇陽間（今甘肅省平涼縣西及以北地區）。旋赤眉南走至番須（今陝西省隴縣西北），又逢大雪，士卒多凍死，乃復引兵東還；鄧禹遣兵迎擊於郁夷（今陝西省隴縣西），反爲所敗，赤眉遂復入長安。延岑當赤眉東歸時，亦避之，退屯杜陵（長安南五十里），赤眉當遣逢安擊延岑，岑大破之，赤眉軍死者十餘萬。當是時，鄧禹亦進兵乘虛襲長安，但適逢赤眉後隊謝祿之軍到達，復爲所敗。至是，光武以鄧禹與赤眉戰，一再無功，不能取得長安，而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又不能定，乃於是年十一月召還之，另遣馮異以代禹。是時，銅馬青犢尤來諸餘賊，又立孫登於上郡爲天子；孫登雖旋爲其將所殺而降光武，然足知當時關陝以西，混亂狀態之一斑。故光武遣鄧禹乘赤眉西入關之機，以窺取長安之計，至是遂全告失敗。

赤眉棄關中東歸與崤山之戰：是年十二月，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至是，以擄掠無所得，乃棄長安引兵東歸，衆尚二十餘萬，而隨道逃散者亦衆。光武在洛陽，聞悉赤眉東歸，爲鞏衞洛陽與打擊赤眉計，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兵新安，以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兵宜陽。并指示兩路軍作戰方略云：「若赤眉東走，則宜陽兵進趨新安，會新安兵以合擊之。若赤眉南走，則新安兵進趨宜陽，會宜陽兵以合擊之。」同時令馮異率軍，迅速越函谷關西進，以代鄧禹搶救關中。

馮異於是月與赤眉遭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鬥數十次，降赤眉將卒五千餘人。建武三年正月，鄧禹以慙於奉命無功，於歸途中數以飢卒邀擊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渡至湖（今河南省閿鄉縣東）欲利用崤函之道，再阻擊之。適道遇馮異亦自華陰東撤，遂要異共攻赤眉；異以爲不可强與爭鋒，必須以計取之，禹

弘均不聽。鄧弘遂首先與赤眉展開戰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弘卒飢，爭取之；赤眉因還擊，弘軍潰亂，倖異與禹合兵相救，始免大敗。於是，異復以士卒飢倦，宜暫休兵勸禹，禹復不聽，再與赤眉戰，又大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僅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亦棄馬奔走，上回谿阪（今河南省洛寧縣境）得免。異至此，乃再招集諸營堡數萬人，堅壁自守。閏正月，馮異遂設計與赤眉約期會戰，先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救之。赤眉見異軍勢弱，乃全軍進擊，異亦縱兵擊之；兩軍戰至日昃，赤眉氣衰，於是異之伏兵突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因追擊大破之於崤底（今河南省洛寧縣東北），降赤眉男女八萬餘人。

赤眉已敗於崤底，餘衆十餘萬，東走宜陽。光武乃親率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遂不戰而降。按赤眉自更始二年冬，自潁川向關中進軍，至是全部投降於光武，共歷凡二年餘而消滅。

馮異定關中：馮異於上年十一月奉光武之命代鄧禹進討關中時，光武鑑於鄧禹之失敗，曾授異以方略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鬥，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奉此方略西入關，適當赤眉東歸，與戰於華陰崤山等地。及赤眉降於宜陽，異乃於建武三年三月再西入關。是時延岑亦欲據關中。按延岑於上年九月，擊破赤眉逢安軍於杜陵，十二月赤眉棄長安東歸，延岑乃欲乘此時機，據有關中，在藍田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是時盤據關中各地之各勢力，尚有如下諸人：王歆據下邽（今渭南縣東北），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長安東），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

陵（今咸陽縣東），楊周據谷口（今涇陽縣西北），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今隴縣南）駱延據盩厔，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今興平縣東南），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當馮異於是年四月進入關中時，且戰且進，排除路上之各盤據勢力，直抵上林苑中（在今長安市西及盩厔縣鄠縣界）屯軍。於是，延岑與張邯任良共擊異，異擊破之，延岑自武關南走南陽；異乃進擊其他不降附者，而褒賞降附者，幷散其衆歸本業以安之。因此，除呂鮪張邯蔣震等走降蜀公孫述外，餘皆平定，關中遂定。計鄧禹自建武元年一月，率軍越箕關西進，與赤眉競爭長安，至建武三年四月馮異平定關中，歷時凡二年有餘，光武始得關中。按馮異入關，卒能平定之者，乃遵光武之方略也。蓋當時在關中諸軍，無不以據掠爲能事，而馮異能安輯之，故遂能平定之。

註：按延岑南鄭人，於更始二年起兵漢中，更始漢中王劉嘉擊降之。建武二年二月，延岑復反，圍南鄭，劉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及岑進兵武都時，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擊破，岑乃北走天水，公孫述遂遣將侯丹取南鄭。劉嘉與李寶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今甘肅成縣西）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兵北入散關，至陳倉。遂乘赤眉東歸，與鄧禹爭長安。—通鑑卷三十九—四十。

第四節　進取洛陽之戰（參看附圖三—一二三）

從上節以觀，光武乘釁西窺長安之策，顯已失敗，直待至二年後，赤眉離關中東歸後，始得從而收拾之，此乃因赤眉力量强大，鄧禹軍力薄弱不能與之爭衡故也。然赤眉在關中各地周旋二年有餘，則予光武攻取洛陽，及穩定東方局勢以大好時機，故光武在此二年餘之時間內，雖失於西，然大獲於東，而帝業從此大定。

河內與洛陽之對峙形勢　寇恂自奉光武之命守河內後，即令屬縣積極講武練兵，充實軍備，養馬造箭，及整租稅以充軍糧；馮異則守孟津，統二郡兵於河上，以拒洛陽之兵。是時并州鮑永，臣服於更始，但對光武亦無敵視之意，故當時上黨地區（今山西省晉城縣以北），雖屬之鮑永，而寇恂馮異并不感受北方之威脅。至洛陽方面，此時爲更始之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及河南太守武勃等，共守洛陽，兵衆號稱三十萬，其所統制之地區，則自今開封以西，郾城以北，函谷關以東區域。故河內與洛陽，遂成敵視對峙之形勢。但以當時實際情形按之，馮異之軍力不過三五萬，洛陽軍力亦不過六七萬而已。

河內洛陽序幕戰　此序幕戰之發起者爲馮異。因馮異知李軼初在南陽，乃與光武首謀舉事者，又以此時赤眉入關，更始勢搖。異乃於建武元年春，利用上項因素，致書李軼，欲說其歸附，其書略謂：「苟長安尙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李軼字）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并起。是故蕭王（光武）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喩。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此時亦已感更始形勢已非，光武在河北之聲勢日壯；及獲異書，遂有動搖之志。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鎭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李軼復書，顯係欲藉馮異以打通與光武關節，於取得有利地位與條件後，再行降附；故自通書後，即不與異爭鋒。

馮異已得軼書，一面轉報光武請示機宜，一面轉移兵力北向，以擴大河內之安全圈。遂北取天井關（今山西晉城縣南），攻上黨兩城拔之（按兩城當係今高平長治地區）；然後轉兵南向，攻略成皋（今河南省汜水縣）以東十

三縣，及諸屯聚，皆平定之，降者十餘萬。於是，更始河南太守武勃，乃出兵東討諸縣之叛降異者，異因復引兵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洛陽縣東），大破之，斬勃，獲首五千餘級；李軼在洛陽，閉城不救。馮異因此，益知軼於通書後之心志，乃將情轉報於光武；光武因得利用之，對洛陽展開離間之謀略戰。一面復書與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宜爲戒備。一面將軼書轉告諸守尉，故使洛陽方面知之。及朱鮪聞之，果使人刺殺李軼，由是洛陽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殺李軼後，即遣討難將軍蘇茂，將軍賈强，將兵三萬餘，自鞏渡河攻溫以擊河內；鮪則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今孟縣西），以牽制馮異於孟津。馮異乃一面遣校尉護軍率兵救溫，一面襲擊鮪軍；寇恂亦急發屬縣兵至溫；因大破蘇茂軍，斬賈强。蘇茂已破，異又乘勝渡河攻朱鮪，鮪軍敗退；於是，恂異合軍追至洛陽而還，自是洛陽震恐。時約在是年五月也。

在此項序幕戰中，由於光武離間之計得售，再加以武勃朱鮪先後軍事上之失敗，洛陽形勢，已瀕危殆。光武則以馮異等此戰之聲威，諸將乃因而爭上尊號，促其速登皇帝之寶座。

攻洛陽之戰　是年六月，光武已即帝位於鄗（今河北省高邑縣），而鄧禹又大破王匡於安邑，河東得告底定。光武乃於七月親至河陽（今孟縣西三十五里）指揮，展開進攻洛陽之戰。其部署如下：㈠使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强弩將軍陳俊，軍於五社津（今鞏縣渡口）以備滎陽以東之劉永，以掩護左側背之安全。㈡使大司馬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兵十餘萬，圍攻洛陽。

圍攻洛陽之戰，由於洛陽城堅池深，軍實充足，及朱鮪決心堅守，故攻至是年九月，仍不能克。於是，光武乃

利用岑彭曾爲朱鮪校尉之關係，使往說降。彭至城下，對朱鮪陳說成敗，鮪則以劉縯被殺，曾與其謀；又曾勸更始勿遣光武徇河北等前事爲慮之詞答之。光武得悉，立指河水爲誓，保證鮪降後之爵祿，於是，朱鮪遂以洛陽降。光武於是年十月十八日入洛陽，遂定都焉。

第五節　光武定都洛陽後之重大措施

光武定都洛陽後之重大措施，約可分爲二端：㈠政治，㈡軍事。茲列述如左：

政治　建武二年正月，卽定都洛陽後三月，開始悉封諸功臣爲列侯，又「令諸將各言所樂」；諸將皆欲得良田美縣，以爲封邑。於是，「使郎中馮勤典諸侯封事。勤乃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由於光武此項措施，及馮勤處封之公允，遂使諸將之對光武，益加擁戴；而諸將相互間，亦益加團結。此於光武以後開展基業，平定羣雄，具有極大之作用。

軍事　此時光武在軍事上最重要之措施，卽爲新戰略之決定。此新戰略，乃利用赤眉在關中之擾攘，西方羣雄各謀自保，因暫無西顧之憂時，遂乘此大好時機，專力以定東方。故於是年二月，收併幷州鮑永；三月擊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使執金吾賈復擊降郾王尹尊於郾(今河南郾城縣)，再擊降更始淮陽太守暴氾於陳。四月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督附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圍睢陽數月破之，劉永東走(詳第六章)。又遣吳漢擊降宛王劉賜，及鄧王王常。八月，光武又自帥諸將征五校，大破之於戲陽（今河南省內黃縣北），降其衆五萬。又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擊彭寵（詳第六章）。光武以上諸軍事行動，均係遣馮異代鄧禹前一個月之事。按光武先則利用赤眉入關

之謀，遣鄧禹乘機入關，進窺長安，而自帥主力同定河北；繼則以鄧禹入關久而無功，赤眉以無敵之勢，擾攘關隴之時，乃乘此時機，全力收拾并州、宛、鄧、及河南郡縣，肅清更始殘餘勢力，穩定其以洛陽為核心之半壁江山。光武此項富有彈性適應性及有中心有重點之戰略決策，實為其爾後逐次平定關東各地之主要關鍵。

第六節　申論

光武之定河北，取兩京，綜其成功之重大因素，約有五端：㈠光武集團，較諸當世羣雄，有遠大之眼光與方略。如鄧禹至邯鄲所建之策，即其明例。㈡善於運用人事關係，如因耿弇、吳漢，而獲得上谷漁陽二郡精良騎兵之助；因邳彤、耿純、任光諸人，而獲得在邯鄲地區之立足點與發展；因岑彭與韓歆、朱鮪之關係而河內洛陽自行歸降。㈢善於因緣時會，如乘赤眉入關，遂展開進圖兩京之謀。㈣權謀策略之運用，較其對敵者為高一等，如襲謝躬於鄴；離間李軼朱鮪於洛陽，皆其著者。㈤善於建立戰略總基地，以支援其長期之作戰。

按赤眉乃為當時不可抗拒之力量，然其於克長安之後，所以一無成就，而始終為流寇者，以無政治人才以為輔佐之故。夫無政治人才，則無圖國之遠策，故雖能以軍事得之，但無政治以安之也。至其在戰場上之戰勝攻取，則實頗有可觀。

赤眉之本質，乃由山東地方，稍具知識與號召力之人士，集廣大之飢民羣而形成。初為略奪求生存而起，故其作戰不需後方，善於機動，長於野戰。戰勝則掠取，戰敗則潰散，散又復集；類如現世之大規模游擊戰。由於戰勝則掠取之故，故士氣常新，各自為戰，此不但當時之赤眉如此，其他集團亦莫不如此，特赤眉為更甚耳。

第五章　光武開國戰役之三―平定關東羣雄之戰（附圖三一一二四　三一一二五）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平定羣雄全般方略（參看附圖三一一二四）

光武平定羣雄，概分爲關東關西兩面；而發動則自關東方面開始。玆爲明瞭其平定全國羣雄，復歸統一之一般情形，特將其全般方略與行動，概述如下。

定都洛陽後之形勢　光武定都洛陽後，利用赤眉在關隴地區擾攘之時機，先後以一部份力量，派鄧禹、馮異前往以監視此一西方之局勢，而力求相機發展。在東方，則集全力以圖削平關東各地，以奠定其帝業。

當此時際，猶割據九州各地者，約如左述：

一、劉永仍據睢陽（今豫東地區及安徽省北部）。

二、董憲據郯（今蘇北東海縣以東及魯南地區）。

三、張步據齊（今山東省黃河以東卽長清縣以東及膠東地區）。

四、彭寵叛據燕（今北平附近地區）。

五、李憲據廬江（今安徽省巢湖附近地區）。

六、秦豐據鄀鄧（今湖北省襄陽江陵間地區）。

七、田戎據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宜都地區）。

八、盧芳據三水，旋稱帝九原與匈奴合勢（今甘肅固原亘綏遠五原地區）。

九、隗囂據天水隴西（今甘肅省中部地區）。

10、公孫述據巴蜀漢中（今四川省及陝南地區）。

11、竇融據河西（今甘肅省蘭州、武威、至敦煌地區，先屬隗囂）。

除上述十一雄豪外，而南陽迭生叛亂，檀鄉諸賊尙擾攘於河濟間，青犢亦擾河東河內間；加以各地羣雄割據之力量，均甚龐大堅强，故光武帝業，處此形勢下，實尙危機四伏也。

光武平定羣雄全般方略　欲瞭解光武平定羣雄之方略，必先分析羣雄割據之情勢，及對光武帝業所發生之關係與影響。據當時西方之隗囂、竇融、盧芳、公孫述等，均與中原遙隔；且有馮異在關中以爲之間，故西方諸勢力之於中原，並無直接威脅。但若此方面情勢，不予以和緩與穩定，則關中情勢隨時有被危及之虞；關中情勢不安，則中原地區亦必隨之搖撼。職此之故，故光武對西方，遂採先和後戰之策。

至於對東方：宛、鄧地區爲更始及光武之故鄉，亂源四伏，亦爲更始殘餘潛力之所在；且此地區之叛亂，直接威脅兩京，而影響光武之軍心士氣尤鉅。劉永據睢陽稱帝，與光武所都之洛陽密邇，而兩帝均以復興漢室爲號召，居於咫尺之間。且劉永之族系，乃西漢帝室之親近，遠較光武之關係爲優。又皆亟圖爭取青徐方面割據之勢力以自大，形成直接對峙之局。若此種情勢不予澄清，則光武之聲望，將大受貶損。東北方則彭寵叛據漁陽，張豐呼應於涿郡；又以漁陽突騎之精銳，素聞於天下，故對河北之威脅極大，若河北不守，則洛陽必呈動搖。故光武對此東方諸勢力，必須迅速敉平之。

由於以上東西兩方情勢不同，光武在權衡輕重緩急之下，遂採取西和東攻之策。待東方已定；然後揮旗西方，此光武圖謀平定羣雄所採方略之大要也。

至於光武平定關東羣雄之戰略指導，則係利用洛陽河內爲中心，向羣雄作扇形之攻擊，獲得機動使用兵力之便利。而在此種扇形攻勢作戰中，主力之使用，則依敵對勢力之遠近緩急輕重等程度之不同，而適當活用之。至對於西州隗囂，則以長安爲策源，拉攏河西竇融以爲輔。平蜀則以南郡（江陵）與隴西爲策源，對公孫述行夾攻之勢。

本章只敍述平定關東羣雄之戰，至其平定關西隗囂及蜀公孫述，則留待次章敍述之。

光武對關東羣雄之攻擊，係採取同時並舉而分別輕重緩急以敉平之之策。因其對北方之彭寵，中部之劉永。東方之董憲張步，及南方宛鄧之叛亂，必須次第討平之，然後其洛陽政權始可臻穩固。但對此四方面雖採同時進擊步驟，而其兵力運用，則分別輕重緩急以區處之。當時光武授任三方面之將帥如下：㈠命廷尉岑彭爲征南大將軍，率八將軍約九萬人以討鄧奉。㈡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約五萬人，出擊劉永及董憲等。又遣吳漢等擊濟北之五校，進臨張步。㈢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征虜將軍祭遵、及驍騎將軍劉喜等，北討張豐、彭寵。茲分別敍述此三方面作戰經過於以次各節。

第二節　南征宛鄧及南郡之戰

建武二年（西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光武調回吳漢，另命岑彭爲征南大將軍，進討鄧奉之叛亂。在出軍之大會中，光武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必如金石，心忠臣也」。因王常原爲更始之鄧王，甚得鄧

人之心，今欲利用其人地關係，使與岑彭進兵，故對王常先施以心理統御之術，以堅王常之心，使盡其力，而作此言。並即日拜王常爲漢忠將軍，與岑彭帥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建威大將軍耿弇，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七將軍，兵約八九萬，以討鄧奉、董訢。因董訢據方城以叛，故又首先討擊之。

按董訢，堵鄉人（今河南省方城縣）。於是年八月（吳漢於四月擊降宛王劉賜，鄧王王常）反於宛城，執南陽太守劉驎。旋爲光武之揚化將軍堅鐔所克復，訢遂走還堵鄉。

按鄧奉之叛，係由於吳漢南征宛、鄧時，侵掠其鄉，彼適奉假返鄉，獲悉此事，因怒而攻吳漢軍，遂叛。是年四月當吳漢南征宛、鄧時，漢軍所過諸縣多侵暴。鄧奉係新野縣人，是年八月謁光武，假歸省覲，至鄉，因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舉兵反，擊破吳漢軍，屯據淯陽，並與諸反軍聯合。光武乃調回吳漢，而遣岑彭等進討之，蓋吳漢喪失南陽人心故也。

按岑彭於新莽時，曾爲南陽大吏（見本卷第三章），故此次光武南征之遣將，在人地上亦深有一番斟酌。

是年十一月，岑彭王常帥七將軍，大舉南下，先擊堵鄉董訢，鄧奉率萬餘人北上援救之。因奉、訢二人所統，皆南陽精兵，且據方城之固，故岑彭等攻之數月，不能克。且在攻戰中，賈復負傷，朱祐軍敗而爲奉軍所擒。

明年，建武三年三月，光武見大軍南征受挫，情勢嚴重，乃自將南征。光武大軍至葉（今河南省葉縣），即遣董訢別將率數千人阻擊於險要之山道內，車騎不能進。旋岑彭率軍强攻衝擊，始擊破之。光武大軍進至堵鄉，鄧奉乃率軍退回淯陽，於是董訢降。四月光武帥諸將進擊鄧奉於小長安（淯陽小長安均見本卷第二章），大破之，鄧奉乃因釋朱祐請降，光武斬之。

光武已斬鄧奉，宛、鄧悉平，乃帥諸將主力北歸，而留岑彭率三將軍，約三萬餘人，南擊秦豐。

當光武率諸將北歸時，適延岑在關中爲馮異所擊破，而引其殘卒出武關攻南陽，克數城。時耿弇朱祐祭遵等尙在南陽，故於是年六月，耿弇即大破延岑於穰（今河南省鄧縣境），斬首三千，擄其將士五千餘人，延岑僅率數騎脫免。岑逃至東陽（鄧縣南穰東鎭），投入秦豐軍，又爲朱祐祭遵之追兵所擊破；延岑護軍鄧仲況遂據陰縣（今湖北省光化縣境）降漢。於是岑彭與朱祐進擊黃郵（今河南省新野縣東）方面之秦豐軍，又大破之，遂乘勝南進。旋秦豐親率其大將蔡宏拒之於鄧（今新野鄧縣以南地區）。因此，岑彭軍被拒於鄧南，數月不得進，光武遣使責之。彭在此種前不得進，後遭譴責之情形下，乃急而生計，用欺騙與奇襲之策；夜勒兵馬，而傳令軍中曰：「明旦西擊山都」（今湖北省襄陽縣西北），並故縱獲虜，使歸報秦豐。豐得悉，果即悉軍西向，欲邀擊彭軍；彭乃潛兵渡沔水（漢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今襄陽縣西九里），大破之；然後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秦豐之首府黎丘（今湖北省宜城－自忠縣北），並破其諸屯兵。豐聞之，大驚！急急馳歸救之。岑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夜攻彭營，彭預爲之備，出兵迎擊破之，追斬蔡宏。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彭遂圍攻豐於黎丘。時在是年秋際。

建武四年二月，延岑攻順陽（今河南省淅川縣東）以救秦豐，光武遣鄧禹擊破之；岑延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爲大司馬汝寧王，據漢中。是月，田戎自夷陵詣黎丘欲降，戎因其妻兄辛臣內變，先降於彭，戎恐爲所賣，故至黎丘時，反助秦豐，而與彭軍相攻月餘，但終爲彭所敗，戎大將伍公降，戎遂敗歸夷陵。岑彭等圍攻黎丘至是年十一月，秦豐僅殘存千餘兵，猶堅守不降。至是，光武乃令朱祐代彭攻黎丘，而使彭南擊田戎於夷陵。彭大破田戎，拔夷陵，追至秭歸，盡獲戎妻子及士衆數萬，戎與數十騎亡入蜀，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仍使據江以阻漢兵。於是，岑

彭開始部署對蜀攻守之計，令威虜將軍馮駿駐江州（今湖北省武昌縣），都尉田鴻駐夷陵，領軍李玄駐夷道（今湖北省宜都縣西北），岑彭自駐津鄉（今湖北省枝江縣西三里），並曉喻招降諸蠻夷。是年十二月岑彭招撫交趾諸郡，利用其原與交趾牧鄧讓厚善，乃遣使持書說之，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鄧讓得書，遂與江夏（治今湖北省雲夢縣東南）太守侯登，武陵（治今湖南省漵浦縣南三里）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治今湖南省郴縣）太守張隆，零陵（治今廣西省全縣北三十里）太守田翕，蒼梧（治今廣西省蒼梧縣）太守杜穆，交趾（治今越南河內）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歸漢。明年夏秦豐以黎丘城中窮困，亦降，於是南方悉平。是役岑彭之功至偉。

第三節　東征劉永之戰（參看附圖三一一二五）

第一次擊劉永　建武二年春，光武於遣吳漢擊宛王劉賜，鄧王王常，賈復擊郾王尹遵（皆更始所封）之同時，使蓋延東擊劉永。延先擊敖倉（今河南省汜水縣），轉攻酸棗（今河南省原武縣）、封丘等地，皆克之。四月，遂率附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兵共十萬，分為二路大舉進擊劉永於睢陽（今河南省商丘縣南）。西路進擊襄邑（今河南省睢縣），東路進擊麻鄉（今江蘇省碭山縣境），皆克之，遂進圍睢陽。延等圍攻至是年八月，始以夜襲破之。劉永當睢陽城破之時，引兵出東門走，延等復追擊大破之，永遂棄軍走譙（今安徽省亳縣）。

劉永既已殘破，蓋延等乃東擊薛（今山東省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斬永魯郡太守梁丘賜，彭城、蕭縣等地皆降。延等繼又南擊永之沛郡（治今安徽省宿縣西北），斬其太守陳脩，遂定沛、楚（彭城—今銅山縣）臨淮（今安徽省

盱眙縣西北八十里）三郡。按光武是項戰略，蓋在盡略劉永之郡縣，免為董憲張步收漁人之利，並以孤困劉永，俾易於擊滅之。

再擊劉永　當蓋延等於建武二年四月，圍攻劉永於睢陽之時，蘇茂（原更始將，隨朱鮪降光武於洛陽）殺淮陽太守潘蹇，據廣樂（今河南省虞城縣西）降永，永封茂為大司馬淮陽王。及睢陽城破，蘇茂乃與永將佼強周建等，率三萬餘人救永，延等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強、建、等遂退保湖陵（今山東省魚台縣東南六十里），茂則還保廣樂，為犄角之勢。及當蓋延鎮撫沛楚臨淮三郡時，即建武三年二月，青犢餘黨復擾軹西（今河南省濟源縣及山西省垣曲縣間），威脅河內洛陽。於是，光武乃一面遣大中大夫伏隆至齊說張步，拜步為東萊太守，以孤劉永之勢；一面調回蓋延軍與吳漢進擊青犢。是時吳漢等雖破降青犢，但劉永得因此有重整聚兵之時間，故軍勢復振。永又封董憲為海西王，及聞光武使者伏隆至劇（張步所據之首府—今山東省壽光縣東南），亦遣使爭取張步，封步為齊王。步貪永王爵，遂殺伏隆而附永。

建武三年四月，吳漢與蓋延等七將軍，兵約八九萬，再東擊劉永。首先進擊蘇茂於廣樂，永將周建率軍十餘萬救之，遂與吳漢展開大戰，漢軍不利，吳漢墮馬傷膝；於是，周建、蘇茂合勢反擊吳漢軍；漢裹傷奮戰，大破之；吳漢等戰勢，得以危而復安。蘇茂乃還保湖陵。時睢陽人復舉城迎劉永，永與建遂復進據之。當此之時，光武正親征鄧奉於南陽。五月，吳漢與蓋延合軍再進圍劉永於睢陽。七月，睢陽糧盡，永、建突圍走酇（今安徽省亳縣境），延等急追之，永將慶吾斬永首以降。周建與蘇茂遂走保垂惠（今安徽省蒙城縣西化），共立永子紆為梁王，而佼強則還保西防。

劉永已死，餘勢將竭，光武乃轉移主力東擊張步，北擊彭寵，而僅留馬武王霸二將，兵約二萬餘，擊劉紆於垂惠。直至建武五年二月，馬武等擊破周建、蘇茂於垂惠，建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光武以後遂展開討董憲之戰，詳見第四節。

第四節　北擊彭寵之戰（參看附圖三－一二五）

當更始二年，光武進擊劉子輿（王郎）於邯鄲時，彭寵令吳漢蓋延王梁等（皆寵將）率漁陽突騎，並絡繹轉運糧食，以助光武。及光武追銅馬青犢諸賊至薊時，寵進見，以為光武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殊不知，光武接之，並不如其所望，遂因懷不滿。旋光武即帝位於鄗，吳漢王梁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嘆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惟此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因轉鐵以貿穀，積珍寶，漁陽遂益富強。時光武已以朱浮為幽州牧，欲厲風迹，收士心，因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並發諸郡倉穀，贍養其妻子，以收人望。寵對朱浮此等舉措，頗不以為然，以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致損軍實，因不從朱浮之令，蓋寵惡浮收幽州人心也。因此，浮寵嫌隙日積，浮遂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光武輒以其事泄聞於寵，以脅恐之。

建武二年二月，光武徵寵至洛陽，寵要與浮俱徵，不許，因嫌疑益深。寵與親信吏計議，皆怨朱浮，莫有勸應徵者。光武因遣寵之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留子后蘭卿遂舉兵反。自將二萬餘人，南擊朱浮於薊（今河北大興西南），幷分兵徇廣陽（今河北省大興良鄉等縣）、上谷（今察省懷來縣南）、右北平（今河北省豐潤縣東）。又以與上

谷太守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乃遣使欲與聯合，但況以其子弇得志於光武，故不從而斬其使。時光武正集中力量南征南陽，東討劉永，無暇北顧，僅於是年秋遣游擊將軍鄧隆援薊，使暫採守勢，以待南陽及劉永已平，主力轉用到達時，再採攻勢。但朱浮不知兵，雖能利用潞江（今北運河）地障以採守勢，却將鄧隆軍守潞南（今河北省通縣東南），浮自率之軍守雍奴（今河北省武清縣東），兩軍相去百里，不能互相援應。於是，彭寵首先疾攻鄧隆軍，以主力臨河，壓迫隆軍之正面，而另遣輕騎三千，繞襲隆軍之背，遂大破隆軍；浮軍則以與隆軍遙隔，不及相救，遂亦退去。因此，薊之形勢益亟。

建武三年春，彭寵又北聯匈奴，南結張步（據劇—今壽光縣東南）及富平獲索（據今山東省平原一帶）諸軍，期以大舉；旋攻薊又克之，寵遂自稱燕王。此時涿郡太守張豐，亦乘勢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寵聯合；因此，寵之聲勢益盛，北州震動。當此之時，光武，「北憂漁陽，南事梁楚」，而張步雄視於齊。故告大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指隗囂），子揚稱帝（公孫述字子陽，稱帝於蜀。時李憲亦稱帝於九江—今安徽省舒城縣），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由此可知光武東西交困之情形矣。若此時隗囂舉兵出三輔而東向，則光武在洛陽之形勢，實岌岌可危。光武有慮及此，故即使來歙出使隗囂。及隗囂已表示歸順，乃於建武四年五月，親至盧奴，以征討彭寵，蓋光武此時之憂彭寵隗囂，實遠勝於憂慮東南之局勢。但當時大司徒伏湛則諫之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耗，豈可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當時光武正南征鄧奉方告結束，而與劉永激戰之際，益以董憲張步正虎視於東，故遂從伏湛之諫，仍採北守東攻之策。乃一面仍注力於打擊劉永（見前節），一面加強對彭寵之兵力；遣建義大將軍朱祜，建威大將軍

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等北援朱浮。當時北上之軍，祭遵爲前鋒，至涿郡卽急攻張豐，擒之。祭遵遂屯良鄉，劉喜屯陽鄉（今河北省固安縣西北），構成對北斜形陣勢，以拒彭寵。於是，彭寵亦卽採取攻勢，令其弟純將匈奴兵二千餘騎在軍都（今河北省昌平縣），以防耿況，爲其右側背之掩護。而寵則自率數萬之主力，分爲兩路以擊祭遵劉喜。但彭寵在軍都担任右側背掩護之匈奴兵，突遭耿況之子舒（弇弟）所襲破，並斬匈奴兩王。彭寵因此被逼引軍撤退，雙方遂演成對峙之勢。

至建武五年春，彭寵夜寐，爲其奴所刼殺，並刼寵之珍寶奔投洛陽，光武封爲不義侯，光武北方形勢，遂頓形好轉。寵尚書韓立等，於寵死後，共立寵子午爲王，但其國師韓利又斬午首，詣祭遵降。於是，漁陽之亂遂平。彭寵因內部叛亂自相屠戮而竟滅亡，其光武之幸耶，抑預佈之間諜之所致歟？

漁陽已定，光武乃卽移其北征之軍，東擊張步於齊，關東之其他割據勢力，亦因之得以早告平定。由此觀之，促使敵內部之自相屠戮，實遠勝百萬雄兵之征戰，收果速而建功多也。

第五節　東平董憲之戰（參看附圖三一一二五）

董憲原爲赤眉之一部，據郯城以爲基地，曾受劉永封爲海西王。當建武四年七月，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時，董憲將賁休據蘭陵（今山東省嶧縣東五十里）降漢，憲在郯聞之，卽進兵圍攻蘭陵。是時蓋延與平狄將軍龐萌在楚（彭城），向光武表請，願往救之。光武則令延等直搗郯，蓋如此則蘭陵之圍自解；但延等以蘭陵危急，遂先赴救之。當延軍進抵蘭陵時，憲迎戰而佯敗退，延等以爲圍已解，乃遂入城；明日，憲突同軍圍城，延等懼遽突

而走，因往攻郯。光武聞而責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已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攻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破蘭陵，殺賁休。此乃延等在戰術上之失着也。延等因此，急回保彭城。憲別將追之，延等且戰且退，始得退守彭城。

至建武五年二月，劉行、周建、蘇茂等，已爲馬武王霸等擊破於垂惠，周建死，蘇茂奔下邳，與董憲合兵；劉紆則奔依佼强於西防，旋西防爲光武驃騎大將軍杜茂所破，紆、强二人遂亦奔歸董憲。是時，龐萌因與蓋延起嫌隙，而舉兵襲延軍破之，遂據彭城叛。蓋延狼狽北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龐萌已與董憲聯合，遂自稱東平王，駐軍於桃鄉之北（今山東省寧陽縣）攻桃鄉，與董憲爲椅角攻守之勢。於是，光武在東方之形勢，突遭敗壞，不得已乃又自將親征，令諸將會兵於任城（今山東省濟寧縣），以進擊桃鄉之龐萌，解桃鄉之圍。是年五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强集兵於蘭陵，并卽遣蘇茂佼强助萌攻桃城。光武此時，因慮龐萌等兵先趨亢父（今山東省濟寧縣南五十里），塞此要隘，則其諸路兵無法集中任城，乃先自輕騎日夜疾馳，過亢父而抵任城休兵，以待諸將之兵齊集，然後進擊。故龐萌挑戰，只堅守不出。萌等於挑戰不得，乃續攻桃城，圍攻二十餘日，不能下，衆因疲憊。此時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各路之兵，亦已到達，於是，光武遂大舉進擊，大破龐萌等。蓋此戰之成敗，早已決於亢父之得失也。

龐萌等已敗，乃率其敗殘兵夜遁，欲退向蘭陵，與董憲合兵，再予漢軍以阻擊。時董憲亦已自蘭陵向北推進，至於昌慮（今山東省滕縣東南六十里），遂合兵數萬人，於今棗莊之北抱犢崗之丘陵高地，佈置陣勢，準備拒敵。同時又招誘五校之兵與之拒守建陽（今山東省滕縣西），把守今獨山湖之東岸（卽古泗水東岸）及滕縣，形成橫亘

東西之守禦陣線。七月，光武率諸軍避開正面攻擊，而自湖陵向五校之左側背攻擊。但五校仍利用泗水東岸防守，因此漢軍不能渡，待至五校乏食退去時，光武乃進圍董憲於昌慮，攻之三日，大破之。是役，佼強率其衆降，蘇茂奔依張步，憲、萌、紆三人遂退保郯，作困獸之鬥。八月吳漢攻郯克之，劉紆不知所歸，爲軍士所殺，憲與萌仍退走保朐（今江蘇省東海縣），吳漢追進圍之。明年二月朐城亦破，遂斬董憲龐萌，於是東海悉平。

第六節　東平張步之戰（參看附圖三二—一三五）

當建武三年十月，光武親平鄧奉，而回春陵祀園廟之時，耿弇扈從，因進言「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光武壯其意而許之。及彭寵已死，漁陽已定，而吳漢正在臨平（今河北省晉縣東南），征討五校，及進擊濟河平原、鬲縣（今山東省德縣以東一帶）等叛亂時，光武乃令耿弇、王常等率兵東下，與吳漢合擊富平獲索，以作進擊張步之準備。耿弇等擊富平、獲索九萬之衆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於是，吳漢追其餘黨至無鹽（今山東省東平縣東二十里），遂南擊董憲。耿弇則追其餘黨至渤海，予以蕩平之後，乃開始東擊張步。

耿弇於建武五年十月，奉命率二將軍騎都尉劉歆，泰山太守（泰山郡治今泰安縣東南）陳牧東擊張步。耿弇當時之兵力，除劉歆陳牧二將所統之兵外，尚有其本部上谷突騎，約合三四萬人，連富平獲索之降卒四萬，配置將吏，予以整編，約共七八萬人，遂長驅東進。

張步聞耿弇來攻，即令其大將軍費邑，駐守歷下（今山東省歷城縣），將其軍隊約數萬人在今濟陽、濟南、及

長清沿河南岸之線，列營數十，從事守禦。耿弇軍抵達河北岸時，即分兵自朝陽（今章丘縣西北）及祝阿（今長清縣東北）渡河，以擊車費邑守軍之兩翼，尤其朝陽方面，直脅其右側背及歸途。耿弇軍自祝阿渡河者，首先突破之，張步祝阿之守兵潰至鍾城（今禹城縣東南百餘里，即今濼口附近），鍾城守軍竟亦聞風而潰，車費邑之沿河防線，遂全告崩潰。車費邑乃退守巨里（今歷城縣東）之隘地，弇復進破之，斬邑克巨里，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今山東省壽光縣東南），乃使其弟張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今臨淄縣西三十里），另令諸郡太守之兵，合萬餘人守臨淄，兩城相去四十里，向東作縱深據點防守，以對抗耿弇之攻擊。弇為避免此一縱深攻擊，企圖一舉擊破西安臨淄兩城。乃將軍隊指向張步縱深防禦之側翼，而挺進於西安臨淄兩城間之晝中（西安城東南），憑高臨下之地形，以臨兩城，伺機各個攻破之。弇已偵視兩城，見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揚言令諸將準備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軍聞之，日夜警守。至期，夜半弇令諸將皆蓐食，黎明率諸軍却直指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則力爭之。以為攻臨淄，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先攻西安。弇則力主先攻臨淄，以為西安日夜警守，自憂不固，必不敢赴救。攻臨淄則出其不意，必驚擾，攻之一日可克；臨淄拔，則西安孤危，與劇隔絕不能守，亦必逃去；如此，可擊一而得二。否則攻西安，不能卒拔，頓兵堅城之下，死傷必多；即能克之，藍軍退入臨淄，並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齊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必不戰而困。於是，遂攻臨淄，僅半日即破之。張藍聞之，恐懼！乃將其軍棄西安，而退歸劇。弇果垂手而得二城。

張步已失兩城，乃即率其三弟藍、弘、壽、及大彤渠帥重異等，約數萬人，號稱二十萬，疾趨臨淄大城之東，以攻耿弇軍。弇面臨此新銳之敵人主力，突然而至，乃依駐軍之營，暫採守勢，並採相機誘擊，或乘其退去時，隨

而追擊之之策，以從事作戰。於是，弇引軍出菑水上，以行誘敵時，即與重異之兵遇，爲示不敵，乃即引歸小城，而陳兵於內。另令劉歆陳牧分陣於城下。張步兵氣甚銳，至即直攻弇之城下陣，與劉歆等合戰。弇在王宮環台望之，見歆等已與交鋒，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明旦再戰，自晨至暮，終日大戰，復大破之。是時，弇知步軍已困將退，乃預置左右翼伏兵以待之。黃昏後，張步果引兵去，伏兵起縱擊之，追至鉅昧水上（今壽光縣西），張步軍沿途遺尸八九十里，弇獲輜重二千餘輛。張步退至劇，以兵敗難守，兄弟遂各分兵，化整爲零，以分散弇軍之勢，及眩惑弇軍之追擊目標。弇追張步至平壽（今平度縣西南），蘇茂率萬餘人救之，弇之追擊遂止。是時光武至劇，利用敵勢窮蹙，乃使人分別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張步遂斬蘇茂降，封爲安丘侯。於是，齊地悉平。

第七節　南平李憲之戰

李憲，河南許昌人。王莽時爲廬江屬令（如漢都尉）。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兵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乃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如漢太守），擊江賊破之。莽歿，憲據郡（廬江郡治今安徽省舒縣）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十一月，見天下紛紛，遂稱帝，置百官，擁九城（廬江郡共十二城），衆十餘萬。

建武四年八月，光武於劉永死後，即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九月圍攻李憲於舒，馬成令諸軍各深溝高壘，作長期圍攻之計，蓋李憲是時所據之廬江，形勢孤弱，恰如甕中之鱉故也。憲數挑戰，成祗堅守不出。如是圍攻歲餘，至建武六年正月，李憲城中食盡，乃攻破之。斬李憲幷屠舒城，江

淮悉平。

第八節　申　論

光武於洛陽定都後，經過五年之時間，將關東羣雄，逐次平定之，斯亦一艱辛之作戰也。其於平定關東羣雄後遂進而按其預定方略作平定西方隴蜀之舉。故其於平定東方羣雄後，其帝業實已臻於穩固之境。

按光武平定關東羣雄，其成功之要素有：

一、以河內洛陽爲作戰策源：光武以此一作戰策源爲根據地，故連年作戰，不虞軍資之匱乏，因之其戰力愈戰愈强。且其此一作戰策源地，位於羣雄之中央，因獲得機動使用兵力之優勢，而予東方羣雄以各個擊破。

二、所領導之集團力量强大：光武自奠定河北，進據河內後，其人才之衆盛，兵力之强大，已遠非當時羣雄所能比擬。故其對各羣雄所實施之各個擊破，其力量已綽有餘裕，自非各羣雄獨自所能敵對。

三、羣雄各個孤立，不能聯合作戰：當時關東羣雄皆庸人崛起，所領導之集團又缺乏人才，皆無深見遠圖。故彼等聯合之勢既難形成，獨立作戰又遠非光武集團之匹敵，是以終於被各個破滅。

四、作戰策略之優越：光武除對羣雄有整個之進討方略外，其對於戰場之作戰指導，亦大體良好。如其於討董憲之戰，討張步之戰，均顯現其指導行動之適切。此等事蹟可爲列舉者，如指使蓋延等巡襲郯城以救蘭陵。越亢父疾趨任城，以制龐萌之死命。當耿弇進戰至臨淄之緊要關頭時，彼即適時馳赴戰場，予解決戰局以新力量新鼓舞。以及使張步蘇茂自相屠殺等，皆顯現其卓越之智慧。

五、善於機動使用兵力：光武機動使用兵力，初則對南陽，劉永及青犢之戰；繼則對五校、董憲、彭寵、張步等之戰，兵力轉用，皆極盡靈活之能事。此種機動用兵謀謨、實堪玩索。

以上五點，在戰爭學上皆爲有價値之建樹，實値重視而研究焉。

第六章　光武開國戰役之四——平定隗囂之戰

（附圖三一——二六、三一——二七）

光武討隗囂之戰，實為進討羣雄中最艱苦戰役之一。彼在進討之軍事上，幾皆告失敗；其最後所以成功者，應歸功於其戰略之運用，及作戰資源之優裕。茲列其戰役如左：

一、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五月，第一次進攻，雙方主將，漢為光武及蓋延；囂為隗囂與王元。漢軍至隴坻大敗而歸。

二、七年三月，隗囂自將攻關中，光武自將戰之。是役因竇融為漢所爭取，囂遂仍退據隴山採取守勢。

三、八年一月，來歙襲略陽克之，遂與竇融合勢大舉進擊隴西天水。是役漢軍又以糧盡被擊，全軍潰退。

四、九年八月，隗囂已死，來歙率六將軍進擊隗純，至明年十月隗純始降。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三一——二六）

光武自建武二年三月，開始遣將掃蕩南陽方面之更始殘餘勢力及諸叛亂後；連歷四年將秦豐、田戎、劉永、彭寵、張步、董憲、李憲等東方羣雄，咸次第平定。至建武六年春，最後將董憲、李憲擊滅，於是關東悉平。

關東羣雄已滅，是時與光武爲敵國者，僅北方稱帝於九原之盧芳，及西南稱帝於蜀之公孫述二人。至於隗囂據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四郡(今甘肅省中東部)，竇融據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郡(今甘肅省北部)，雖皆明示歸順，實則割據爲雄。此四人者，又以隗囂所據之地，最爲密邇，且最威脅關中。況囂所據之地，又爲光武北定竇融，南征蜀漢必經之要途，故光武之兵鋒，遂首先指向之。而興師伐囂之名，則以於建武六年三月公孫述使田戎援南郡爲口實，擬大軍借隴道伐蜀而起。

按隗囂於更始諸將大亂長安之時，脫圍逃歸天水，遂重整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是時三輔耆老士大夫，因更始之亂，皆奔歸之；而囂又素謙恭愛士，對來歸之士，無不傾心引接，爲布衣交，囂因是名震關西。茲將隗囂與光武歷年之關係，列述如左：

一、建武元年十二月，鄧禹裨將馮愔叛，引兵西向天水，隗囂擊破之。禹遂承制遣使拜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以羈縻之。

二、建武二年九月，赤眉西竄，囂遣將軍楊廣與鄧禹協力，東西夾擊赤眉，破之於烏氏涇陽間。

三、建武三年十一月，光武以專力東方，而以「西州未附」爲憂，因太中大夫來歙與囂有舊，乃遣往說之。囂上疏言歸附，光武乃「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是年十二月，岑彭圍黎丘秦豐，擊夷陵田戎之時，公孫述大舉進擊三輔，隗囂助馮異擊破之，光武因致書示極感激之意。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欲聯合囂進攻三輔，而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輒斬其使，并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光武在此種情勢之下，所以得專力東方而無西顧之憂者，賴囂之力極鉅。是年光武使其伐蜀，以觀其

信，囂藉詞以却之，遂成嫌隙。

四、建武四年十月，隗囂遣馬援使公孫述及光武，以觀二人之虛實，始有獨據一方之志，欲與光武公孫述三分天下。故遣張玄說竇融與隴蜀合從，以成割據稱雄之勢。

五、建武五年十二月，隗囂遂乘盧芳稱帝九原而入寇北邊之時，議欲稱王。幷擬用其大將軍王元之謀，「東封函谷關」稱王定霸。然猶豫於其文吏，多存心向漢，故仍遣其子恂入質於洛陽。但其割據之謀，則已決矣。

綜觀隗囂在長期中觀望猶豫徘徊，至後期見關東羣雄多被逐次削除，始一方面感其危險之將至，一方面猶以為三分天下，時猶未晚，而始懷獨立之志。然實則為時已晚矣。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三——二七）

隴西郡：讀史方輿紀要云：「鞏昌府（治今甘肅省隴西縣），禹貢雍州地，春秋時羌戎所居，秦置隴西郡，以在隴坻之西也。

「府翼蔽秦隴，控扼羌戎。……蓋其地山谷糾紛，川原回繞。其俗尚氣力，修戰備，好田獵，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國也。誠於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戰，東上秦隴，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階成，而梁益之咽喉壞；西指蘭會，而河湟之要領舉。」

天水郡：同上書云：「秦州古西戎地，秦始封於此；及幷天下，置為隴西郡，漢析置天水郡。州當關隴之會，

介雍梁之間，屹爲重鎭。秦人始基於此，奄有豐岐。東漢初隗囂據此，妄欲希踪西伯也。……蓋關中要會，常在秦州。爭秦州，則自隴以東皆震矣。」

北地郡：同上書云：「慶陽府，禹貢雍州地，周之先不窋所居。春秋時爲義渠戎國，秦滅義渠，以其地屬北地郡。漢初屬雍國，後仍屬北地郡，後漢因之。府南衞關輔，北禦羌戎，秦置北地郡，以隔閡匈奴。……其地山川險阻，風俗勁勇……嶺塞高卬，下臨三輔，有建瓴之勢。……夫慶陽有警，而邠寧以南，禍切剝膚矣。」是乃言今甘肅省寧縣、慶陽、平涼、固原、涇川等地之重要。

安定郡：同上書云：「禹貢雍州地。春秋時屬秦，秦并天下，屬北地郡。漢置安定郡，後漢因之。……府山川險阻，控扼邊陲，屹爲要會。……郡外河朔，內當隴口，襟帶秦涼，擁衞畿輔，關中安定，繫於此也，漢因名安定郡。……平涼當要會之衝，居北地之要。……隴口之要，在平涼；平涼之要，尤在原州（今鎭原縣）。……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是乃言今甘肅固原鎭原等縣地形之重要。

同上書云：「固原州（即高平第一城—今固原縣）。州據八郡之肩背，綰三鎭之要膂。……左控五原，右帶蘭會，黃河繞其北，崆峒阻其南，稱爲形勝。今自州以東，則翼慶延；自州以西，則衞臨鞏；自州西南，則瞰三輔矣。……三鎭者，其固原之門牆；固原者，其三鎭之堂奧歟。……平鞏爲關陝藩籬，而固原爲平鞏屏蔽。平鞏有警，則關險震驚，而固原一帶，尤不可無備。」

隴山，北自今甘肅省豫旺縣，南至渭水，中間爲六盤山，光武與隗囂作戰數年，即在此地區進行爭奪戰。隗囂

守高平、瓦亭、笄頭山等處，即入隴西之要隘也。

第三節　戰爭導因及作戰方略

本戰之戰爭導因，實由於光武欲削平割據，要求一統之政策所引起。因爲前者，光武對關東羣雄，已予次第平定，其次一目標，當爲天水之隗囂及成都之公孫述。但欲平定隴蜀，勢又必須自天水隴西始。又適當此時，隗囂鑑於更始失敗，所謂「人心思漢」之觀念已變，而代之以「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隗囂說竇融語）之思想。因此，三分鼎足之志，油然而與。隗囂此種意圖，與光武一統之政策，適成對峙，故光武於予以重爵籠絡不成之後，不得不舉大軍西向以征服之。

至於作戰方略，光武方面有政略軍略兩方面之運用。在政略方面，以孤立隗囂；及分化隗囂內部，瓦解其勢力爲目標。孤立隗囂之策略之運用，爲一面籠絡竇融，一面暫時承認「公孫皇帝」割據之局面（光武致書公孫述，稱其爲「公孫皇帝」）。分化隗囂內部，瓦解其勢力之策略運用，則運用馬援來歙鄭興（註一）等在囂內部之關係，除對隗囂本身進行攻心戰外，對其諸將亦運用挑撥離間之計（由馬援致楊廣書可見一斑）。在軍略方面，初則欲以强大壓倒之軍力，越隴山諸隘向囂之心臟地挺進。當此種單方面之直接攻擊失敗後，繼即聯合竇融之軍，進行東及北兩方面之夾擊，而由來歙之奇襲略陽（今甘肅秦安縣東北）爲啓端以完成此項攻略。

隗囂之作戰方略，亦有政略與軍略兩方面之運用。在政略方面，北聯竇融，南臣於公孫述，構成合從戰線，以對抗光武。其北聯竇融之圖，雖因班彪之徒在河西（註二），而告失敗；但藉助於公孫述之舉，則始終成功。在軍

略方面，守則憑依隴山諸隘以爲固，勝則沿渭水涇川兩地區驅軍東進，收三輔而塞函谷，以成其稱霸西方之大業。

註一：興爲儒者，先爲更始丞相李松長史，旋爲涼州刺史免，後歸隗囂。勸囂事光武，囂不從，遂歸光武。見後漢書鄭興及隗囂傳。

註二：彪東漢之名儒，更始亂時，彪從隗囂於隴西。及勸囂歸光武，隗囂不從，彪乃棄囂而從竇融於河西。旋融歸漢，彪與有力焉。見後漢書班彪隗囂傳。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三—一二七）

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三月，光武詔隗囂，謂當擧大軍從天水伐蜀，蓋欲藉假道爲名，進據隗囂之根本也。乃一面遣大將軍耿弇蓋延等七將，兵約八九萬人，從隴道西上；一面遣來歙奉手書勸囂，可謂兵威利誘，雙管齊下。隗囂得來歙携來光武手書，故延宕不决。當來歙强促之時，囂乃囚歙，而使其大將軍王元率兵據隴坻（在今陝西省隴縣西南），伐木塞道以守之。

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光武親至長安，督率諸軍；於是，耿弇等七將軍，開始向隴坻之王元守軍仰攻，但爲王元所反擊大敗。當各軍下隴山東退時，王元軍追之甚急，幸賴馬武所率之精騎在後力戰，殺追兵數千人，漢各軍方得東還。此爲光武自平定關東羣雄以來，第一次遭受之大敗。

漢軍已敗於隴坻，全軍東退，光武因知隗囂不可卒平，同時又恐囂軍乘勝長驅，乃爲保守關中計，命耿弇軍守漆（今陝西省邠縣）；馮異軍守栒邑；祭遵軍守汧（今陝西省隴縣南）；吳漢則率各軍集中長安。

當光武正作上項部署時，隗囂果乘勝分遣其大將軍王元行巡二人，將兵二萬餘下隴，王元攻汧，行巡沿涇水東下攻栒邑，欲自西北兩方，進攻長安。行巡軍將至栒邑，馮異軍潛往先據之，偃旗息鼓以待；行巡不知異軍已先至，疾馳赴之；異乃出其不意，突擊鼓建旗而出，巡軍因而驚亂奔走，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擊破王元於汧。於是，關中之威脅解除，而北地郡（治今甘肅省環縣東南）之地方豪强，亦紛紛叛囂降漢；異遂乘之進軍義渠（今甘肅省寧縣西北），擊破盧芳將賈覽，及匈奴奧鞬日逐王，北地上郡（治今陝西省綏德縣東南五十里）安定（治今甘肅省固原縣）三郡遂皆降於漢，隗囂因仍退守隴山諸要隘。竇融此時亦因而復上書光武效誠，并書勸隗囂降漢；囂不聽。融乃率諸郡太守將兵入金城（治今甘肅省皋蘭縣西北黃河北岸），擊隗囂之聯軍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融又為示歸漢之決心，殺囂使張玄，并解囂所授將軍印綬，以絕囂。

光武已獲竇融之堅決歸誠與協力，形勢大佔優勢，乃召馬援自洛陽至長安，與之謀畫。遂一面遣馬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間之；一面令馬援為書與囂大將楊廣，使之勸囂歸欵，以進行攻心作戰。（馬援書附錄於本章之後。）

但光武此項攻心戰術，當時并未收效，楊廣置之不答。旋隗囂又以不遜之書致光武，光武亦仍不氣餒，而復遣來歙（前歙被囂所囚逃歸）至汧致囂書，允保其爵祿，令再遣子（恂弟）入質，囂不答。至是，光武乃暫採北連匈奴及盧芳之策，欲對囂再作進擊之計。囂是時亦遣使至蜀稱臣，與之連兵，共同抗拒光武。

建武七年三月，公孫述遂拜隗囂為朔寧王，并遣兵往來為囂聲援。是年秋，隗囂乃自將主力，步騎三萬進攻安定，而另遣別將攻汧。當囂之主力軍沿涇水攻至陰槃（今陝西省長武縣西北）時，馮異將諸軍拒止之；但北地安定

二郡，已爲隗囂所恢復。囂別將攻汧者，亦爲祭遵所阻。於是，光武亦準備自將擊囂，以奪回北地安定二郡，以解除關中之威脅。乃先約竇融以出師之期，欲對囂軍行東西夾擊。但適遇霖雨道斷，囂兵亦已退去，遂止。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囂退軍時，似留遵守今涇川地區），遵降；遂拜遵爲太中大夫。於是，隗囂仍據守隴山諸要隘。

建武八年正月，來歙以深知囂之虛實之故，竟將二千餘人，冒險進襲，從番須回中（均在今陝西省隴縣西北）伐山開道，襲攻天水北方要城略陽（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北九十里）。來歙此種直擣隗囂心臟之舉，竟告成功，遂斬囂守將金梁，而下略陽。於是，吳漢等聞訊，皆踴躍爭赴之。而光武「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遂將漢等追還。光武此舉，可謂極謹慎之能事。

當來歙襲破略陽時，隗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即使其大將王元守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雞頭山，又名笄頭山，今甘肅省平涼縣西），牛邯守瓦亭（今甘肅省固原縣南），以加強隴山諸要隘之守備；而囂則親自悉帥其大軍數萬圍攻略陽城。公孫述亦遣大將李育田弇等率兵助囂。旋囂以攻略陽不下，乃斬山築堤，堵水以淹之。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則折屋斷木以爲兵；因此，囂盡銳攻之，數月不能克。至是年閏四月，光武料囂之士卒已疲，乃自將諸軍進擊；先由馬援聚米爲山谷（此爲沙盤兵棋之先河），說明隴山山川形勢、要隘及諸軍進出之道。明旦，光武遂令諸軍進擊，先進至高平第一城（今甘肅省固原縣治）。竇融亦率五郡太守及羌人小月氐等衆，步騎數萬，輜重數千輛來會師。於是，諸軍合勢，分數道上隴山，又使王遵招牛邯降之。牛邯已降，囂隴山之中央要隘洞開，漢軍乘之疾趨略陽，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兵十餘萬皆降。囂僅率妻子奔從楊廣於西城（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王元則入蜀求救，李育田弇退守上邽（今天水縣西南）。略陽之圍已解，光武進至上邽

，復爲書招囂，囂終不降，乃斬囂子恂，而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收拾囂之殘局。竇融則歸河西。

光武在此種成功在卽之情形下，不意潁川羣賊突起，屬縣皆陷，河東守兵亦叛，於是洛陽震動。光武因震驚於京城動搖，遂於是年八月，急急自上邽日夜東馳，途中遺岑彭等書，指示：「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九月光武回至洛陽，兩地叛亂旋卽平定。十一月囂將楊廣卒，西城危困，但其守戎丘（在西城西北）之大將王捷，爲示其軍必決死堅守之決心，自殺以示漢軍。其登城呼漢軍之詞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於城上。因此，囂雖困危殊甚，而漢軍竟攻之數月不能下。岑彭又堵谷水以淹西城，城未沒者丈餘，而城仍不能下。漢軍此時已頓於堅城之下數月，而王元、行巡、周宗等所請得之蜀救兵五千餘又突至，乘高臨下突擊漢軍，幷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因以大驚，未及成陣，而爲王元等所擊敗。適是時漢軍以運道艱難食盡，不能持久，乃燒輜重，撤兵下隴東退；耿弇蓋延亦解上邽之圍，相隨而退。漢兵在撤退之時，囂等復出城急追，幸岑彭爲後衞力戰，漢之諸軍乃得全師東歸。漢軍此役，功潰於一簣，實大出光武之所料也。

漢軍已退回關中，吳漢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恢復戰前態勢，安定北地天水隴西諸郡，復爲隗囂所據有。

建武九年春隗囂病，又以連年戰爭之後，糧食匱乏，囂餓食糗糒，因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等立其少子純爲王，仍據冀（今甘肅省甘谷縣南），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之。是年秋，來歙以隗囂已卒，囂內部益困，乃又上書獻弱敵之計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苟延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

。今西州新破，兵民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於是於汧積穀六萬斛以備用。是年八月，來歙開始分二路攻隗純，以耿弇率兵二萬餘，攻高平第一城；歙自率馮異蓋延馬成城五將約六七萬人逕攻隗純。至明年（建武十年）七月，擊破公孫述將趙匡田弇於天水，皆斬之，遂進擊落門（今隴西縣東南）。

耿弇攻高平第一城，守該城者爲隗純將高峻率萬餘人守之。耿弇圍攻該城已一年，不能下。明年（建武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光武再至長安，遂遣寇恂携書往招降，始克之。按寇恂奉光武璽書至高平第一城，高峻遣其軍師皇甫文出城相見。文辭意不屈，恂怒欲斬之，諸將以爲不可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强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聽，遂斬之，遣其副使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因惶恐，即日開城降。恂之諸將因問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胆，是以降耳。」恂之識見，確是不凡。

來歙攻落門，又攻年餘，至是年十月，始攻破之。於是，隗純將王元以冀城已孤，勢不能久，乃奔蜀投公孫述；而周宗、行巡、苟宇、趙恢諸將，遂率隗純開城降，至是隴西悉平。計光武自建武六年五月開始進擊隗囂，至十年十月隗純降，前後共歷四年餘，隴西始平，實一艱苦之戰爭也。

第五節　申　論

光武於平定山東羣雄之後，依其已定之決策，轉兵西向，其此種作戰指導，可謂步驟井然。又其在四年與隗囂之作戰中，始終將攻心戰，分化離間，及軍事攻勢，三者相輔而行，以及政略戰略相互運用，實堪稱上乘。至其進軍作戰，始終選定涇水流域為其作戰線，在戰術上，尤屬確當。其選定此一作戰線之價值，則在第二節地理形勢中，已可以見之。

來歙之奇襲略陽，為本戰役制勝之肇端。隗囂隴山諸險阻，所以失去價值，以及隗囂心臟之所以迅速摧毀，皆來歙此舉所致，可見山地戰中，奇襲戰術之重要。徵諸光武初次之進攻，已集中其所有之大將與精兵，而竟遭敗北；繼又長期被阻於隴山諸隘之口外，不能越雷池一步，此益證明來歙奇襲略陽，對本戰貢獻之偉大。來歙亦因此一役，一躍而為全軍統帥。

觀夫隗囂在本戰役政略與軍略之運用，亦稱穩當。如其在政略上，北連竇融，南結公孫述，其此項措施，未嘗不善。而其政略所以卒至失敗者，乃由於爭取竇融失敗所致。至於軍略方面，彼亦始終選定涇水為其攻勢作戰線，實無可非議。採守勢時，則利用隴山諸要隘，尤其始終確保高平第一城，不僅斬斷光武與竇融之連繫，亦為確保隴山諸險阻之基柱。但其所以終於失敗者，原因有三：㈠最主要之原因，為其舉兵之時機過遲。設若當赤眉出關東歸時，即南連公孫述而進據關中；或當光武正集力於山東之時而進據之，則關中絕非光武所能有矣。如此，不僅東塞函谷關之志可達，即內部諸文人亦不致攜貳，竇融亦不致反叛，形勢當大有可為。乃囂於以上機會均失，天下形勢已歸光武掌握之時，而始萌圖霸西州之念，其為時已晚，甚屬顯然。㈡其次，則為當光武初次攻勢敗北之時，不敢集全力乘勝東出；而僅用不充分之兵力，致遭馮異等阻遏。又其乘勝東擊時，公孫述亦不能大舉沿江東出以擊南郡

，及自漢中越終南山以擊長安，掎漢軍之側背。此可見二人均無整然之聯合作戰計劃。二人才識，較之光武均低一籌，此其所以均爲光武滅也。㈢其三爲恃隴山諸隘之險阻，且於久守之後，戒備漸致疏忽，故爲來歙所奇襲。既遭奇襲之後，又不知使用少數兵力監視之，而將主力仍用於隴山諸隘口，以阻光武主力之越渡。因光武主力若不能越踰隴山，則來歙之二千兵雖據略陽，亦必成甕中之鱉也。

附錄馬援致楊廣書：

「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囂字）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王元字）諂邪之說，因自謂函谷以西，擧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囂子恂字，爲質於洛陽，光武西征時，囚之於河內）。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公孫述字），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牛邯字）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劃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

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來歙字），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囂不答。

第七章　光武開國戰役之五—平定公孫述之戰（附圖三—一二八／三—一二九）

光武平公孫述之戰，發自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三月，結束於建武十二年十一月。雙方主將：漢爲岑彭、來歙、吳漢；蜀爲公孫述、田戎、延岑。結果，蜀敗，漢統一大業告成。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與作戰導因（參看附圖三—一二八）

公孫述據蜀之概況／王莽時茂陵（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人公孫述爲淸水（今甘肅省淸水縣西）長，以善理政事，地方安寧，遷導江卒正（太守），治臨邛（今四川省邛崍縣）。當更始等起兵南陽時，有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漢中，合衆數萬人，以應漢。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橫暴，述惡之，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召縣中豪傑，並宣言「保郡自守」，因選精兵數千人，西攻成都破之，殺成等並其衆，遂據成都。及更始都長安，遣將李寶張忠徇蜀漢，爲述所擊破，述因威震益州，遂自立稱蜀王。當關東紛亂，光武稱帝之時，述亦用功曹李熊之說，稱帝於成都，確立攻守之計（見下節），並極力爭取隗囂（見第六章），欲北出關中，東出荊襄，而席捲中原。及光武南擊田戎，西擊隗囂之時，述則竭力援助二人，以固其北方東方疆域之守禦。於隗囂已死，隴西危殆之際，述又一面遣將增援隗純，欲保隴西天水之殘局，一面遣其翼江王田戎等沿江東出擊破漢軍奪取夷道夷陵（今湖北省宜都縣宜昌縣境）荊門虎牙（今湖北省宜昌縣西北五十里江南岸荊門山與江北岸

虎牙山）。並竭力抑止光武在隴西之攻勢，是乃建武九年春之狀况也。故至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光武正式展開攻蜀之際（建武十年隗純破滅），漢蜀兩軍槪對峙於河池下辨（今甘肅省徽縣西及成縣西），夷道、夷陵、荆門等地區。

當時之全般槪況　當此時際，整個漢代大勢，除北方之盧芳結連匈奴，時有侵擾（註）外，東方之羣雄皆已次第蕩平；西方則隗氏已滅，竇融歸附；南方亦賴岑彭之威望與影響力，而交趾、零陵、桂陽、長沙等郡皆已歸附。故就全般大勢以觀，光武對蜀實已具壓倒之優勢，而蜀公孫述則已陷於孤危之境地，勝負之數，不卜可知。

作戰導因　自建武元年春公孫述稱帝於成都後，蜀漢已成敵對之國，勢難兩立。及據夷陵之田戎已破，隴西之隗氏已滅，則蜀漢間之直接攻戰，實已不可避免。公孫述爲保境而戰，光武則爲統一國家而戰。

註：資治通鑑卷四十一載：「建武五年十一月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爲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兵侵苦北邊。」以後連年，北方不寧。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三一—一二八）

公孫述所據之蜀，卽秦代之漢中、巴、蜀三郡之地，而南達今貴州省遵義亘西康省東部西昌之線，佔漢武帝時益州之大半部，卽今四川全省，及陝西、貴州、西康、甘肅各一部，故東漢初，公孫述之强盛爲羣雄之冠。因其心

腴之地，即當今之四川盆地，土地肥饒，物產豐富，諸葛亮所謂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惟其險塞，均在四境之外；四境之險塞不守，則蜀國危殆。茲述其重要險塞之地於次。

漢中即今漢水上游流域，地據秦嶺山脈以南，大巴山以北，爲秦漢漢中郡之地。其地之要，正如顧祖禹所謂：「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

今甘肅省之徽縣，屬秦代隴西郡，漢屬武都郡，地當太白山脈祁山山脈之間，爲今嘉陵江上游之要衝，所謂：「接壤秦隴，俯瞰梁益，襟帶東西，稱爲要地，隴蜀有事，河池（今徽縣西）其必爭之所矣。」又謂：「河池介秦鳳之間，其可以『散地』視之歟」（見方輿紀要）。

今甘肅省武都縣，爲漢武帝時所置之武都郡，地當祁山山脈之南，白水之中游，所謂：「接壤羌戎，通過隴蜀，山川險阻，自古爲用武之地。」又謂：「若其制兩川之命，爲入蜀徑路者，則曰陰平道。陰平道爲入蜀之間道，漢武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設北部都尉治焉。以其地隔礙雍梁，實爲險塞也，即今之文縣矣。」（見方輿紀要）。

今四川省劍閣縣，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其地在嘉陵江之西，所謂：「憑高據險，界山爲門，蜀境之巨防也」，又引宋郭忱之言曰：「州前瞰巨澗，後倚層巒。州邊山而立，一徑陂陀，中貫大溪；州治已在平山內外，居民悉在山上，形勢險固，禦敵之要道也。」（見方輿紀要）。

今湖北江陵縣爲楚之故都，秦置南郡，漢因之。其地之要，爲「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漢之上游，襟帶江湖，指臂吳粵」（見方輿紀要）。太史公則謂：「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當時荊邯亦會說公孫述曰：

：「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望風而靡，蓋楚蜀實相唇齒矣。」夷陵即今湖北省宜昌縣，宜都縣，長陽縣等地區，其地「距三峽之口，介重湖之尾」，自古為楚蜀作戰之重地。其西四川省奉節縣，即古之夔州；其地「控帶二川，限隔五溪，據荆楚之上游，為巴蜀之喉吭」（均見方輿紀要）。瞿唐峽，即江關（班志謂扞關）在縣東八里，為楚蜀間最重要之關隘。

江州，即秦之巴郡，春秋時為巴族居地，即今四川省之巴縣。其地「會川蜀之衆水，控瞿唐之上游，臨馭蠻僰，地形險要」（見方輿紀要）。

以上為蜀四境之要地，自古為蜀方存亡所繫，公孫述自亦不能例外。

第三節　雙方戰爭方略

光武作戰方般　光武平定羣雄之全般方略，已見於本卷第五章第一節。至於攻蜀之方略，則為分兩路向成都鉗攻：一以天水隴西為策源南攻，一以江陵為策源西攻，均以成都為作戰目標，形成鉗攻態勢。至於是項攻勢之時機，則選在滅隗純而據有隴西之後，即來歙上光武書所云：「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以為攻蜀之計。

公孫述之方略　述稱帝時，乃用其功曹李熊之策。其策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

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即用是策而稱帝。於是，築白水關（今四川省昭化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守南鄭，東據扞關；實行見利則進，無利則守之策。及光武攻蜀時，述仍採取此種方略。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三—一二八、三—一二九）

當光武擊隗囂之時，漢蜀鬥爭之勢，即已迸發，而頻頻接觸。是項接觸之地區，即秦隴與荆州，並且是項衝突之雙方行動，皆準其已定之方略而行。如建武八年（西元三十二年）八月，光武在上邽督師攻囂，因東方之潁川及河東突生叛亂，被逼東歸之時，即曾下令岑彭等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蓋光武是時，欲乘破囂之威，而剋下巴蜀也。但當光武東歸之後，岑彭吳漢等於進攻上邽西城正急之時，適糧食已盡，而蜀救又至，遂致全軍潰退，攻囂之戰，功虧一簣。於是，光武令來歙統率諸軍駐長安，岑彭回津鄉（今湖北省江陵縣東），蓋欲暫取守勢，再圖後舉。

建武九年春，公孫述乘漢軍在隴西潰之會，而岑彭尚未回抵津鄉之時（按自隴西至津鄉約二千餘華里，岑彭約於建武八年十二月末東歸津鄉，至九年春間，想尙未抵達），公孫述即令其翼江王田戎，大司馬任滿，及南郡太守程汎等，將數萬之衆，沿江乘枋箄東下，下江關（按江關有二：一在今四川省奉節縣東白帝城；一在湖北省宜昌宜都兩縣間，由荆門虎牙二山夾江所構成之險阻），擊破漢之守軍馮駿、田鴻、李玄等軍，遂據有夷陵、夷道、江

關諸險要，並在荆門虎牙兩山間之江上，築起浮橋關樓，立欑柱（叢木爲柱）以絕水道，結營山上，以塞陸路，採取據險防守態勢。

是年秋八月，來歙率漢軍自長安進擊隗純於天水，並欲破純之後，卽進軍攻蜀。十年十月來歙攻破落門，隗純降；純將王元奔蜀，於是攻蜀之戰正式展開。

當時公孫述之守禦部署爲：北路方面使王元環安守河池；東路方面仍由田戎等守禦夷陵夷道諸險要，以拒漢軍。漢軍之攻擊部署，則以來歙率諸軍自隴西南下；以岑彭率荆州諸軍西進；兩路向成都採鉗攻之勢。兩路之攻擊步驟，則荆州方面先採取攻擊行動，俟夷陵夷道克復向西進展後，隴西之軍始向河池發動攻擊，俾兩路之進展，獲得相對之協調。

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三月，岑彭已返抵津鄉，卽展開對夷陵夷道諸要點之攻擊，但雖經數次之進攻，仍不能克。於是，光武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軍，與岑彭及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等，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運輸棹卒，凡六萬餘，騎五千匹，皆集中荆門（山名，在今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大江南岸，與北岸虎牙山相對）。當時吳漢以彭所備戰船數十艘及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遣之；彭則以爲蜀兵勢盛，不可遣去。因此意見不合，彭乃上書報告光武，光武遂下書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於是荆門戰場，仍由岑彭負責指揮。閏三月岑彭爲隔斷與孤立南北兩岸荆門虎牙兩山之敵據點，乃首先以攻奪蜀軍之浮橋爲目標。因下令軍中募選造橋之勇士「先登者上賞」。偏將軍魯奇應募，時值三月，東風狂急，魯奇乃率勇士乘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當各船衝至浮橋時，皆爲江中防禦物欑柱之反杷所鉤住不得去；於

是會奇及所率勇士皆乘勢殊死戰，並以飛炬攻之。蜀軍浮橋橋樓着火，因風怒火盛燒毀；而岑彭所率船隊又乘風勢並進，所向無前。因此蜀軍大亂，溺死者數千人，蜀大司馬任滿被斬，南郡太守程汎被擒；翼江王田戎敗走，退保江州。漢軍遂盡克復夷陵諸要隘。

岑彭已克夷陵，乃一面上報以誅虜將軍劉隆爲南郡太守；一面乘蜀軍敗退，蜀人浮動之際，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等約三萬餘人，長驅入江關（按係奉節縣東之江關），所至軍令嚴肅，百姓迎勞，郡縣降附。此時光武爲使岑彭軍征進便利並加强軍事力量計，乃令「彭爲益州牧，所下郡即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爲州中長吏。」於是，岑彭在戰區內，握有軍政之全權。光武此項措施，對岑彭軍事爾後之迅速進展，極爲重要。

岑彭軍長驅進抵江州時，見其城固糧多，田戎固守，難以卒拔；遂留馮駿之軍圍困監視之；而自率主力及降卒五萬直指墊江（今四川省合川縣），攻破平曲（今四川省武勝縣西），收其米數十萬石，以充軍糧，並準備向成都攻擊。此時吳漢在夷陵，亦率軍乘船繼進。時約在六、七月之間也。

六月，來歙率蓋延馬成等，乘岑彭軍長驅入蜀之際，遂向河池、下辨展開攻擊，大破蜀王元環安軍，遂克河池下辨二城，並乘勝南進；環安乃使刺客刺歙死之。於是蓋延代歙，延復因疾，光武令馬成代之。馬成率劉尙等攻武都克之；此時岑彭軍進展迅速，乃以劉尙軍南下會師。岑彭軍進抵江州，成都震動，公孫述乃急調王元軍南下增援，與延岑、呂鮪、公孫恢等，悉起成都之兵在廣漢、資中間，佈署自北而南向東防守之防線，以保衞成都，並相機轉取攻勢。述又令其將侯丹率二萬餘人守黃石（今四川省豐山瀘縣間），以確保其主防線南側翼之安全，準備保衞

成都之大決戰，並令延岑主動出擊。是時岑彭軍約十萬，而蜀軍約十餘萬較佔優勢。

七月，岑彭開始展開成都之攻擊，使臧宮與護軍楊翕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並多張疑兵，以誤延岑而牽制之；自率漢軍乘船還江州，然後溯都江而上，襲擊黃石之侯丹軍，大破之。於是岑彭迅速向蜀軍主防線之背後成都進擊；晨夜倍道兼行，疾馳二千餘里，進抵武陽（今四川省彭山縣東）即攻拔之，隨又即使精騎馳襲廣都（今四川省雙流縣東南），直逼成都。彭軍此種翼側奇襲之行動，勢如迅雷，所至，蜀之兵民，無不奔散，蜀之全軍無不震駭。故公孫述大驚以杖擊地曰：「何其神也」？其情勢之嚴重即此可知。

平曲方面戰鬥，臧宮率降卒五萬及本部兵在平曲拒止延岑之攻擊，延岑遂止軍於沅水。此時臧宮軍以後方糧食運輸量不足，兵多食少，軍中頗起恐慌，降卒皆欲散叛，郡邑又保聚自守，觀望成敗；於是臧宮陷於進退維谷中，不退則軍中乏食，降卒將叛散，退又恐為延岑軍所追襲。宮在此種危急之情勢下，幸光武所遣增援之軍到達，且有馬七百餘匹，宮遂乘此增援之聲威驅軍而進，並多張旗幟，登山鼓譟，以示衆盛；同時使步兵在右，騎兵在左，挾船師而前，晨夜疾馳，向延岑軍進襲。岑不意宮軍卒至，登山望之，又見漢軍衆盛，而大震恐；宮因縱擊，遂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延岑敗走成都，其衆多降，宮盡獲其輜重。宮又乘勝追北，陸續降者十萬。宮進軍至平陽鄉（今四川省綿竹縣境），王元舉軍降。於是，光武遂致書公孫述勸降，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拒之；乃展開對成都之攻奪戰。

十月，公孫述困守成都，乃用間諜戰術，使刺客偽裝為亡奴降岑彭，利用夜間混入刺殺岑彭。彭被刺後，軍失主將，監軍太中大夫鄭興乃暫統其軍，退出武陽以待吳漢之增援。十二月吳漢率三萬兵溯江而上，接領鄭興所統之

岑彭軍，並即向成都再展開攻擊。

建武十二年正月，吳漢正圖向武陽攻擊之際，公孫述首先使魏黨、公孫永二將突襲漢軍之背後，漢迎擊之於魚涪津（今眉山縣境之岷江渡口），大破之，遂進圍武陽。述又遣將史興將五千人救武陽，漢擊斬之，並盡殲其衆，進入犍爲界，但諸縣皆城守拒漢。於是，光武詔令漢越攻廣都，據其心腹；漢乃直趨廣都攻而拔之，隨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因此，述之將帥恐懼，多有叛離，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乃再喻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勸降，述仍拒之無降意。

是年七月，馮駿始克江州，擄田戎。是時，吳漢仍在繼續圍攻成都不能克。光武乃下詔指示吳漢之作戰方針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但漢並未遵從是項方針，而乘勝自率步騎兵二萬餘，進攻成都，距成都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尙，率萬餘人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光武得悉吳漢此種部署，乃大驚而遣使責漢，略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事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尙，尙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兵十萬餘，分爲二十營，並出攻漢；使別將率兵萬餘攻劉尙，使不能相救。於是，吳漢與之大戰一日。兵敗入壁堅守，蜀兵遂圍攻之。同時在江南營之劉尙，亦爲蜀兵所圍攻，不能相救應。吳漢在此危急之際，乃召諸將商議並勵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尙二處受圍，勢已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尙於江南，並兵禦之；若能用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從其

言。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不戰，休兵三日，即於夜間在營中多樹幡旗，煙火不絕，並留一部兵守營，而自引主力潛行南渡，與劉尚會合。明旦遂悉力攻擊江南之蜀軍，大戰至午后六時，大破之，遂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至此漢乃令劉尚留原地以拒蜀軍，而自引兵還廣漢。按此役，吳漢初則部署錯誤，幾致大敗；繼則變更決心確當，行動機智，乃得轉危爲安，變敗爲勝。

吳漢還廣都，係遵光武上項方針之措施。至此，吳漢復上報，光武乃再予指示機宜曰：「今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進軍於成都之城郭中。此時，在成都北面之臧宮軍，亦已相繼攻破綿竹涪城（今四川省綿陽縣）。斬公孫恢；復南攻繁（今新繁縣東北）、郫（今郫縣）二城，皆克之，遂與吳漢會師圍攻成都

時公孫述被困於圍城中已久且急，因問計延岑。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耳，今不宜有所愛。」於是，述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授岑，使之擊漢。岑乃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以誤敵，而潛遣奇兵襲擊漢軍之背後；漢軍不意爲敵所襲破，吳漢墜水，緣馬尾得出。吳漢經此挫敗後，又以軍僅餘七日糧，遂陰具船隻，欲潛師退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說漢，謂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戰。十一月，臧宮軍咸門（成都北面二門，在西者名咸門）。是月十八日，公孫述大舉出擊，使延岑向咸門擊臧宮，自將兵數萬擊漢。延岑大戰臧宮，三戰三勝；述大戰吳漢，自旦戰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且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萬餘擊之，述兵大亂，高午衝陣刺述，洞胸墜馬，述左右掠救，得脫入城。於是述以兵屬延岑，是夜述死，明旦延岑以

城降，遂滅蜀。至此，光武統一之帝業，於以告成。

第五節　申論

光武征蜀之方略：乃係貫徹其平定羣雄之一貫方略，此項方略已詳於本卷第五章第一節中。至於光武對征蜀之作戰指導，亦甚適切，玆舉其要者言之：(一)戰略指導：光武深能瞭解隴蜀荆諸戰略要點所構成之軍事形勢，故能依戰略地理，作適切之進軍部署，形成對蜀之鉗形攻勢。(二)戰術指導：當岑彭克夷陵後之迅速進展，西路馬成劉尙軍尙在武都附近地區時，即遣劉尙有力之一軍，迅速南下，以助張南路軍進擊之勢。及吳漢遲滯於武陽地區之時，即敕令漢迅速指向廣都，以搗述之心臟；並指示漢以反客爲主之戰術運用，以免除客軍深入頓兵堅城之下之弊害，而迫使述於疲憊之時，以取勝之。又當漢趨攻成都，而將其軍隔江分處時，光武即痛責其誤。凡此，皆可見光武之睿智與知兵，洵在諸將之上，

岑彭與吳漢：彭於克復夷陵諸險阻後，即懸軍疾入，直搗江州，旋即越江州而進軍墊江。在墊江獲悉敵軍在廣漢亘資中間採取攻勢防禦後，即又出以疾風迅雷之手段，迂迴敵軍之南翼側，擊破黃石之侯丹，如風馳電掣，徑搗敵之心臟——廣都，逼使廣漢資中間十餘萬蜀軍，臨於潰崩之厄運，而令公孫述爲之震駭。凡此可知岑彭之智略與勇略；而其攻勢之出奇制勝，又正合孫子所謂：「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軍有所不擊。」及使敵「前不能顧後，後不能顧前」之原理也。至於吳漢當其隔江分營，爲敵所挫之時，戰勢至爲危殆；幸其改變決心正確，行動機智，乃能集中兵力於江南，予敵以各個擊破之打擊，方得轉敗爲勝，轉危爲安。漢之此役，可謂成敗之機，決於一髮，

故漢亦不失爲果毅之將，但亦云倖矣。

公孫述之得失：述當初發蹟時，頗能政事。然在亂世中，僅賴時勢與環境以創構其局部之績業，非有宏見遠圖深慮者也，此於其稱帝於蜀時，不能乘山東羣雄紛擾，光武疲困之際，乘時進取中原，可以知之。或謂當其準備大舉向中原進軍之時，以蜀名士尙多未親附，隗囂又傾向光武，故未敢空國遠圖。其實不然，當隗囂遣馬援遊於二帝（述與光武）間，述與馬援已有同鄉之誼，且舊交甚篤，而不能因之以爭取隗氏之連合。反觀光武與馬援素不相識，與隗氏之勢，又東西遙隔，而馬援與隗氏竟傾心向附之，此可見述之不如光武遠矣。故述與光武之爭，其勝負早已決於隗氏之背向，而不待於戰而後見也。

又觀光武伐蜀之諸將，如來歙、岑彭、吳漢等，其才能皆在王元、田戎、延岑、謝豐等人之上，是以在軍事上形成破竹之勢。是亦可見人才之得失，關係於戰爭勝敗之重要。

第八章　東漢對外戰役之一——征匈奴之戰(附圖三一一三〇、三一一三一、三一一三二)

東漢征匈奴之大戰，共有兩次。第一次竇固耿秉等於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七十三年)二月大舉北征，至四月結束，共歷三個月，北匈奴敗北。第二次竇憲耿秉等於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十九年)六月大舉北征，至永元三年二月，擊滅北單于。

第一節　東漢對外戰爭之國策及邊防形勢(參看附圖三一一三〇)

東漢一代對外之戰爭，最具規模者，厥爲征北匈奴及征西域之戰。其他，如對烏桓、鮮卑、高句麗、西羌、及西南諸夷與交趾等之戰，各該異族皆以漢之國勢爲轉移，漢强則避之，或示歸順，漢弱則援之；尤以北方之烏桓、鮮卑、匈奴、及西羌爲然，起伏無常，叛服不定，和帝以後尤其如此。故本章及次章所述，僅以征匈奴及西域爲限。亦卽祇述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四代之事，其他時期則不論述。蓋自和帝以後，漢之內政日衰，人才凋謝，對各外族已無定策，故不足述以爲鑑矣。

至於自光武統一而至和帝竇憲征滅北匈奴，其間共爲五十六年，卽自光武建武十三年(建武十二年十一月滅蜀公孫述而統一中國)，至和帝永元四年竇憲被誅(卽西元三十七年，至九十二年)。在此期間，漢對外之政策與邊防形勢，槪可分爲兩期。自建武十三年，至永平十六年(西元七十三年)竇固征北匈奴之前爲一期；自竇固征北匈奴，至竇憲滅北匈奴又爲一期。而班超繼續征西域，則乃後期政策之延續也。玆依此兩時期，分述於下。

第一時期：在此一時期中，光武因天下初定，百端待舉，瘡痍待復，以鞏固國內統治爲首要。故對匈奴，採取忍讓防守與和親政策；對西域則採放棄政策。蓋對前者，無力以征服之，對後者則鞭長莫及，無力兼顧。至於對西羌、西南夷、交趾、及烏桓、鮮卑等之諸小部族之反叛，則相機予以征服之，蓋力能逮也。茲舉其事實，以證之如左：

對匈奴：建武十二年十二月，盧芳與匈奴烏桓入寇，遣將軍杜茂將兵築亭障以備之。十三年二月，遣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是年五月，匈奴寇河東，州郡不能禦。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以東。十四年九月，以馬成屯常山中山（今河北省正定保定間），以備北邊。遣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十五年十二月，又遣馬成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二十年匈奴侵上黨、天水、扶風，二十一年冬，侵上谷中山，匈奴之患日深矣。二十二年十月，匈奴單于蒲奴、請和親，許之。二十四年春，匈奴分裂爲南北單于，光武遂得用「以夷制夷」之策，以對抗此匈奴之入侵。故於二十七夏，北匈奴求和親，拒之。然亦僅止於「以夷制夷」而已。二十八年秋，北匈奴再請和親，許之。三十一年北匈奴遣使來，璽書報答，以羈縻之。光武於中元二年（西元五十七）崩，至明帝永平十五年（西元七十二年），是項對匈奴之政策，無大變更。

對西域：建武十四年冬，莎車鄯善（今新疆省莎車縣鄯善縣）兩國遣使來獻（西域始見），請置都護，不許。十七年十二月，莎車國王賢復遣使入貢，再請都護。光武是時以莎車之誠，亦欲用「以夷制夷」之策，授賢爲西域都護；旋以燉煌太守裴遵諫，而改賢爲大將軍，因失去莎車之內附。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及鄯善焉耆等十六國，俱

懼莎車侵淩，遣使入獻，請都護，不許。二十二年鄯善爲莎車所迫，請置都護，否則將降於匈奴。光武書答之曰：「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任也。」明示放棄西域。於是，西域諸國盡附匈奴。漢放棄西域之政策，直至永平十五年後，始行更張。

對烏桓鮮卑高句麗：建武十七年十二月鮮卑與赤山烏桓，數連兵入寇，遼東太守祭肜擊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寇遼東，祭肜再擊破之。上谷塞外白山之烏桓入寇，遣馬援擊之。二十二年冬，匈奴單于輿死，國亂勢衰，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其左部，漢遂以幣帛籠絡烏桓。旋鮮卑亦利漢之幣帛，擊匈奴邀賞，東北方外族之患始息，並置烏桓校尉以撫之。直至竇憲滅北匈奴（下詳），烏桓鮮卑，皆助漢擊匈奴，蓋亦當時之形勢使然也。二十五年高句麗寇右北平、漁陽、上谷，祭肜以恩信招之。是漢東北邊諸民族，皆由祭肜剿撫兼施而平定之。

對西羌：建武十二年十二月，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建武中元元年冬，參狼羌再寇武都，劉盱擊破之。中光二年夏，燒當羌寇隴西，遣竇固馬武擊之。

對西南夷：建武十九年秋，西南夷棟蠶入寇，武威將軍劉尙擊之，路由越巂（今西康省越巂縣境），卽斬邛穀王任貴（西南夷種落）。明年遂進擊棟蠶，至二十一年追斬棟蠶於不韋（今雲南省保山縣北五十里），西南平。二十三年春，巴南郡蠻（今鄂西）爲寇，劉尙擊平之。十月，武陵蠻（今湖南省常德縣西境）爲寇，劉尙擊之，爲所敗沒。再遣李嵩馬成等擊之，不能克，遂遣馬援擊之，援亦卒於軍，旋平之。

對交阯：建武十六年二月交阯（今越南河內地區）女子姊妹徵側、徵貳反、諸蠻皆應之，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太守不能討。十七年十二月，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擊交阯，至十九年春夏間，始討平之。

以上爲東漢初期，對外戰爭國策所表現之事實，及北邊邊防形勢之概要。明乎此，則於東漢對外戰爭之決策，可以瞭然矣。

第二期：爲自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七十三年）遣竇固等征北匈奴起，至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十二年）竇憲被誅止，共爲二十年。若算至永元十四年班超死之年止（見本卷第九章），則共爲三十年。東漢在此時期中，由於內政振作，國家資財已富，國力已強，加以有竇固、竇憲、耿秉、班超等之卓異人才，故開始對匈奴西域，大施撻伐，期以重振西漢武宣時代漢家之聲威，並展開世界貿易。故此時期，實爲東漢全盛時代。自此而後，則每況愈下矣。

第二節　征匈奴之戰（參看附圖三一一三二、三一一三三）

一、漢匈之一般形勢

建武年間之漢匈政情與國勢：光武削平羣雄，統一中國之戰已如以前各章所述。光武直至建武十二年冬始最後平定蜀地，在此以前，固無力對周邊異族作戰。及已統一之後，因國內經二十餘年之亂，人民死亡甚衆，（註一）流離失所，民生凋弊，社會崩析，政情不定，民變乃時有興起；且以國家草創，禮制未定，百端待舉，故在此期間，光武對北方之強敵匈奴，純採懷柔及防禦政策。如建武六年使中郎將韓統使匈奴，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輿驕踞，自比冒頓，辭語悖慢，光武不敢與之爭，而優容之。嗣單于數與盧芳共侵北邊。至建武九年，光武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年無功，而匈奴益盛，侵掠日烈。至建武十三年，匈奴遂直寇河東，州郡不能禦，乃漸徙幽幷邊

境一帶人民於常山關（即飛狐關在今河北省淶源縣北）、居庸關（今河北省昌平縣西北）以東。匈奴左部因復居塞內。光武乃令邊郡「大築亭候，修烽火」，造巨大戰車，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禦之。至建武二十及二十一年間，其入寇之深，竟已直搗上谷（今察哈爾懷來縣南），中山（今河北省定縣），上黨（山西省長子縣），扶風（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南），天水（今甘肅省天水縣）等地，邊郡無復寧歲，北方國防日亟。至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單于輿死，匈奴諸王紛相爭立，內部一再分裂，其勢始衰，東漢北方國防之威脅，亦因得解除。至光武末，匈奴復分裂為南北單于，爭相向漢請求親附，此乃東漢天賜機運也。

匈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輿者，乃西漢時南匈奴呼韓邪單于之後，六傳而至輿；輿在位自王莽天鳳五年，至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死，凡三十年。輿以冒頓自擬，野心甚大，藐視漢人；故在此三十年中，其威脅邊郡甚劇。及輿已死，其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又死，其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是時匈奴適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且又為烏桓所破；於是，主南邊八郡之烏珠留單于子日逐王比，以怨不得傳單于之位，因舉兵反，八部大人遂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歸命於漢。匈奴遂復分裂為南北匈奴，光武因得用「以夷制夷」之策以制之。

建武二十四年（西元四十八年），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單于，歸順於漢，願為漢北方之屏藩。光武用中郎將耿國之策，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北匈奴。二十五年，南匈奴擊破北匈奴，擄獲甚衆，北匈奴北卻千里，且多有降南匈奴者，光武乃使南單于入居雲中（今山西省崞縣西南七十里）。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盡復，並使前各郡南徙之民，復歸本土，重建城郭。又使中郎將率兵衞護之。是年冬，南單于兵復

與北匈奴戰，是役南匈奴損失似甚重，故光武使南單于徙居美稷（今綏遠省東勝縣東鄂爾多斯左翼前旗），並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等率兵監護之。二十七年夏，北匈奴遣使至武威求和親，光武爲免南匈奴二心，並以召後降者，而拒之。同時臧宮、馬武等上策，請乘北匈奴遭受天災之餘，大舉出兵擊之；使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期在數年之內擊滅之。是時，光武仍以中國內部未固，詔復不可。其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是時光武猶持安內爲重之政策也。二十八年秋，北匈奴復遣使貢馬及裘，以求和親合市，並願率西域諸國俱來貢獻（時西域諸國已服屬北匈奴）。光武下其事，使三府（太尉、司徒、司空）議之。司徒掾班彪議以：「…………既未獲助南（謂未用臧宮等之言，助南匈奴擊滅北匈奴），則亦不宜絕北，覊縻之義，禮無不答…………。」光武此時，以內政之憂尙多（是年夏，以諸王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各培勢力，因起大獄，郡縣諸王賓客，被捕誅者以千數），而北匈奴復盛，乃用班彪之議，酧答之。是則光武逼於內外情勢，而修正去年拒北匈奴之政策。以上爲光武建武年間，對匈奴之一般情形。至建武中元二年（西元五十七年），光武帝崩，子莊立，是爲明帝。

二、竇固征北匈奴之戰（參看附圖三－一三二）

戰前一般形勢：明帝在建武中元二年二月即位，至永平十五年（西元七十二年）夏，始大舉征北匈奴，在其大舉出征前之十餘年之狀況，概如左述：

一、建武中元二年燒當羌侵隴西，漢郡縣兵皆爲所擊滅，情勢嚴重。是年十一月，明帝使中郎將竇固監捕擄將軍馬武等四萬兵進討，至明年七月大破之，餘皆降散。

二、永平元年七月，遼東太守祭彤使偏何討漁陽赤山，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於是，西自武威，東盡玄菟（今吉林省西部及遼北省南部地域），皆來內附。

三、永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六七千騎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匈奴擊退之。

四、永平七年，北匈奴之勢猶盛，數侵邊郡。是年春遣使求與漢合市，明帝希與其交通後，不復爲患，乃許之。明年春，使越騎司馬鄭衆，報聘北匈奴。於是，南匈奴亦有欲與北匈奴交通而叛者。鄭衆乃復建大司農耿國之前議，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叛。於是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是爲建置度遼將軍之始。又使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今綏遠省烏拉特旗，黃河北岸）；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以防制之。時爲永平八年也。是年秋，北匈奴果遣二千騎守候朔方，作馬革船欲渡，謀迎南匈奴之叛者，因漢軍有備引去。但北匈奴仍一面遣使入貢，一面屢遣兵寇侵邊郡不息；因之，漢之邊城晝閉，惶恐不寧。明帝乃復遣鄭衆使北匈奴，期以安邊郡。衆乃上言力諫，其略云：「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匈奴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西域三十六國此時服屬於北匈奴）。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隣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但明帝仍不

用衆之策。蓋此時南匈奴已在度遼將軍控制之下，故對北匈奴欲有以羈縻之，以安邊郡。

五、永平十五年夏，謁者僕射耿秉又上言請擊北匈奴，蓋北匈奴寇邊之勢，非予以打擊，不能止息也。

以上爲明帝即位後十五年間漢匈之一般情勢。及至永平十五年，明帝見其與北匈奴之勢，勢所必戰；尤其重要者，自光武平定蜀地，迄今已歷三十六年，國內大定，國力已强；且經王景治河成功（註二），耕地擴大，連年豐稔，所謂「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之時；加以當時官商資財充實，急需打開西域之商路，及再振漢家遠播之聲威。遂「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見後漢書卷五十三竇固傳）；故即用耿秉之策，從事大舉北擊之準備焉。

作戰地區之地理形勢（附圖一三二）：明帝此次出軍，各路軍分別以五原、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爲策源。以上各地之戰略形勢，已詳於本書第六卷第四—八章中，茲不重述。此時北匈奴活動之根據，概爲今外蒙古阿爾泰山北麓亘新疆天山北麓地區，天山南路亦受其控制與影響。又此次北征之最主要目標地區，實爲伊吾盧（今新疆省哈密伊吾等縣地），藉以割斷匈奴之右臂，亦即切斷北匈奴與西域諸國之連繫，以使其孤立。至自五原而指向西北，至匈河水（按當係今外蒙古翁金河。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五載：「匈河在漢外。漢元鼎六年匈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按令居在今甘肅省古浪縣境）；又自五原至涿邪山（同上書載：「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按高闕塞在今綏遠省狼山縣北方）；及自居延塞（今寧夏省居延西南）至三木樓山（似在涿邪山西），皆爲出塞後，越大漠進軍之所經地。此種進軍作戰之最大困難，厥爲後方補給。若在進軍中不能捕捉匈奴之部落，遂取其羊羣馬羣及水源，則必難以深入。

征北匈奴之方略：明帝已納耿秉（弇弟國之子）之議，遂使熟悉匈奴與西北地理形勢及民情者，如竇固（融之侄），耿忠（國弟之子），祭彤（遵從弟），馬廖（援子），劉張（績之孫）等，與秉共議進軍方略。當時明帝抉擇耿秉及諸人之策：以一部爲東路軍擊北匈奴之東（左翼），以分其勢；主力進擊白山（今新疆省鎭西縣北），克伊吾（今新疆省哈密縣北匈奴南呼衍王一部屯此）以爲根據。然後分兵，一路向東北席捲，與東路軍合勢；一路西進破車師（今新疆省吐魯番、昌吉、奇台等地），通烏孫（今新疆省溫宿縣以北）諸國，以斷其右臂。

戰略行動與作戰經過：永平十五年十二月，明帝已採決上項方略，乃卽以耿秉爲駙馬都尉，騎都尉秦彭副之；竇固爲奉車都尉，耿忠副之。並皆置從事司馬（僚屬）。出屯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以爲戰略進軍之準備。

永平十六年二月，漢各路軍開始戰略行動與進擊，如左：

一、騎都尉來苗與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諸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今山西省大同縣境），向匈河水（按當係今外蒙古翁金河）進擊，並爲祭彤吳棠軍之右側翼掩護。

二、太僕祭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北地諸郡兵，及羌胡南單于兵萬一千騎，以五原爲策源，出高闕塞（今綏遠省狼山縣北），向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按卽今阿爾泰山之東脈）進擊，與耿秉秦彭軍協力。

三、耿秉與秦彭，將隴西天水武威諸郡募士及羌胡萬騎，以張掖酒泉爲策源，出居延塞（按當在今甘肅省鼎新縣北境），向居延及三木樓山（按當在涿邪山之西）進擊，並與祭彤吳棠軍協力。

四、竇固與耿忠，將張掖酒泉敦煌諸郡甲卒，及盧水（其地在今青海省西寧以北）羌胡萬二千騎，以酒泉敦煌爲策源，出酒泉塞，向天山（卽白山今新疆省鎭西縣北）進擊，以切斷北匈奴與車師（西域三十六國之一，卽

今吐魯番、昌吉、奇台等縣地）、焉耆（今新疆省焉耆縣）諸國之連繫，而斷北匈奴之右臂，逼使其孤立。

以上漢四路大軍之進擊，除竇固軍獲甚大之戰果外，其餘三路大軍，因北匈奴各部落不抵抗，紛紛向北散走，故均無戰果而還。其概略情形如左：

來苗文穆軍，挺進至匈河水上，北匈奴皆奔走，無所獲而還。祭彤吳棠軍挺進時，與南匈奴左賢王信軍失去連繫；至高闕塞之北九百餘里處之小山，始與南匈奴王信遇，信妄言為涿邪山，未遇戰鬥而還；彤與棠因坐逗留畏懦罪，下獄免官，旋彤在獄吐血死。耿秉秦彭軍，擊北匈奴林王，追擊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無所獲而還。竇固與耿忠軍，挺進至天山，擊北匈奴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今新疆省鎮西縣西北巴爾坤湖）遂克伊吾盧地（今新疆省哈密伊吾縣地區），切斷北匈奴與車師諸國之連繫。

戰後局勢：東漢此次大舉出擊匈奴，自二月至四月，共歷三個月。四路軍中雖三路均無戰果，但竇固克伊吾盧一地，其收獲至鉅。且漢四路進軍中，亦以此一路為最主要之一路，亦即耿秉進軍方策中「先擊白山（天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之主要着眼點也。蓋東漢先取伊吾盧有兩大着眼點：㈠在經濟上，因伊吾盧土地沃饒，糧產豐實，取得此地，可為今後作戰，北擊北匈奴，西通西域之策源地。故東漢於竇固軍佔領後，即「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後漢書卷一百八十西域傳明帝）。㈡在軍略上，因伊吾盧為通過吐魯番窪地，進入天山南北道諸國之鎖鑰，取得此地，可以保衛天山南北路西通西域諸國之安全，而不致遭受北匈奴之襲擊。以後班超征服天山南路諸國，實利賴之。故是役之擊北匈奴，實係與之爭奪西域諸國之控制權。

三、竇憲再征北匈奴之戰（參看附圖三一一三二）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自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七十三年），竇固等征北匈奴後，至章帝章和二年（西元八十八年），即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十九年）竇憲等再征北匈奴之前一年，在此十六年中，漢匈之一般情勢，大略如左：

一、永平十六年，竇固佔領伊吾盧地後，即以此地為根據，使假司馬班超往定天山南路西域諸國（另詳次章）。

二、十七年春，北匈奴所立之西域龜茲國（今新疆省庫車沙雅二縣）王，與班超爭奪疏勒國（今新疆省疏勒縣）。及至是年冬與明年春，漢匈展開兩次爭奪車師之戰。蓋已進入爭奪西域控制權之戰矣。竇固於克車師後，東漢始置西域都護及戊校尉，分兵駐金蒲城（即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在今新疆省孚遠縣境）及柳中城（今新疆省鄯善縣）。

三、十八年八月，明帝崩，太子炟即位，是為章帝。是年十一月，北匈奴乘漢之喪，與焉耆龜茲共攻漢都護及戊校尉，漢因喪不能救。是年冬兗豫徐三州大旱。

四、建初元年（西元七十六年）春，河西三郡兵救出戊校尉耿恭，因校書郎楊終司空第五倫等主棄西域，遂悉罷西域都護及戊校尉，並召班超還國。十一月北匈奴皋林溫禺犢王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南匈奴隨又大饑。

五、二年三月復罷伊吾盧屯兵，遂爲北匈奴所佔。於是，竇固等前次北征之戰果，至此盡失。惟班超尚在疏勒奮鬥中。

六、三年十一月，班超破姑墨國（今新疆省拜城縣）。

七、四年七月，用楊終之議，「以天下豐稔」，「天下事少」，徵羣儒會白虎觀，論定五經。

八、五年夏班超在疏勒上書，以西域三十六國可復，請遣援兵。遂使徐幹率千人援超。

九、八年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至五原降。是年馬皇太后（帝養母——註三）兄弟光、防等，以富貴益驕，爲帝所不喜，失勢。於是，竇皇后（章帝后）及其兄弟憲、篤等益貴盛。朝臣如第五倫等，又舉責之。是年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圖西域。又舊交趾七郡貢獻，因開零陵桂陽山道以通之。

十、元和元年（西元八十四年）十二月，北匈奴請至武威與吏民合市，許之。北匈奴驅牛馬萬餘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掠之。並增兵於班超。

十一、二年一月，北匈奴衰耗，部落叛離，其大人車利涿等兵，亡來入塞降者，凡七十三輩。是年秋南單于擊北匈奴溫禺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明年秋，鮮卑又入匈奴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而還（註四）。又明年（章和元年，西元八十七年），北匈奴益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見後漢書卷一一九南匈奴傳）。此即所謂：「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之時也。是時，班超正與龜茲王爭奪莎車國。

十二、章和二年二月章帝崩，太子肇年十歲即位，是爲和帝。竇皇太后執政（註五）。時適南匈奴請大舉北擊北

匈奴，又竇憲以暗殺齊殤王子暢獲罪，請伐北匈奴以贖罪。於是，再大舉征北匈奴之事，遂以發生。

綜上以觀，自永平十六年至章和二年之十六年間，漢匈之情勢動態，概可分為三期。第一期為：自永平十六年至十八年明帝死之三年間。在此時期中，自竇固攻佔伊吾盧地後，即遣班超經略天山南路諸國；及次年擊破車師後，又置統治西域諸國之都護及戊校尉，對西域諸國，幾可恢復西漢武宣二帝時之統屬關係。但不幸明帝崩殂，遂致在西域已得之優勢，竟告喪失。第二期為：自章帝嗣位後，至建初四年之五年間。在此時期中，一因明帝之喪，二因兗豫徐三州大旱，民多饑困，當時之腐儒如楊終第五倫等，遂主放棄西域已得之成果，撤除西域都護及戊校尉，並調班超回國。第三期為：自建初五年至章和二年之九年間。在此時期中，初則因班超在西域已建立基地，當超奉令欲還國時，為南路諸國所苦留。嗣又以超之才能謀謨卓異，雖孤軍奮鬥，仍頗有發展；朝廷因見班超之成就，恢復西域，大有可為，遂略予以增援。此時適北匈奴諸王爭立，一再內亂，其國力因以衰微。又因南匈奴請伐北匈奴，及漢朝此時為精明有為之竇皇太后主政，且適逢其兄憲獲罪，求北征以贖罪，於是再大舉北征之戰，因以發生。

再征北匈奴之決策與方略：和帝章和二年（西元八十八年）五月，北匈奴仍饑亂相尋，續向南匈奴降者，歲數千人。是年七月，南單于屯屠何（註六）上言請求出兵征北匈奴。其言曰：「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零鮮卑，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

討伐，破北成南，並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並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慚無報效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餘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並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惟陛下裁哀省察！」（載後漢書南匈奴傳）

竇皇太后以其書示耿秉。秉因建議曰：「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后欲從之，尙書宋意諍之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爲雄，弱者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見後漢書宋均附秉傳）

以上南單于、耿秉、及宋意三策，竇太后運用其綜合判斷與抉擇之力，酌其損益而採用之。最後採用耿秉之策，決意北征；又採用南單于之進軍方略。及至予北匈奴以打擊後，則採宋意「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之見，而將南北匈奴分而治之。

正當北征之決策已定時，適在今青海附近之羌族羣起反叛，威脅北征軍事行動之左側背，竇太后立使張掖太守張紆討平之。又當竇憲將兵出征時（永元元年春），三公九卿皆詣朝上書力諫北征之舉，竇皇太后亦皆拒而不納。

征北匈奴之經過：章和二年十月，竇皇太后已裁決上項決策與北征方略，乃准竇憲戴罪立功，使其將兵北征，以贖其死罪（註七）。是月十七日命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出征之兵，皆選精練之士。其選編之概要如左：

一、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及其掌宿衛之精兵。

二、黎陽營（見前）：雍營，即扶風都尉所部之在雍縣者，護衛園陵之精兵。

三、十二郡騎士：即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等郡，所挑選之精壯騎士。

四、羌胡：即邊郡歸附之羌人及匈奴鮮卑烏桓人。

上項軍隊簡選編組，直至明年，即永元元年（西元八十九年）六月，始告完成。全部精騎約五萬餘人，分編為三路挺進，均以涿邪山為目標。其三路及挺進路線如左：

一、竇憲與耿秉各率精騎四千，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鷄鹿塞（在今綏遠省狼山縣西北三德廟境

）。

二、南單于屯屠何將萬餘騎，出滿夷谷（今綏遠省固陽縣境）。

三、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志願兵）羌胡八千騎，與南匈奴左賢王安國萬騎（共二萬餘騎），出稒陽塞（今綏遠省固陽縣境）。

以上三路軍皆以涿邪山為目標，均於是年六月出發前進。其作戰經過概況如左：

竇憲於是年六月出雞鹿塞向北挺進時，即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為前隊，向涿邪山（今阿爾泰山東脈）挺進。當竇憲等抵涿邪山時，未遇北匈奴之抵抗，乃續向北挺進。至稽落山（在涿邪山北，按即今杭愛山），遂遭遇北單于之抵抗，因奮擊大破之。北匈奴全軍崩潰，北單于遁走。諸部追擊（按三路軍似在涿邪山會師後進擊稽落山者）直追至私渠北鞮海（又名北海。按即今烏布薩泊），斬北匈奴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虜俘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王、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竇憲、耿秉，遂登燕然山(今沙布克西南)，令中護軍班固作銘，（註八）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一面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遣兵隨其後。時憲見北單于逃亡已遠，乃於當月（六月）班師而還。北單于率潰軍逃亡，軍心離亂，故汜諷等所到，輒招降之，前後得萬餘人，遂追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在私渠北鞮海西北)。汜等見北單于，乃致詔賜，宣漢威信，並說宜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而從之，遂將其眾與汜等俱還。至私渠海知漢軍已歸，乃遣其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至洛陽。憲以北單于不自身到來，認其尚無誠意屈服，因奏還其侍弟，準備再征。並於明年五月遣副校閻礱將二千餘騎，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克之，車

師懾服，予班超在西域以極大之聲援。

明年永元二年七月七日竇憲復出屯涼州（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北），蓋欲再擊北匈奴與定西域也。九月，北單于懾，復遣使至，求稱臣並親至漢朝見。十月，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時適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匈奴，憲猶欲「破北成南，并爲一國」。漢許之。於是，南單于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襲擊北單于，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軍至涿邪山，乃留置輜重，左右兩部各引輕騎，分兩路進襲。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西海西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按今新疆省烏倫古河）。兩軍在西海西北之河雲北會師，遂乘夜進圍北單于庭。北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迎戰，復大敗，北單于被創，墜馬復上，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獲免。是役獲北單于玉璽，及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因知北單于爲南匈奴所襲，已逃遁，乃還。

竇憲再予北匈奴以最後打擊：永元三年一月，竇憲以北匈奴之殘餘，已極微弱，遂欲乘機擊滅之。於是，乃於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尙、趙博等，將精騎八百（按後漢書耿夔傳，述夔將精騎八百，若任尙趙博各率精騎，則當在千餘騎以上），出居延塞，直馳北單于庭金微山（按在今新疆省布托倫海北方）而襲擊之，斬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北單于僅與數騎逃脫，不知所之（袁安傳云：遁走烏孫）。夔等遂盡取其珍寶財畜而還。北單于經再三慘重打擊後，其國遂亡。

戰後概況：戰後概況之大者，約有三事：㈠復立北單于，不予南匈奴復國，分而治之。㈡和帝誅竇憲。㈢北匈奴已滅，鮮卑徙居其地，因此強盛，爲爾後之邊患。茲述之如左：

復立北匈奴單于：北匈奴單于已亡於竇憲最後之一擊，憲遂請「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竇皇太后將其事下公卿議之。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大夫耿秉等十人議爲可許。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以爲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並領降衆，卽扶助南單于復國也。此議因久未決。時北匈奴單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以單于不知去向，乃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以下，衆數千人，至蒲類海，遣使詣竇憲所（涼州）求降請許立，憲乃又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再下其議，袁安又阻之。於是憲與安激辯，並責詆安，朝廷遂從憲策。蓋憲之策，乃「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亦卽實行上項之作戰方略也。而安之見，使南匈奴歸北庭復其故國，則無異縱虎歸山，徒令其坐大也。

和帝誅竇憲：當竇憲征北匈奴大勝，自燕然山凱旋後，朝廷於是年九月七日封憲爲大將軍中郎將武陽侯，耿秉爲美陽侯。「憲深執謙退，固辭封爵」，詔許之。又「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均見後漢書卷五十三竇憲列傳）。及憲遣耿夔等予北匈奴以最後打擊於金微山時，憲因大功旣立，威名益盛，朝士歸心（永元二年十月和帝至長安詔憲來會駕時，朝中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耿夔任尙鄧叠郭璜等，皆爲親信，班固傅毅之徒爲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誠「所謂功高震主」。加以「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而兄弟驕橫（註九），以及竇皇太后先曾害死和帝之母（見註五）等等原因，故永元四年六月，和帝遂用宦官鄭衆之謀，盡收捕憲之親信誅之，並令憲及弟篤景等就國，因皆迫令其自殺。漢內政上經此一場政治大鬥爭，北方之形勢，遂形逆轉。

鮮卑據北匈奴地因以强盛爲邊患：明帝永平初年，因遼東太守祭彤善於勦撫兼施，烏桓、鮮卑皆來內附。故在光武明帝二世，保塞無事；且常西擊北匈奴之在東方者，向漢報功求賞。及竇憲破滅北匈奴，鮮卑因向西徙據其地

；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結附鮮卑，鮮卑因漸强盛，而屢爲邊患。

註一：後漢書卷二十九郡國志注載：前漢極盛時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戶，民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及王莽、更始、赤眉至光武平定羣雄之戰亂後，百姓虛耗十有二存。至中元二年（光武死之年），民戶僅有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戶，民口僅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八人。故建武六年六月，光武以郡縣多地空人少，而縣官吏職仍舊繁多，糜費民困，乃令州郡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後者見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文，及通鑑卷四十二建武六年條）。

註二：後漢書卷一百六王景傳載：「永平十二年，明帝以汴渠東侵，兗豫民困，議修汴渠。以王景曾修浚儀渠，功業有成，乃使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役費百億計。明年夏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通鑑卷四十五永平十二年條語）。景以是功，三遷而爲侍御史。

註三：馬皇太后，乃馬援之少女，爲明帝后。無子。后前母姊賈氏，亦以選入，生子炟（卽章帝），明帝令后養之。及章帝卽位，尊馬后爲皇太后。后兄弟廖、光防等，以富貴驕盈，失勢。於是章帝竇后兄弟憲等得勢，亦外戚相互間之權力鬥爭也。外戚之禍，遂萌芽焉。

註四：呂思勉秦漢史第九章第二節載註：按陳禪傳，禪以安帝永寧六年拜遼東太守，使曉慰北匈奴，單于隨使還郡，則北匈奴西徙後，其左地有自號單于者。此優留單于，亦非北匈奴之大單于也。

註五：後漢書卷十上后紀載：竇皇后大司徒融之曾孫。建初二年與妹俱入選，后進止有序，風容甚盛，明年遂被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后寵幸殊特，專固後宮。初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疾忌之。因誣害宋貴人自殺，廢皇太子慶。梁貴人乃梁竦之女，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飛書陷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后愛日隆。及章帝崩，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並臨朝主政。

註六：後漢南匈奴單于醢落尸逐鞮單于比，乃西漢南單于呼韓邪之孫。建武二十四年春，此南匈奴復分裂爲南北匈奴，比自立爲南單于降漢。七傳而至屯屠何單于，見後漢書卷一百十九南匈奴傳。

註七：章和二年春章帝崩，秋齊殤王子都鄉侯暢，至京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憲因懼暢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於屯衞之中。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見後漢書五十三竇憲傳及通鑑卷四十七章和二年條。

註八：班固，班彪之長子，班超之兄，爲漢之史學家。時從竇憲征匈奴，至燕然山，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於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讀此銘，可以瞭然其當時進軍與作戰之實況，故附錄之。此銘見後漢書卷五十三竇憲傳。

註九：「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見通鑑卷四十八永元四年六月條）。「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民……」（見通鑑卷四十七、七月條）。

第三節 申論

國家之強弱，首在內政。內政良善，國內統一而團結則強；內政紊亂，國內分裂則弱。觀夫漢朝與匈奴之鬥爭，可以知之。漢武之時，國力實較東漢明章和三帝時代為強大，但經四十餘年之征戰，而猶不能迫使匈奴降伏者，以匈奴國內統一而團結之故也。及漢宣帝時，匈奴分裂，而析為南北，匈奴遂為漢所制服，而臣屬之。及東漢明和二帝時，匈奴又復分為南北，而此時期，又正當東漢明章之盛世，國力已強，又有竇固耿秉等智能卓異之將，用「以夷制夷」之策，故能將頑強而屢為邊患之匈奴，驅逐於阿爾泰山東麓（即涿邪山）以北，並取得西域之控制權。至章和二帝之交，北匈奴諸王不僅爭單于之位而復再三分裂，且遭旱災之禍，草木枯死，人馬牛羊疫歿無算，故竇憲耿秉等，又得而乘之，長驅逐北，犁庭掃穴，直達今外蒙古西北之唐努烏拉山南麓，「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

龍庭」（見班固燕然山銘），盡毀北匈奴之根穴，成其自古以來未有之功績。漢匈成敗，其差異所以如此之懸殊者，一言以蔽之，全由漢匈內政治亂之有別。換言之：漢匈作戰之成敗，不待於作戰之中，而於漢匈內政安亂中已早決之矣。故孫子云：「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及「善戰者，勝於易勝」，誠千古不磨之名言也。

竇憲在用兵上最成功之處，約有二端：㈠選挑東漢北邊諸郡最精良之精騎，組成機動之打擊部隊，與統一指揮。㈡作戰目標選定正確，始終以北單于為打擊目標。而北單于乃北匈奴重心所在，重心破碎，則北匈奴自隨之滅亡。此亦即克勞塞維茨所謂選定敵人之重心予以打擊之原理也。

竇憲運用「以夷制夷」之策，亦極澈底。當時漢之司徒袁安之徒，曾極力主張使南匈奴歸還北庭，而竇后及憲則仍立北匈奴單于，而以都護監護之，其策遠勝於袁安。蓋此時南匈奴，已漸強大，若任其歸還北庭，則漢力必不能制；觀其以後漢力漸衰時，彼即復為邊患可以明知。惜竇憲旋即於擁帝派（丁鴻鄭衆及和帝兄弟諸王）與擁后派（竇氏兄弟及班固等）火拚之時，而遭誅滅，致漢之國勢遂以漸衰。且東漢亦即從此起，在宦官外戚爭權火拚連續激盪下而遭致亡國。凡此，皆足證明國家內政和洽與統一之重要也。

竇皇太后之戰爭定策，殊為卓越，當朝之儒臣實望塵莫及。

竇皇太后使憲擊匈奴，使其將功贖罪，雖不免有私意存乎其間，然收「使功不如使過」之偉績，亦堪稱讚。

第九章　東漢對外戰役之二——征西域之戰

（附圖三一一三三、三一一三四、三一一三五）

東漢征西域之戰，概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為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七十三年），竇固攻佔伊吾盧（今新疆省鎮西、哈密、伊吾等縣地）後，遣班超使西域。超遂經鄯善、于闐而至疏勒為一期。

第二期：為章帝建初元年（西元七十六年），罷西域都護及戊校尉，超獨力經營與困守疏勒為一期。

第三期：為章帝建初五年，增援班超，至和帝永元三年（西元九十一年）竇憲擊滅北匈奴於金微山（今新疆省布托倫海北方）後之同年十二月，班超征服西域全境為一期。

第一節　西域諸國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三一一三四）

西域諸國，自西漢武帝使張騫鎮定三十六國後，即置校尉以領護之。宣帝改以都護領之。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註），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王莽時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服屬於匈奴。建武中求內屬，不得；未幾，匈奴分裂，其勢衰弱。莎車國王賢以請都護失意，竟征伐諸國而併滅之。賢死之後，更相攻伐。至永平中，北匈奴復進控諸國，並脅之共寇河西郡縣。永平十六年明帝遣竇固克伊吾盧地，始逐漸進控西域諸國。而主之者乃為班超。

按漢都護所統治之西域地區，即今新疆省地。此地區在漢代時之國家社會狀態，仍尙停留在「國城」與「氏族」或「部落」之階段中。至於西漢時之西域三十六國爲：鄯善國、樓蘭國、婼羌國、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扜彌國、渠勒國、扜闐國、移支國、蒲犂國、依耐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犂國、危須國、焉耆國、卑陸國、卑陸後王國、郁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蒲類後王國、西且彌國、東且彌國、劫國、狐胡國、山國、車師前國、車師後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以上諸國情形，除在五卷第六章第四節已有敍述外，茲將班超征西域前後，西域國之不同前者，補述於次。

東漢班超時代，統治西域之地，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東北有阿爾泰山與匈奴相接；西北與烏孫、大宛相接；西有葱嶺，與大月氐相接；西南及南有崑崙山脈、金山山脈、與北天竺、西羌相接。中有天山山脈橫亘其中。在此一塊天地中，諸氏族部落林立，與中國春秋以前中原情形相類似。其諸國之狀況如左：

拘彌國：在今新疆省于闐縣附近。人口七千餘，兵千餘。

于闐國：在今新疆省和闐縣。人口八萬餘，兵三萬餘。

莎車國：在今新疆省莎車縣。建武二十餘年間，其王賢甚强。

疏勒國：在今新疆省疏勒縣。戶二萬餘，兵三萬餘。

焉耆國：在今新疆省焉耆縣。人口五萬餘，兵二萬餘。

蒲類國：在今新疆省鎭西縣西。人口二千餘，兵七百餘。國出良馬，人民猶過游牧生活。

移支國：與蒲類國鄰。人口三千餘，兵千餘。人民游牧，勇猛敢戰，以鈔掠爲事。

東且彌國：似在移支北，距今新疆省鄯善八百里。人口五千餘，兵二千餘，營游牧生活。

車師前王國：在今新疆省吐魯番西。人口四千餘，兵二千餘。

車師後王國：在今新疆省孚遠縣南。人口萬餘，兵三千餘。車師共稱六國，即：前後部，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也。

以上爲西域諸國之一般形勢，其地理形勢，另在次節敘述之。

註：後漢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傳戊己二校尉註云：「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

第二節　西域之地理形勢（參看附圖三一一一三二）

西域爲諸名山所構成之盆地，已略如前節所述。以今地圖按之，盆地計凡有三：㈠由阿爾泰山與天山山脈間構成之準噶爾盆地。㈡天山東脈構成之吐魯番盆地。㈢由天山與崑崙山脈構成之塔里木盆地。大概在漢代時，控制西域之最重要地略，爲天山東脈之伊吾盧、車師及鄯善三地。後漢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傳載：「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今新疆省吐魯番縣東。前漢設車師都尉國於此；後漢則爲戊校尉治所）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今新疆省孚遠縣）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且此等地區，土地肥饒，農產甚富，匈奴控制之，則可爲入侵河西之根據地；漢得之，則可資以斷匈奴之右臂，與進控西域

全域之策源。至於焉耆、溫宿、疏勒，及且末、于闐、莎車等國，則爲漢代通往西方之商路。當時與漢代通商之西方諸國，有大宛、烏孫、康居（今中央亞細亞）、大月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及蘇俄一部）、條支（今伊拉克、克拉克、阿拉伯）、大秦（今蘇俄高加索聯邦、敘利亞、土耳其）等國。

第三節　征西域之方略及作戰導因

漢征西域之方略，其着眼與方略約共有三：

一、斷匈奴之右臂，以削弱匈奴之勢，使其無內侵之力；亦卽與匈奴爭奪西域之控制權也。此實爲漢征西域之導因。

二、「以夷制夷」，用西域以制匈奴；而在征討西域諸國時，亦用「以夷制夷」以西域制西域之策，誠如班超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三、自涿邪山方面予北匈奴以澈底之打擊，使班超在西域方面容易進展。

至於北匈奴在西域不斷與漢爭奪，其目的亦在確保西域之控制權，俾退足以據守，進足以侵擾漢北方之諸邊郡。故自再分裂爲南北匈奴以後，猶與漢作數十年之鬥爭者，全在於此。

第四節　征西域之經過（參看附圖三一一三三、三一一三四）

永平十六年（西元七十三年），班超爲奉車都尉竇固之假司馬，從擊伊吾盧，頗著戰功。固以超有才能，乃使之

與從事郭恂，率三十六人，出使天山南路之西域諸國。蓋此時西域諸國，皆爲小部族之國家，各不相屬，而游移叛服於漢匈兩大勢力之間。固旣克伊吾盧，遂欲因戰勝之威，遣使者赴各國，勸之附漢，藉以打擊北匈奴，及恢復對西域諸小國之控制。

（按通鑑註：「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爲副貳」。蓋郎軍司馬之副職也。）

茲將班超征西域之經過，列述於后：

服鄯善　超等奉使諸國，首先抵達鄯善（今新疆省鄯善縣），鄯善王廣初接超等之禮甚備，旋忽疎懈，超因判斷必有北匈奴使者亦至鄯善，使鄯善王違從之心未決所致。超乃召侍胡（鄯善所派侍候超之僕役）而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恐懼，因將詳情告之。超乃一面禁閉侍胡，一面激厲吏士三十六人，襲擊北匈奴使者以立功，遂於是夜黃昏後，率吏士三十六人祕密潛往北匈奴使者營。已至，會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於營之後，約以見火即皆鳴鼓大呼；餘人則悉持兵弩，夾門而伏。部署已定，超乃乘風縱火，前後鼓噪。於是匈奴使者人衆，皆相驚亂，超率吏士斬其使者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餘焚死。明日超召鄯善王廣至，以北匈奴使者之首示之，鄯善一國震怖，超乃曉喻撫慰之，廣遂納子爲質，附漢。是役超以功升軍司馬，竇固並續使之赴于闐（今新疆省和闐縣），以竟其功。

制于闐　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今莎車縣），威震南道，而北匈奴遣使者監護其國。及超率吏士三十六人至，廣德禮意甚疎，蓋不欲附漢也。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向漢者，又言漢使有騧馬，宜急求取以祠我，廣德

乃遣使就超求馬。超密知其情，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少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並以詞責之。廣德懍於超在鄯善擊滅北匈奴使者之威，因大懼，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賞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襲疏勒　疏勒王兜題為龜茲王建所立；龜茲王又為北匈奴所立。龜茲在今庫車沙雅二縣間，據有北道。永平十七年春，超乃率其吏士從間道襲疏勒（今新疆省疏勒縣），距兜題所居盤橐城九十里，先遣吏田慮往勸降，並令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已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遂因其無備，趨前縛兜題，其左右以事出不意，皆驚懼奔走。慮報超，超即赴之，遂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求得其故王兄之子榆為王，而更其名曰忠。於是疏勒國人大悅。

疏勒王忠與其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許，釋而遣之。蓋超之意，漢唯一之敵人，乃北匈奴；對西域諸國目的祇求其歸服，而不宜多樹敵人。且兜題乃龜茲人，釋之足以立威信於龜茲，為下一步收服龜茲之佈局，又藉此使疏勒與龜茲結怨，使疏勒附漢益固。由此可見超之智謀甚高。

再定疏勒破姑墨　按疏勒已定而所以復叛者，其原因有二：(一)明帝崩，子章帝炟立，對西域之政策大行改變。(二)章帝即位，即遭京師及兗豫徐四州大旱之災；且此二因又互為因果。茲簡述其經過於次。

永平十六年春，北匈奴在伊吾盧被擊破而失去此重要地略之控制後，即於同年七月，移其兵東指，入侵雲中，蓋欲牽制漢廷，使無暇西顧，以便恢復與鞏固其在西域之控制權也。故於永平十七年秋冬之間，彼復驅軍據白山（即天山），以規復伊吾盧，遂引起竇固之再舉兵西擊。是年十一月漢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共萬四千騎出敦煌昆侖塞（似即陽關，在玉門關南），首先擊破白山之北匈奴於蒲類海，遂進擊車師降之。於是，東

漢始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車師後王部金蒲城（今孚遠縣），謁者關寵爲巳校尉，屯車師前王部柳中城（今鄯善縣境）。屯各置數百人戍之。明年二月，固等罷兵還京師，固等之兵一撤，北匈奴復出大兵爭車師，幸耿恭等堅城固守，遂形成攻守戰者，凡五閱月。八月，明帝崩，十一月焉耆（今焉耆縣）叛，與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攻柳中城。車師此時，見漢救兵不至亦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於是漢在西域之形勢，立形瓦解。至明年（建初元年，西元七十六年）三月，酒泉太守段彭，率兵七千餘赴救，始僅將耿恭及其吏卒十三人救出。適是時京師（洛陽）及兗豫徐等州大旱，於是司空第五倫及校書郎楊終等皆上言棄西域；章帝從之，遂撤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並召班超還。

班超此時駐守疏勒槃橐城（王城），以都護陳睦已沒，焉耆反叛，龜茲、姑墨（今拜城縣）又數發兵來攻，形勢孤危，適奉召歸國之命至；於是，超棄疏勒東歸，疏勒舉國震恐，其都尉黎弇自殺。超至于闐，于闐王侯以下，竟皆號泣挽留。超此時見情勢尚有可爲，乃復還疏勒。但疏勒自超東去後，其兩城復降龜茲，並與尉頭（今烏什縣）連兵。超既還疏勒，遂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於是疏勒復定。

建初二年三月漢復撤伊吾盧屯兵，其地遂復爲北匈奴所據。然班超既見于闐疏勒情勢大有可爲，及復定疏勒後，乃決志仍運用「以夷制夷」之策，繼續奮鬥。故至明年夏閏四月，超更聯合康居疏勒于闐拘彌（即扜彌國，在今于闐縣，其王治今和闐縣屬之克勒底亞城）等國兵萬人，大舉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於是，超在西域之情勢，益趨有利。

平莎車之叛　當超擊破姑墨石城之時，超見形勢轉入甚佳之境，乃上書章帝請兵增援，以奠定西域。其書曰：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今莎車縣）、疏勒、月氐、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按超此時必已遣使與葱嶺以西諸國結好），欲共幷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今溫宿縣）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載後漢書班超傳）。章帝見書，知其定西域之功可成，乃遣徐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援超。

按班超於建初三年閏四月破姑墨石城後，遣使上書請兵，至建初五年夏秋間，徐幹所率之兵始抵達超所，其間相隔二年餘，因此，莎車以為漢援兵不出，班超勢孤；乃叛超而降龜茲，疏勒都尉番辰亦叛。幸適於此時，徐幹之兵到達，超乃與幹共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超遂欲大舉進攻龜茲，蓋龜茲乃西域諸國中，最強大之敵也。然龜茲甚強，超以為破龜茲最善之策，莫如結連烏孫。蓋烏孫國大兵強，而居臨龜茲之北；若得烏孫之助，則龜茲腹背受敵，不難一舉而擊滅之。於是，再上書章帝，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章帝從之。但帝雖從超之策，猶過三年餘始予以實行。按班超於建初五年夏秋間上言，除途程遙遠，使者往返需時外，至建初八年十二月，帝始令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又因李邑到于闐時，適值龜茲攻疏勒（超在疏勒），恐懼不敢進，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對

超大施譭謗，謂「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誠恐見疑，乃去其妻子。但帝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遂令邑受超節度。超亦即遣邑率烏孫侍子還京師。由此觀之，明主賢將，相得益彰，設非章帝之明，洗班超之譭，則西域之功敗矣。於是，章帝又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援超。恭等於明年（元和元年）十二月抵達超所；超遂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誘以重利；忠遂反，西保烏即城以抗超。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但經六個月之攻擊，其城不下，而康居又遣精兵救之。於是，超乃利用月氏與康居有婚親之關係，遣使多帶錦帛（時西方諸國頗重貴漢之錦帛），遺月氏王，請其說康居；康居因月氏之說，遂撤兵，並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元和三年（西元八十六年）冬，疏勒王忠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失考，按當在疏勒西北），並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超知其奸，而僞許之。及忠輕騎而至，超乃於酒席間伏兵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於是，疏勒之叛亂平定。

章和元年（西元八十七年），超以疏勒已定，乃發于闐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再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共五萬餘人救之。超以莎車龜茲合勢，難以力敵，乃設計召將校及于闐王會議，而揚言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歸于闐），長史（班超）亦於此西歸（歸疏勒），皆待夜鼓聲而發。」而陰懈俘虜之禁，使之逸脫以告龜茲。龜茲王得歸俘報告，大喜；乃自率萬騎於莎車之西界以截班超，溫宿王率八千騎於莎車之東界以截于闐。超知龜茲王溫宿王二軍已出，乃密令諸部兵於雞鳴時馳襲莎車營，胡兵驚亂奔走，遂大破之，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王等各自退去。因是，班超威震西域。

破月氏　月氏族原居於敦煌一帶，爲匈奴冒頓所擊西走，遂於今鹹海以南至阿富汗立國，其仍留於故地者稱小月氏。章和元年，莎車已降，月氏貢奉珍寶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之由是怨恨。至和帝永元二年（西元九十年）五月，月氏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班超於疏勒。超之兵衆以月氏兵盛咸大惶恐，超乃曉喩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因堅城拒守。月氏兵攻之不能下，又掠鈔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自龜茲求補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首，自疏勒通龜茲之道上埋伏以截之。月氏副王謝所遣使者攜重銀珠玉賂龜茲求糧，果遭伏擊，超盡殺之持其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旋師；超乃縱之不擊。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超此役之勝月氏，北路諸國亦爲之震駭。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等國，遂皆降超。漢廷以班超是役之功，拜超爲西域都護，徐幹爲長史；並從超之議拜龜茲侍子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姚光等已至超所，超遂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又使姚光將尤利多送洛陽。蓋此時北匈奴正遭竇憲擊滅之頃（已詳前章），龜茲王尤利多等已失依恃；而班超又着着制勝，此西域形勢之所以急轉，而皆懾服也。超既定龜茲等國，超乃移駐龜茲它乾城，徐幹則仍駐疏勒以鎭之並準備進討焉耆。

討焉耆　焉耆之叛，乃於明帝崩，章帝初立之時（已見前）。永元三年超已定龜茲等國，將此北路諸國撫定後，乃於永元六年（西元九十四年）七月，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進討焉耆。兵至尉犂（今尉犂縣）界，即先遣使責焉耆、尉犂、危須（今焉耆縣東北）三國曰：「都護自來，鎭撫三國，如欲向善，宜即遣大人迎之。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並即贈焉耆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乃遣其左將北鞬支迎超，超責

鞬支曰：「汝爲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一時有勸超卽殺之者，超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於是，廣乃與大臣等迎超，奉獻珍物；然猶於韋橋之險，絕橋以拒超軍，使超軍不能入其國。超乃率軍潛由他道涉水而進，至七月晦日到焉耆，距城二十里，駐營大澤中（今博斯騰湖）。焉耆王廣，以超軍突至，大驚；遂欲悉驅其人民，入山以拒超。其左侯元孟先嘗爲質於洛陽，故密遣使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以寬慰廣之心。乃約期大會諸國王，並揚言大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皆至，超遂盡執之於陳睦故城斬之，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擄萬五千人，盡獲其馬牛羊生畜，而更立元孟爲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服屬於超。綜計班超自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七十三年）奉竇固之命，西使西域，至和帝永元六年（西元九十四年）討服焉耆，前後共歷二十二年，征服西域之功，始告大成，誠艱鉅之績業也。

第五節　定西域後之局勢（參看附圖三一一三五）

班超旣定西域諸國，超之都護府遂駐龜茲，又設戊校尉（註一）領兵五百駐車師前部高昌壁，及置戊部侯，駐車師後部侯城，以監制之。和帝因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據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並及吏士。……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註二），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

；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載後漢書班超傳）。由此詔，可以概見班超經營西域之艱辛與功績矣。

後漢書西域傳載：「於是五十餘國（西域），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註三），至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永元九年，即班超討平焉耆後三年，西元九十七年），班超遣掾（屬官之通稱）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根據此項記載，可知班超總攝西域後，即展開向西方各國之交往與貿易，並使甘英西使，直抵今之地中海東岸，調查各地風俗與物產而還。此則不僅展拓西方之商路，且從而展開中西文化之交流。嗣又使班勇（超少子）定西域，則對西方及天竺（今印度）等地，不僅對其通商貿易，查之甚詳，且對其當時之衣冠文物城郭宮室及政治制度等，亦多有紀實（見註三），中國文化，展開世界性之發展，實利賴之。獨可惜者東漢政治常在杌隉不安之中，致不能與西方保持長久之接觸，否則西方代議制度，或將有所裨益於中國政治制度之發展，使中國歷史早進入民主化之國家形態，則中國之歷史與其影響力，自必更爲輝煌也。

註一：後漢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傳註云：「劉攽曰：置戊已校尉。案戊已本兩校，今此下文云，又置戊部候，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閻詳』，足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已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

註二：同書卷七十七班超傳註：「縣度，山名。……以繩索縣（懸）縋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見圖）以東也」。

註三：同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傳：「條支國，城在山山，周圍四十餘里（今阿剌伯麥加城），臨西海（今阿拉伯海）。……出師子、犀角、封牛、孔雀。……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末所稱，卽羅馬帝國，羅馬皇特累匱（圖拉眞）時代，其時征服印度西北部。安息國，居和櫝城……北與康居接……地方數千里。……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白土）塈（飾）之。……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數十里。宮室皆以水晶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

第六節　申　論

漢匈爭奪西域控制權之原因：約言之有二：一卽所謂斷匈奴之右臂，削弱匈奴之勢力，以戢邊患，而安中國；二爲打通西方通商之道路。茲略爲申言之：就前者言，安帝延光二年（西元一二三年），敦煌太守張璫上三策，請擊

北匈奴呼衍王於蒲類，以冀恢復對西域之控制權，其言曰：「此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註：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爲寇鈔……。」安章帝下其議，尙書陳忠亦上書言：「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與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胆勢益殖，威臨南羌（此時東漢之羌患甚劇），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臣以爲敦煌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可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由此觀之，漢欲求內安，必先打擊匈奴；欲打擊匈奴，必先鞏固河西四郡；欲鞏固河西四郡，必須佔領伊吾盧、蒲類及車師諸戰略要點。蓋得此諸要點，不僅可以自固，亦足以打擊匈奴也。就後者言：河西四郡及西域爲漢代與西方大秦等國，唯一通商之陸路。匈奴據伊吾盧，亦活動於蒲類海秦海（大秦海，即今地中海東部）之間，蓋亦係從事於與西方之貿易。是項通商貿易，爲漢匈國家重要財源之一，故兩國間，彼此一有餘力，立即從事於此地區控制權之爭奪。若自文化之發展言之，漢通西方諸國，則東西文化得以通暢交流，故佛教亦於此時起，傳入中國焉。

班超通西域：超通西域之成功，可得而言者二：㈠超通西域，正當東漢明章二帝之盛世，國力富强，故有向外發展之要求餘力；超因其國勢，遂得以成功。㈡次爲竇固竇憲二人所造成之優越軍事形勢，亦予班超以在西域成功之良好機會。如明帝永平十六年，竇固克伊吾盧，以之爲策源地，班超遂得率三十六名寡弱之吏士而逐次平定鄯善、于闐等國。但當章帝初嗣位之時，一時無暇西顧，北匈奴復至蒲類海，西域形勢遂立成逆轉，班超困守於疏勒者五

年，形勢瀕於危殆。幸至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大舉北征，破滅北匈奴於金微山，於是班超在西域之大功乃得以完成。由是觀之，班超雖智能超人，然猶有賴國家政經之大勢與軍事之形勢，以輔成之。故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此誠為不易之戰爭眞理，凡指導戰爭者，烏可不明之乎！

班超之才智：班超才智之卓越，在其西域之奮鬥史中，可以充分見之。茲擇其大者，言之於次：

(一)澈底以夷制夷　超使西域，初僅率吏士三十六人；嗣陸續增援者，亦不過刑徒與義從之士千百人而已，其所以能收定西域之功者，全賴其澈底運用「以夷制夷」之政策。換言之：乃為使用西域之人，西域之糧，西域之才，及西域之兵，以擊西域之不服者。然其運用之策略，亦非漫無制定；蓋彼乃依據西域諸獨立部族城國之狀況性質及其與漢代歷史之淵源，加以分析判斷而構成者。亦即利用其矛盾與利害之錯綜關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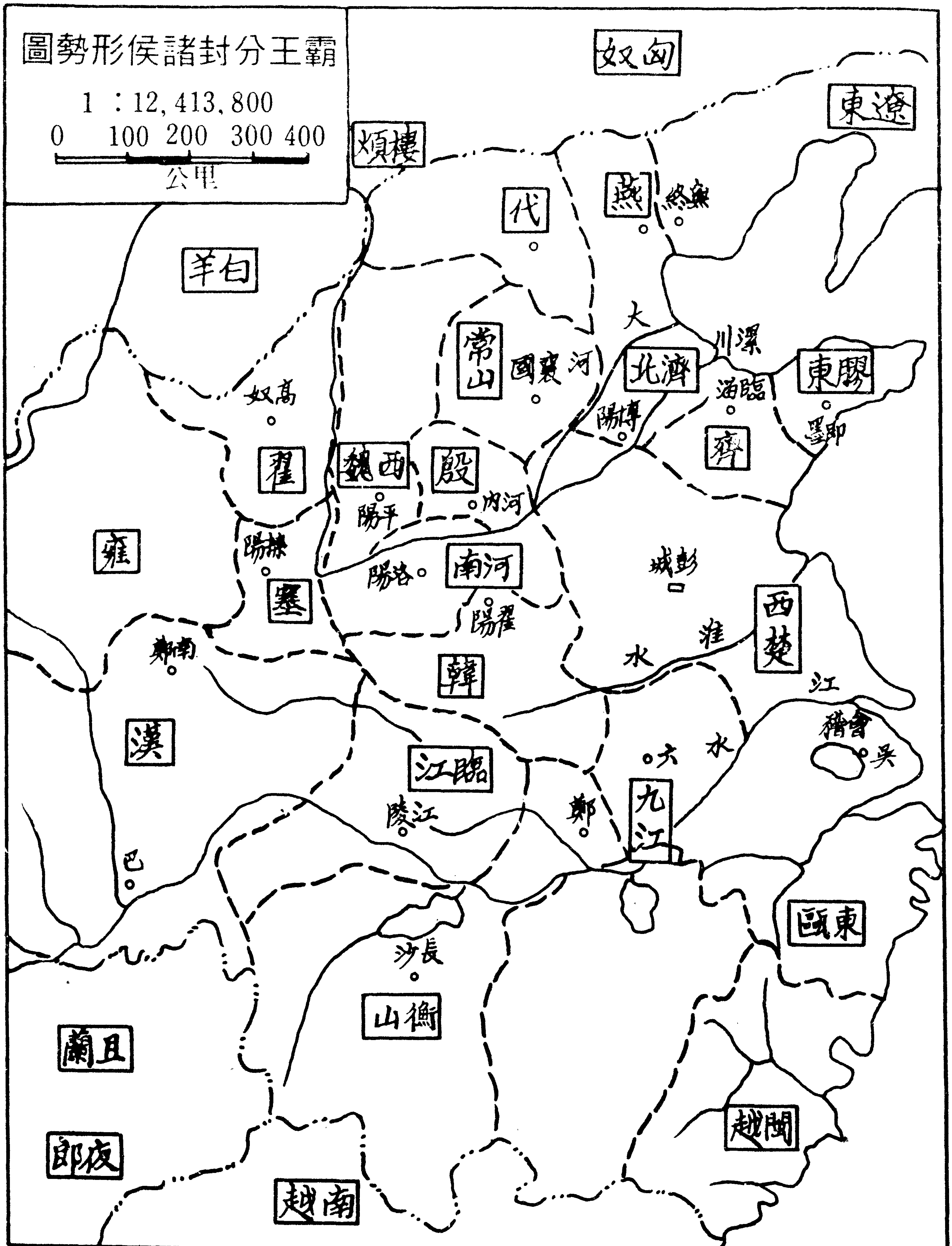
(二)貫澈以夷制夷之策之目標明顯　彼貫澈是項策略時，始終以打擊北匈奴之勢力為目標，並力求予以澈底之打擊；對西域諸國中之不服者，則以壓力與安撫並施，力避多樹敵人。尤其當在疏勒勢力孤危之時，則連結烏孫、月氏。凡此縱橫捭闔謀略之明智舉措，實殊堪讚譽！

(三)超人之機智與果斷　由其擊滅北匈奴使者於鄯善，斬于闐之巫者，襲疏勒，及斬元孟之使者等事觀之，其機智與果決，逸出常人萬倍，予人以機智之啓發不少。


綜合以上所論觀之，可知為國家之最高戰爭指導者，首須注意造成優越之大形勢，次為決策之適切（如用「以夷制夷」之策），再次為選任適當之將才，此三者必須統籌兼顧，然後始能導戰爭於勝利之境。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三册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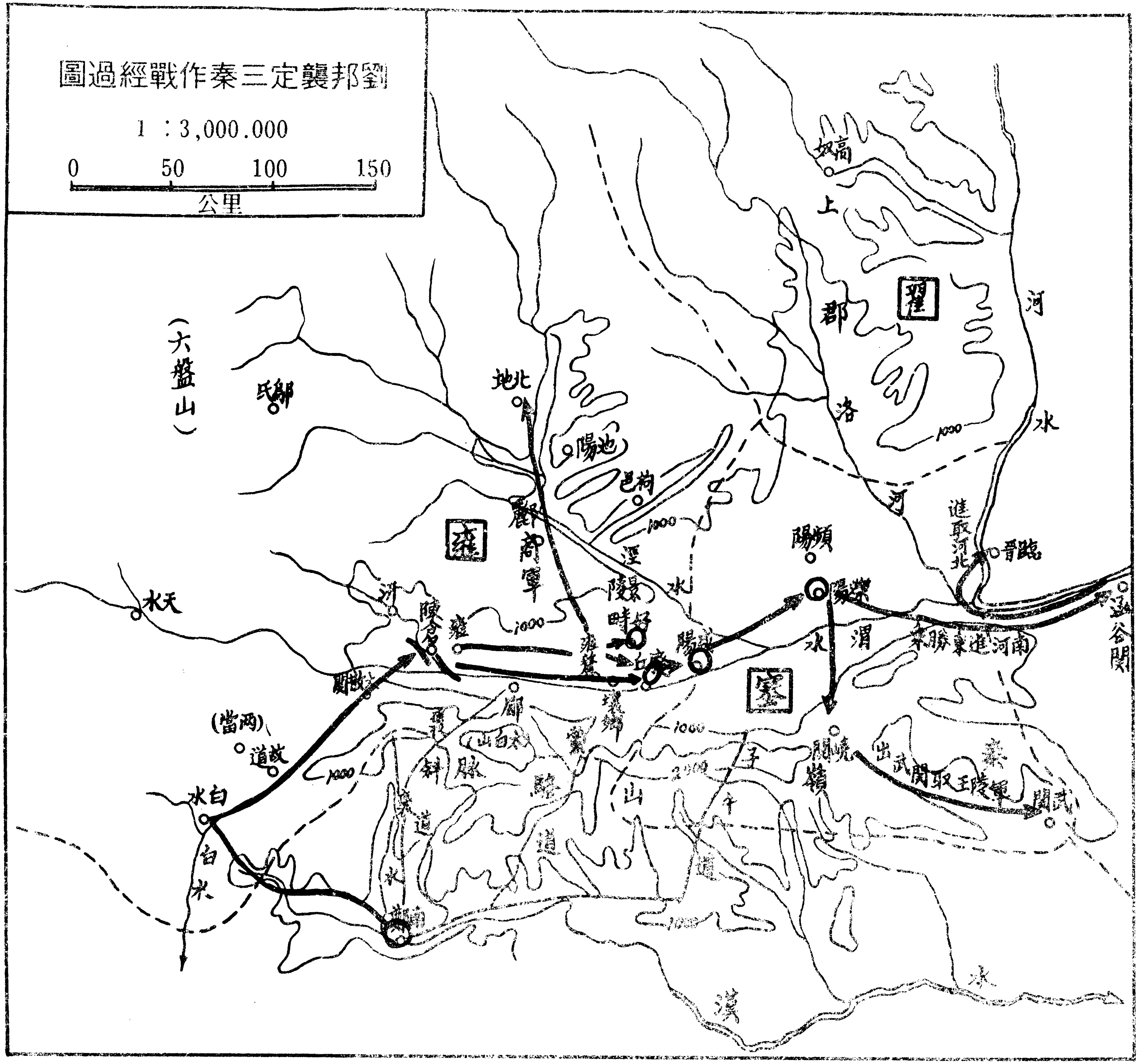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八二至三一一三五（按逆序裝訂）


霸王分封諸侯形勢圖
1 ：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匈奴
遼東
樓煩
燕
代
白羊
常山
襄國
河
大
濟北
漯川
臨淄
膠東
博陽
即墨
齊
高奴
翟
西魏
殷
平陽
河內
雍
櫟陽
塞
洛陽
河南
彭城
陽翟
西楚
淮
水
南鄭
韓
江
會稽
吳
漢
六
水
臨江
江陵
邾
九江
巴
長沙
衡山
東甌
且蘭
夜郎
閩越
南越

附圖三一八三



楚漢戰爭彭城會戰
及榮陽對峙期間一般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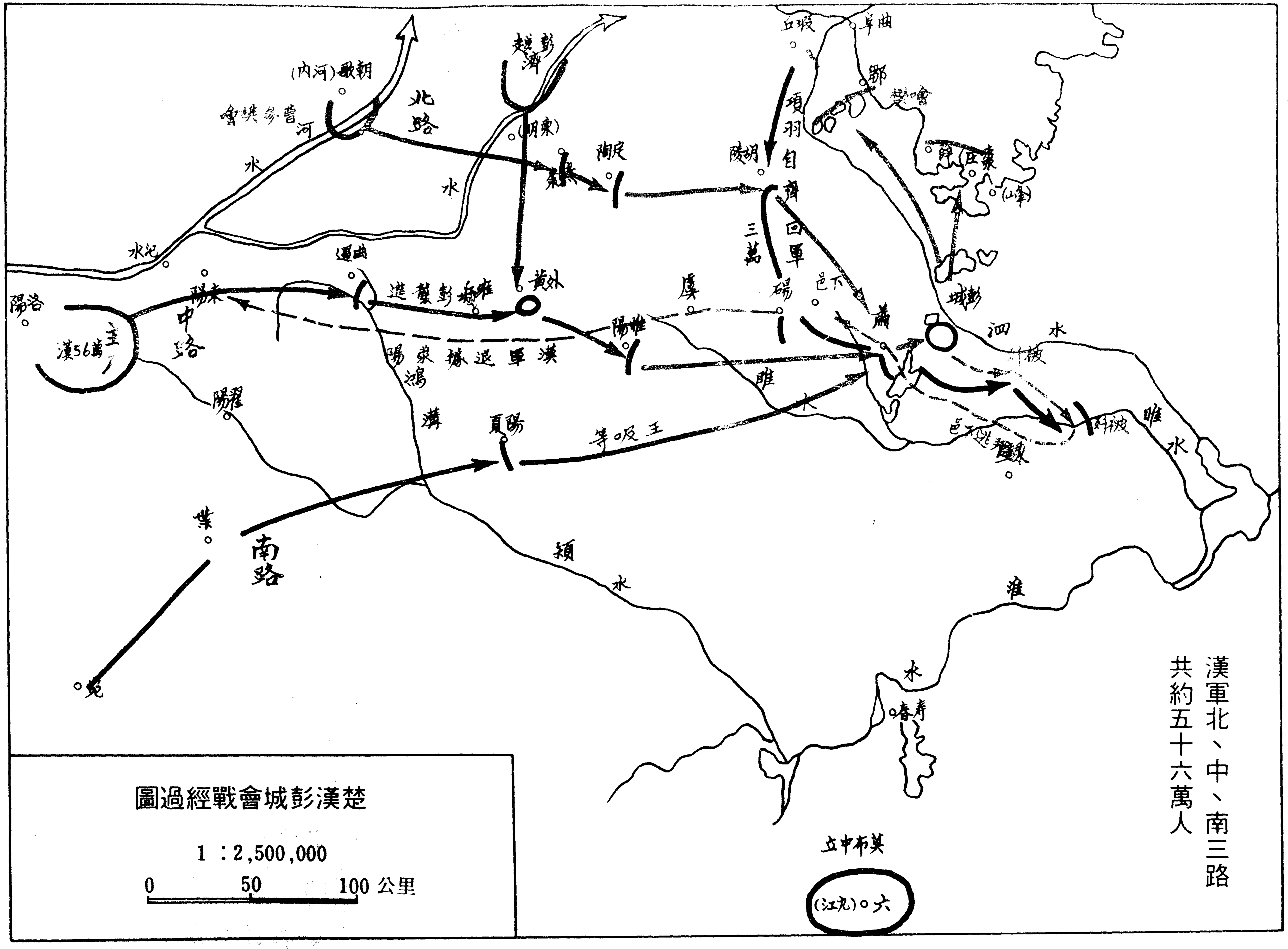


劉邦襲定三秦作戰經過圖


1 : 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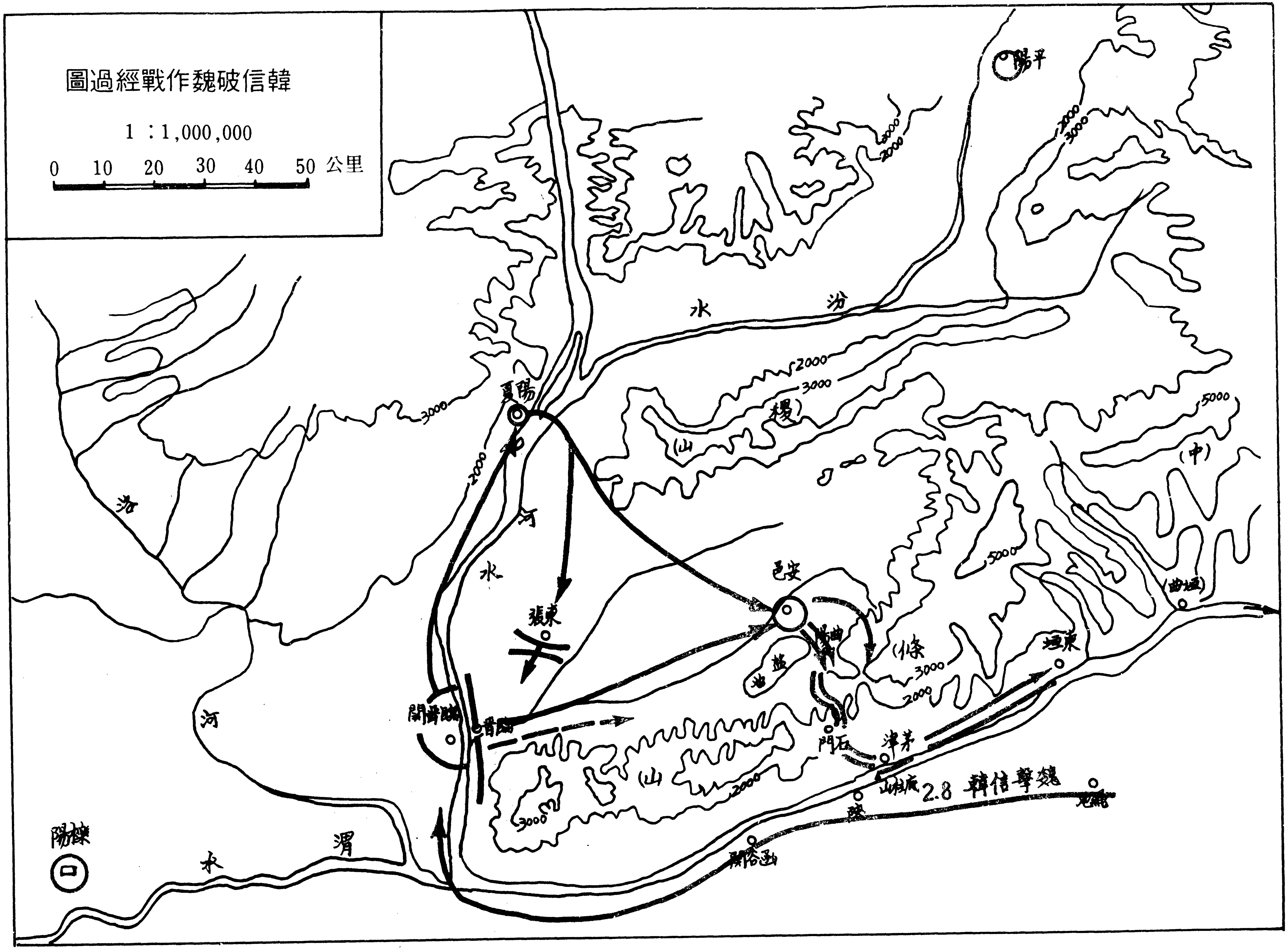
附圖二—八五


楚漢彭城會戰經過圖
1：2,500,000
0 50 100 公里
漢軍北、中、南三路
共約五十六萬人
北路
中路
南路
漢56萬
項羽自齊回軍三萬
彭城
英布中立
六(九江)
王吸等
漢軍退據滎陽
進襲彭城
泗水
睢水
淮水
潁水
鴻溝

附圖三一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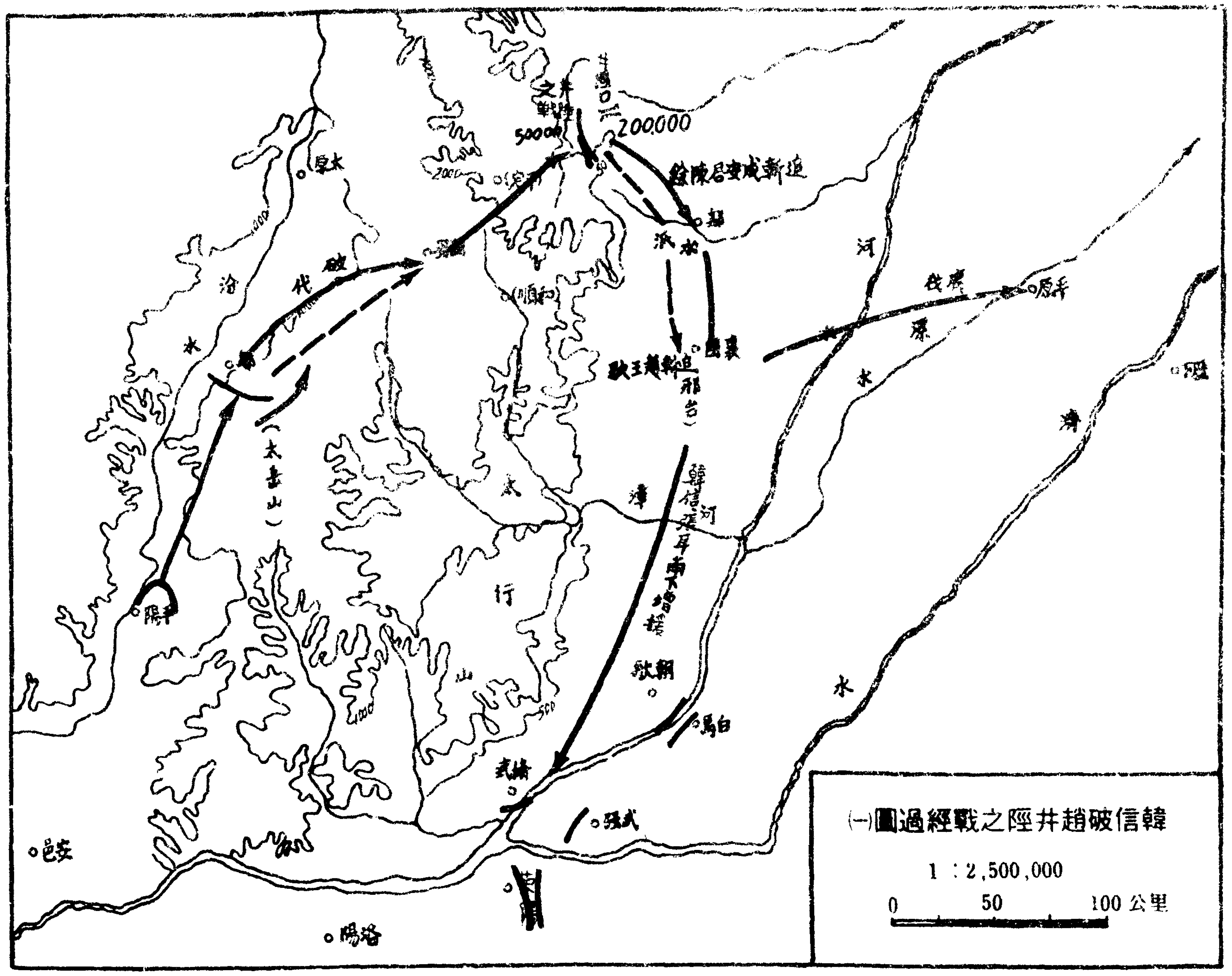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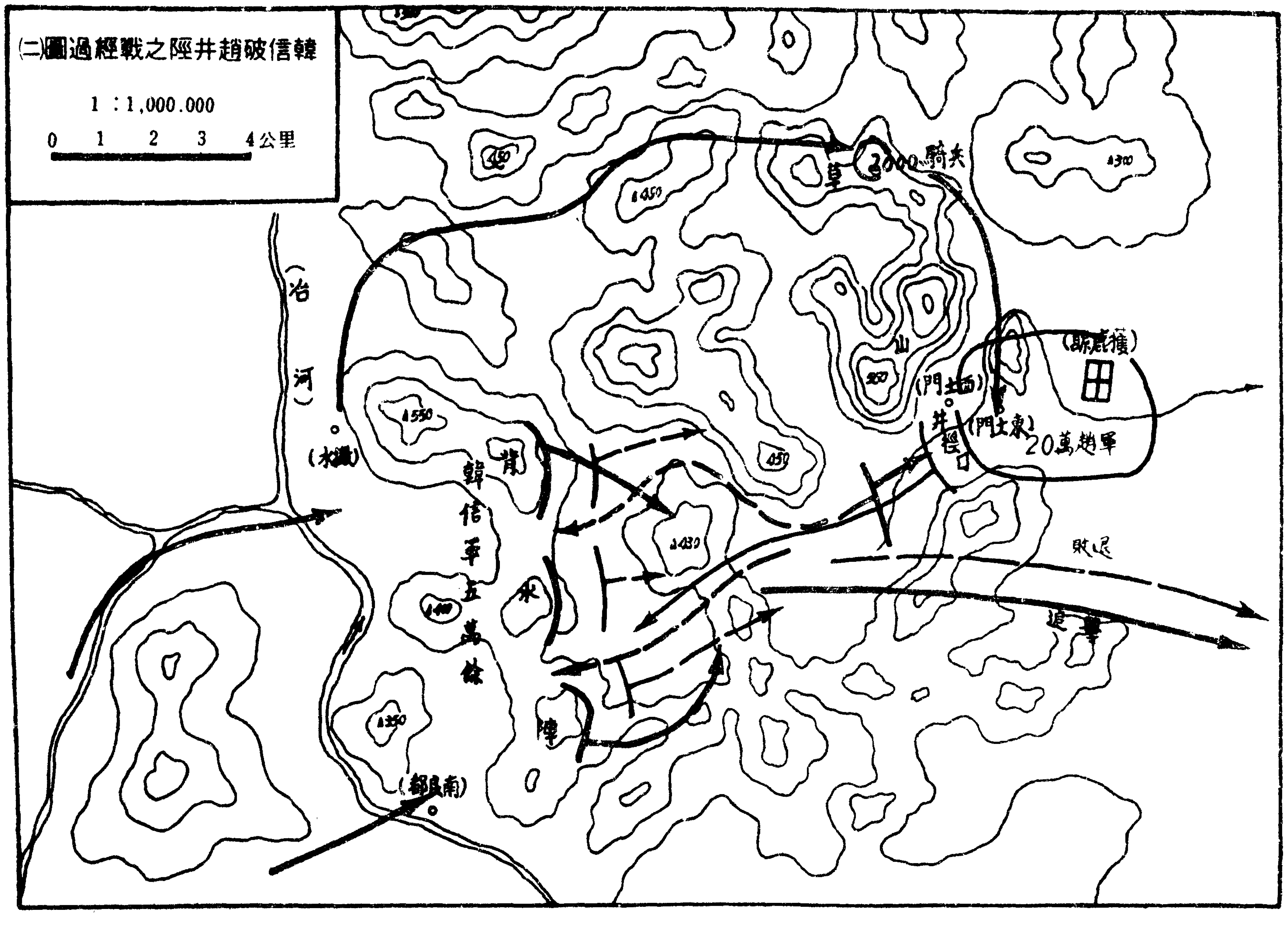
韓信破魏作戰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 公里
汾水
夏陽
安邑
臨晉
河水
渭水
平陽
東垣
石門
茅津
2.8 韓信擊魏

附圖三—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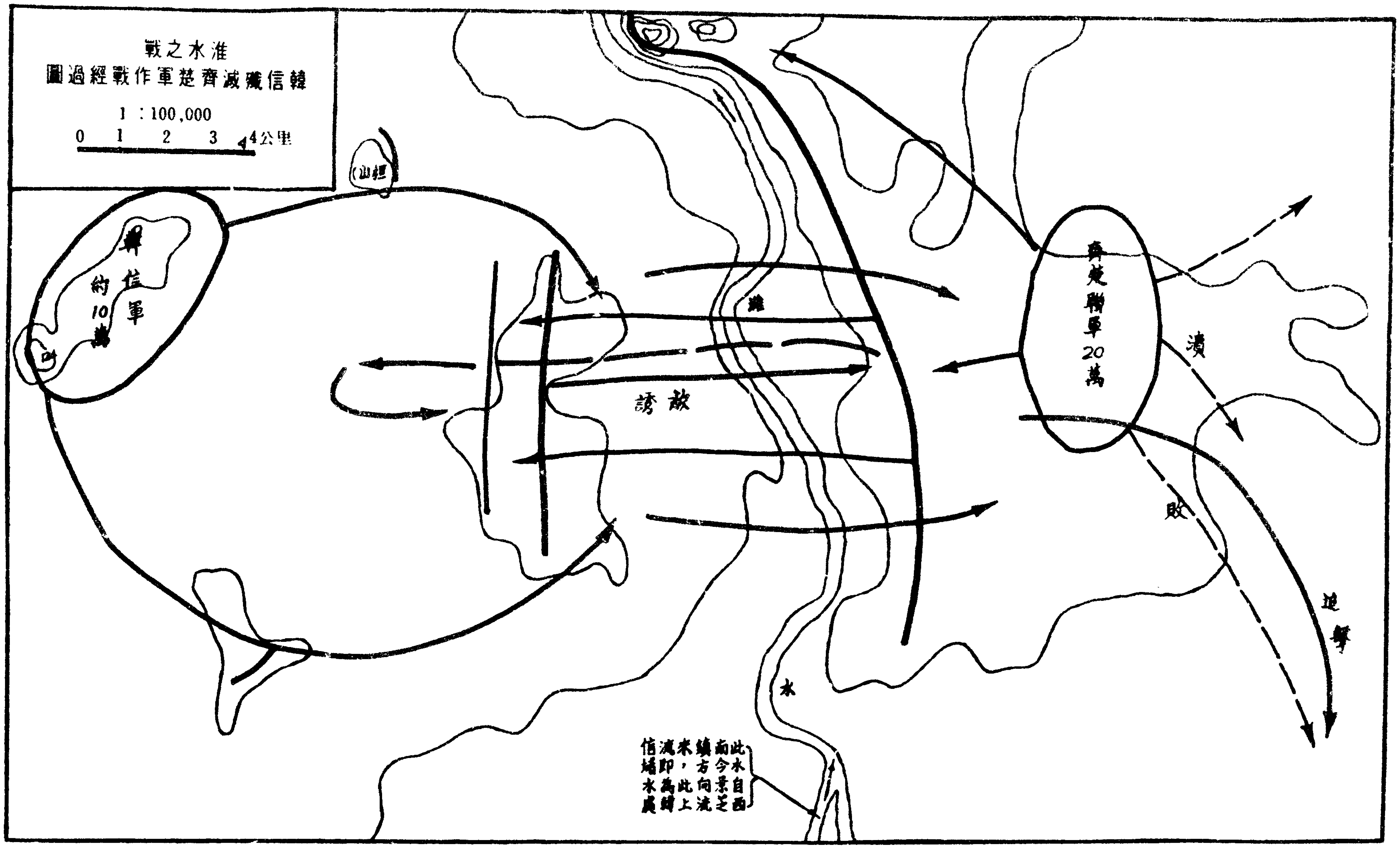
韓信破趙井陘之戰經過圖(一)

附圖三—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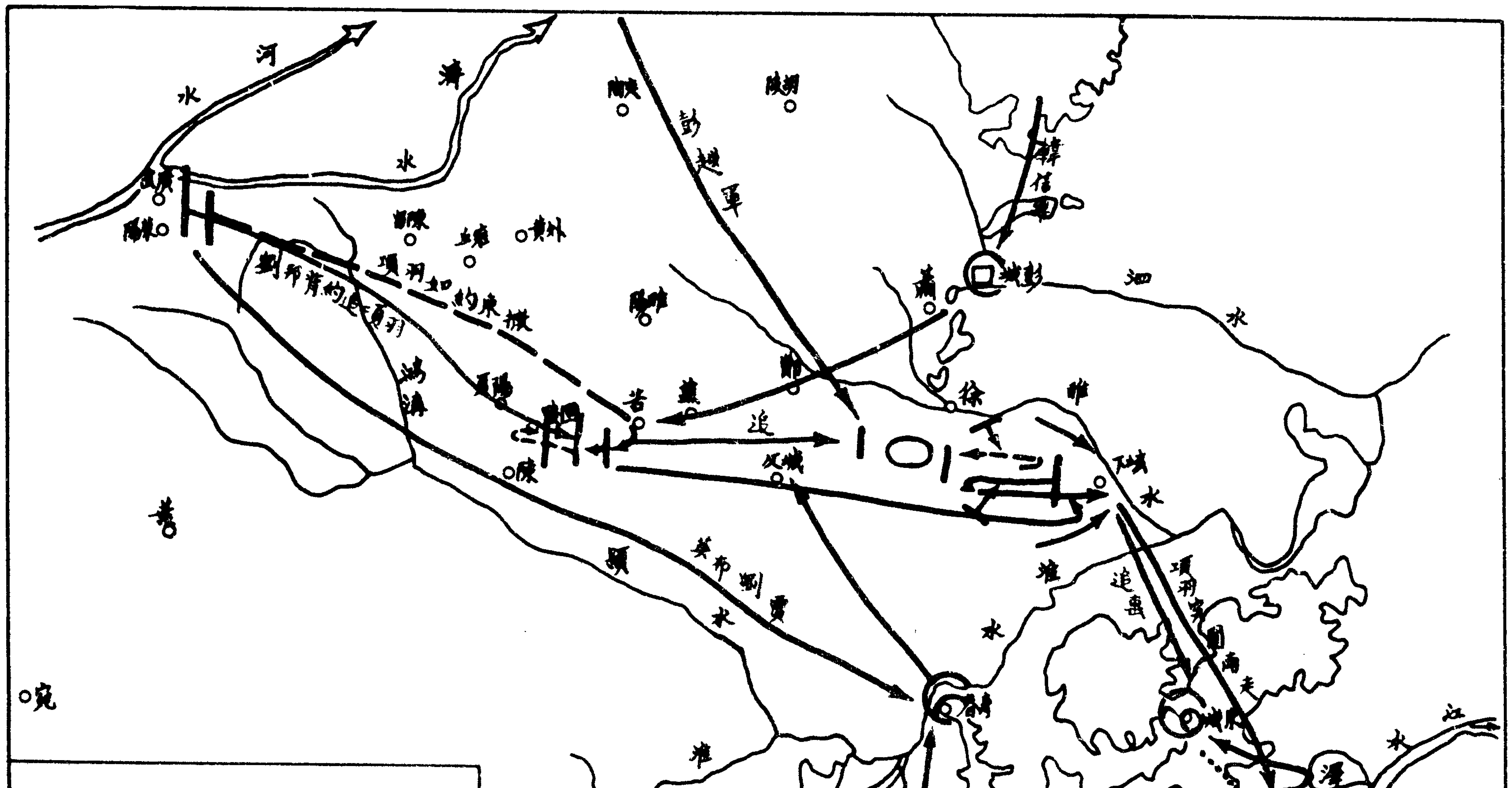
韓信破趙井陘之戰經過圖(二)

附圖三—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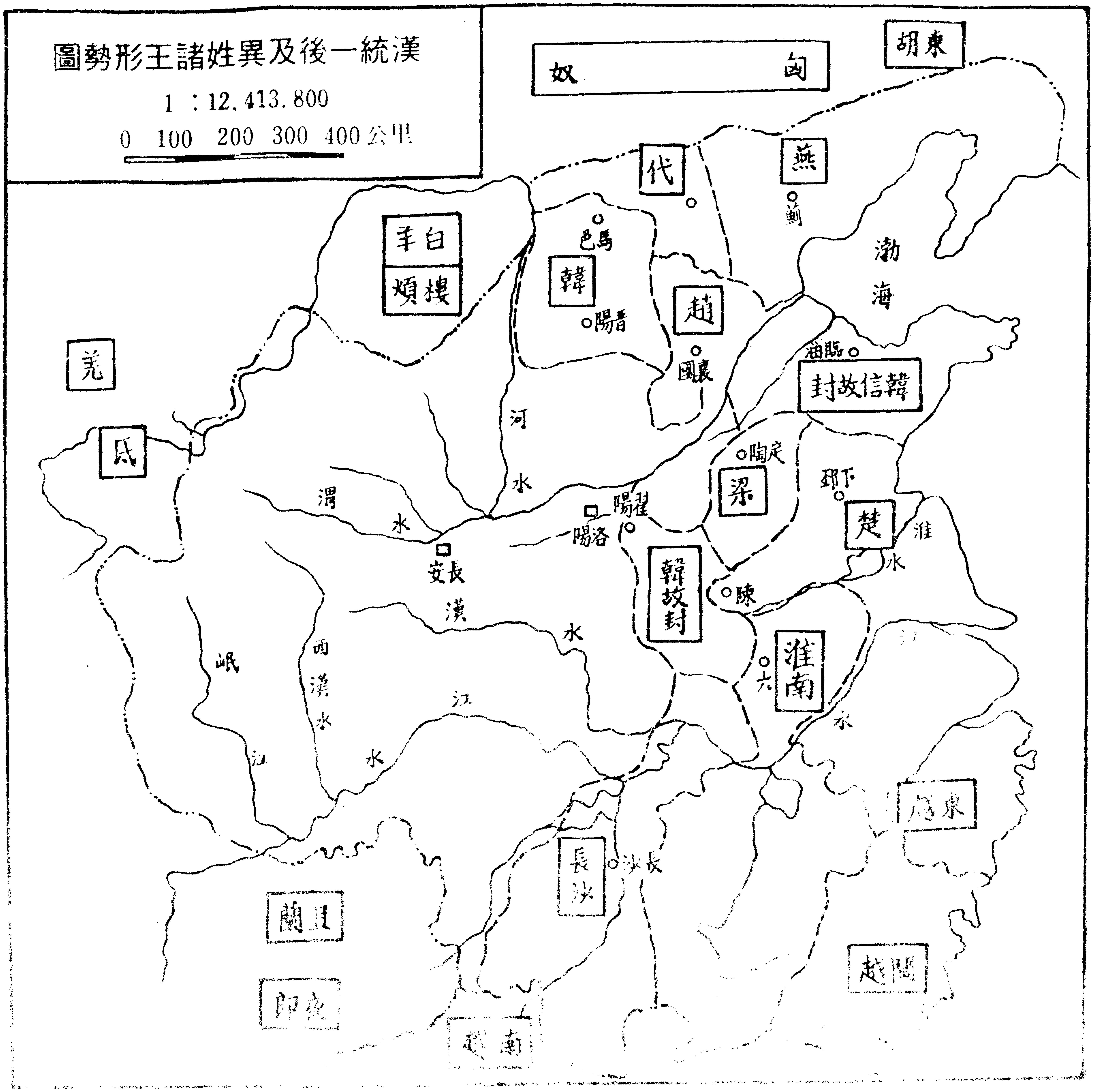
淮水之戰
韓信殲滅齊楚軍作戰經過圖
1：100,000
0 1 2 3 4公里
韓信軍
約10萬
齊楚聯軍
20萬
誘敵
潰
敗
追擊
水
此水自西而今景芝鎮方向流來，此上流即為韓信堰水處

附圖三—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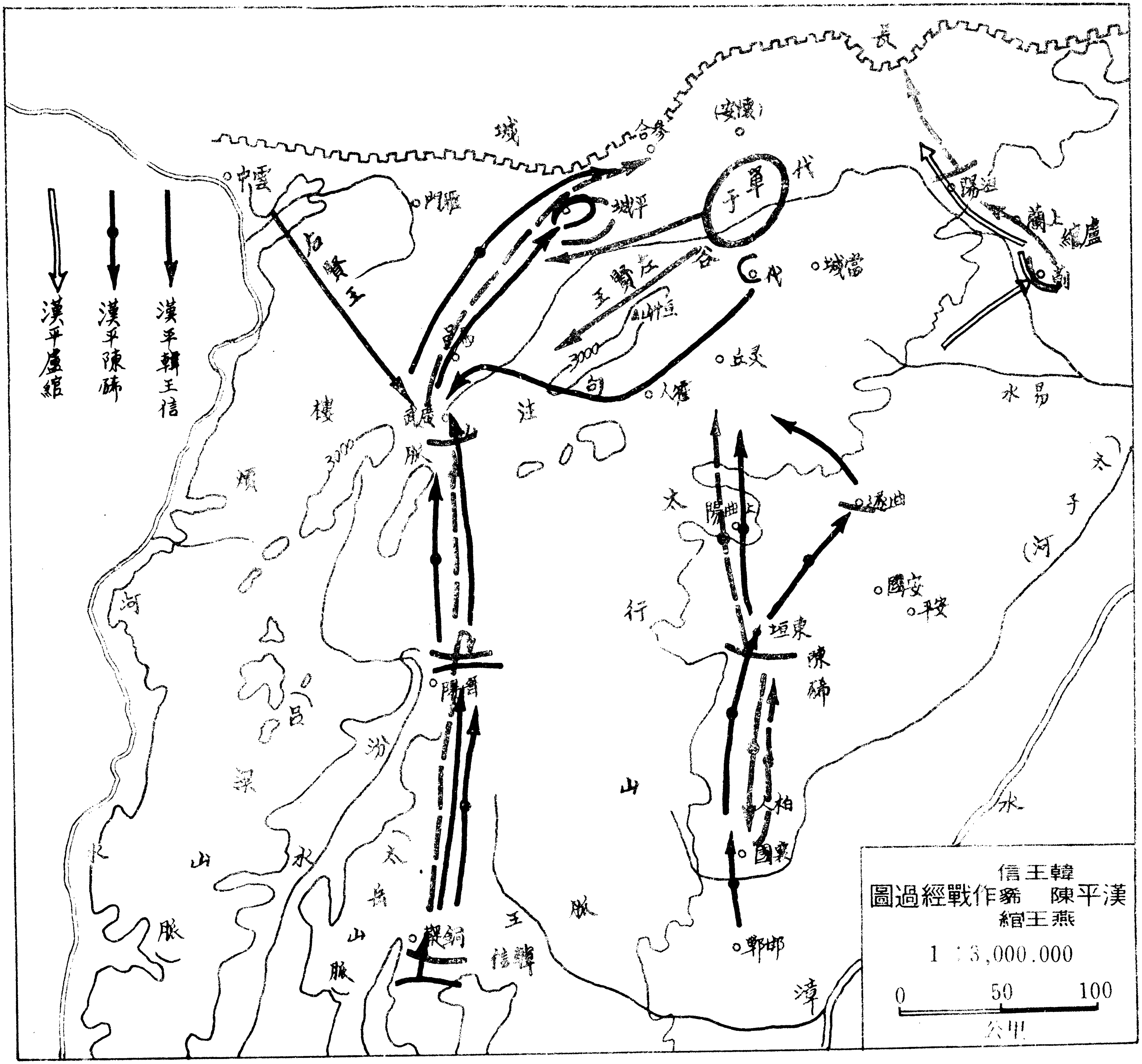
楚漢垓下會戰經過圖
1：2,500,000
0 50 100 公里
彭越軍
韓信
彭城
泗水
河水
濟水
潁水
淮水
鴻溝
追
追擊
英布劉賈
苦
蘄
徐
東城
舒

附圖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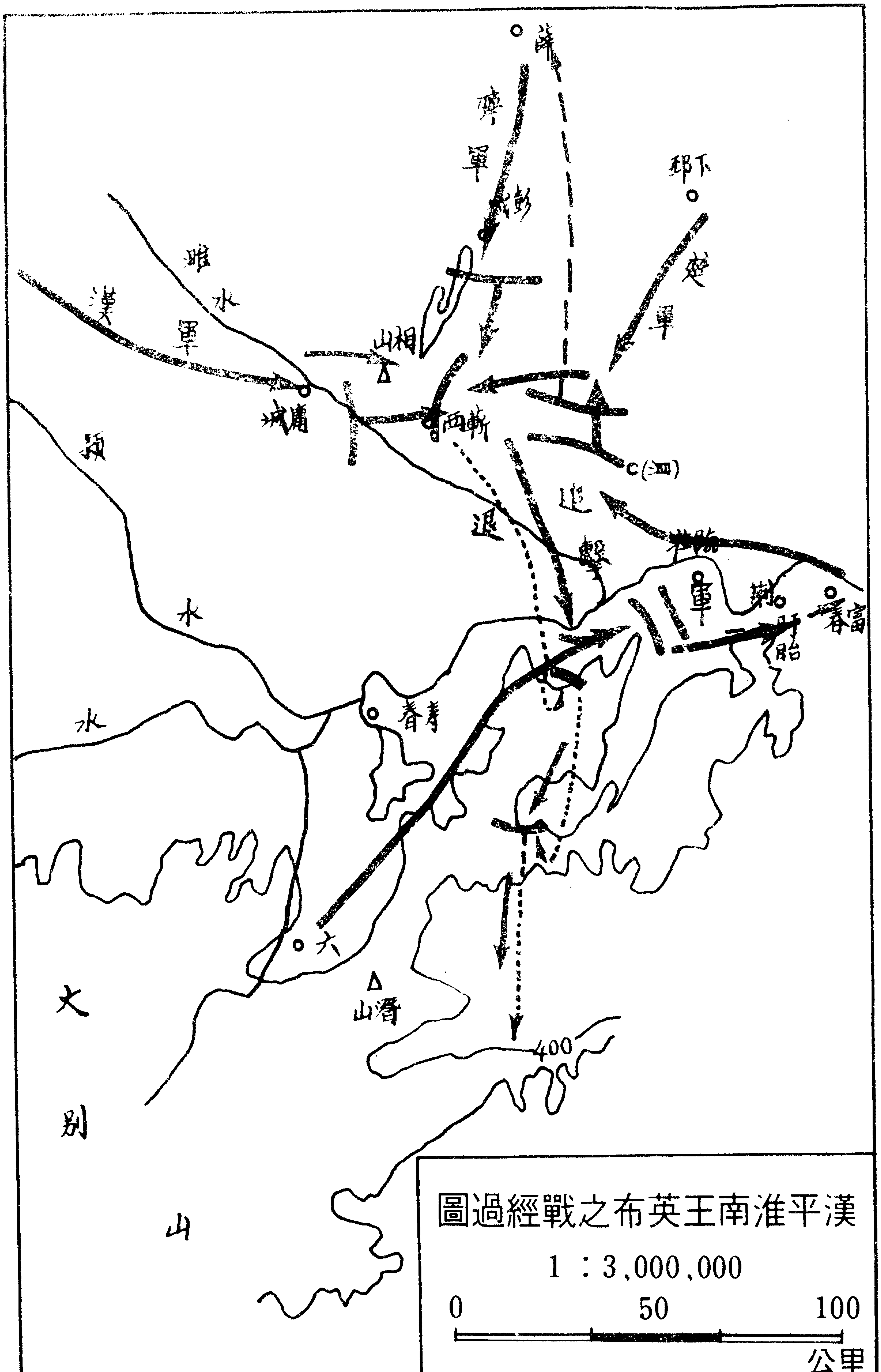


漢統一後及異姓諸王形勢圖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匈奴
東胡
代
燕
薊
渤海
白羊
樓煩
韓
馬邑
晉陽
趙
襄國
臨淄
韓信故封
羌
氐
河水
渭水
長安
洛陽
陽翟
定陶
梁
下邳
楚
淮水
韓故封
陳
漢水
六
淮南
岷江
西漢水
江水
長沙
長沙
東甌
且蘭
夜郎
南越
閩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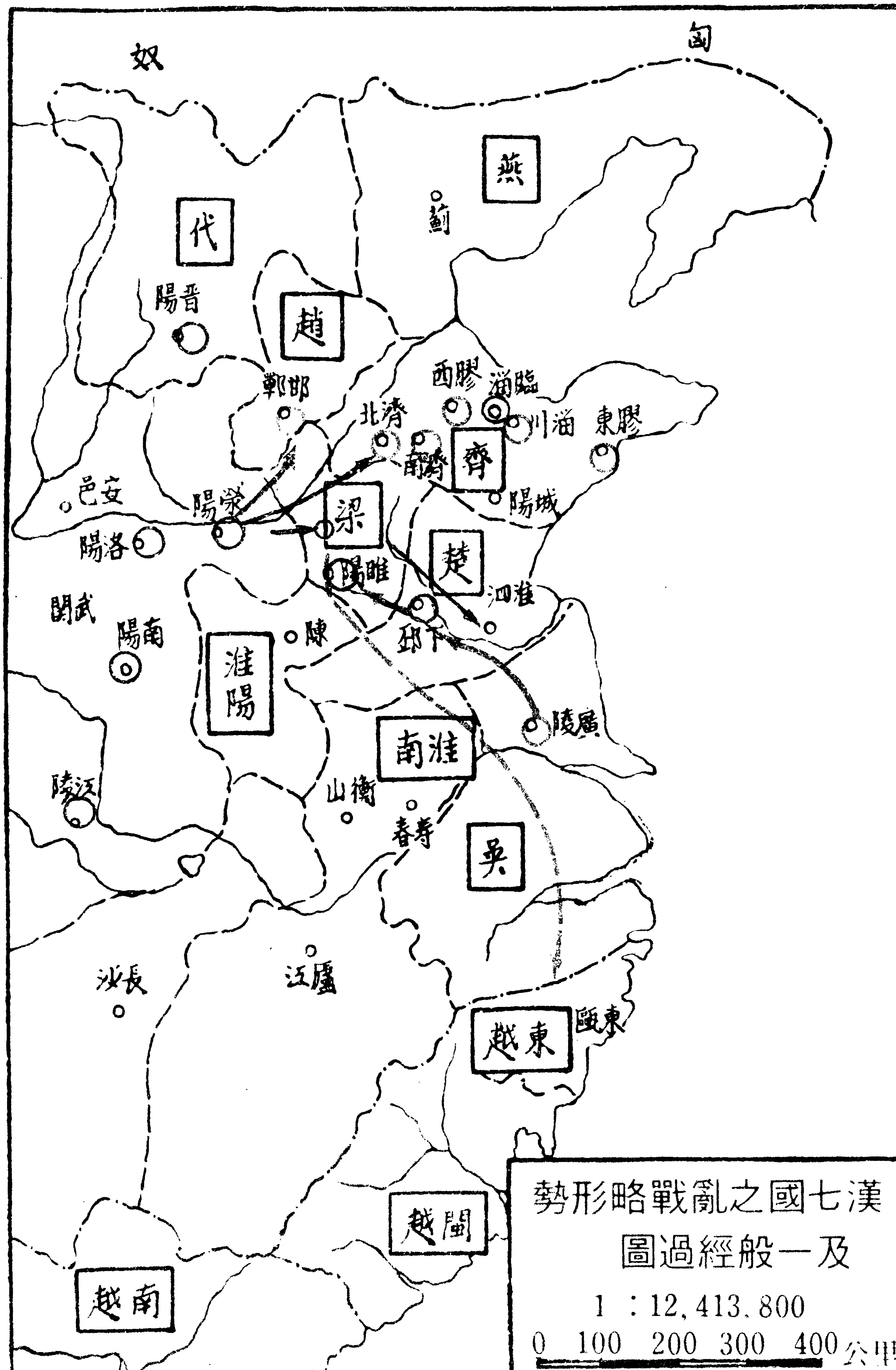
附圖二—九三



韓王信
漢平陳豨作戰經過圖
燕王盧綰
1：3,000,000
0 50 100
公里
漢平盧綰
漢平陳豨
漢平韓王信
長城
代
單于
平城
參合
（安陽）
雲中
雁門
右賢王
左賢王
代谷
當城
恒山
廣武
靈丘
句注
盧人
樓煩山脈
太上曲陽
曲逆
東垣
陳豨
安國
安平
易水
太子河
河
呂梁山
汾水
太岳山脈
王信
韓
銅鞮
晉陽
太行山脈
柏人
襄國
邯鄲
漳水
上蘭
燕王
盧綰
薊
沮陽



漢平淮南王英布之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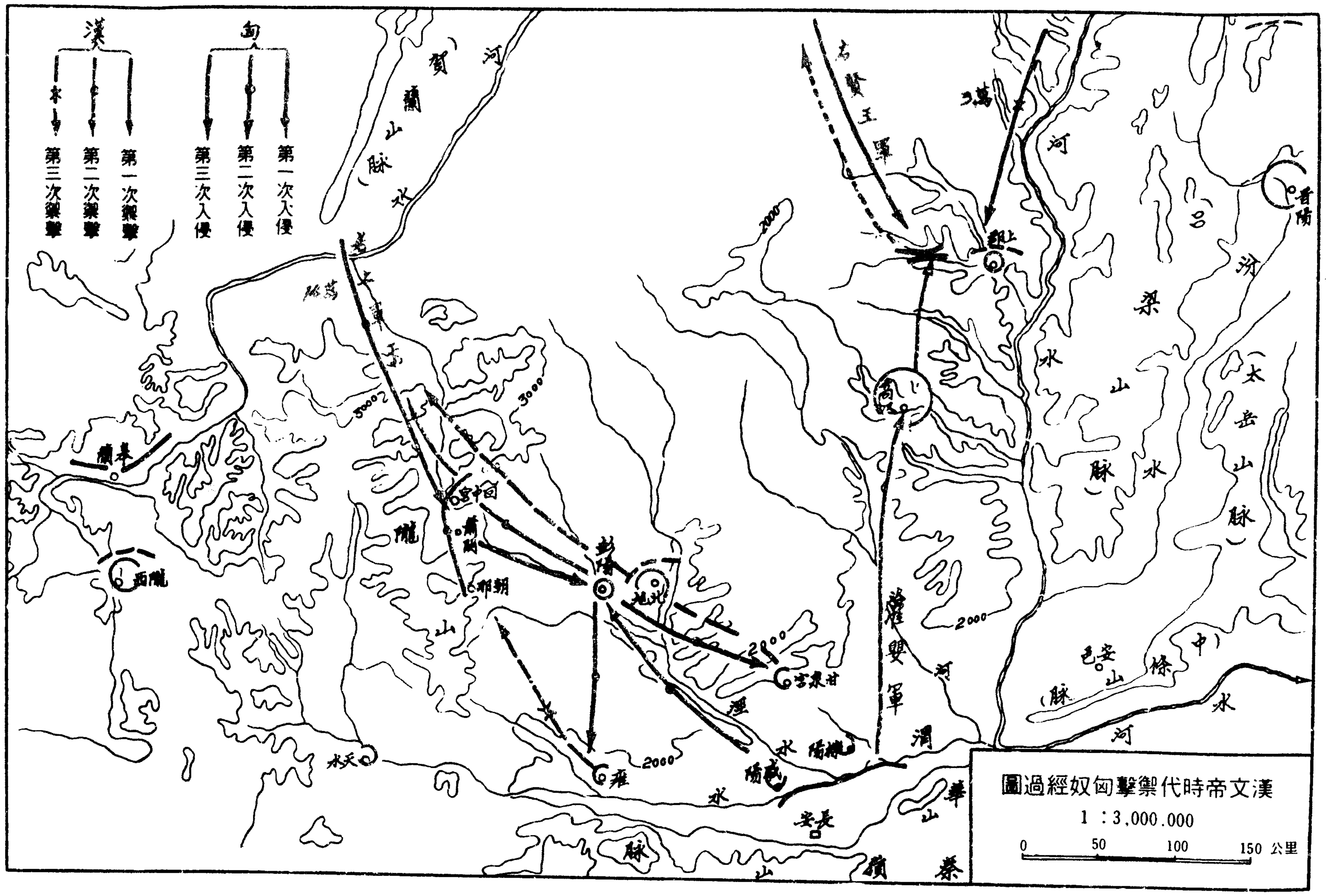


漢七國之亂戰略形勢及一般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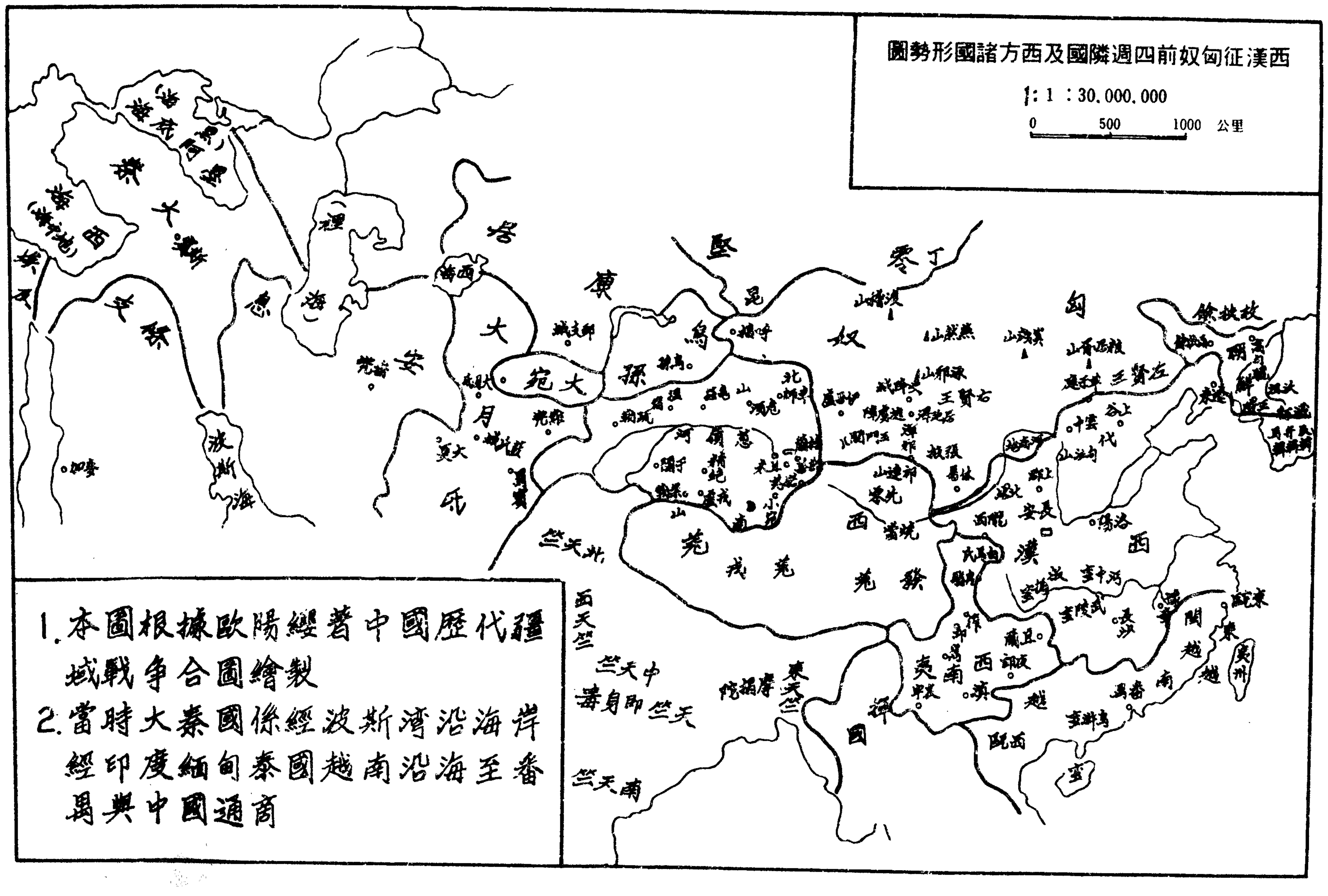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附圖三一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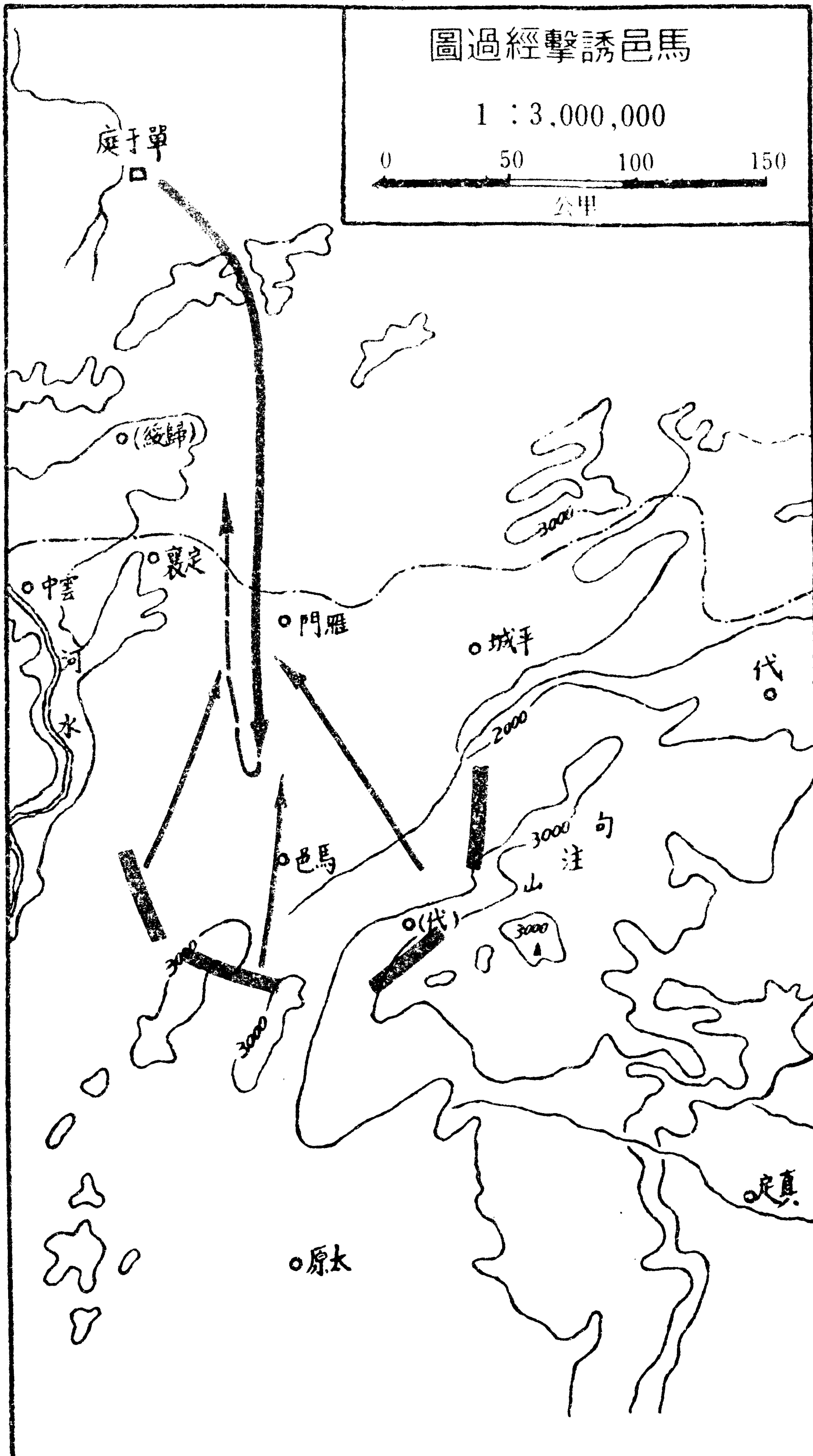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九七



1.本圖根據歐陽纓著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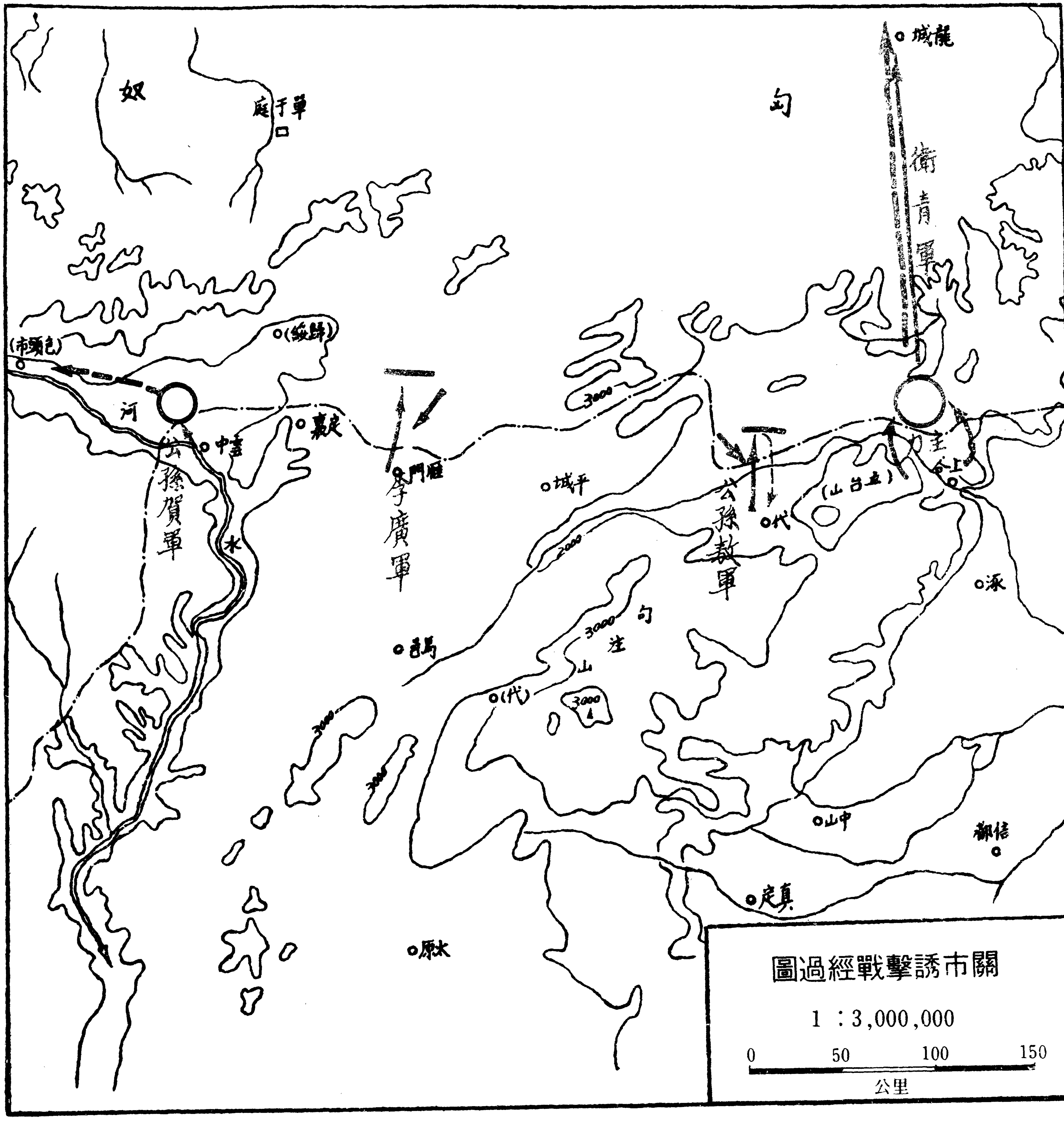
2.當時大秦國係經波斯灣沿海岸經印度緬甸泰國越南沿海至番禺與中國通商

附圖二—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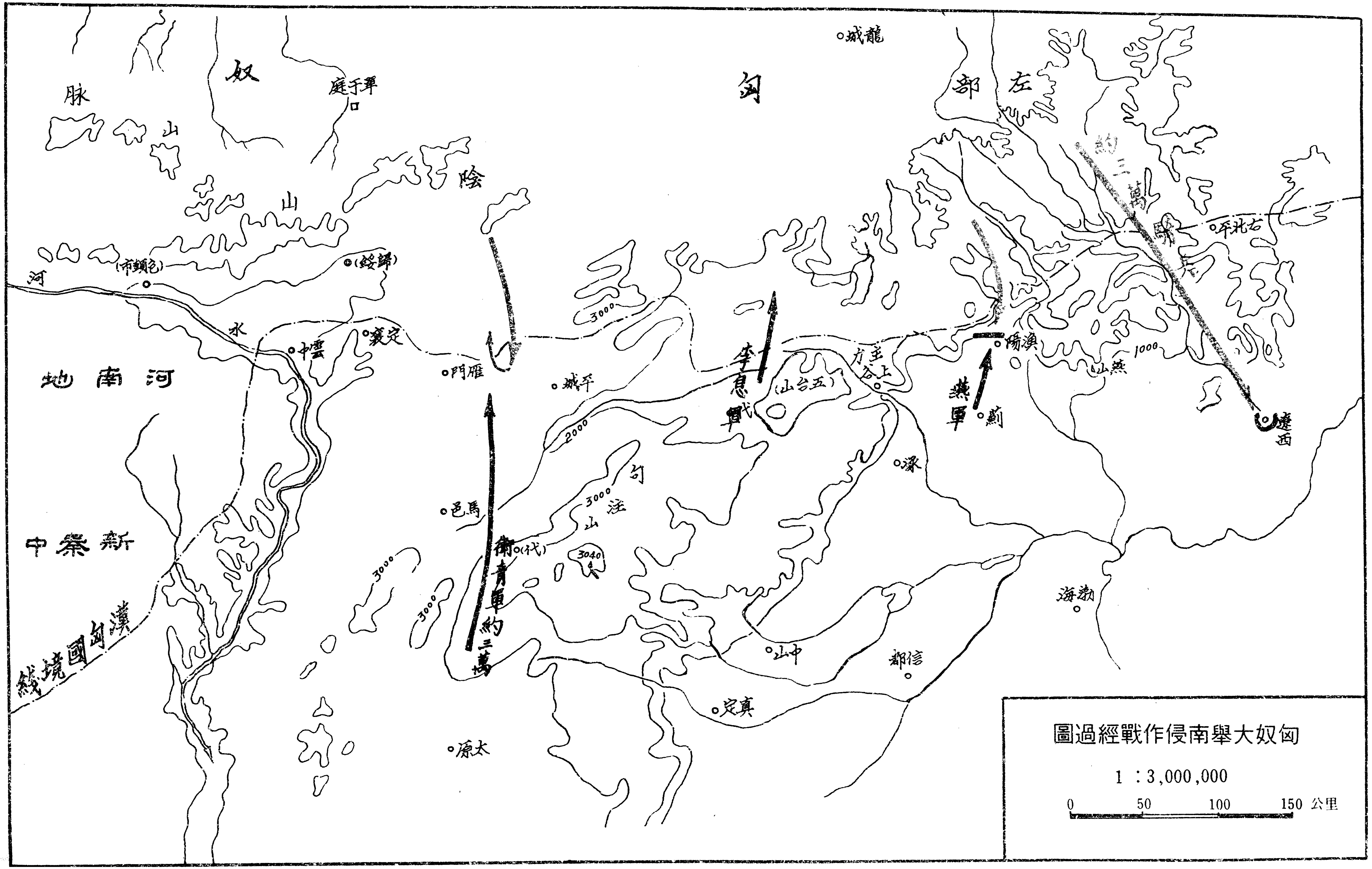
馬邑誘擊經過圖
1 : 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單于庭
(歸綏)
定襄
雲中
河水
雁門
平城
代
3000
2000
句注山
馬邑
(代)
真定
太原

附圖三—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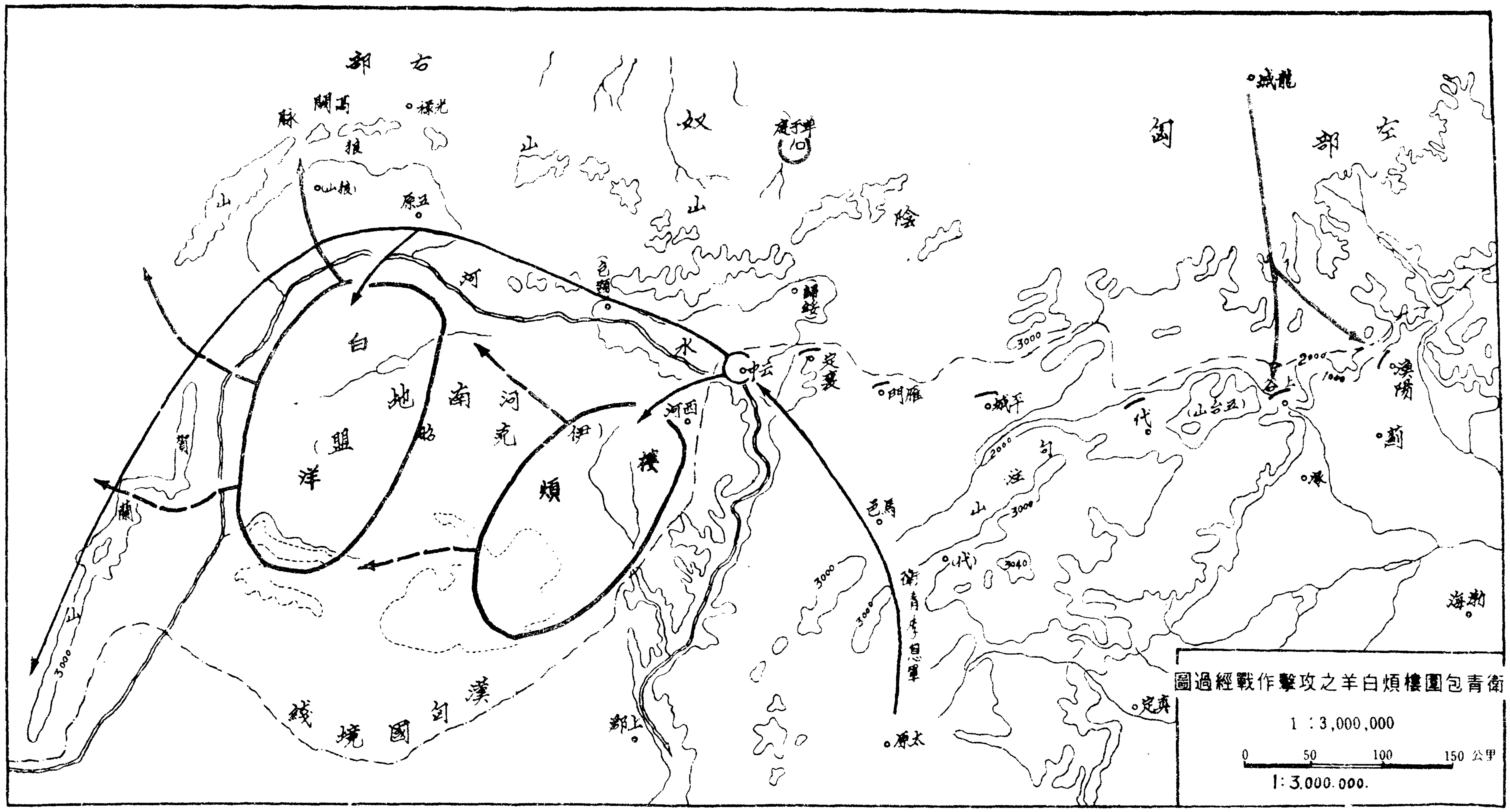


關市誘擊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匈
奴
單于庭
龍城
衛青軍
主力
(歸綏)
雲中
定襄
雁門
平城
代
(五台山)
上谷
涿
河
水
公孫賀軍
李廣軍
公孫敖軍
句注山
馬邑
(代)
中山
信都
真定
太原
3000
2000

附圖三一一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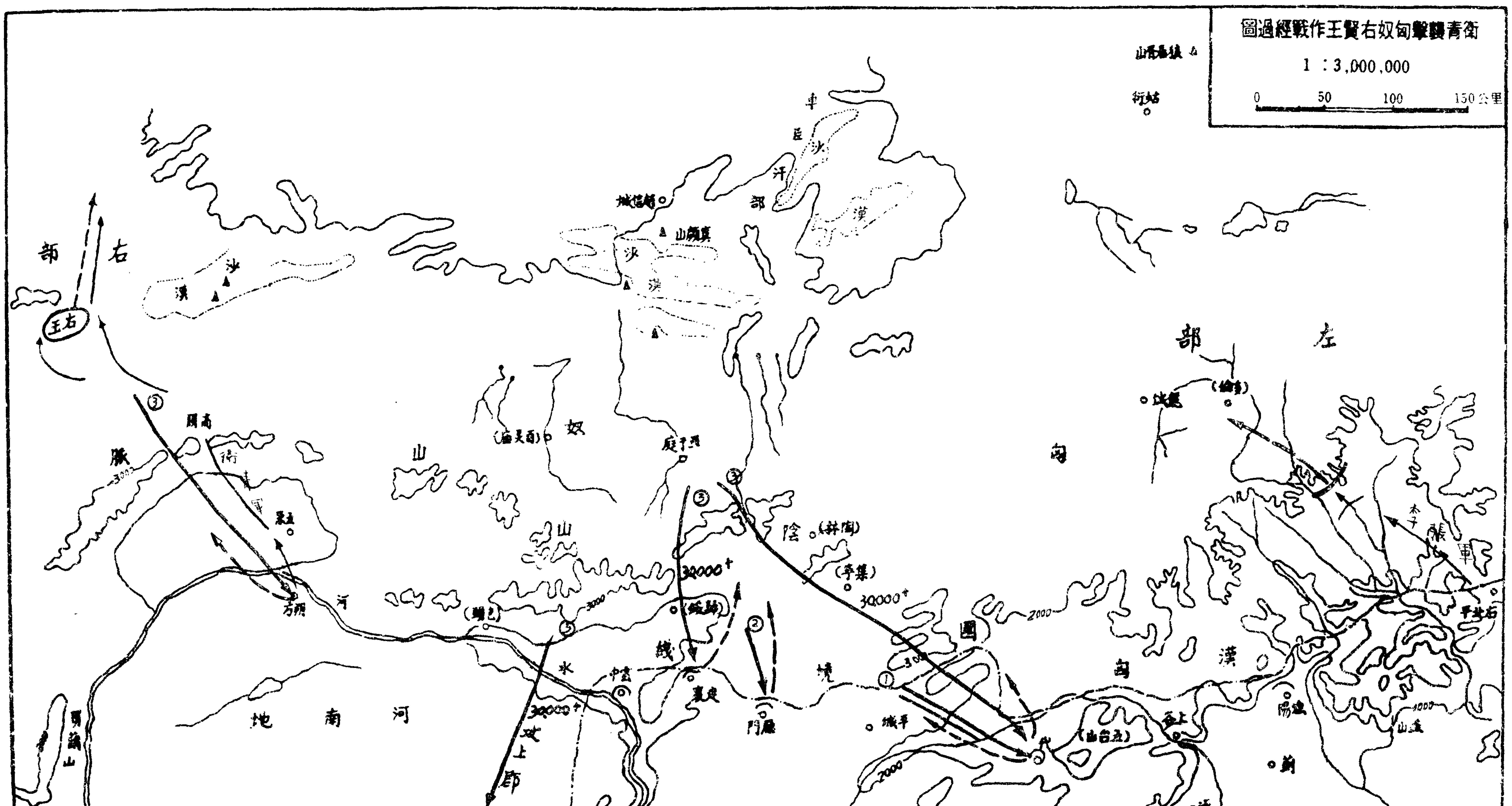


匈奴大舉南侵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匈
奴
左部
龍城
單于庭
陰山
山脈
河水
河南地
新秦中
漢匈國境綫
雲中
定襄
雁門
平城
馬邑
(代)
太原
真定
中山
信都
涿
薊
漁陽
上谷
(五台山)
燕山
右北平
遼西
渤海
句注山
衛青軍約三萬
李息軍
燕軍
約三萬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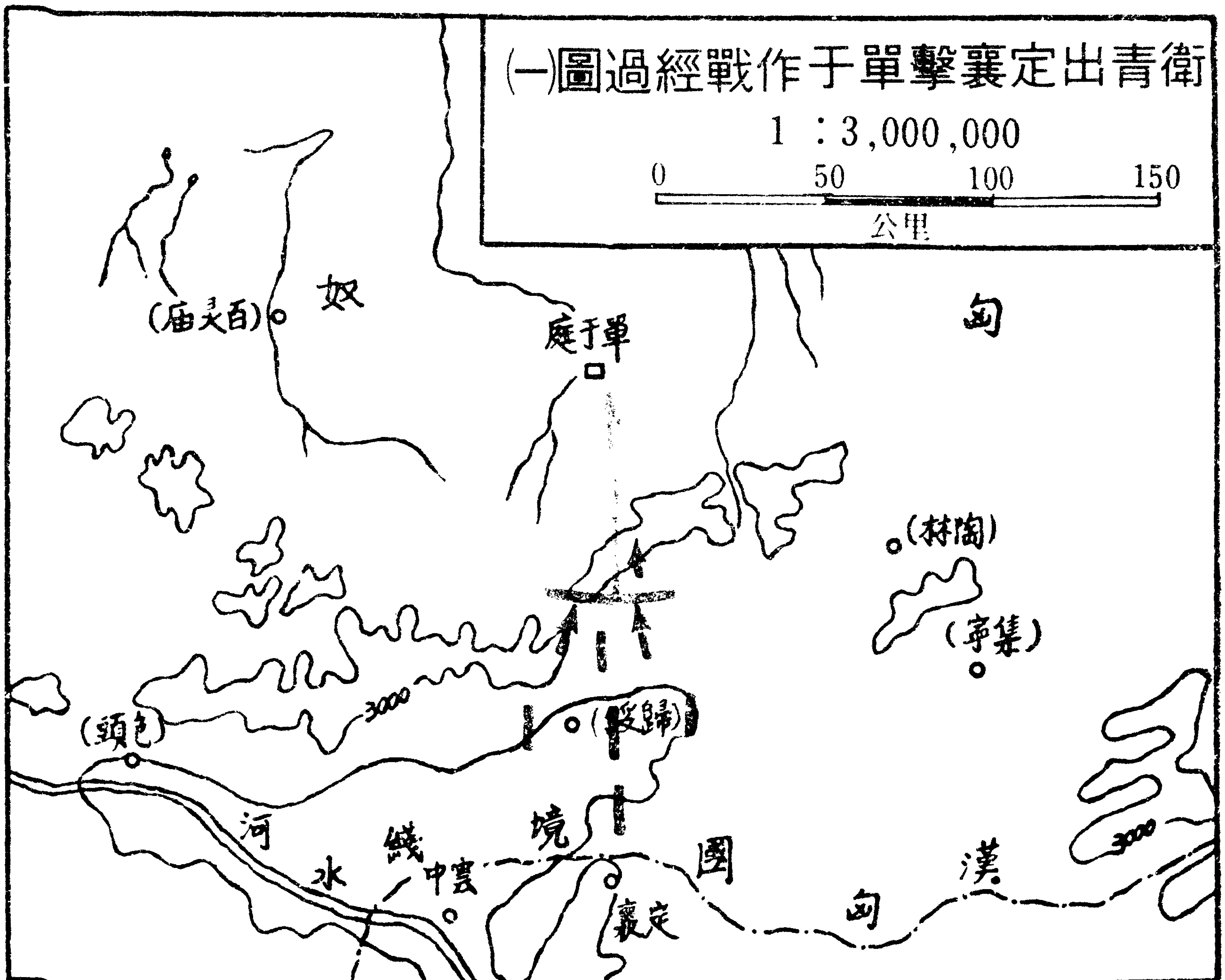
圖三－一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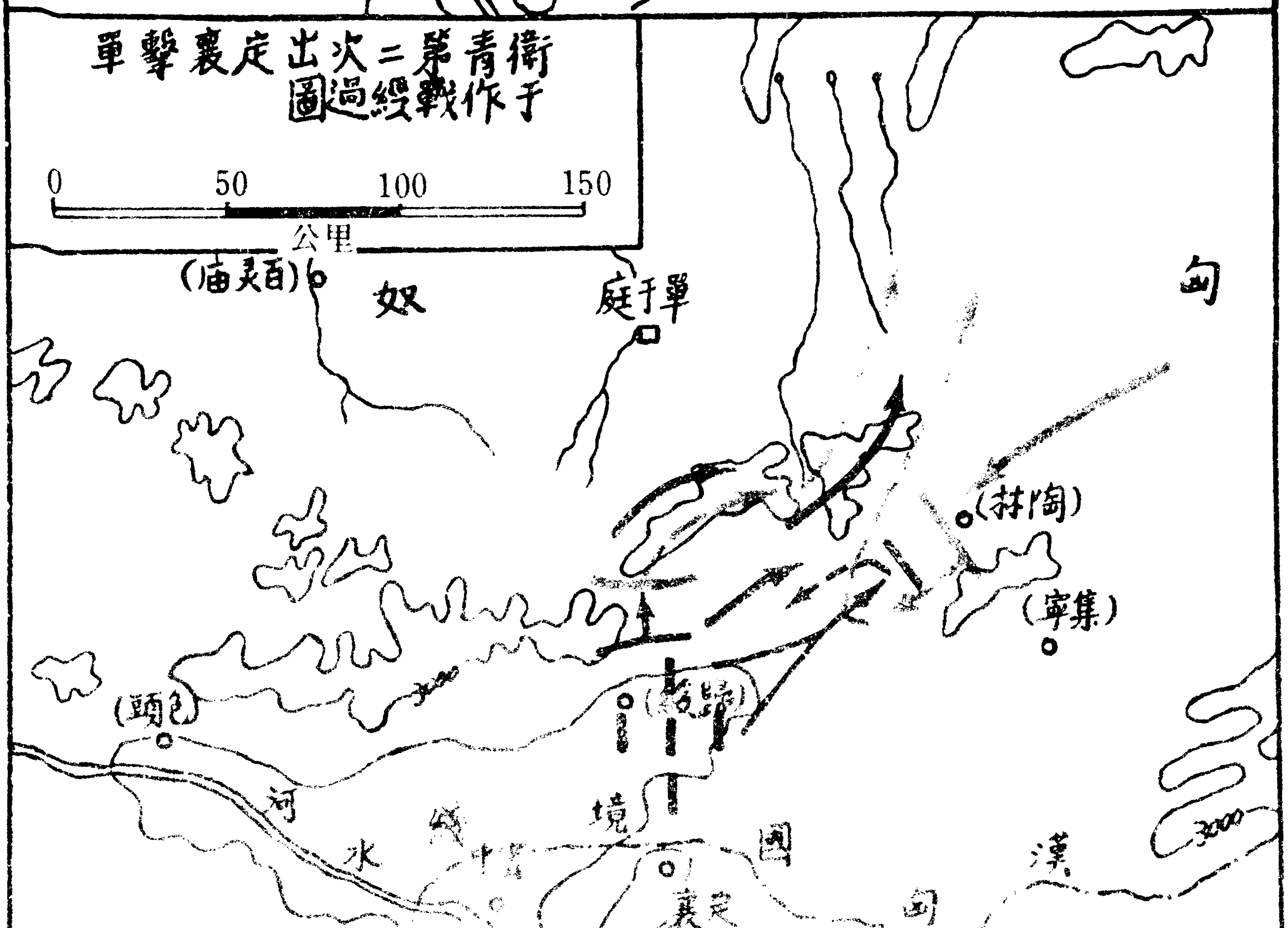
衛青包圍樓煩白羊之攻擊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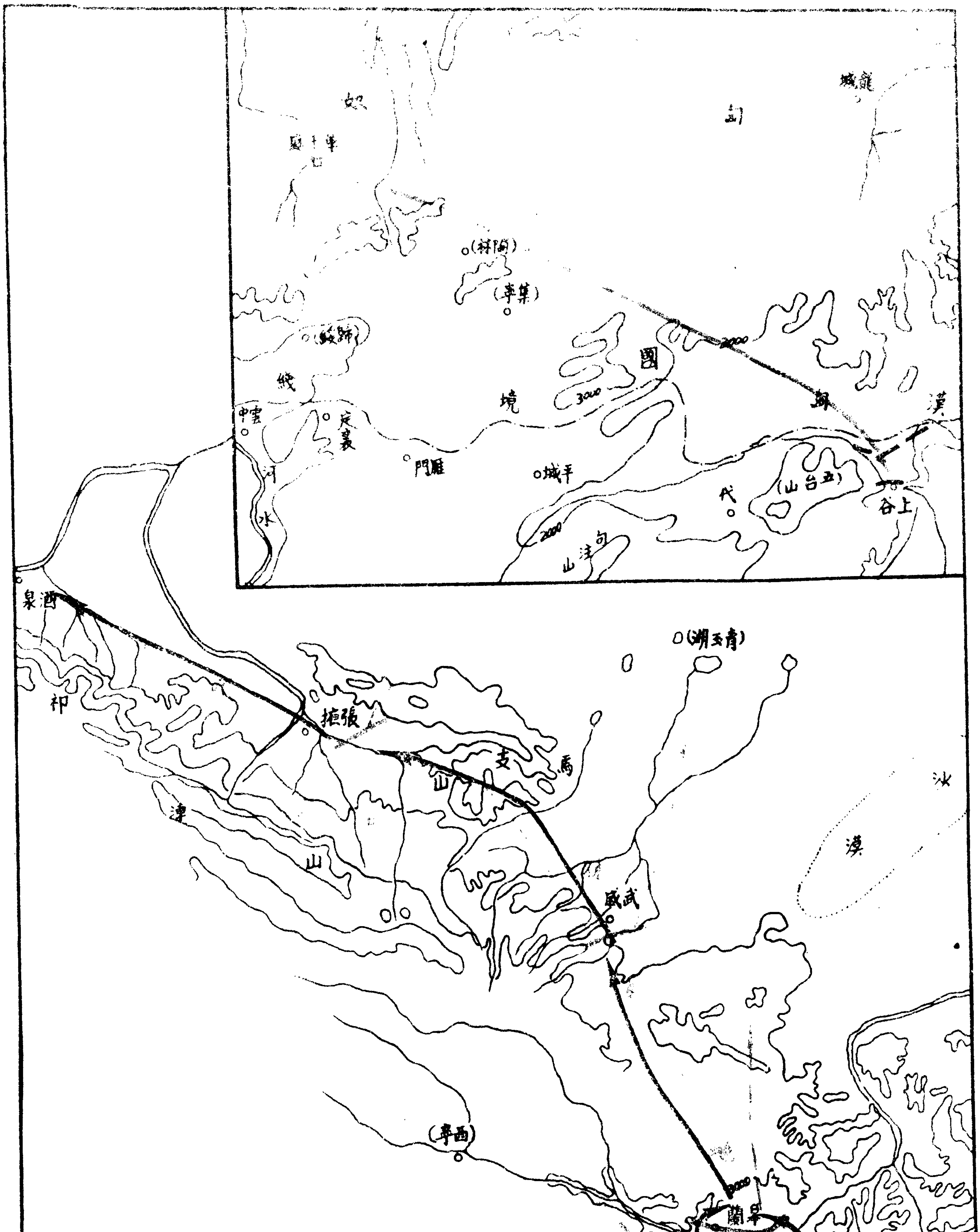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〇二

衛青襲擊匈奴右賢王作戰經過圖


衛青出定襄擊單于作戰經過圖(一)
1 ：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百灵庙)
奴
單于庭
匈
(陶林)
(集寧)
3000
(包頭)
(歸綏)
河
水
鐵
境
國
漢
雲中
定襄
匈
3000


衛青第二次出定襄擊單于作戰經過圖
0
50
100
150
公里
(百灵庙)
奴
單于庭
匈
(陶林)
(集寧)
3000
(包頭)
(歸綏)
河
水
境
國
漢
定襄
匈
3000
庭門
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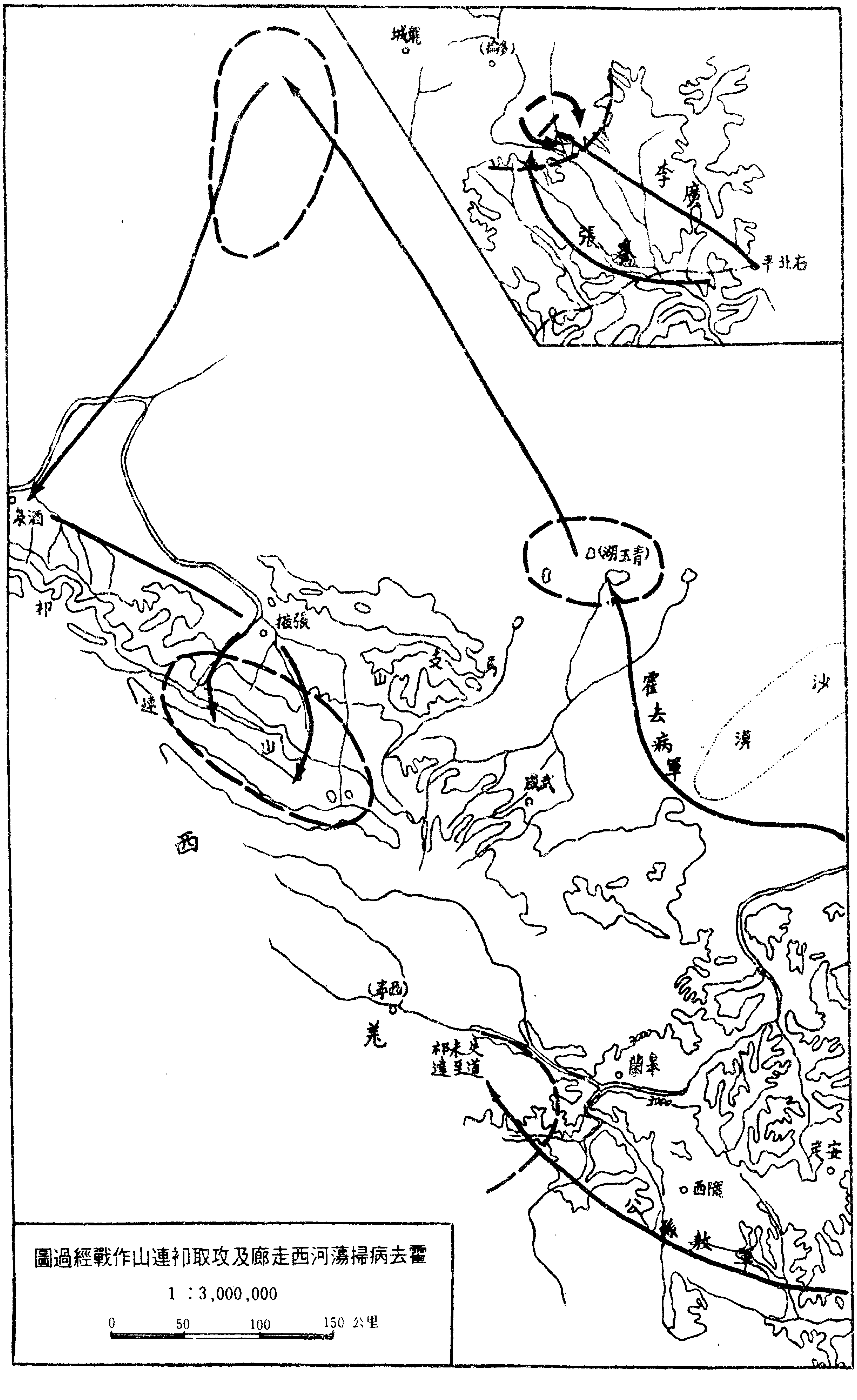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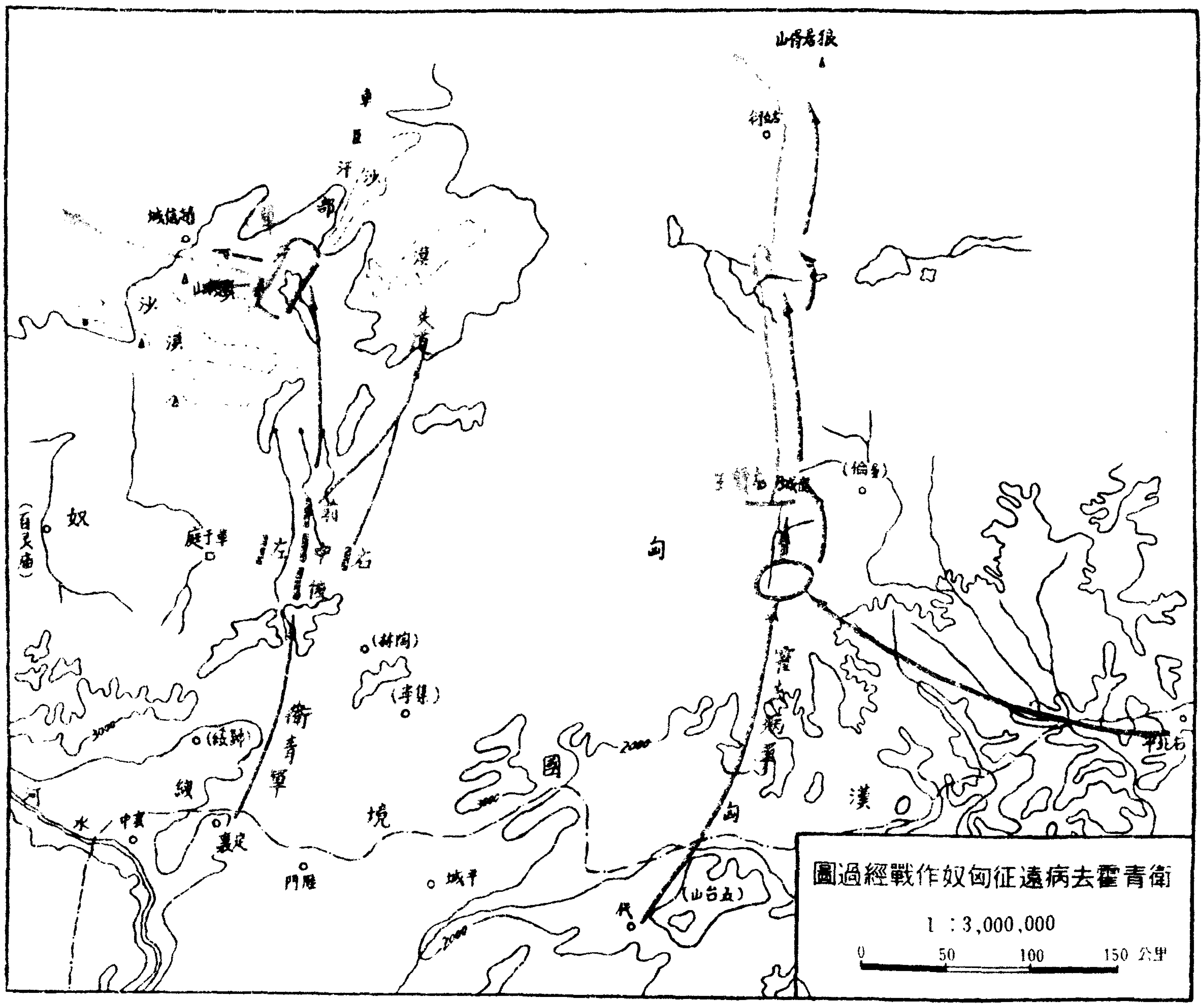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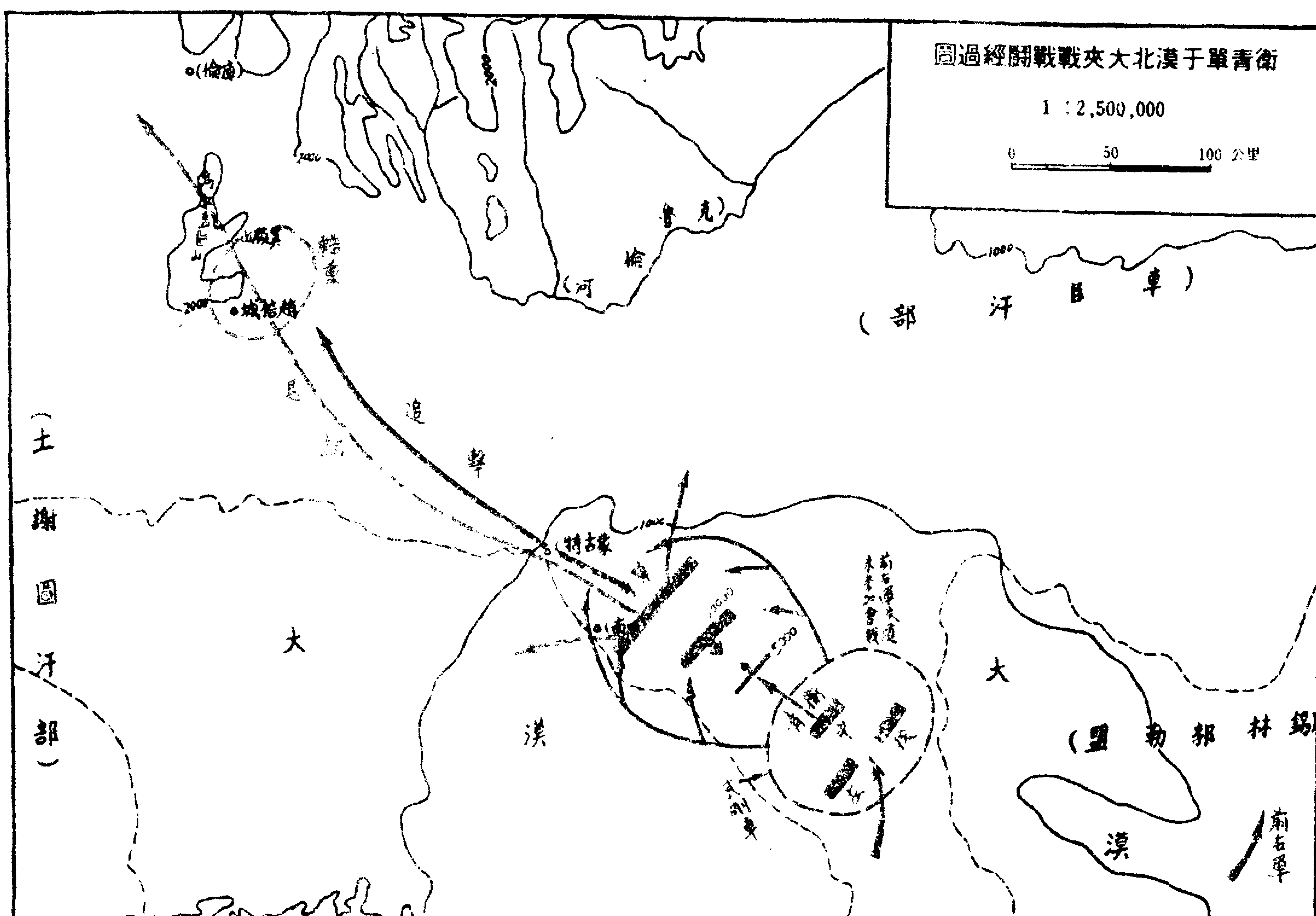
霍去病掃蕩河西走廊及攻取祁連山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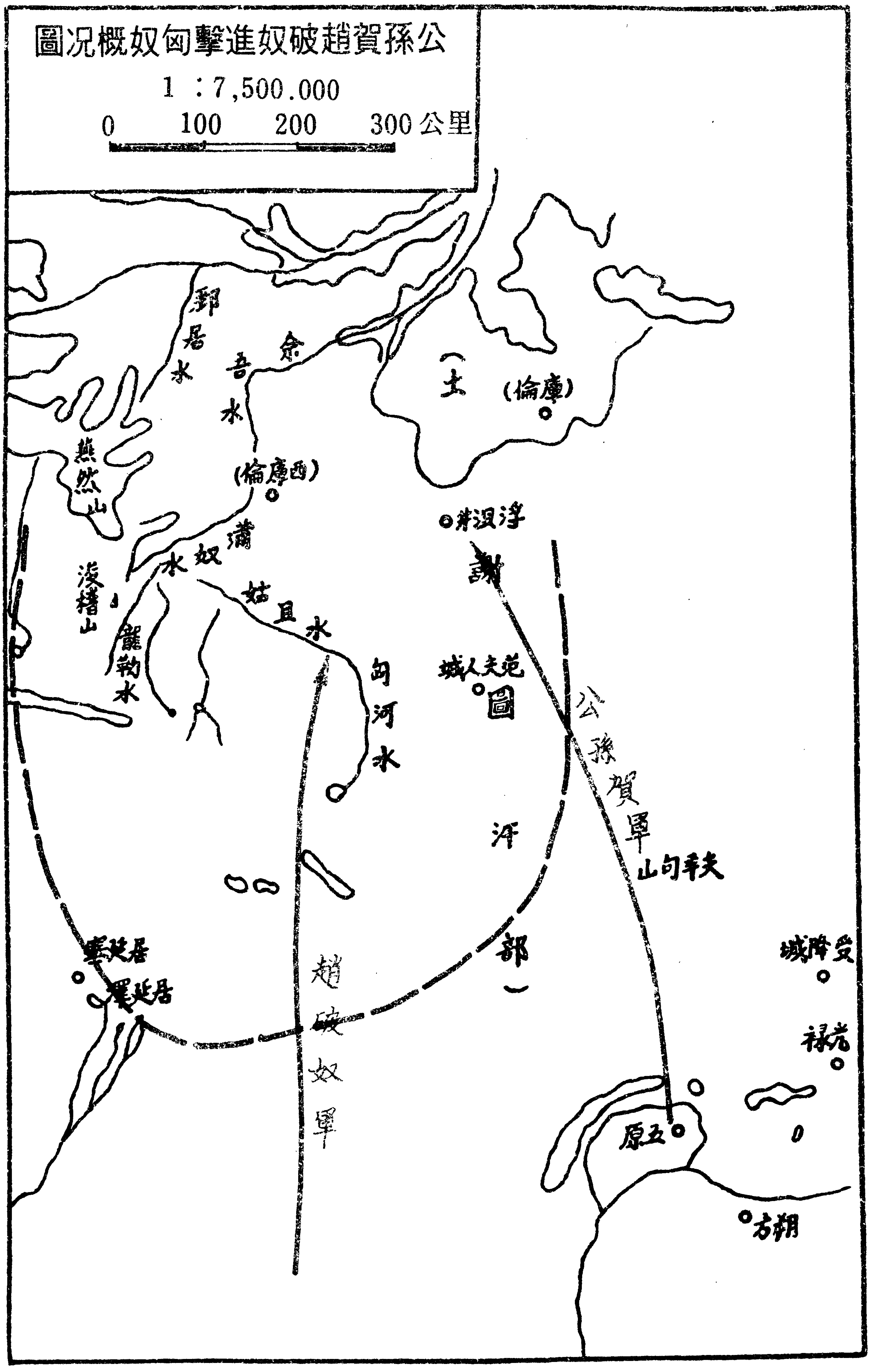
1 : 3,000,000

附圖三一一〇六



附圖三一一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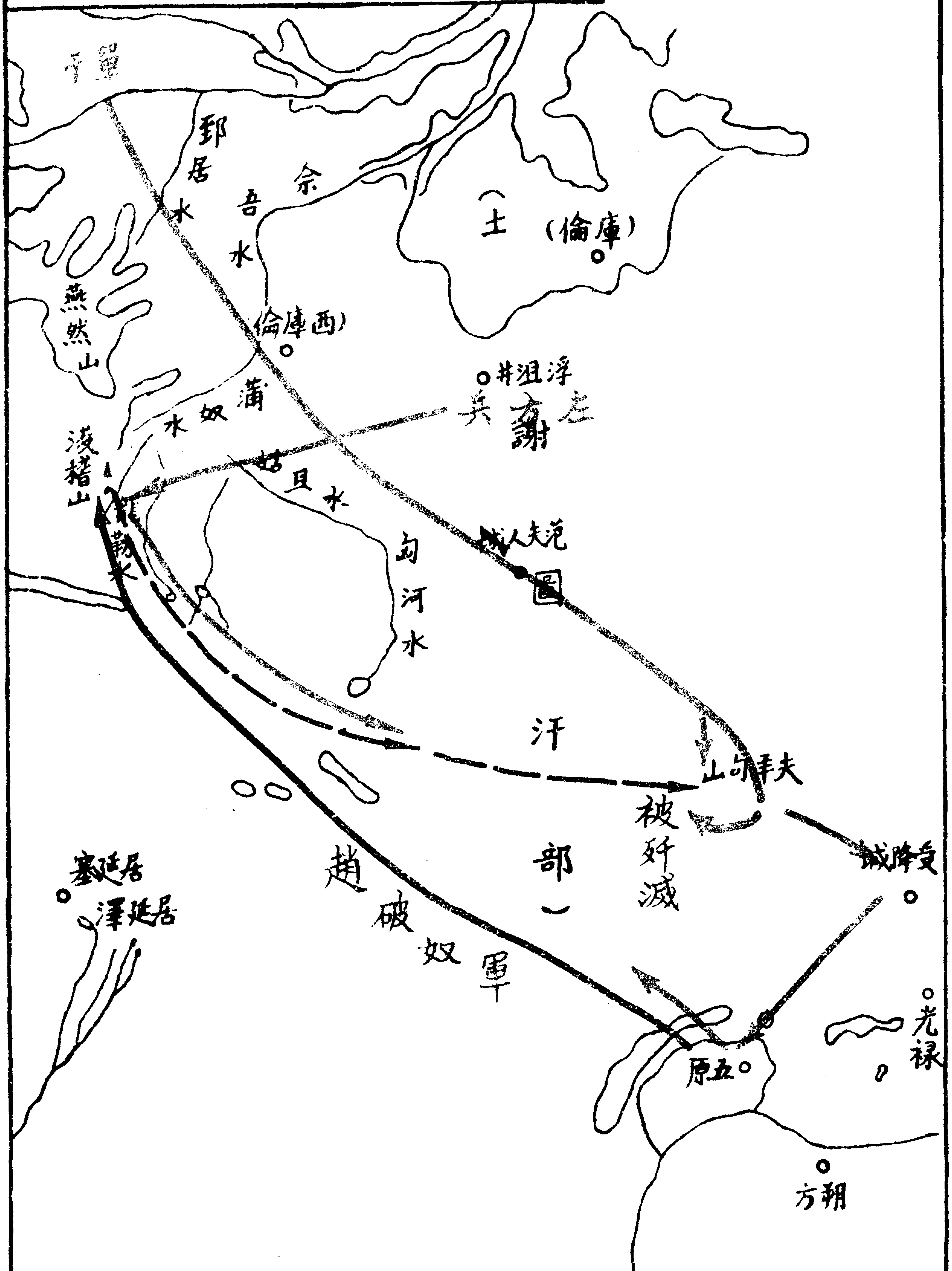



公孫賀趙破奴進擊匈奴概況圖
1：7,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郅居水
余吾水
燕然山
(西庫倫)
濤奴水
浚稽山
龍勒水
姑且水
匈河水
(庫倫)
浮沮井
范夫人城
(土謝圖汗部)
公孫賀軍
夫羊句山
趙破奴軍
居延塞
居延澤
受降城
光祿
五原
朔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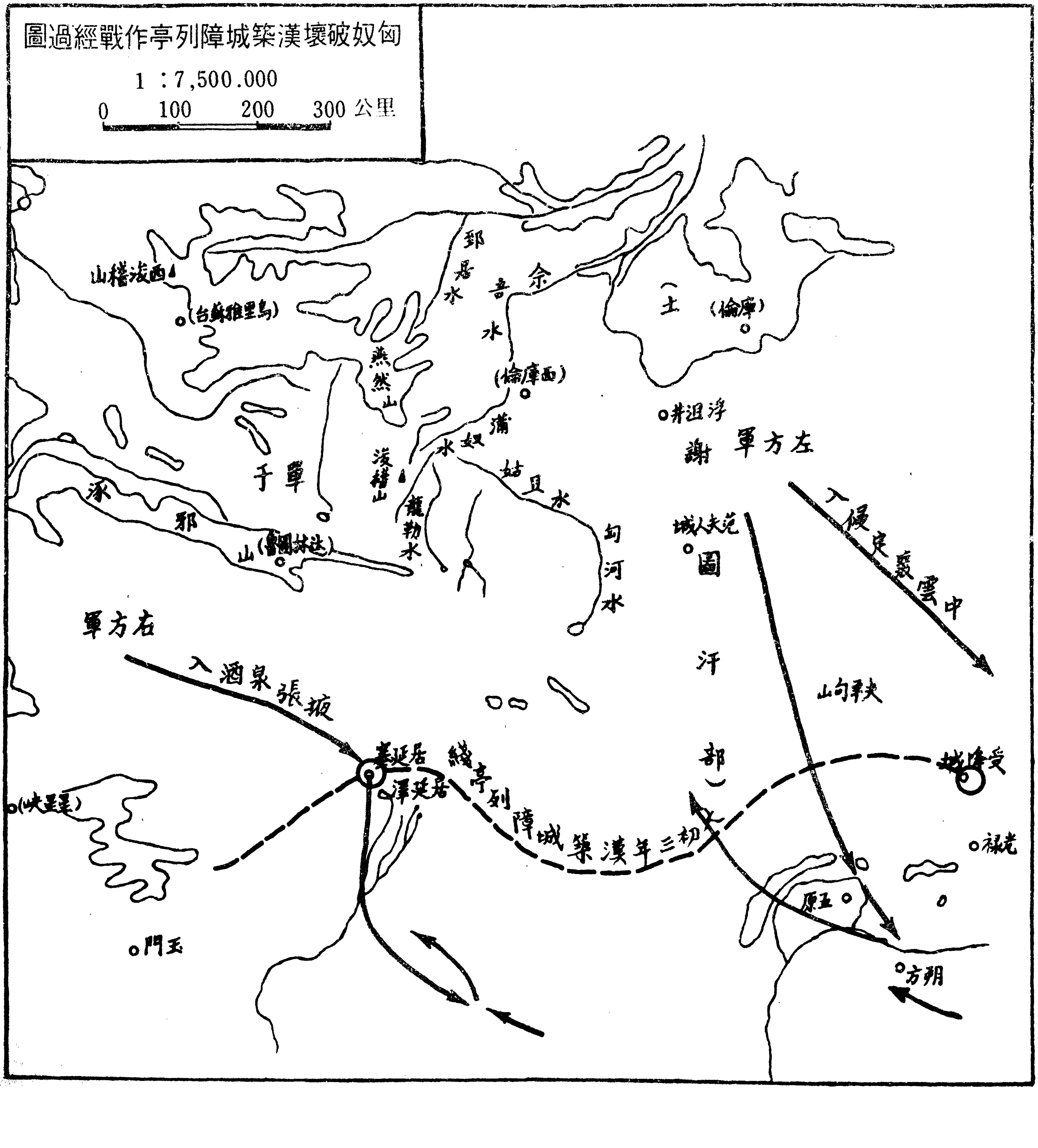
趙破奴至浚稽山接應左大都尉失敗經過圖

1：7,5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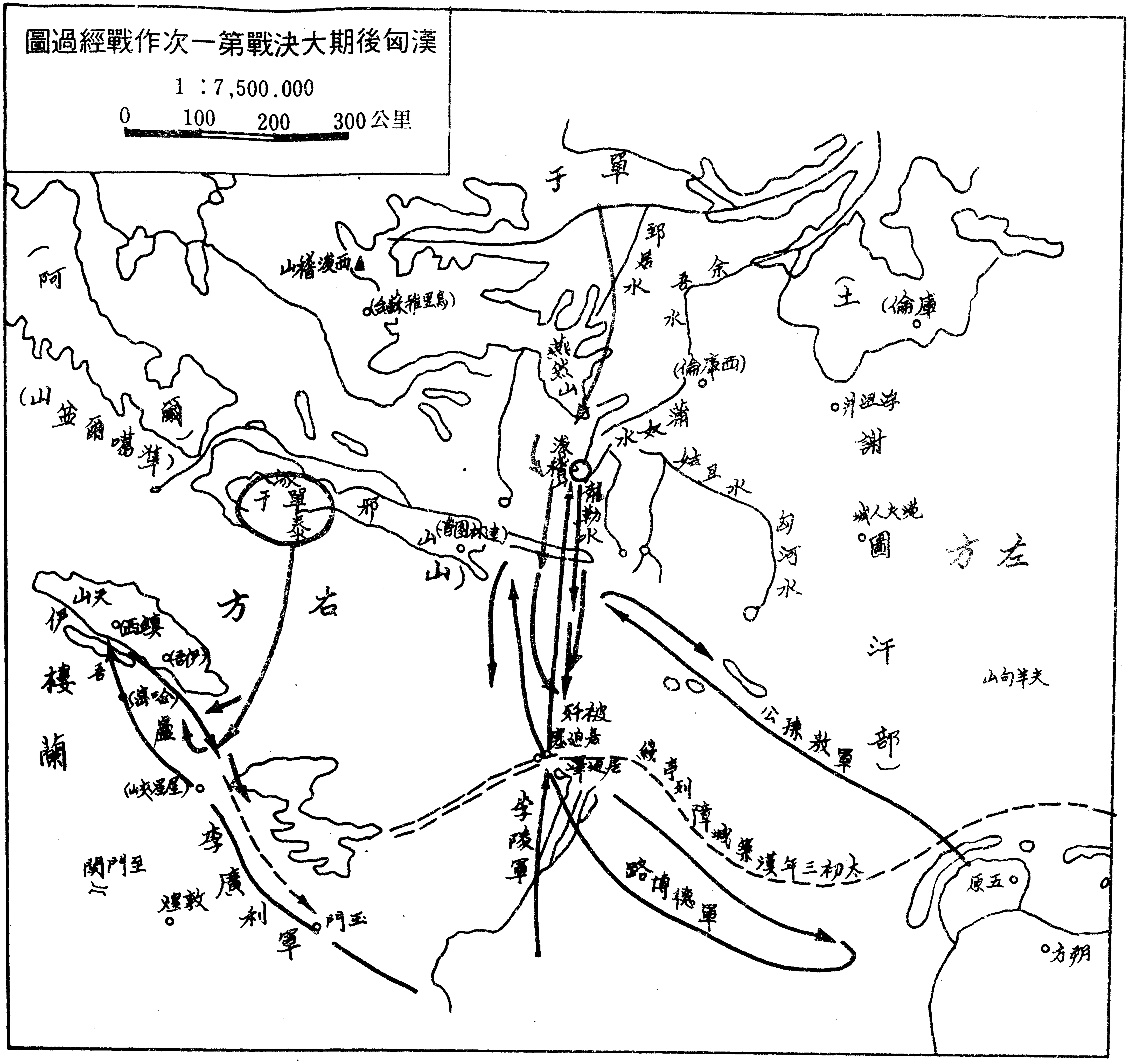
0　100　200　3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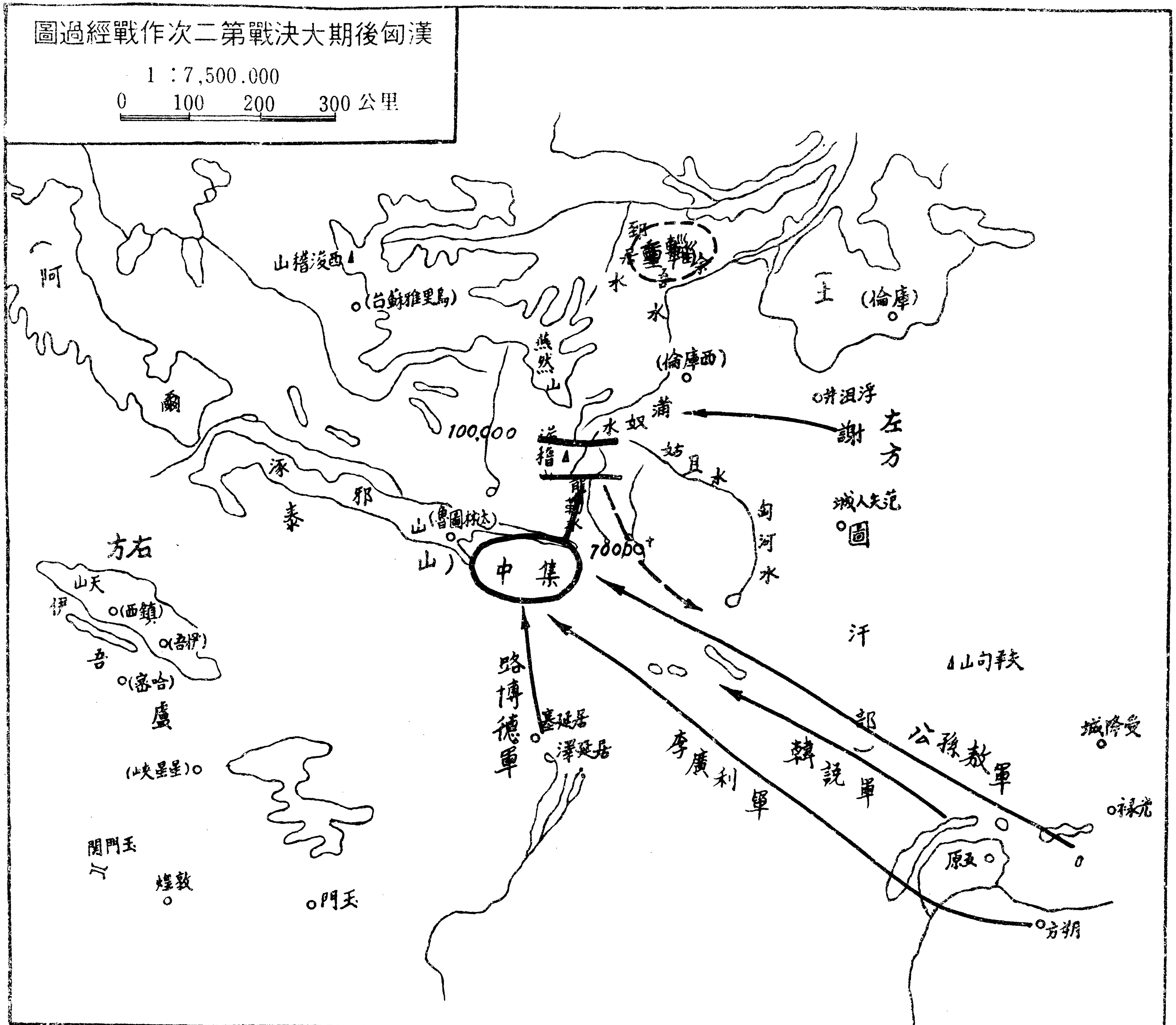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一〇


匈奴破壞漢築城障列亭作戰經過圖
1：7,500.000
0 100 200 300 公里
西浚稽山
烏里雅蘇台
燕然山
郅居水
余吾水
西庫倫
土
庫倫
浮沮井
左方軍
浚稽山
蒲奴水
單于
涿邪山
姑且水
龍勒水
范夫人城
匈河水
土謝圖汗部
入侵定襄雲中
夫羊句山
右方軍
入酒泉張掖
居延塞
居延澤
初三年漢築城障列亭線
受降城
光祿
五原
朔方
星星峽
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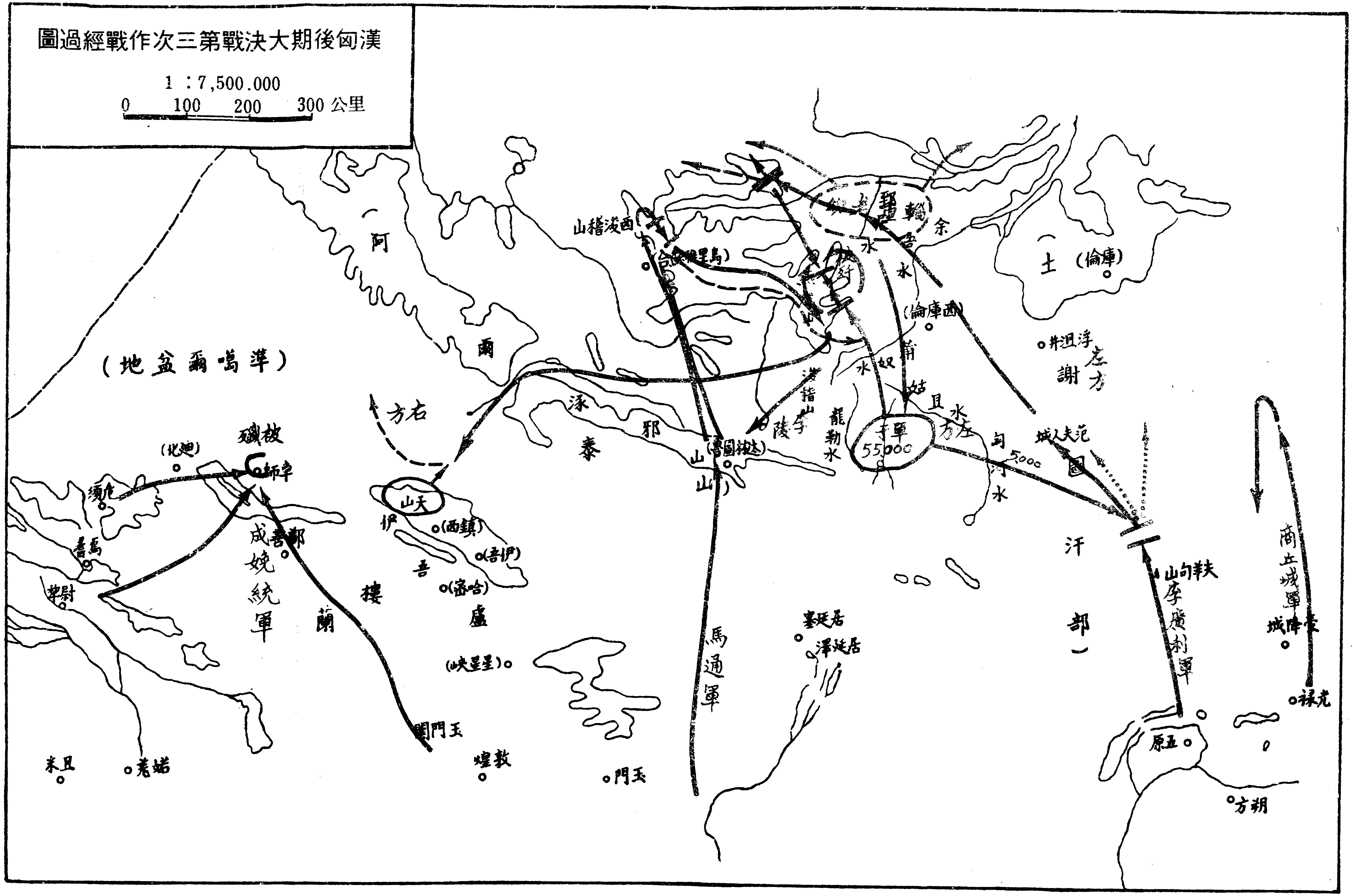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一一


漢匈後期大決戰第一次作戰經過圖
1：7,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單于
西浚稽山
烏里雅蘇台
郅居水
余吾水
燕然山
浚稽山
蒲奴水
姑且水
龍勒水
匈河水
西庫倫
庫倫
左方
右方
天山
鎮西
伊吾
樓蘭
敦煌
玉門
李廣利軍
李陵軍
路博德軍
公孫敖軍
居延澤
太初三年漢築城障
五原
朔方
夫羊句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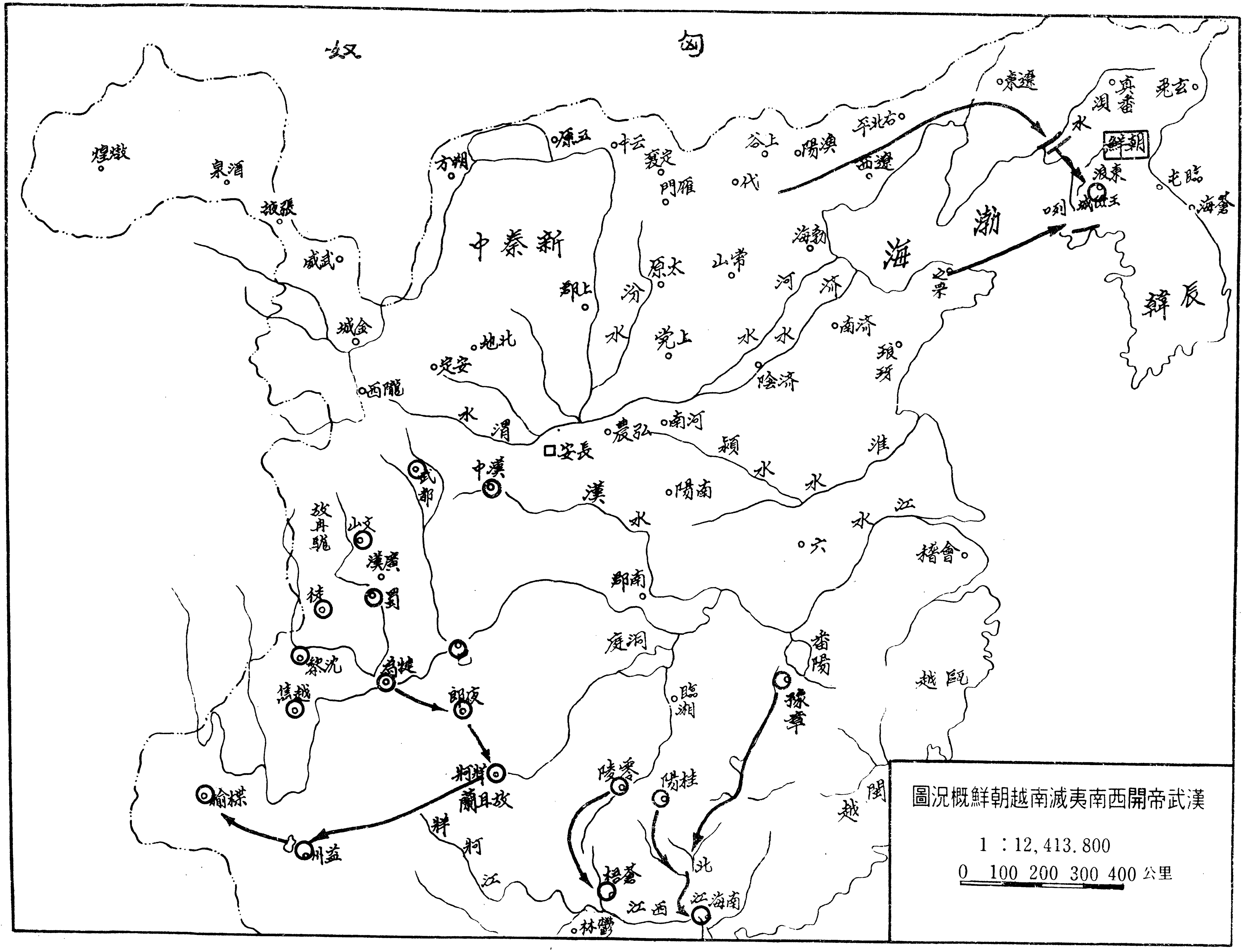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二


漢匈後期大決戰第二次作戰經過圖
1：7,500.000
0 100 200 300 公里
西浚稽山
烏里雅蘇台
燕然山
輜重
余吾水
西庫倫
庫倫
蒲奴水
浮沮井
左方
謝
姑且水
匈河水
范夫人城
圖
100,000
涿邪山
泰
中集
汗
右方
天山
鎮西
伊吾
哈密
盧
星星峽
玉門關
敦煌
居延塞
居延澤
路博德軍
李廣利軍
韓說軍
公孫敖軍
受降城
光祿
五原
朔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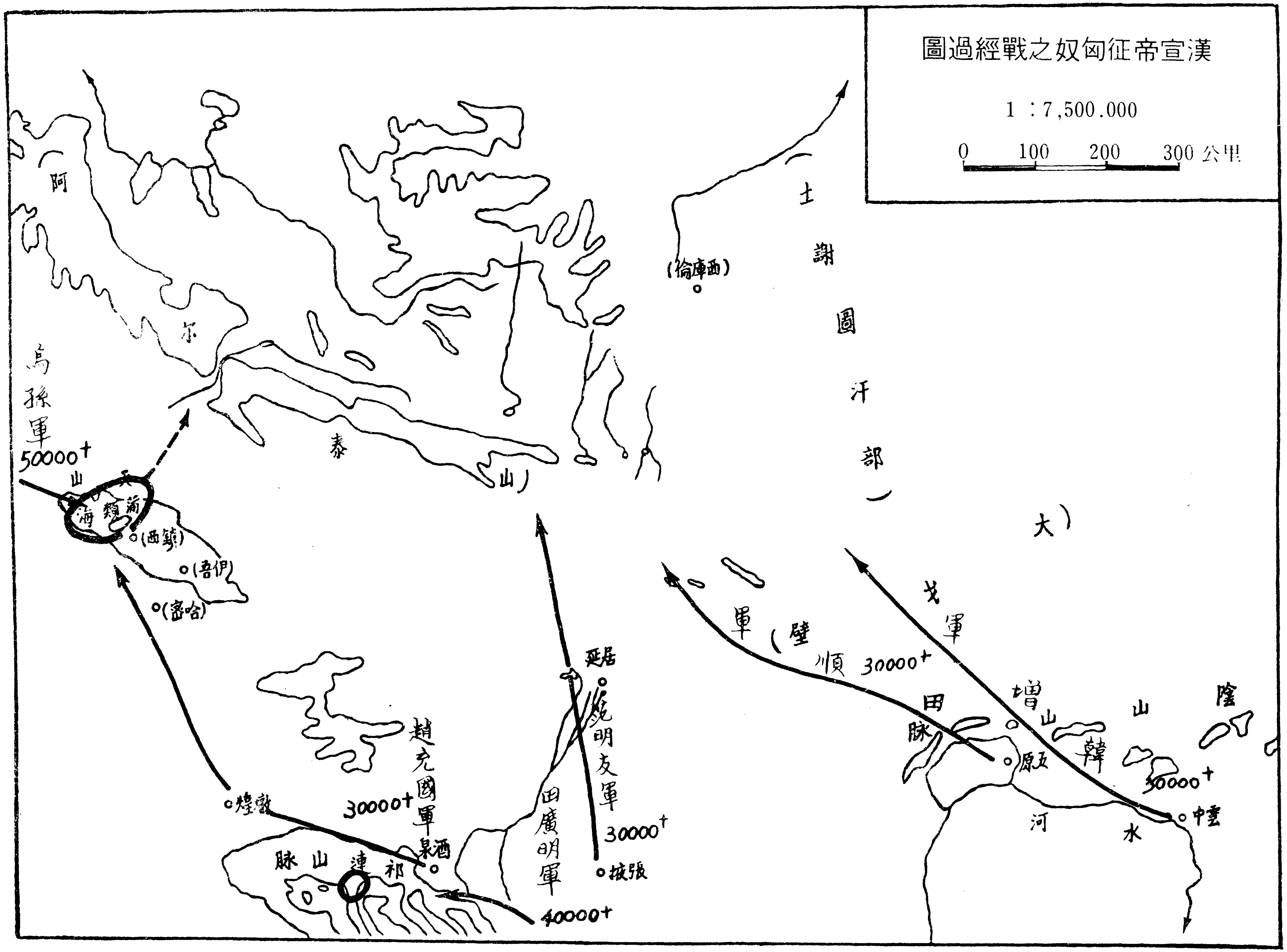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一三


漢匈後期大決戰第三次作戰經過圖
1：7,500.000
0 100 200 300 公里
(準噶爾盆地)
右方
天山
(西鎮)
(吾伊)
(密哈)
(星星峽)
玉門關
敦煌
玉門
居延塞
居延澤
馬通軍
李廣利軍
五原
朔方
光祿
受降城
商丘成軍
范夫人城
單于軍
55000
5000
汗
部
謝
左方
(倫庫西)
(倫庫)
余吾水
且姑水
龍勒水
夫羊句山
西浚稽山
交河
車師
焉耆
尉犁
且末
婼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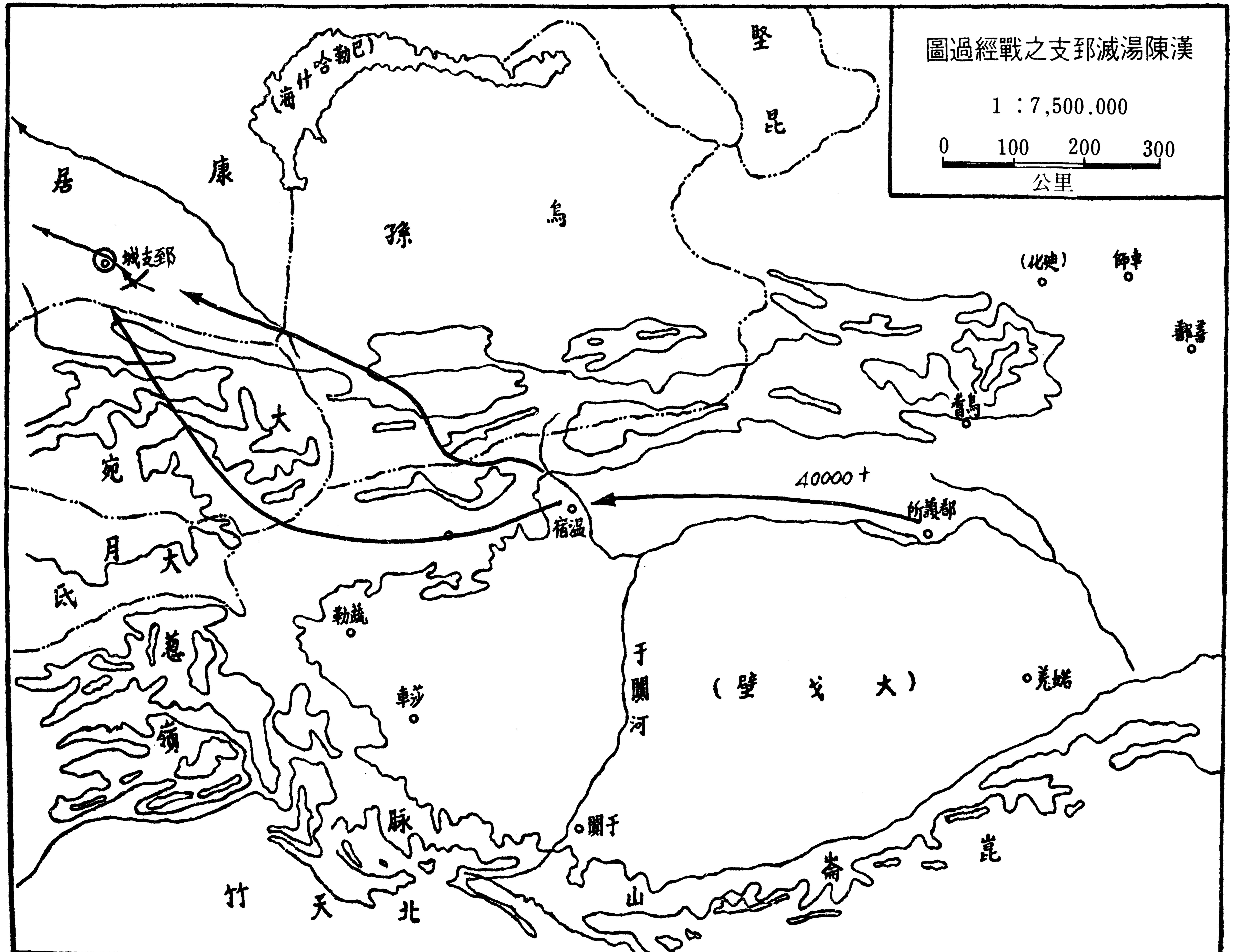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一四


匈奴
敦煌
酒泉
張掖
武威
金城
隴西
安定
北地
朔方
五原
云中
定襄
雁門
代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真番
臨屯
朝鮮
樂浪
王險城
渤海
辰韓
新秦中
上郡
太原
常山
上党
勃海
濟南
琅玡
濟陰
河南
弘農
長安
漢中
武都
南陽
南郡
六
會稽
洞庭
長沙
豫章
零陵
桂陽
蒼梧
南海
鬱林
越巂
益州
楪榆
夜郎
牂柯
閩越
東甌
渭水
汾水
河水
潁水
淮水
漢水
江水
牂柯江
西江
北江
漢武帝開西南夷滅南越朝鮮概況圖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附圖三－一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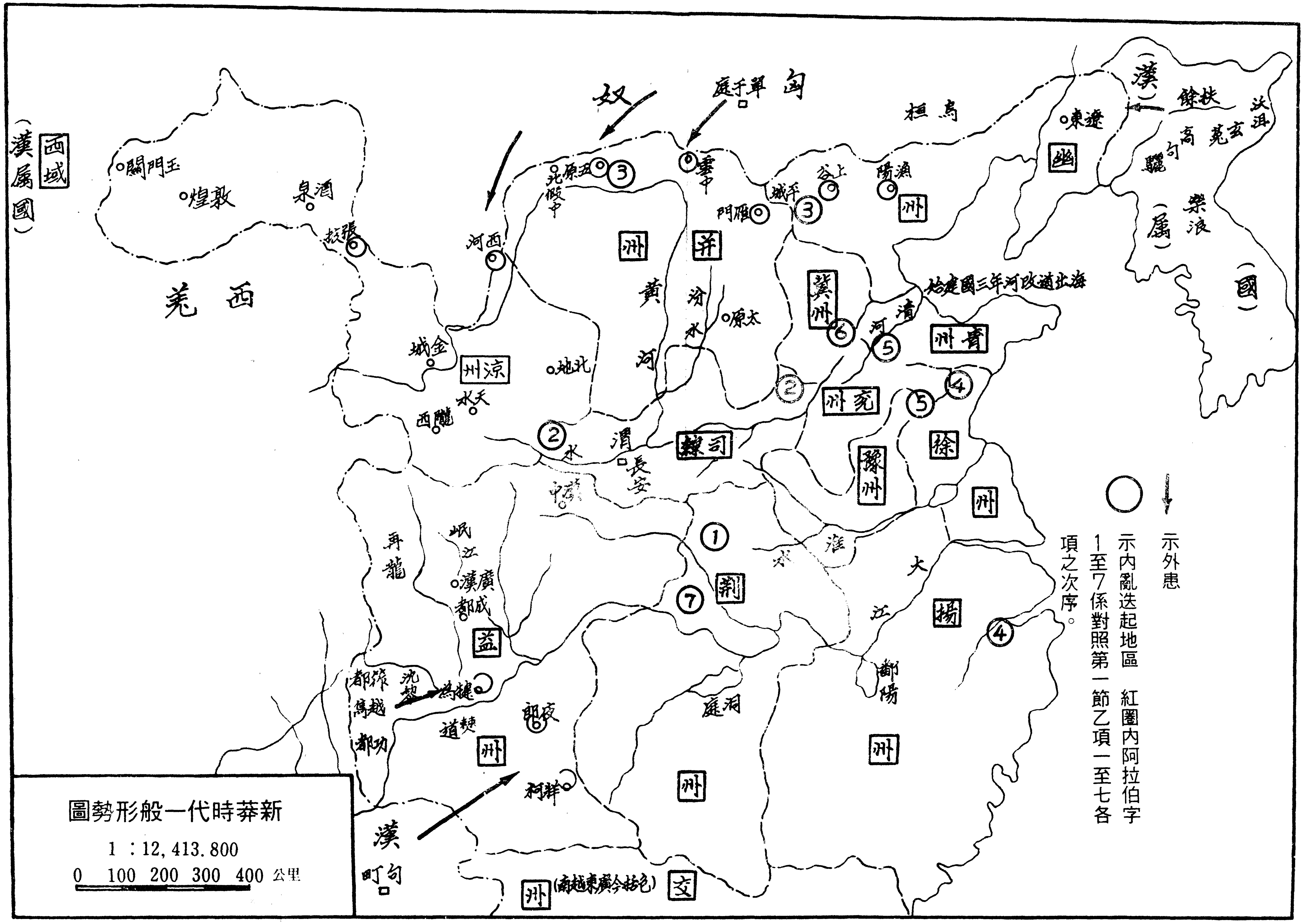


漢宣帝征匈奴之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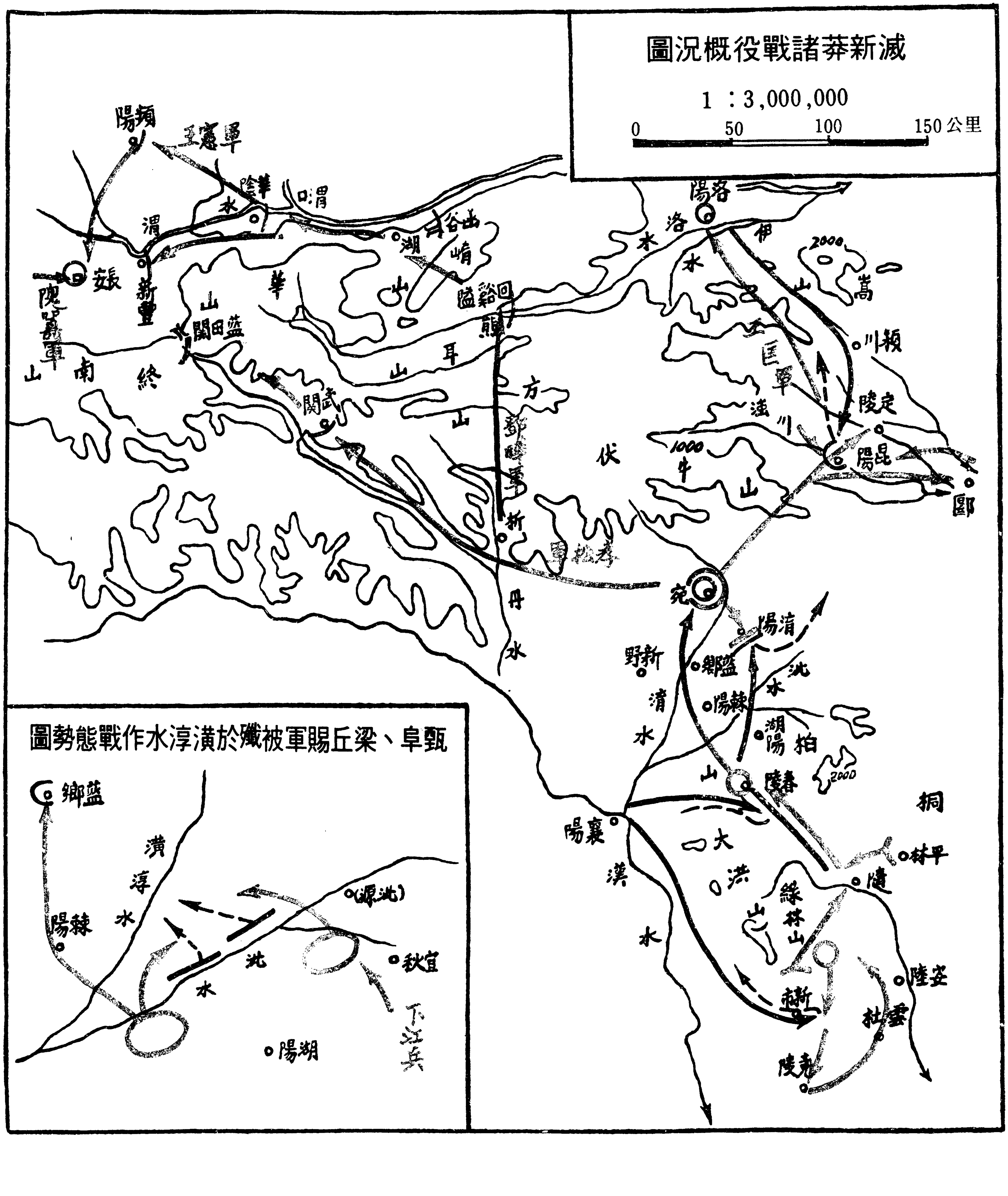

漢陳湯滅郅支之戰經過圖
1：7,500.000
0 100 200 300
公里
堅昆
烏孫
康居
郅支城
(巴勒哈什海)
大宛
大月氏
蔥嶺
北天竹
崑崙山
于闐河
(大戈壁)
溫宿
都護所
40000+
烏壘
車師
鄯善
(迪化)
疏勒
莎車
于闐
婼羌

附圖三—一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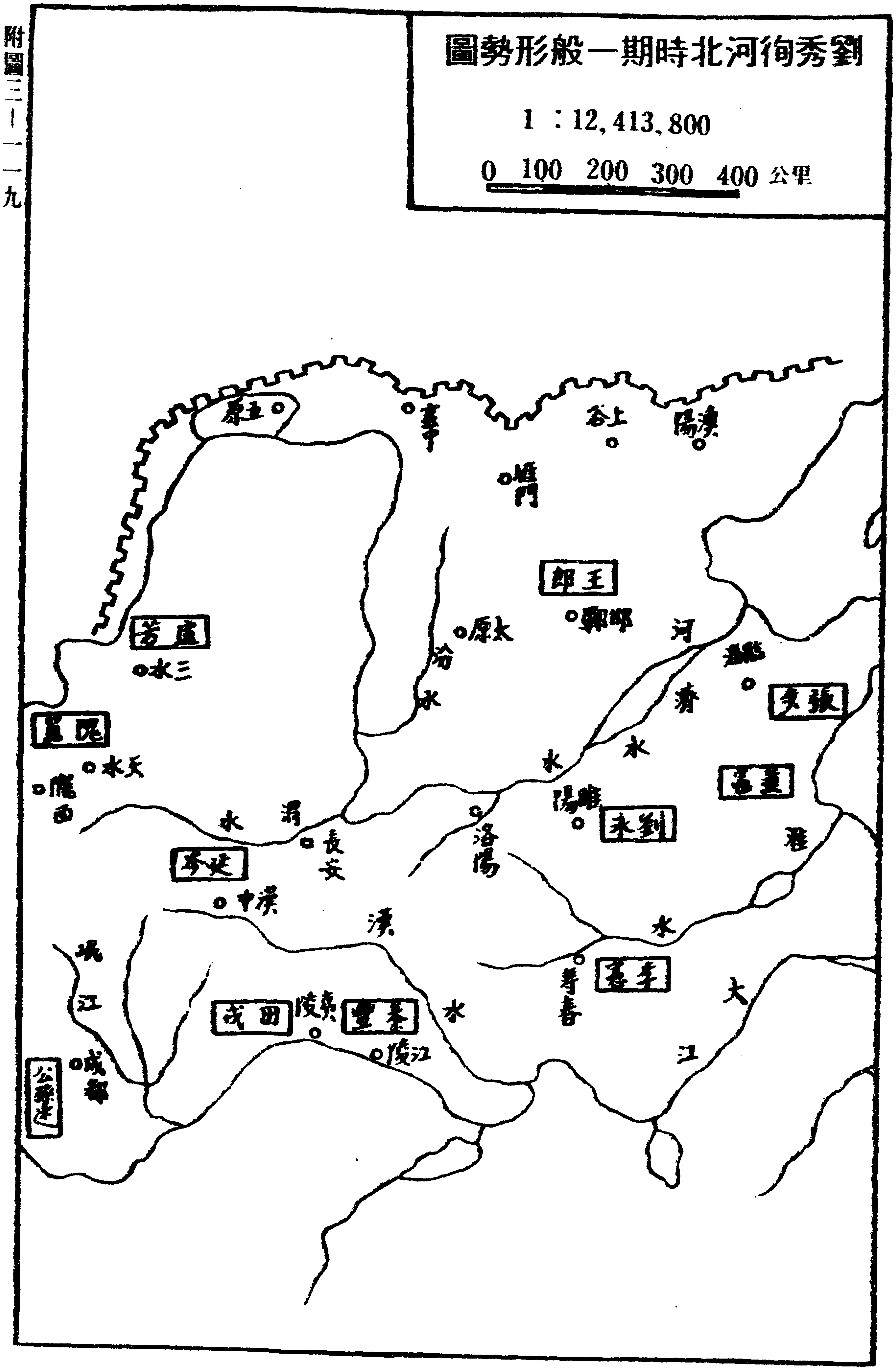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一七



新莽時代一般形勢圖
1 ：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示外患
示內亂迭起地區　紅圈內阿拉伯字1至7係對照第一節乙項一至七各項之次序。
西域（漢屬國）
玉門關
敦煌
酒泉
張掖
西羌
西河
金城
涼州
北地
天水
隴西
匈奴
單于庭
五原
北假中
雲中
烏桓
上谷
平城
雁門
漁陽
幽州
遼東
扶餘
沃沮
玄菟
高句驪
樂浪
（漢屬國）
并州
汾水
太原
黃河
冀州
清河
始建國三年河改道北海
青州
兗州
徐州
豫州
司隸
渭水
長安
漢中
淮水
荊州
揚州
大江
鄱陽
洞庭
岷江
廣漢
成都
益州
冉龍
沈黎
越嶲
犍為
邛都
夜郎
楚道
牂柯
交州（今廣東越南）
漢
句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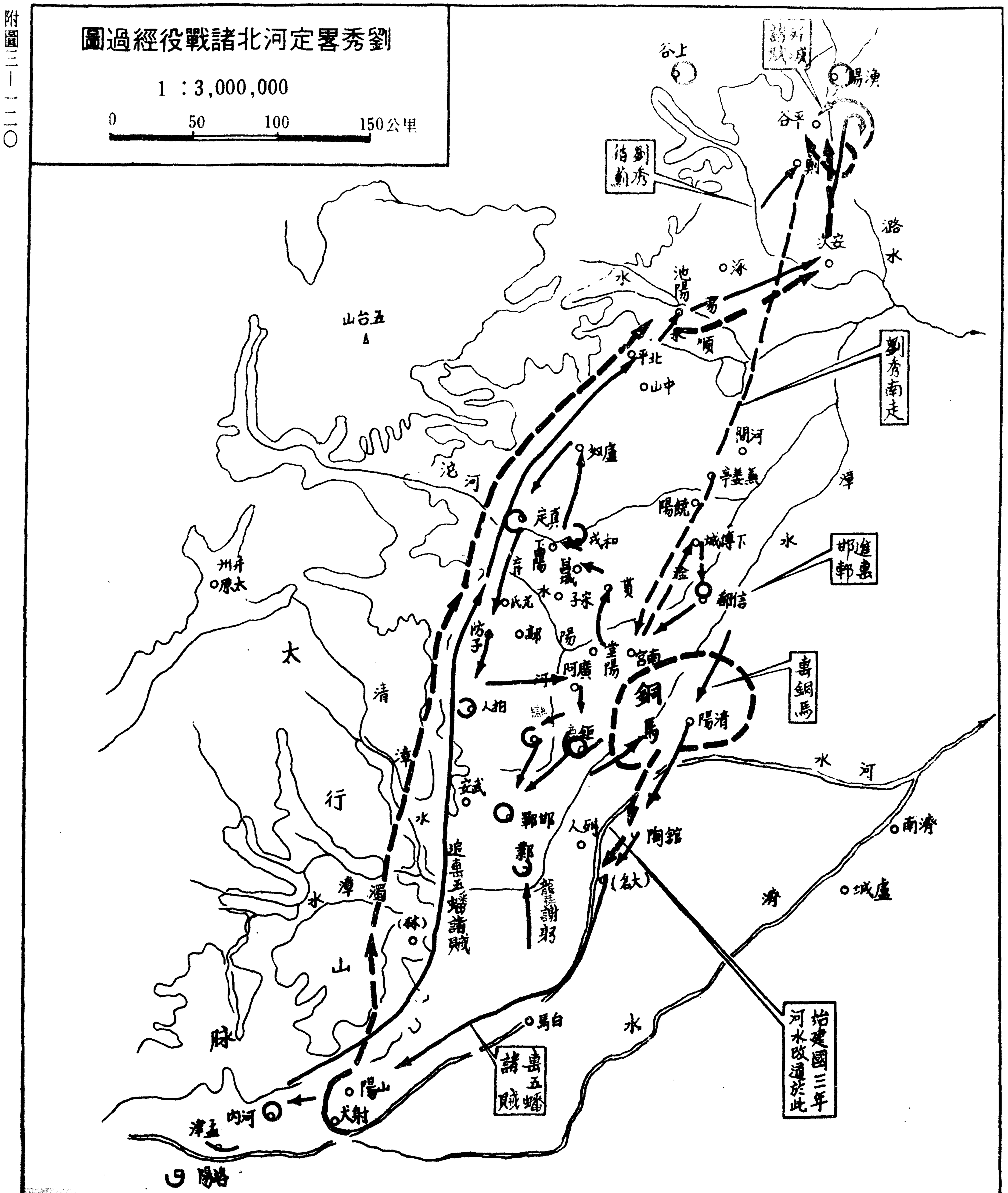

滅新莽諸戰役概況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甄阜、梁丘賜軍被殲於潢淳水作戰態勢圖
頻陽
王憲軍
華陰
渭口
渭水
長安
新豐
藍田關
終南山
華山
熊耳山
武關
伏牛山
析
丹水
宛
鄧曄軍
洛陽
洛水
伊水
嵩山
潁川
定陵
昆陽
郾
淯陽
淯水
泌水
新野
棘陽
湖陽
桐柏山
舂陵
襄陽
漢水
大洪山
隨
平林
綠林山
安陸
雲杜
竟陵
新市
藍鄉
潢淳水
泚水
宜秋
下江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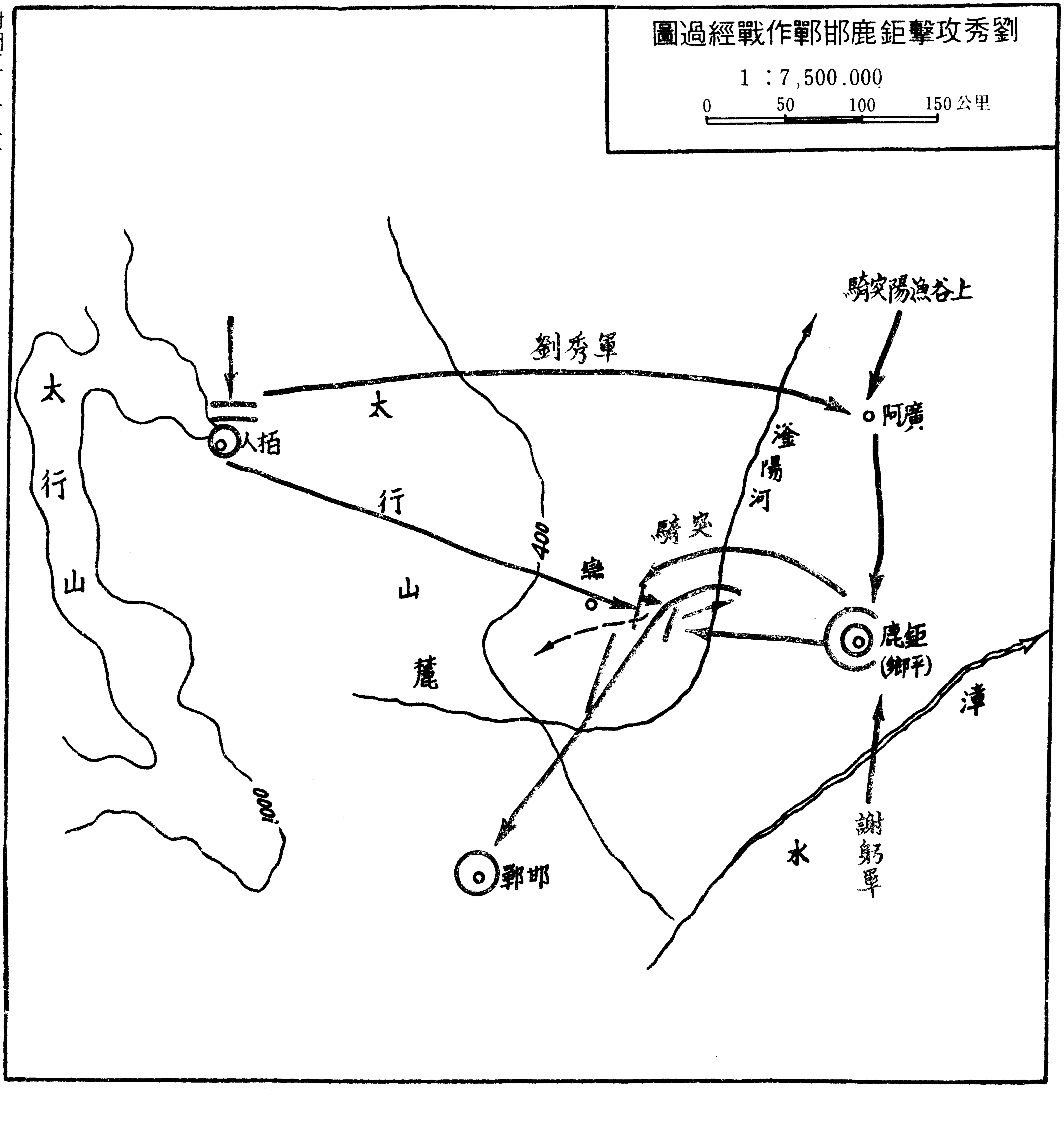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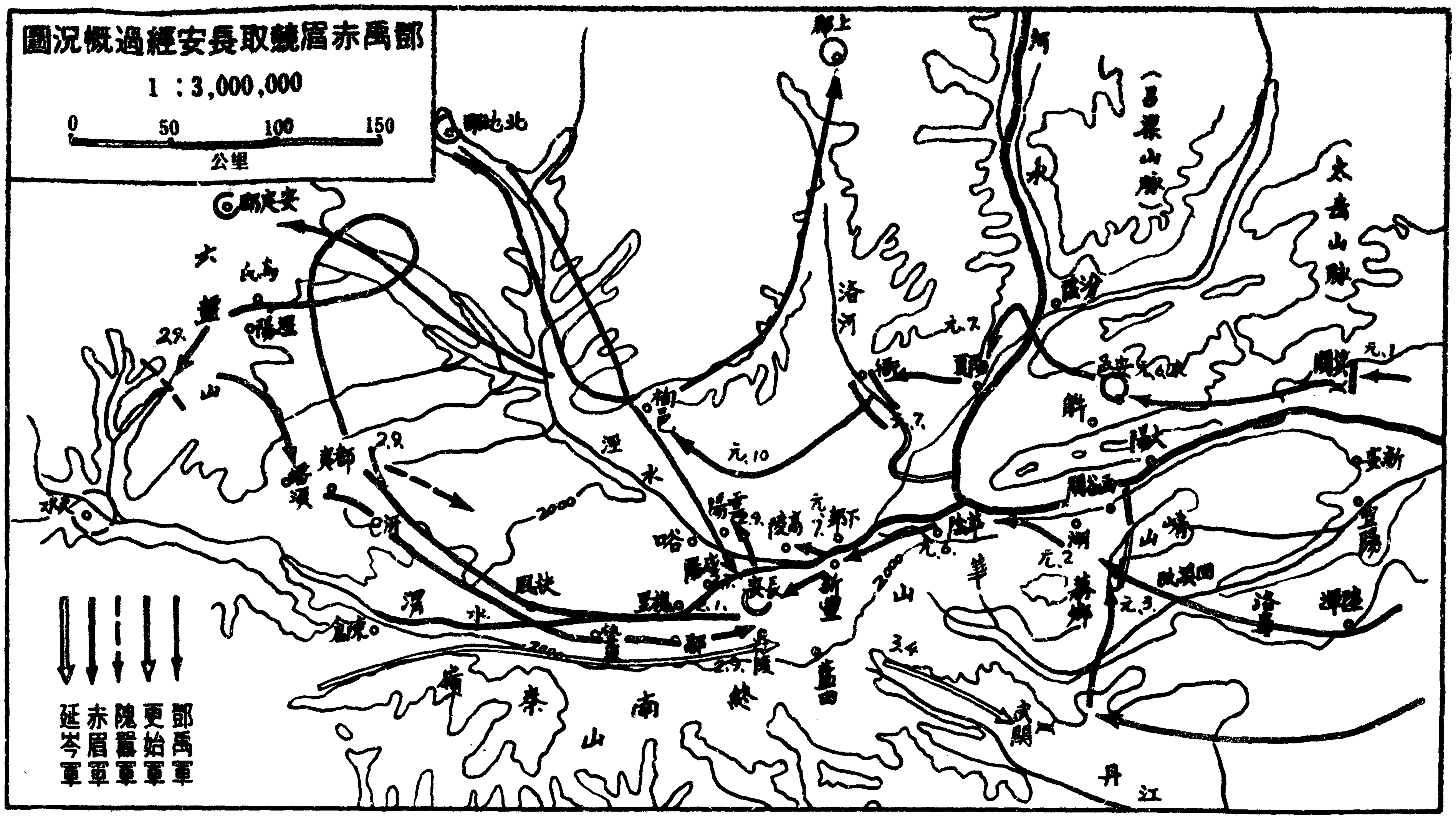
劉秀徇河北時期一般形勢圖

附圖三－一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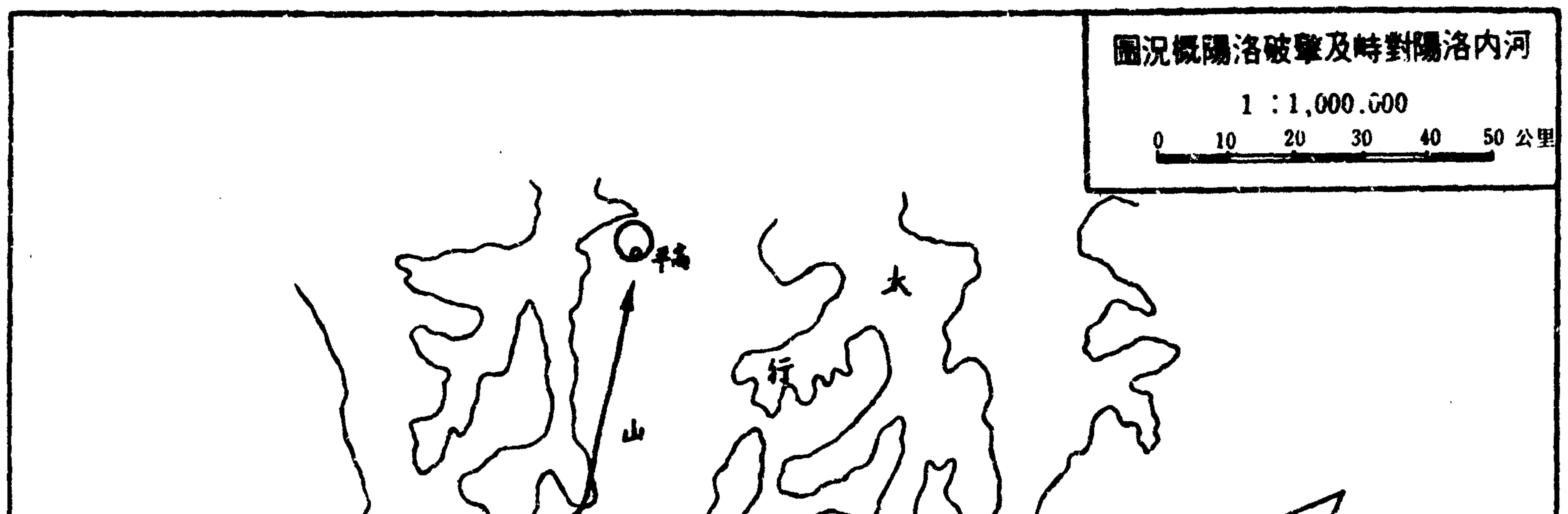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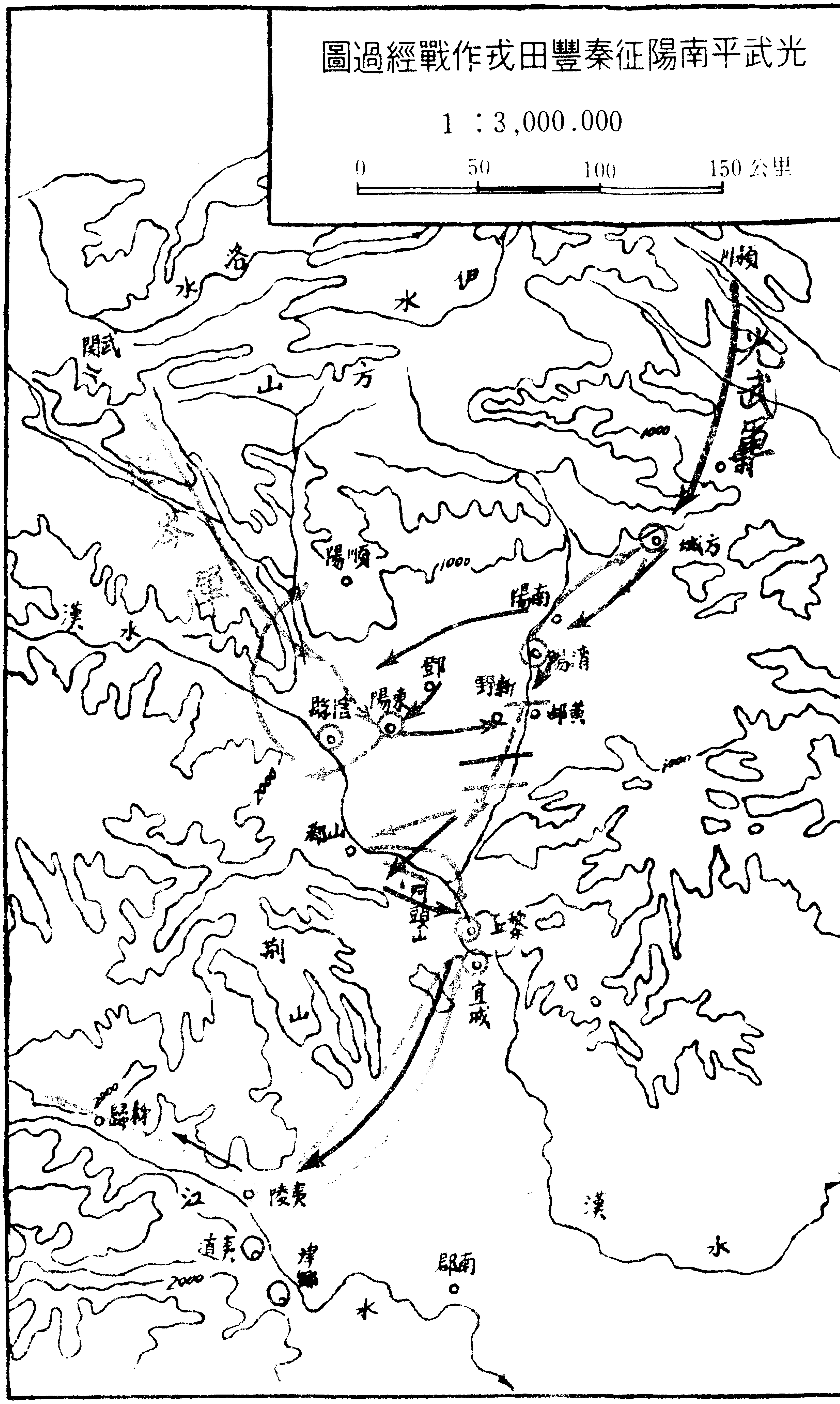

劉秀攻擊鉅鹿邯鄲作戰經過圖
1：7,5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上谷漁陽突騎
劉秀軍
太
行
山
太
行
山
麓
栢人
廣阿
滏
陽
河
突騎
鉅鹿
(平鄉)
漳
水
謝
躬
軍
邯鄲
400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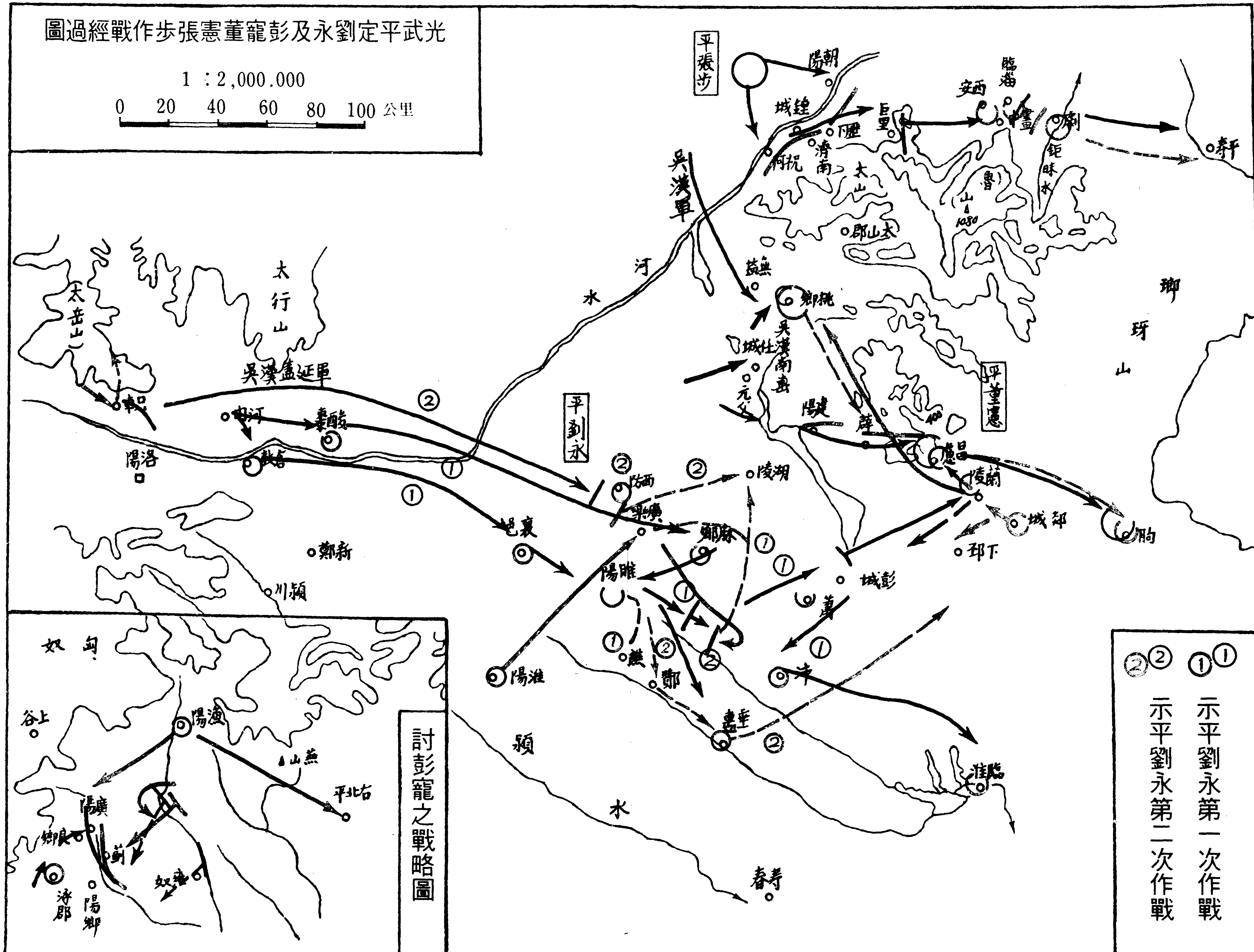
附圖三一一二二



附圖三一一二三




光武平南陽征秦豐田戎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洛水
伊水
武關
方山
潁川
光武軍
方城
南陽
順陽
漢水
鄧
淯陽
新野
黃郵
東陽
陰縣
阿頭山
黎丘
宜城
荊山
秭歸
夷陵
夷道
江水
津鄉
南郡
漢水



光武平定劉永及彭寵董憲張步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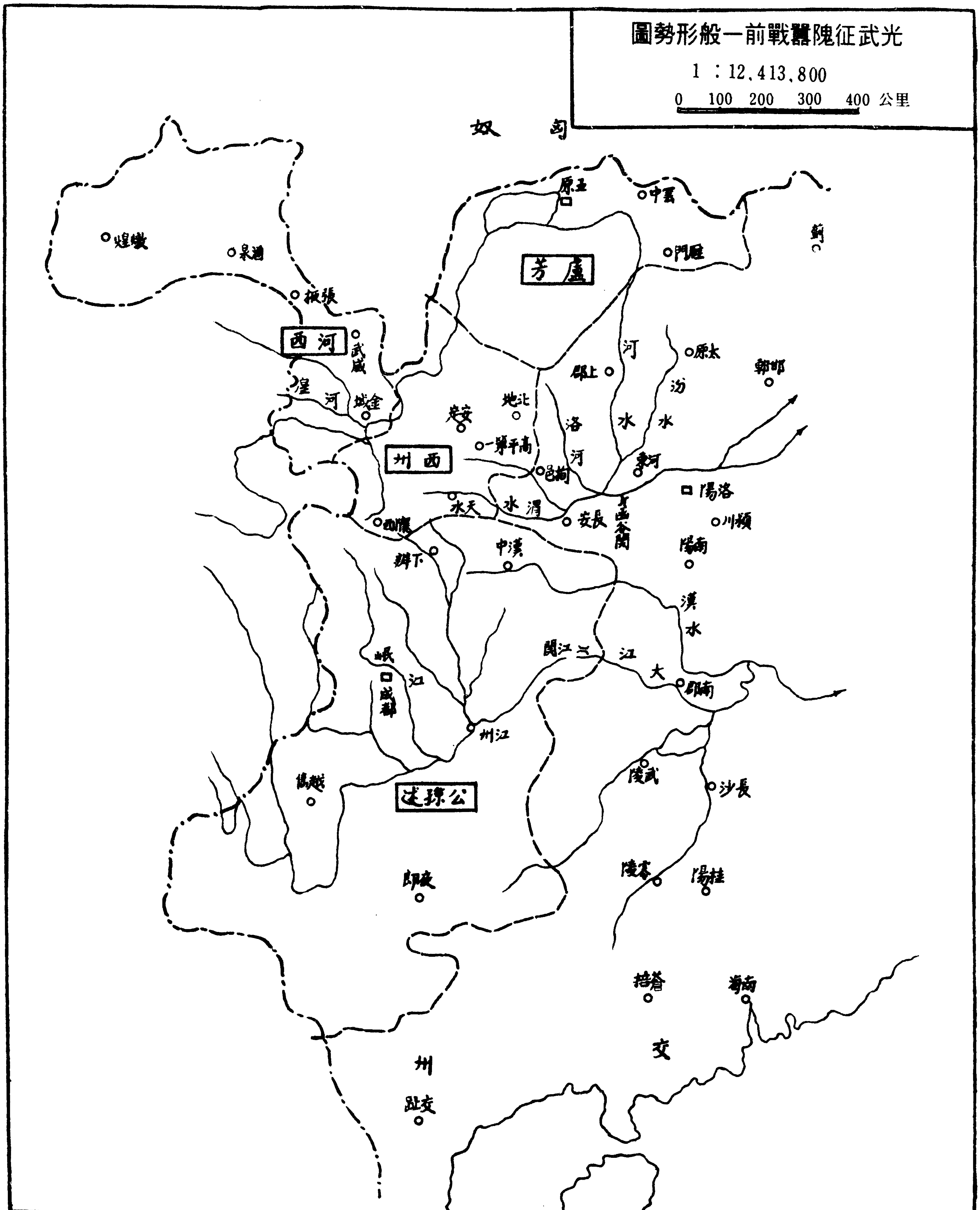
1 : 2,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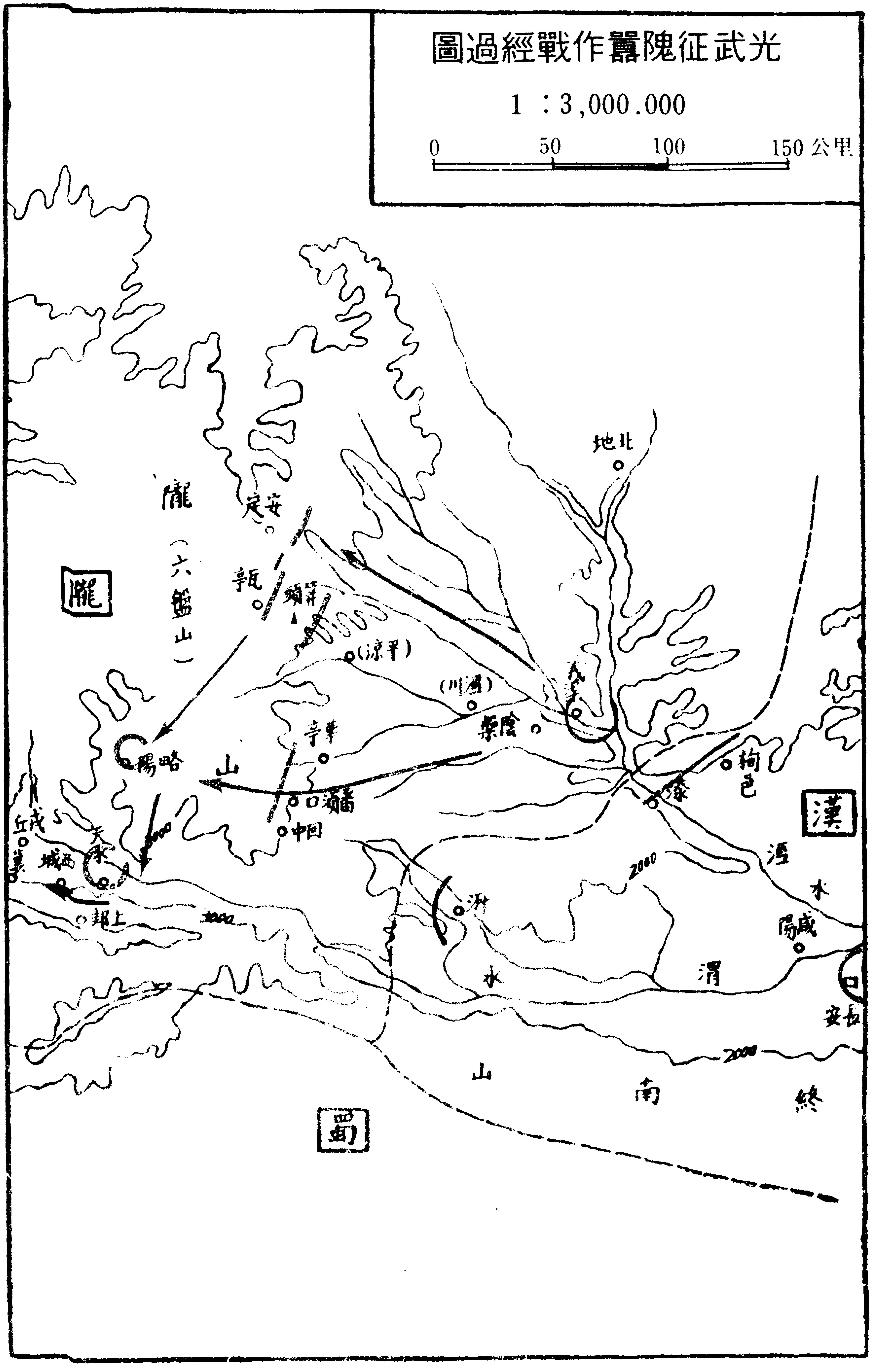
0 20 40 60 80 100 公里

①① 示平劉永第一次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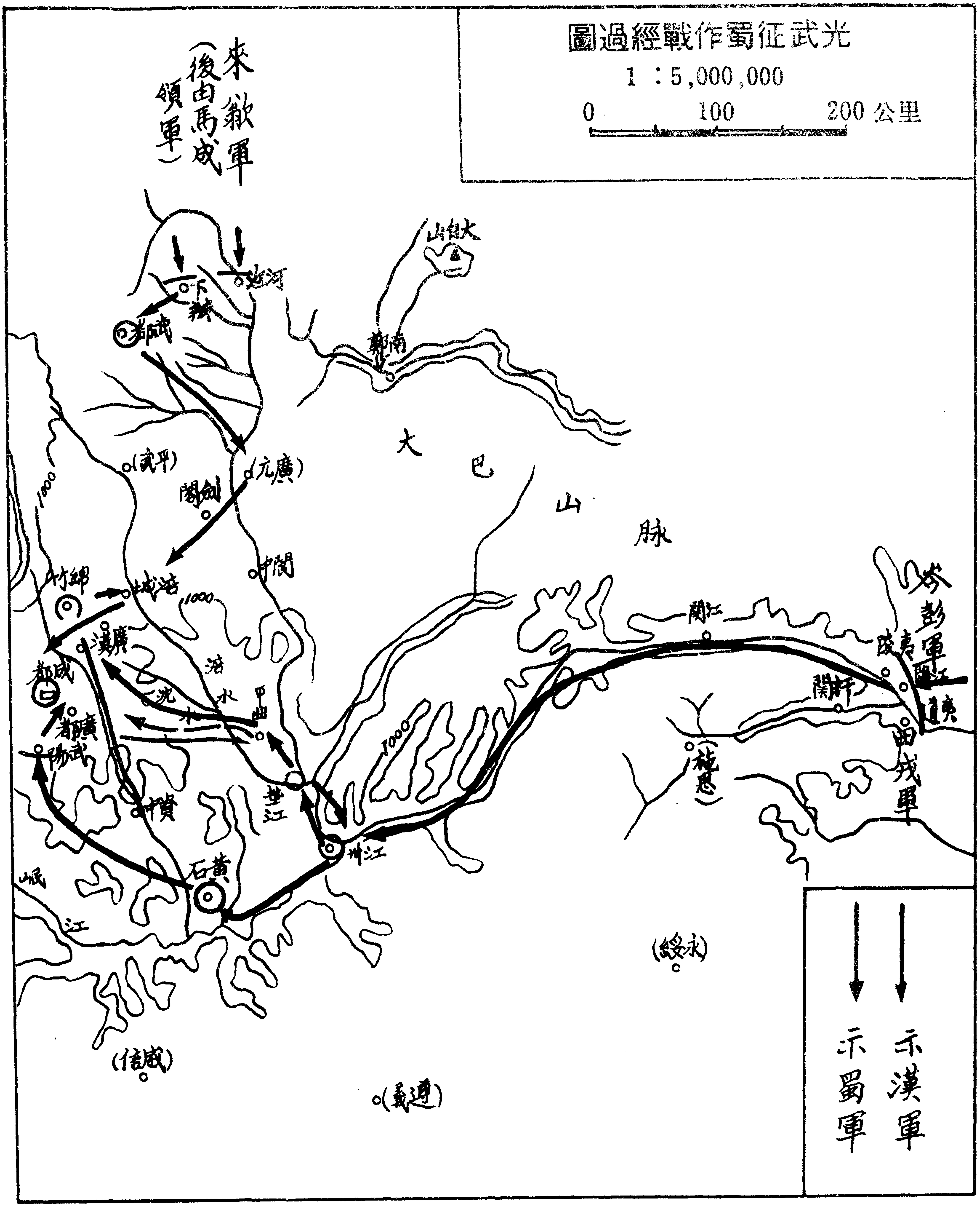
②② 示平劉永第二次作戰

附圖三一 一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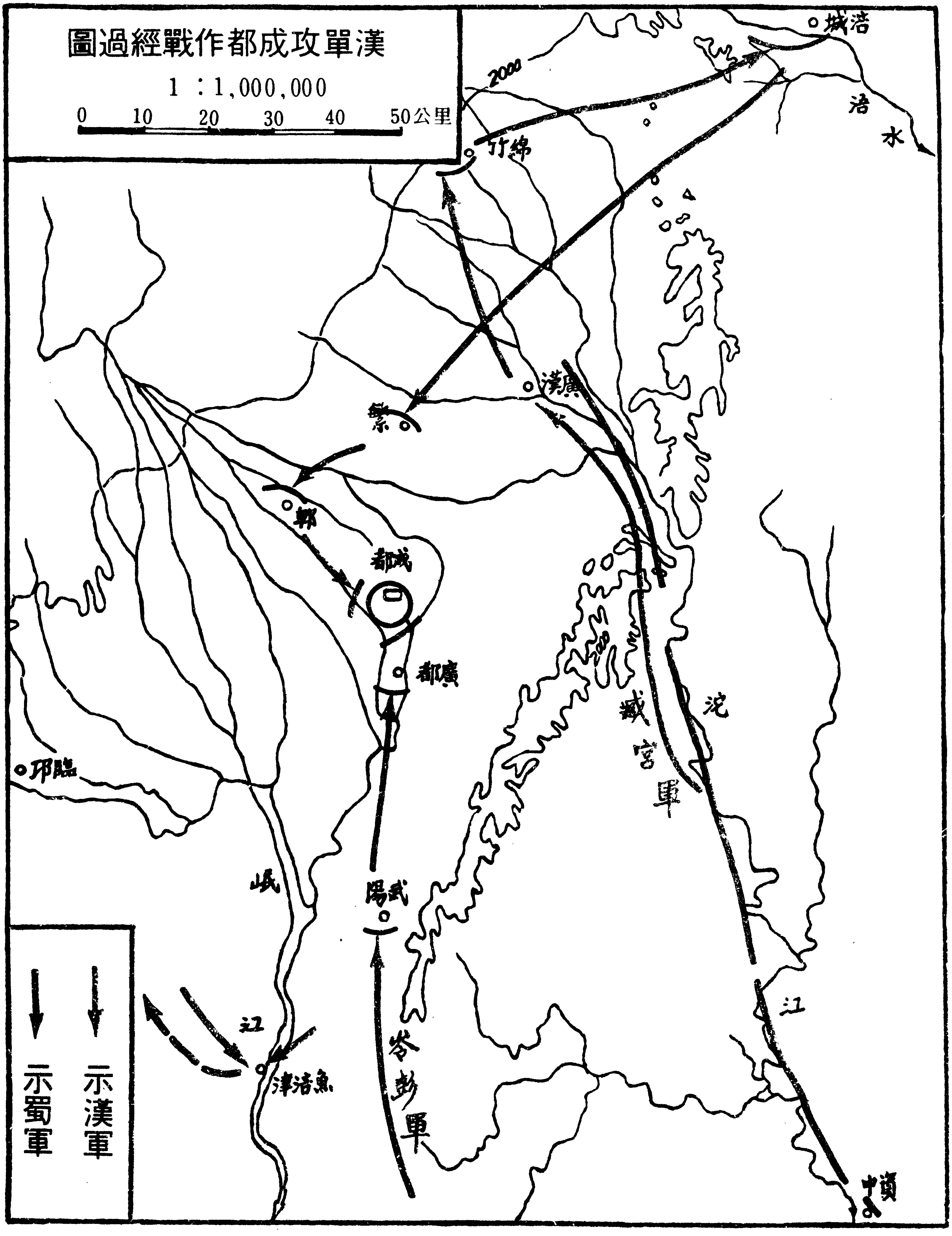

光武征隗囂戰前一般形勢圖
1 : 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匈奴
五原
雲中
敦煌
酒泉
張掖
盧芳
定襄
武威
河西
金城
安定
北地
上郡
太原
西州
高平第一
栒邑
河東
洛陽
天水
長安
潁川
隴西
漢中
南陽
下辯
漢水
大江
南郡
成都
江州
公孫述
武陵
長沙
夜郎
零陵
桂陽
交州
交趾
南海
蒼梧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北地
安定
隴
(六盤山)
隴
略陽
陰槃
栒邑
漆
漢
涇水
咸陽
渭水
長安
天水
西城
上邽
終南山
蜀

光武征隗囂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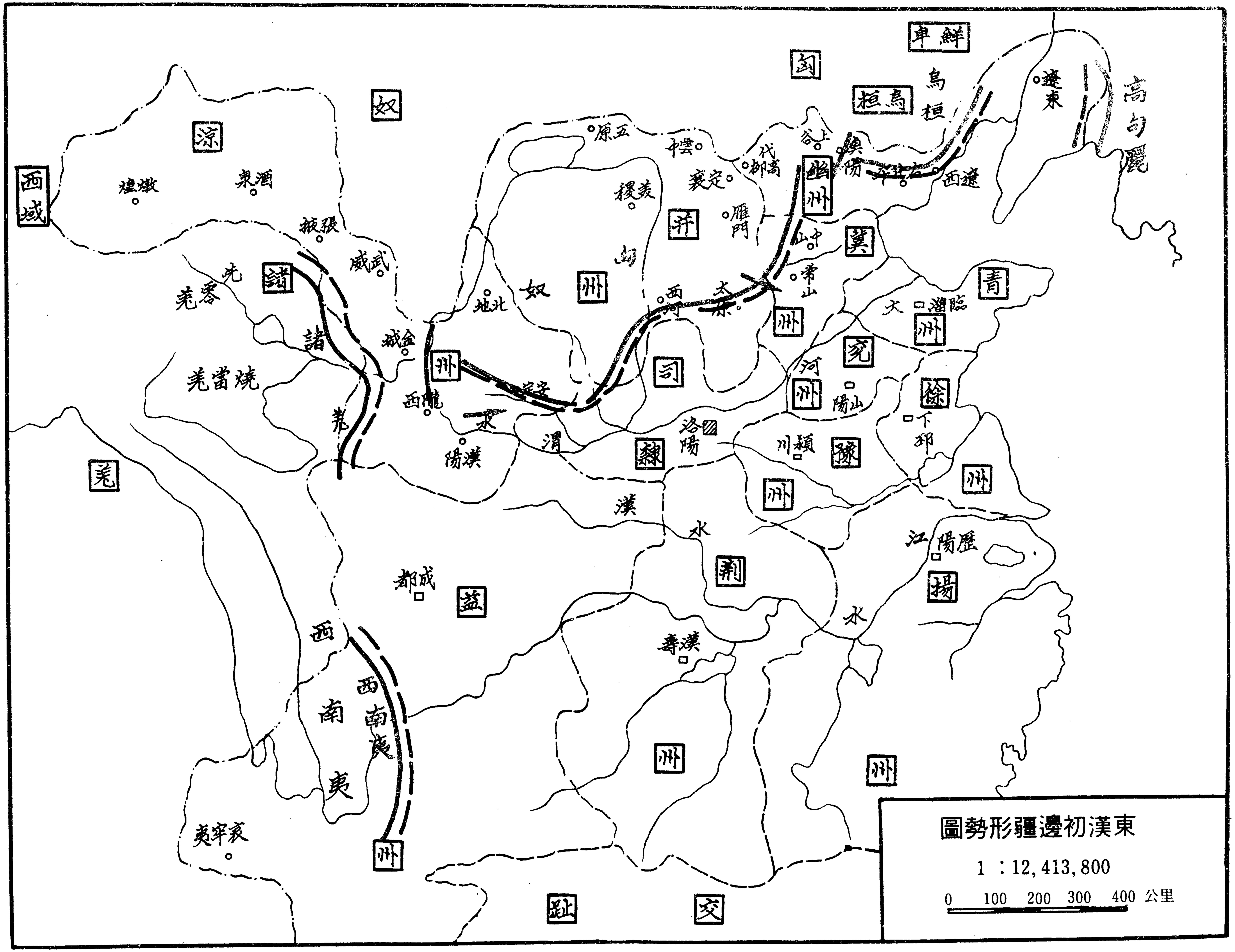

光武征蜀作戰經過圖
1：5,000,000
0 100 200公里
來歙軍（後由馬成領軍）
河池
下辨
武都
太白山
南鄭
大巴山脈
廣元
武平
劍閣
閬中
涪城
綿竹
成都
廣漢
廣都
武陽
資中
沈水
涪水
墊江
江州
黃石
岷江
江關
扞關
夷陵
夷道
岑彭軍
田戎軍
永綏
遵義
示漢軍
示蜀軍

附圖三一一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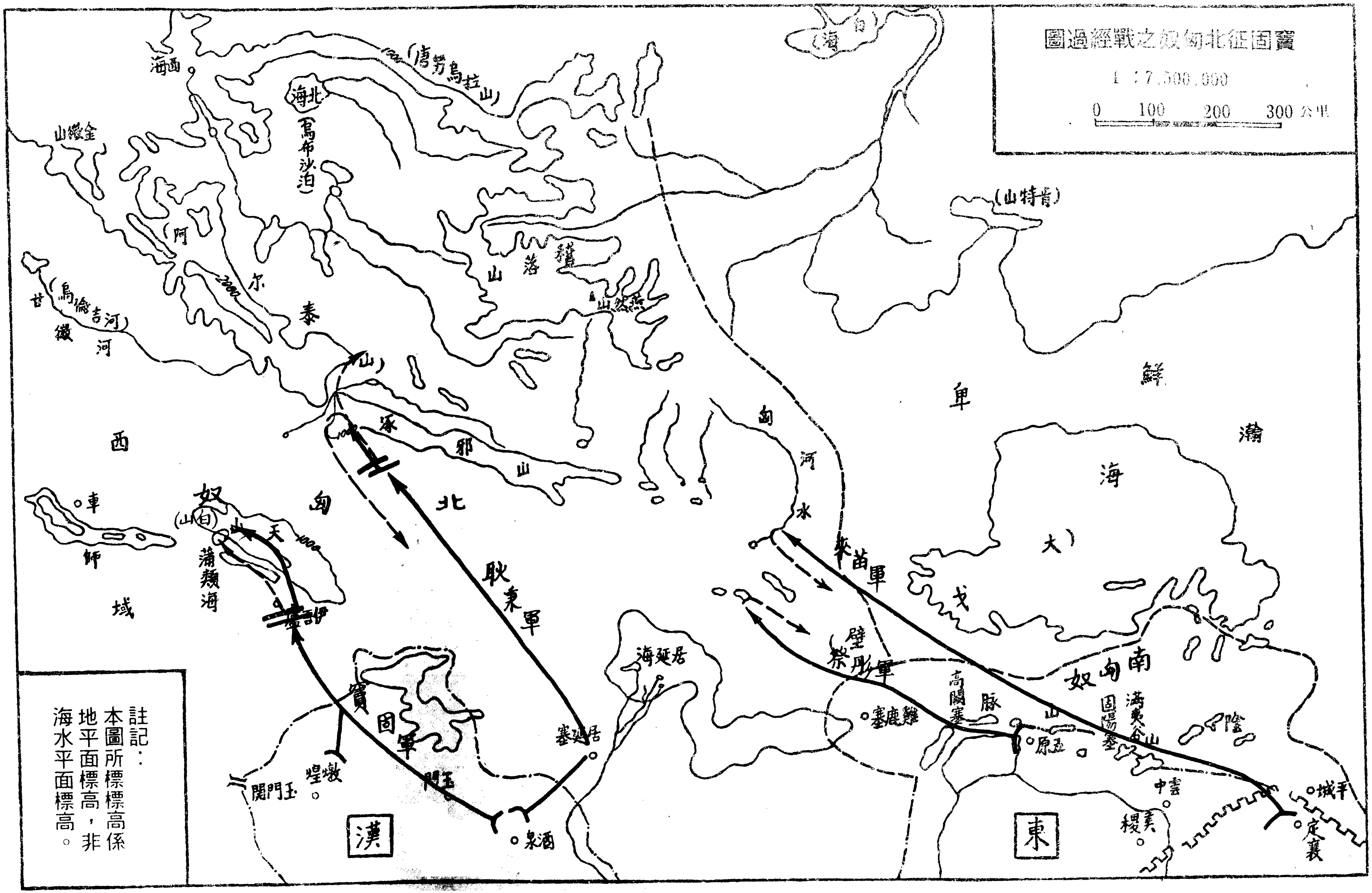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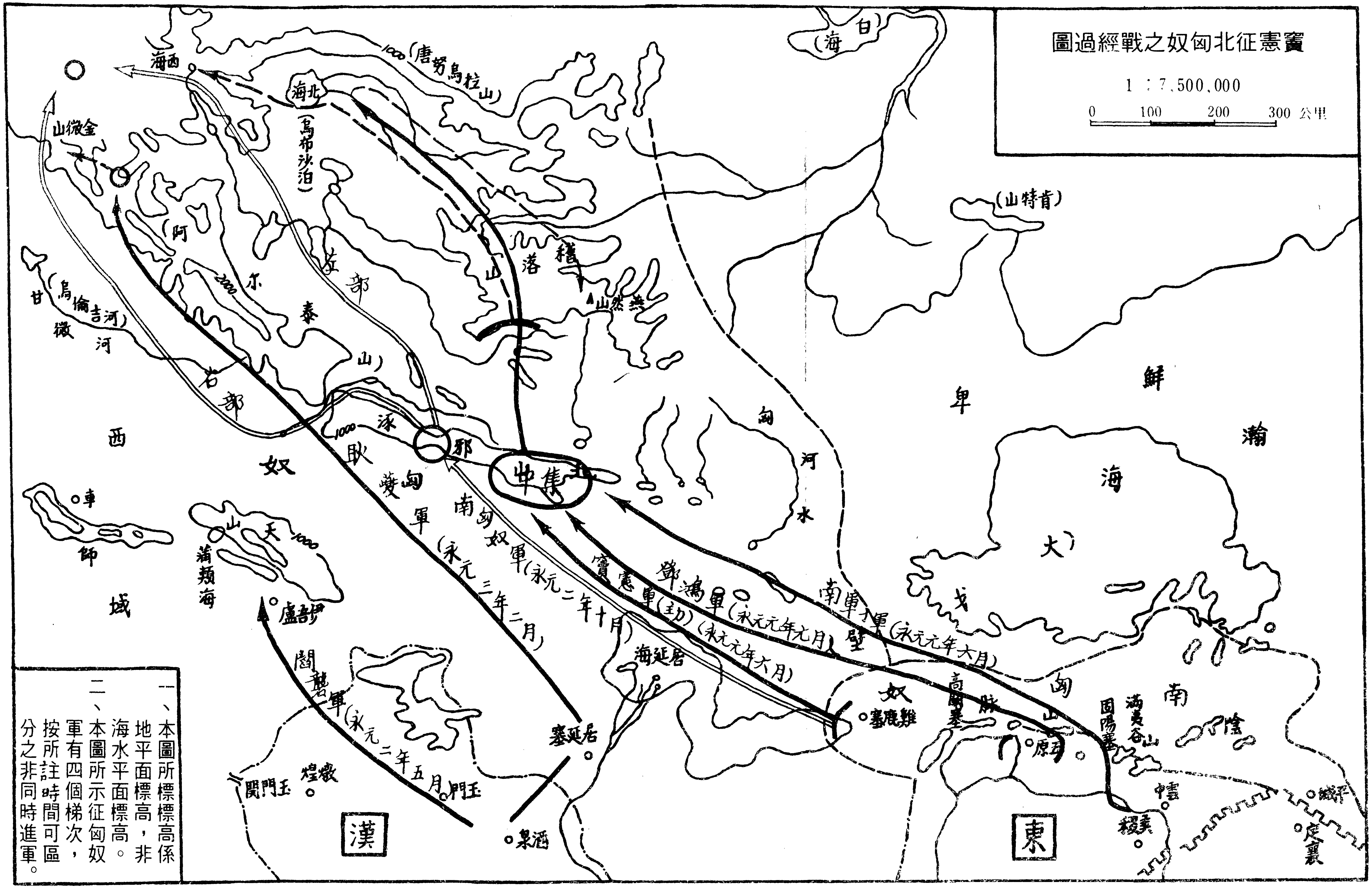
漢單攻成都作戰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涪城
涪水
綿竹
2000
廣漢
繁
郫
成都
廣都
臨邛
岷
江
武陽
魚涪津
岑彭軍
臧宮軍
沱
江
資中
示漢軍
示蜀軍

附圖三一一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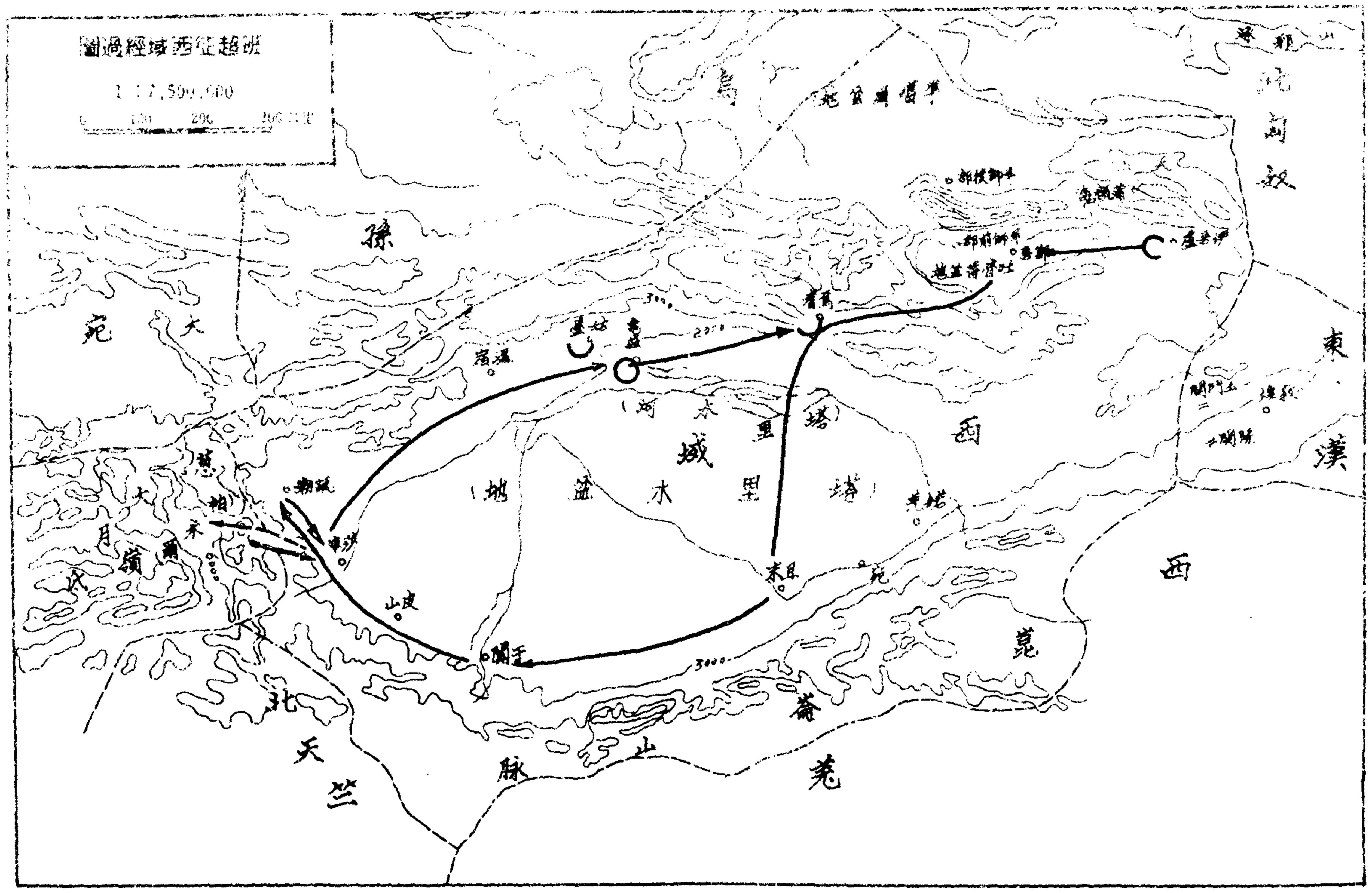


東漢初邊疆形勢圖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鮮卑
匈奴
烏桓
高句麗
涼州
西域
并州
幽州
冀州
青州
兗州
徐州
司隸
豫州
益州
荊州
揚州
交趾
羌
西南夷
洛陽
成都
遼東
遼西


竇固征北匈奴之戰經過圖
1：7,500,000
0 100 200 300 公里
註記：本圖所標標高係地平面標高，非海水平面標高。
漢
東
西域
北匈奴
南匈奴
鮮卑
瀚海
大戈壁
阿爾泰山
涿邪山
天山
蒲類海
居延海
居延塞
酒泉
敦煌
玉門關
玉門
竇固軍
耿秉軍
來苗軍
祭彤軍
高闕塞
雞鹿塞
五原
定襄
平城
雲中
稒陽塞
滿夷谷
陰山
狼山
北海
金微山
甘微河
車師
伊吾
燕然山
白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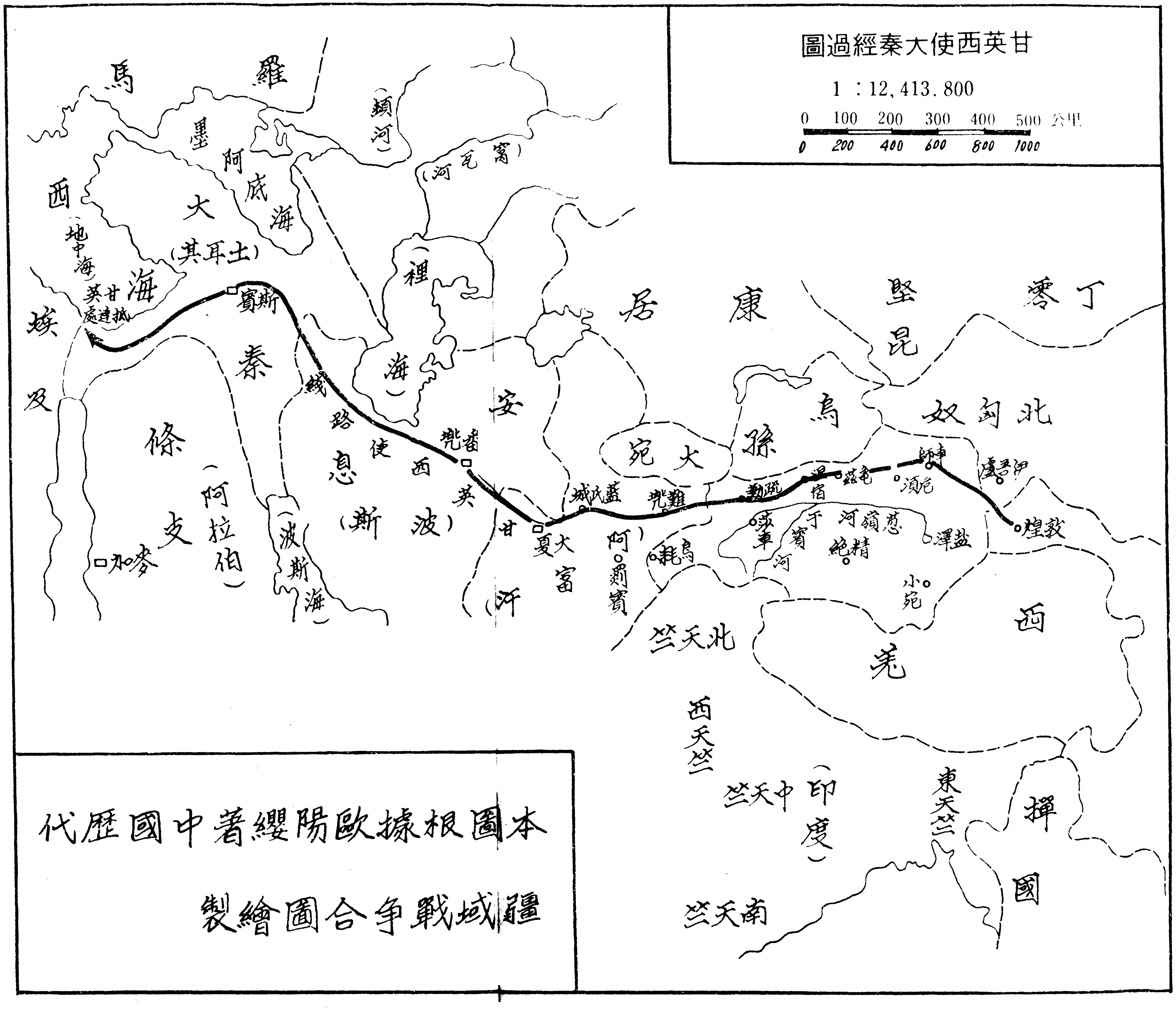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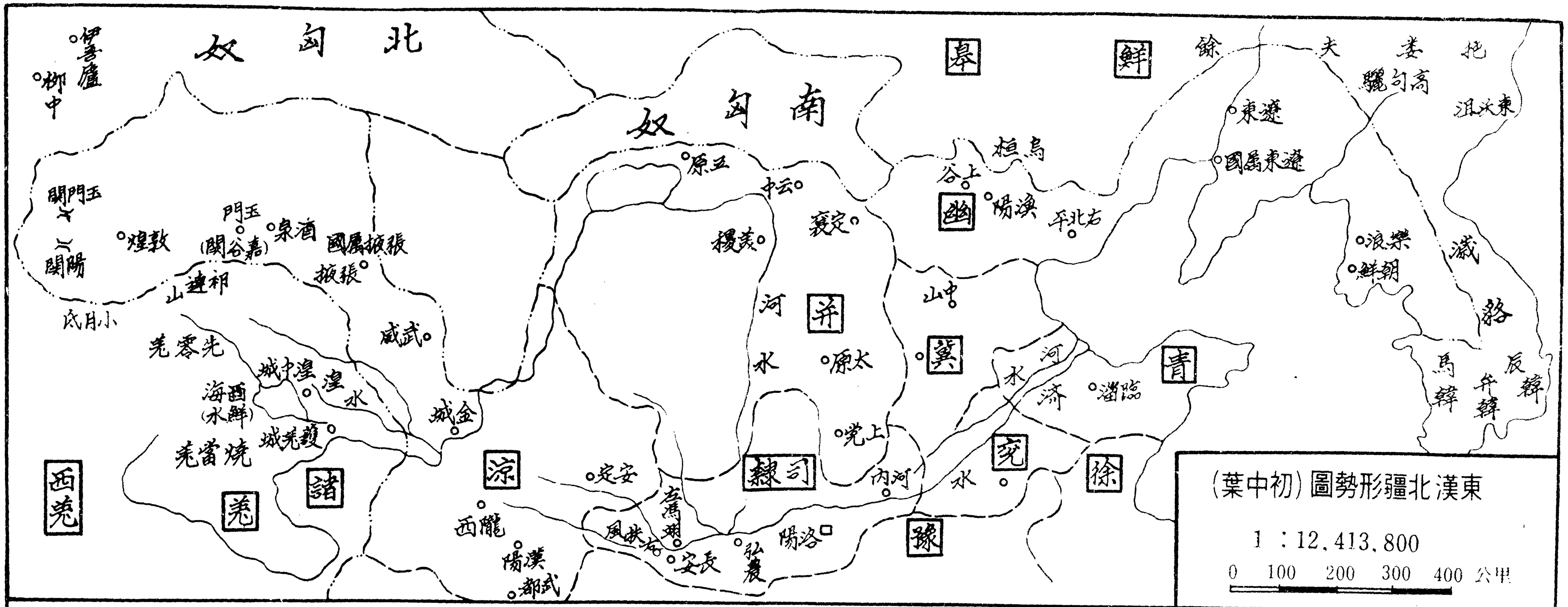
附圖
竇憲征北匈奴之戰經過圖
1：7,500,000
0 100 200 300 公里
白海
唐努烏拉山
北海
西海
烏布沙泊
金微山
阿爾泰山
烏倫吉河
甘徽河
稽落山
燕然山
肯特山
鮮卑
瀚海
大戈壁
南匈奴
匈河水
涿邪山
左部
右部
西匈奴
天山
蒲類海
車師
西域
伊吾盧
耿夔軍
南匈奴軍(永元二年十月)
竇憲軍(主力)(永元元年六月)
鄧鴻軍(永元元年九月)
閻磐軍(永元二年五月)
居延海
居延塞
雞鹿塞
高闕塞
滿夷谷山
固陽塞
五原
雲中
美稷
定襄
陰山
酒泉
敦煌
玉門關
漢
東
一、本圖所標標高係地平面標高，非海水平面標高。
二、本圖所示征匈奴軍有四個梯次，按所註時間可區分之非同時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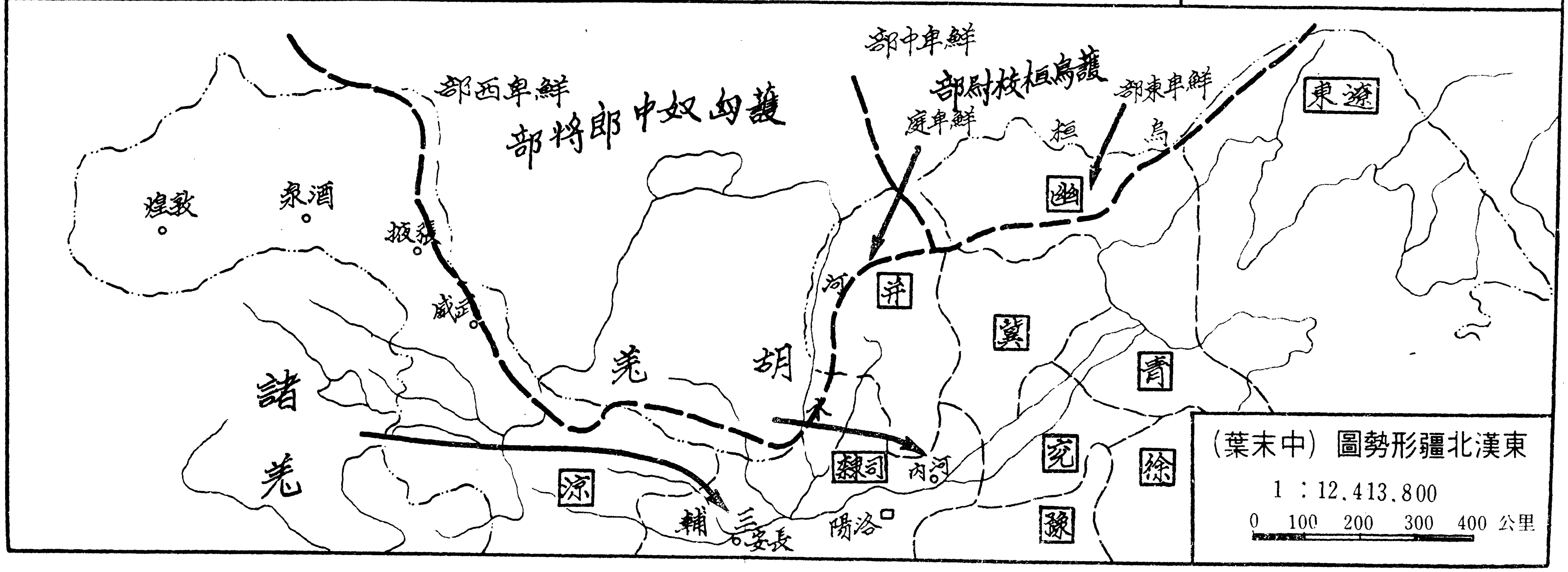

班超西征經過圖
1:7,500,000
烏孫
大宛
匈奴
西域
塔里木盆地
塔里木河
龜茲
焉耆
姑墨
疏勒
莎車
于闐
皮山
且末
伊吾
東漢
西
葱嶺
大月氏
北天竺
崑崙山脈
西羌

附圖二十一

一三三


甘英西使大秦經過圖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公里
0 200 400 600 800 1000
本圖根據歐陽纓著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繪製
羅馬
大秦
西海（地中海）
大（土耳其）
墨阿底海
裏海
安息（波斯）
條支（阿拉伯）
波斯海
埃及
甘英西使路線
甘英抵達處
斯賓
番兜
大夏
富
阿蜀賓
康居
大宛
烏孫
堅昆
丁零
北匈奴
藍氏城
難兜
疏勒
溫宿
龜茲
車師
伊吾盧
敦煌
鹽澤
精絕
于闐
莎車
皮山
烏耗
小宛
西羌
北天竺
西天竺
中天竺
印度
東天竺
南天竺
撣國


北匈奴
南匈奴
鮮卑
夫餘
挹婁
高句驪
東沃沮
遼東
遼東屬國
烏桓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幽
樂浪
朝鮮
濊貊
辰韓
弁韓
馬韓
青
臨淄
濟
河水
冀
中山
并
河
水
太原
上党
定襄
美稷
雲中
五原
司隸
河內
兗
徐
豫
洛陽
弘農
長安
右扶風
安定
涼
隴西
漢陽
武都
金城
西羌
諸羌
燒當羌
破羌城
西海(鮮水)
湟水
湟中城
先零羌
小月氏
祁連山
武威
張掖
張掖屬國
酒泉
玉門(嘉谷關)
敦煌
玉門關
陽關
伊吾盧
柳中
東漢北疆形勢圖(初中葉)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鮮卑西部
護匈奴中郎將部
鮮卑中部
護烏桓校尉部
鮮卑庭
鮮卑東部
烏桓
遼東
幽
敦煌
酒泉
張掖
武威
羌胡
諸羌
河
并
冀
青
兗
徐
豫
司隸
河內
涼
三輔
長安
洛陽
東漢北疆形勢圖(中末葉)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内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三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3